

筆記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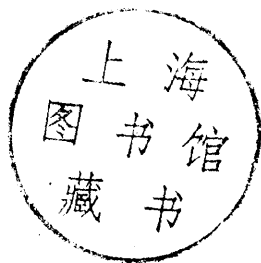
清袁

枚著

子不語

編正

新文化書社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 2685B

新式標點 子不語正編 卷下

●夢中破案

曹州劉姓，以典當爲業，虞城張某爲經理其事，已二載矣，稍有蓄積。歲暮欲歸，主人留至元旦，乘一青驪去，相訂上元日返曹州。至期不至，劉因遣人促之來。至其家，則云未嘗歸也。兩家致訟，及控至撫按，勒限縣捕拿，延至六月矣。公差惶懼無措，一夕訪於城南，見有老人偕一少年，相謂曰：「月色甚佳，何不向涼亭一行？」曹州城南十數里，舊有涼亭。公差私議，二人於此時往，倘城門閉，何由而入？心異之，遂先至彼相伺。未幾，二人果至，聽所言皆隣里間瑣事。有頃，少年忽云：「城內劉姓事，至今未明，余心竊計，乃西門外賣餅孫姓，利其財物，因而害之也。」翁問故，少年云：「餅店在此，已數載，今春條閉，是以疑之。」翁叱云：「此事大有干係，何得妄語？」意甚拂然。旋云：「夜深可歸矣。」公差尾其後，行甚速，至南城門已閉，見二人從門隙入，差亟呼司閤啓鑰入城，則兩人尙在前行，至小街，少年與翁別入門，門亦未啓也。復隨翁行二十餘家，亦未啓扉而入。差大驚，叩其戶，半响，翁出，持紙撚披衣，極困憊之狀。差曰：「適間與少年涼亭玩月，何遽睡耶？」翁神色遲疑，曰：「看月有之，乃夢中事也。」差復脅之，往詣少年。少年出，亦如翁狀。乃拘入縣署，述夢中語。次早遣二人至某村，跡孫姓所居。則青驪宛繫門首也。因鎖拿到縣，一訊而服罪，啓贓問抵償焉。此乙巳夏間事。曹州太守吳忠誥，向爲綏德州牧，與嚴道甫善，告道甫也。

●馬變魚園地變鵝

雍正初年，伍相國爲盛京將軍，送馬五百匹，詣黑龍江，將至不數里，忽一馬振鬣長嘶，衆馬隨之。至江口，盡躍入水化而爲魚。嚴道甫館德州盧氏時，盧有賊羅姓，偶以二百錢買一鵝，帶至濟南應試。到時，鵝價甚貴，有以五百文售之者。羅忽動牟利之念，憶家有園地十五畝，若質錢買鵝，可獲三倍之利。試畢，回家售地，得價四出買鵝，得三百餘隻，復驅以往。行二日，至濟城外，有長河，過橋頭，鵝帶領者，引頸長鳴，振翼而飛，衆鵝相率以上，觀者數十人，羣相拍手。須臾之間，望之如白雲一片，隨風而滅。羅慚悔交集，無可奈何，搜索囊中，尙餘前次賣鵝錢數百文，作盤費以歸，自嘆祖遺園地，化鵝而去矣。

●聾鬼

乾隆四十九年，杭州半山陸家牌樓，河中淌一浮屍來，村民霍茂祥素行善事，爲斂錢買棺，殯諸山上。夜夢藍衣人來曰：「我陸平人張某，教館爲業，不幸失足落水，蒙君殯我，無以爲報。我能預知休咎，替人禳解，尙有靈應，須以牲生謝我。君可得香火錢。」霍醒，告之里人，果有求必應。不數日，香火如雲，霍夜又夢張來曰：「我左耳聾，有來通誠者，須向右耳告我。」於是次日人來祈禱者，聽霍之言，多向棺右致祭叫呼，似有應聲答者。村民奉之若狂，呼爲「靈棺材」。霍家取香火錢，因以致富。未幾，仁和令楊公路過，見燒香者洶洶蟻聚，楊怒其惑衆，命焚其棺，鬼遂絕。

●棺牀

陸秀才選齡，赴閩中幕館，路過江山縣，天大雨，趕店不及，日已夕矣，望前村樹木濃密，瓦屋數間，奔往叩門，求借一宿。主人出迎，頗清雅，自言沈姓，亦係江山秀才，家無餘屋，延賓。陸再三求，沈不得已，指東廂一間，曰：「此可

草榻也。』持燭送入。陸見左停一棺，意頗惡之。又自念平素膽壯，且捨此亦無他宿處，乃唯唯作謝。其房中原有木榻，卽將行李鋪上，辭主人出，而心不能無悸。取所帶易經一部燈下觀，至二鼓不敢息燭，和衣而寢。少頃，聞棺中窸窣有聲，注目視之，棺前蓋已掀起矣。有翁白鬚朱履，伸兩腿而出。陸大駭，緊扣其帳，而於帳縫窺之。翁至陸坐處，翻其易經，了無懼色，袖出烟袋，就燭上喫烟。陸更驚，以爲鬼不畏易經，又能喫烟，真惡鬼矣。恐其走至榻前，愈益諦視，渾身冷顫。榻爲之動，白鬚翁視榻微笑，竟不至前，仍袖烟袋入棺，自覆其蓋。陸終夜不眠，迨早主人出，問客昨夜安否。強應曰：『安，但不知屋左所停棺內何人。』曰：『家父也。』陸曰：『既係尊公，何以久不安葬？』主人曰：『家君現存，壯健無恙，並未死也。家君平日一切達觀，以爲自古皆有死，何不先爲演習，故慶七十後，卽作壽棺，厚糊其裏，置被褥焉，每晚必臥其中，當作牀帳。』言畢，拉赴棺前，請老翁起，行賓主之禮，果燈下所見。翁笑曰：『客受驚耶？』三人拍手大噱，視其棺，四圍沙木中空。其蓋用黑漆棉紗爲之，故能透氣，且甚輕。

● 礮打蝗蟲

崇禎甲申，河南飛蝗，食民間小兒。每一陣來，如猛雨毒箭，環抱人而蠶食之，頃刻皮肉俱盡。方知北史載靈太后時，蠶蛾食人無算，真有其事也。開封府城門，被蝗塞斷，人不能出入。祥符令不得已發火礮擊之，衝開一洞，行人得通，未飯頃，又填塞矣。

● 僵屍手執一元寶

雍正九年冬，西北地震，山西介休縣某村，地陷里許。有未成坑者，居民掘視之，一家仇姓者，全家俱在，屍僵不腐，一切物件器皿完好如初。主人方持天平兌銀，右手猶執一元寶，把握甚牢。

●張飛棺

蕭松浦從四川歸云：『保寧府巴川，舊刺史之廳東，有張飛墓，石穴至今未閉。一朱棺懸空，長九尺，叩之，聲鏗鏗然。乾隆三十年，有陳秀才某，夢金甲神自稱：『我漢朝將軍張翼德也，今世俗驛遞公文，避家兄雲長之諱，而反犯我之諱，何太不公道耶？』彼此大笑而寤。蓋近日公文，改羽遞爲飛遞故也。』

●誤嘗糞

常州蔣用菴御史，與四友同飲於徐兆璜家，徐精飲饌，烹河豚尤佳。因置酒，請六客同食河豚。六客雖貪河豚味美，各舉筯大啖，而心不能無疑。忽一客張姓者，陡然倒地，口吐白沫，噤不能聲。主人與羣客皆以爲中河豚毒矣，速購糞清灌之。張猶未醒，五人大懼，皆曰：『寧可服藥於毒未發之前，乃各飲糞清一杯。』良久張竟蘇醒，羣客告以解救之事。張曰：『小弟向有羊兒風之疾，不時舉發，非中河豚毒也。』於是五人深悔無故而嘗糞，且嗽且嘔，狂笑不止。

●借屍延嗣

蕭公文登幸陽湖，伊隣施嫗，其夫早卒。撫其遺腹子某，長大娶妻李氏，姑媳甚歡。年餘，媳勿病亡，嫗家貧，痛媳亡不能再娶，以延夫祀，呼天籲地。次日將殮，媳忽從炕上躍起，呼姑曰：『我來做汝家媳婦，不要再哭。』嫗方慶媳再生，喜不自勝，其子私語母曰：『何聲音之不似吾妻也？眼光又直視，恐非真李氏再生，得毋野鬼憑之爲祟乎？』隣里皆驚，遂環守之。三四日中，閉目仰臥，給湯粥，飲啜如常。惟姑呼之則應，夫與之語，則避而不答。至七日

後，方起梳洗，畢，檢衽告姑曰：「我海寧州某村方氏女也。行年二十九歲，待聘未字，因病死，至冥府，適汝家李氏媳婦在焉，隨有矮鬼無數，長鬼一箇，環跪閻君，乞訴求放李氏還陽。閻君怒，叱將衆矮鬼逐出，長鬼責二十板。長鬼受責後，仍再四哀求云：「小人父祖以來，皆守本分，不敢爲惡，罪不至於絕嗣。妻辛苦萬狀，方得娶一媳婦，今又病亡，何能有力續娶？豈不令一家絕嗣乎？乞放媳還陽，得生子以延一脈。」閻君怒稍霽，命判官檢簿細閱，畢向長鬼曰：「爾媳李氏，陽壽已絕，不能放還，姑念爾世無過惡，爾妻又能守節撫孤，若令乏嗣，無以勸善。」方氏女雖年命皆盡，生前亦頗好善，可令借李屍復活，則爾無媳而得媳矣。」長鬼拜謝，閻君指長鬼告予曰：「此爾翁也，著他領爾借屍還魂，生子延祀。」予遂隨翁到此，翁指示予曰：「此爾姑也。」將我推跌在地，開眼不見翁，只見婆婆立我身旁。我故只認得婆婆一人，餘皆不識也。我家父母俱存，有一箇兄弟，年十六歲，望遣人告知，以免父母啼哭。」姑遣子探訪，果如所云，告以故，其父與弟同至，嫗家方氏見即相抱而哭。父反退縮，不敢向前，曰：「聲音舉止，雖與吾女相像，而面貌不同，何也？」女對父泣曰：「我假李氏體以生，非我本來面目，喜得再見生身之父，與同胞之弟，母親忍心不來看我，父與弟又疑而不肯相認，生不如死矣。」悲痛間，其母遣隣嫗來探問，女兒，卽呼：「某媽媽！汝從何處來？我母親亦來看我乎？」父方撫而慰之，叩以往事，絲毫不爽。始真信其再生也。姑遂款留其父與弟在家，至晚，令子媳同室而處。媳辭曰：「我處女也，雖冥數已定，乞候吾母來，擇吉成夫婦，禮不可苟合。」親隣羣稱善，父亦喜甚，遣其子歸迎母來，始合卺焉。三年後，舉一子，子生百日，親朋來賀，忽向姑曰：「已爲汝家傳後有人，我壽算久盡，要去矣。」瞑目而逝。人相傳冥官破例辦事，猶陽官之因公挪移云。

●關神下乩

明季，關神下乩壇，批某士人終身云：「官至都堂，壽止六十。」後士人登第，官果至中丞。國朝定鼎後，其人乞

降官不加遷，而壽已八十矣。偶至壇所，適關帝復降，其人自以爲必有陰德，故能延壽。跪而請曰：「弟子官爵驗矣，今壽乃過之，豈修壽在人，雖神明亦有所不知耶？」關公大書曰：「某生平以忠孝待人，甲申之變，汝自不死，與我何與？」屈指計之，崇正殉難時，正公之年六十時也。

●遇太歲煞神禍福各異

徐壇長侍講未遇時，赴都會試，如廁見大肉塊，遍身有眼，知爲太歲，侍講記某書云：「鞭太歲者脫禍。」因取大棍與家丁次第笞擊，每擊一處，則遍身之眼愈加閃爍。是年成進士，蔣文肅公家中開井，得肉一塊，方如桌面，刀刺不入，火灼不焦，蜿蜒而動，徐化爲水。是年文肅公卒任谷香，宗伯未遇時，走田埂上，遇一人口含一刀，兩手持兩刀，披髮金面，偃身而過。宗伯行未半里，見赤面人入喪者之家，知是煞神。宗伯後登第，蘇州唐姓者，立孝子坊，忽於衣帽中得白紙帖書一「煞字」，如胡桃大，是年其家死者七人。

●歸安魚怪

俗傳張天師，不過歸安縣，云前朝歸安知縣某，到任半年，與妻同宿，夜半聞撞門聲，知縣起視之，少頃登牀謂妻曰：「風掃門耳，無他異也。」其妻認爲己夫，仍與同臥。而時覺其體有腥氣，疑而未言。然自此歸安大治，獄訟之事，判若神明。數年後，張天師過歸安，知縣不敢迎謁。天師曰：「此縣有妖氣。」令人召知縣妻問曰：「爾記某年月日，有夜撞門之事乎？」曰：「有之。」曰：「現在之夫，非爾夫也，乃黑魚精也。爾之前夫，已於撞門時爲所食矣。」妻大駭，卽求天師報仇。天師登壇作法，得大黑魚，長數丈，俯伏壇下。天師曰：「爾罪當斬，姑念作令時頗有善政，特免汝死。」乃取大甕囚魚，符封其口，埋之大堂，以土築公案鎮之。魚乞哀，天師曰：「待我再過此則釋汝。」

「天師自此不復過歸安云。」

◎張憶娘

蘇州名妓張憶娘，色藝冠時，與蔣姓者素交好。蔣故巨室，花朝月夕，與憶娘遊觀音靈巖等山，輒並轡而行。憶娘素明慧，欲託身於蔣，而蔣姬媵絕多，不甚屬意。因與徽州陳通判者，有終身之託。陳娶過門，蔣不得再通，大恚。百計離間之，誣控以姦拐。憶娘不得已，度爲比邱，衣食猶資於陳。蔣更使人要而絕之。憶娘貧窘，自縊而亡。居亡何，蔣早起進粥，忽頭暈氣絕。至一官衙，二弓丁掖之前，旁有人呼曰：「蔣某，汝事須六年後始訊，何遽至此？」呼者之面貌，乃蔣平日門下奔走士也。曾遣以問憶娘者，死三年矣。蔣驚醒，自此精氣恍惚，飲食少進。有玄妙觀道士張某，精法律，爲築壇持咒，作禳解法。三日後，道士曰：「冤魂已到，我不審其姓氏，試取大鏡，潑以清水，當有一女子現形。」召家人視之，宛然憶娘也。道士曰：「吾所能力制者，妖孽狐狸之類，今男女冤讎，非吾所能驅除。」竟拂衣去。蔣爲憶娘作七晝夜道場，意欲超度之，卒不能遣。延蘇州名醫葉天士，贈以千金，藥未至口，便見纖纖白手按覆之，或無故自潑於地。蔣病益增，六年而沒。蔣氏從孫漪園，猶藏憶娘小照，戴烏紗髻，著天青羅裙，眉目秀媚，以左手簪花而笑，爲當時楊子鶴筆也。

◎飛星入南斗

蘇松道韓青巖，通天文，嘗爲予言：「宰寶山時，六月捕蝗，至野田中，四鼓起，坐胡牀，督率書役。見客星飛入南斗，私記占驗書，見此災者，一月之內當暴亡。法宜剪髮寸許，車西禹步三匝，便可移禍他人。爾時我卽麾去書役，依法行之，居亡何。署中司書記者李某，無故以小刀剖腹而死，我竟無恙。李乃我薦卷門生，年少能文，不料爲我

替災，心爲悵然。」余戲謂韓曰：「公言占驗之術固神矣，然如我輩，全不知天文，往往夜坐，見飛星來往甚多，倘有人南斗者，竟不知厭勝法爲之奈何。」曰：「君輩不知天文者，雖見飛星入南斗亦無害。」余曰：「然則公又何苦知天文，多此一事而自禍禍人耶？」韓大笑不能答。

楊妃見夢

康熙間，蘇州汪山樵先生諱俊，選陝西興平縣，宿馬嵬驛中。夢一女子，容貌絕世，明璫翠羽，投牒而言曰：「妾有墓地爲人所侵，幸明府哀而察之。」汪驚醒，詢土人曰：「此間惟有楊娘娘墓道，唐時改葬後，基址原有數十畝寬。自宋明以來，爲樵牧所侵，漸無餘地。」汪爲清理，果有舊碑記存墓側土中，題「大唐貴妃楊氏墓」，乃爲別置界石，兼買樹百株植其上，春秋設二祭焉。

曹能始記前生

明季曹能始先生，登進士後，過仙霞嶺，山光水色，恍如前世所遊。暮宿旅店，聞隣家有婦哭甚哀，問之曰：「爲其亡夫作三十周年耳。」詢其死年月日，卽先生之生年月日也。遂入其家，歷舉某屋某徑，毫髮不爽。其家環驚，共來審視，曹亦淒然涕下，曰：「某書屋內，有南向竹樹數十株，我尙有文稿未終篇者，未知猶存否？」其家曰：「自主人捐館後，恐夫人見書室而神傷，故至今猶關鎖也。」曹命開之，則塵凝數寸，遺稿亂書，宛然具在。惟前妻已白髮盈頭，不可復認矣。曹以家財分半與之，俾終餘年。余按文苑英華曰：「敏中書滑州太守崔彥武事，崔記前生爲杜明福妻，騎馬直抵杜家，而明福老矣。乃說舊事，取所藏金釵於垣中，施宅爲寺，號明福寺。」與此相類。

江南客寓

滌齋先生爲諸生時在京師賈家衞衞，有店號江南客寓，廳屋三間，中間甚潔，住者絕少。先生居之，了無他異。一日外出，託所親某管其衣物，夜睡至三鼓，忽內室盡明，時並無燈燭，所親駭，揭帳視之，見一長人，黑色，手提其頭，血淋漓對面直立不動。呼曰：「爾何得居此？」所親狂奔出，告店主，主人曰：「此屋素不安靜，爾乃必欲居之奈何？」次日先生歸，告之故，先生曰：「此必有鬼欲伸冤乎？我在此何不現形耶？」大書一狀，向空焚之。以爲爾果有冤，當於今晚赴訴。是夕先生復睡，未一更，所見果如所說，但持一血頭，跪而不立。先生問何人何冤，持頭者以手指口，竟無一語。次日亦不復見。先生又常於園中月下，見黑物一團，大如浴盆，追奔樹下，以腳踏之，隨脚而滅。次日視其靴襪，黑如烟煤，并足皆黑。

● 荆波宛在

國朝修相國巡撫甘肅。按站行至伏羌縣，夢神呼云：「速走速走！」修不以爲意，次晚夢如初。且云：「欲報我恩，但記『荆波宛在』可耳。」修驚起，亟走三日而伏羌縣沈爲湖，卒不解救者爲何神。後出巡至建昌野渡，有關公廟，上書「荆波宛在」四字，修入拜謁，大爲修葺，今煥然猶存。

● 馮侍御

馮侍御靜山，居京師永光寺西街，改造書屋，掘地得黑漆棺，爲改遷之。夜夢人投牒訴冤。馮時巡西城，夢中取牒閱之，告勢宦掘棺事，卽己之姓名也，驚醒得疾。疾革時，夫人聞房中笑語聲，以爲病有起色。性視之，見黑衣人素不相識者，坐在床上一閃而滅。侍御謂夫人曰：「此人吾鄰也，曾作運糧守備，運餉至京師卒，棺厝於永光寺前街僧寺中，迫近吾家，而吾不知，今聞我亦有行期，故來相約耳。可燒紙助其冥資。」夫人遣人至前街蹤跡，棺

驟宛然，知先生之終不起也。

●藥師父

崑山徐大司寇之子徐冠卿，幼時號「藥師」。父以其曾酖死一業師也。業師周姓，號雲核，受司寇聘。前日夢巨蟒以口吐紅丸，逼令嚙之，腸痛而醒，就聘於徐。督冠卿嚴冠卿素佻達，笞責尤甚。冠卿與僕謀，置酖於飯食之而卒。後冠卿爲翰林，不得志，詩文多怨誹，爲人所構，就鞫刑部。見左司楊景震，大驚曰：「吾死矣！吾初見時儼然周先生也。」次日復訊，各官俱以司寇之子，稍加憐恤。楊獨怒鞫，批其頰數十下，齒左右墜。定以斬決，獄上卽刑。楊爲監斬官，其家訪之楊景震之生年月日，卽周先生之死年月日也。或告之楊，楊大笑曰：「豈有是哉？使吾早知此語，轉當屈法以救之矣。」此與太平廣記載王武俊事同。

●莊秀才

通州莊孝廉，戊午舉人，少年貌美，其佃戶有女悅之，竟以成疾。臨卒謂其父曰：「吾爲莊秀才而死也，吾思嫁莊秀才，自念門戶寒賤，事必不成，故鬱鬱成病，今雖死，此意當爲致之秀才，則瞑目矣。」其父急告莊，莊往視，而氣已絕。莊赴秋闈，遇女子於淮新橋，宛然如生，入闈，一切炊飯烹茶之事，見女子身爲執役。是年登第，每有遠行，則女子必至，莊怖之，爲置神主祭於家，書「亡妾某氏」。見女子來拜謝，自此絕矣。

●藹藹幽人

通州李臬司諱玉鏐，丙戌進士。少時好煉筆錄，忽一日筆於空中書曰：「敬我！我助汝功名。」李再拜，祀以牲

平。嗣後文社之事，題下，則聽筆之所爲。尤能作擘窠大字，求者輒與。李敬奉甚至家事外事，咨之而行。靡不如意。後中能文者，每讀李作，嘆其筆意大類錢吉士。錢吉士者，前朝翰林錢熹也。李私問筆神，答曰：「是也。」自後里中人來扶乩者，多以錢先生呼之。筆神遇題跋落款，不書姓名，但書「藹藹幽人」四字。李舉孝廉成進士，筆神之力居多。後官臬司，神助之決獄，郡中以爲神。李公乞歸，神與李俱他出。其子弟事神不敬，神怒，投書作別而去。余與李公之子方膺同官交好，絕不向余道隻字。方膺卒後，臬司同年熊滌齋太史爲余言之，并云：「方膺深諱其事，蓋忤神者，卽方膺也。」

④ 僵屍求食

武林錢塘門內有更樓，僱更夫擊柝，表裏巡邏，大衆歛資爲之，由來久矣。康熙五十六年夏，更夫任三者，巡巷外路，過小廟，每至二更，聞柝聲，則有一人從廟中出，踉蹌捷走，漏五下，則先柝聲入廟，如是者屢矣。任三疑廟中僧有邪約，將伺之，爲詐酒肉計。次夕，月明如晝，見其人面枯黑如腊，目眶深陷，兩肩挂銀錠而行。窸窣有聲，出入如前。任三知爲僵屍。因山門之內停有舊棚，積塵寸許，詢諸僧人云：「其師祖時，不知誰何氏所寄厝者也。」與儕輩語及之，其中黠者曰：「吾聞鬼畏赤豆鐵屑及米子，備此三物升許，伺其破棺出，潛取以繞棺之四周，則彼不能入矣。」如其言，購買三物，待夜二更，屍復出，伺其去遠，攜燈入視，見棺後方板一塊，俗語所謂「和頭」者，已掀開在地。空空無所有，乃取三物繞棺而密灑之。事畢徑歸，臥更樓上，至五更有厲聲呼任三爺。任問爲誰，曰：「我山門內之長眠者，無子孫，久不得血食，故出外營求以救腹餒。今爲爾所魔，不能入棺，吾其死矣。可急起，將赤豆鐵屑拂去之。」任懼不敢答，又呼曰：「我與爾何仇，何苦爲此虐耶？」任念與彼解圍之後，彼殺我而後入，何以禦之終不答。雞初鳴，鬼哀懇繼以詈罵，久之寂然。明日過樓下者，見有屍僵臥，乃告衆鳴官，以屍還諸棺面。

火焚之。一方得寧。

●僵屍貪財受累

紹興王某，食餼有年，村中富家延之爲師。因屋宇湫隘，適相距里許，有新室求售者，遂買使居。且曰：「家中摒擋未盡，學徒暨館童輩，明晨進館。先生一夜獨眠，能無懼乎？」王自負膽壯，且新室也，何畏之有？乃命童攜茗具，引至書齋。王周視室內，畢復至門前徙倚。時已夜矣，月色大明，見山下燭火熒熒，趨往視之，光出一白木棺中。王念此鬼燐耶！色宜碧而燄帶微赤，得毋爲金銀氣乎？憶智囊所載，有胡人數輩，凶服輿槨，而囊葬城外者，捕人跡之，槨中皆黃白也。此棺毋乃類是！幸無人可攫而取也。遂取石塊擊去其釘，從棺後推卸其蓋，則赫然一屍，面青紫而腹膨亨，麻冠草履，越俗凡父母在堂而子先亡者，例以此殮。王愕然退縮，每一縮，則屍一躍，再縮而屍蹶然起。王盡力狂奔，屍自後追之。王入戶，登樓閉門下鍵，喘息甫定，疑屍已去，開窗視之，窗啓而屍昂首大喜，從外躍入，連叩門不得入，忽大聲悲呼，三呼而諸門洞開，若有啓之者，遂登樓。王無奈，何持木棍待之。屍甫上樓，即以棍擊中其肩，所掛銀錠，散落於地。屍俯而拾取，王矜其僂僕時，儘力推之，屍滾樓下。旋聞雞啼，從此寂無聲響矣。明日視之，屍跌傷腿骨，橫臥於地。遂召衆扛而焚之。王嘆曰：「我以貪故，招屍上樓，屍以貪故，被人燒毀，鬼尙不可貪，而况於人乎？」

●宋荔裳受惡土地之累

宋荔裳爲山東臬司，族子某，素不肖，與總兵于七飲博爲姦。于七者，乃明末年山東土寇降國朝者也。雖爲總戎，怙惡不悛。人以族子事告公，公怒曰：「如此必爲家門之禍。」俟其歸，將縛至祠堂杖殺之。某聞之，逃至德州，

夜宿土地廟中。夢土地神謂曰：「汝母怖，大富貴至矣。現在于七謀反，汝可速往京師，赴提督處，出首。且曰：『某地中埋有百金，可取爲路費。』」族子掘地，果得金，大喜。以怨其叔故，遂赴提督處，並誣其叔與于七通謀。以故蒞裳被逮入獄。未十日，于七果反，族子以首報之功受賞，蒞裳牽累入獄，旋亦超雪。

●陸夫人

某方伯夫人陸氏，尙書裘文達公之乾女也。文達公薨後，夫人病，夢有大轎在屋瓦上行來。前立青衣者，呼曰：「裘大人命來相請，夫人登轎。」冉冉在雲中行。至一大廟，正殿巍峨，旁有小屋甚潔。文達公科頭，衣繭綢袍，二童侍，几上卷案甚多。謂夫人曰：「汝知病之所由來耶？此前生孽也。」夫人跪而請曰：「乾爺有力，能爲女兒解免否？」文達公曰：「此處西廂房有一婦人，現臥床上，汝往扶之，能扶起，則病可治。否則我亦不能救汝命。」小童引夫人往西廂房，果有描金床，施大紅綾帳，被褥甚華，臥赤身女屍。兩目瞪視，無一言。夫人扶之，手力盡矣，卒不起。歸告文達公，公曰：「汝孽難消，可還家託張天師打醮以解禳之。但天師近日心粗，祿亦將盡，某月日替蘇州顧懋德家作齋文，錯字甚多。上帝頗怒，奈何？」夫人驚醒，適天師在京，遂以此言告之。天師檢顧家齋表稿中，果有誤字，法官所寫也。心爲驚悸。未幾夫人亡，天師亦亡。天師名存義，顧懋德者辛未進士官禮部郎中。

●牛頭大王

溧陽村民莊光裕，夢一怪，頭上生角，敲門而進，謂曰：「我牛頭大王也。上帝命血食此方，汝塑像祀我，必有福應。」莊醒，告知村農，村方病疫，皆曰：「寧可信其有。」糾錢數千，起三間草屋，塑牛頭而人，身者坐焉。嗣後疫病盡痊，求子者頗效，香火大盛。如是數年，村民周蠻子兒出痘，到廟先具牲牢祀神，再擲卦大吉。周喜許演戲爲

謝未數日，兒竟死。周怒曰：「我靠兒子耕田養我，兒死不如我死。」率其妻持鋤鋸撞牛頭，碎其身，毀其廟，合村大驚，以爲必有奇禍。自此寂然，牛頭神亦不知何往。

● 水定庵牡丹

江寧二尹汪公易堂，訪友古北口，路憩水定庵。庵中牡丹盛開，花大如斗，汪近前賞玩，庵僧戒勿折花。有花妖能爲禍，汪素剛，笑曰：「我本不折花，既云有妖，當折而試之。」以手摘之花，左右旋轉，堅如牛筋，竟不能斷，取所佩刀截之，花未斷，而拇指傷，血涔涔下。汪慚且怒，以袍袖裹血，忍痛不言。乃左手掙花頭，而右手以刀截其根，竟斷一枝，歸畜瓶中，夸於人曰：「我今日獲花妖矣。」將購藥醫手創，細視之，並無刀痕，袍袖上亦無血跡。

● 烏臺

粵東肇慶府，即古端州。包孝肅舊治也。大堂暖閣後有黑井，覆以鐵板，爲出入所必經。相傳包公納妖於井，俗有「包收盧放馬成湖」之謠。謂太守遇盧姓，則妖出；遇馬姓，則井溢也。然千百年來，亦從無此二姓爲守者。署東有高樓，號稱烏臺，俗謂包公聽斷妖鬼，皆坐此臺。四面磚石封固，啓則爲崇。凡太守履任，必祀以少牢，無敢啓視者。前任安守，有管廚人某，酒醉登樓，顛揭瓦窺之，見臺中有三土堆，品字排列，如小墳狀。中間小樹一株，青葉綠，此外一無他物。方瞪視間，有黑氣衝起，廚人自樓巔滾跌於地，顛汗交作，僅能言所見。至夕，狂叫而死。越日，安公暴疾瘋狂，鞭撲其妻，竟至身死。又手刃其愛妾，以此落職獲譴。越兩任後，家弟香亭出守，是郡，家信來爲言若此。余聞而大怒，寄信云：「此說荒唐，何也？若真有其事，則樓神不法甚矣，斷非包公舊跡，弟可拆而焚之。」

● 見娘堡

順治乙酉，王元帥破建昌，明益王遁去。長史劉某，吳下人也，逃山中，不知所往。其子蓼蕭，從吳門赴考歸，有志尋親。時藩府荒圯，草可蹤跡，乃禱於盱江張令公祠，夢神書「石澆」二字與之。醒而徬徨，不知何地。遇一尼告曰：「石澆在閩廣之交，阻兵難行，幸有曲徑，七日可達。」如其言，歷盡危險，竟至其地。父母依村農，姚氏居焉。母子相依而泣，父已死矣，乃持喪奉母而歸。所居村名「見娘堡」，一名已奇矣，尤奇者，長史劉公避難時，攜家譜一冊自隨。戊子歲，其母聞窻聲，出自篋中，以爲鼠也，啓視無有，閉則復然。一日見緋衣人數輩，冉冉從篋中走出，益大驚。逾時而孝子至，此事載姜西溟文集。韓尙書焚爲之表墓。

●鬼糊塗

乾隆三十九年，京師有無賴子韓六，毆傷其父。刑部審明，下獄擬斬。侍郎某以所毆非致命處，意欲減等發落。大司寇秦公奏名分所關，理宜正法。奉旨依議，遣刑部司獄司李懷中監斬。後三日，鬼附李身口稱：「諸大人業已寬我，而汝來斬我，我死不甘，故來索命。」聞者駭然，以爲此鬼糊塗，然而李竟不起。

●鬼勢利

張八郎有所僮婢，婚後棄之，婢幽怨成疾。臨死曰：「我不饒八郎。」語畢氣絕。忽又張目曰：「八郎連甚旺，不能報仇，我捉八奶奶也是一樣。」未二年，八郎夫人竟以產亡。

●鬼相思

岳州張某，號「鬼三爺」，以其行三，爲鬼所生故也。父某府學廩生，妻陳氏，有色。忽憑妖自稱「鄖陽小神」，

白晝現形，與之交接。張雖同床，無故自離，若有桎其手足者。其家遍請符籙，毫無效驗。三月後，陳氏受胎生子，空中羣鬼啾啾，爭來作賀，擲下紙錢無數。張忿甚，將到龍虎山求救於天師。忽一日，一小神，一跟踏來，汗如雨下，語其妻曰：「吾幾闖禍。昨夜入汝隣毛家，偷其金盆，被他家所挂。鍾馗拔劍相逐，我懼爲所傷，不得已急走，將金盆擲在巷西池塘中，脫逃來此。汝速具酒替我壓驚。」次日妻告張，張往毛府刺探，果失金盆。合家喧吵，將控官捉賊。張止之曰：「我有法替汝收來，作何謝我？」毛氏大喜曰：「果得金盆，憑君取索。」張詭作念呪狀，良久喚毛氏家人徑往塘所，命善泅者入水取之，果得金盆。毛延張上座，問以何物作謝。張笑曰：「我讀書人，不受財帛，只須君家收藏書畫，與我一二件足矣。」其家盡出所藏，張選取文徵明芙蓉一幅，其家覺謝禮太薄，心抱不安。張乃指壁上所挂鍾馗像曰：「賜此畫，湊成兩件，何如？」毛氏唯唯。張取歸懸空中，一小神，從此永不再來。但聞園中樹上，鬼哀哭三日，人稱「鬼相思」云。

●關神世法

康熙癸卯舉人江闈，選某縣令，丁憂歸，將起復時，夢有甲士來，自稱周倉，服飾如今廟中所塑，而少年無鬚，手持名帖，上寫「治年家弟關某頓首拜」。驚醒大笑，以爲關帝行此世法。未幾，選山西解梁知縣，往謁武廟，旁塑周倉，果少年無鬚者也。面貌恍如夢中，乃捐俸重修神廟，後竟卒於任所。江公卽于九太守之叔，太守爲余言。

●鄉試彌封

皖江程叔才，名思恭，學問博雅，註陳檢討四六得名。以平時好古，不喜時文，其師唐赤子太史責之曰：「科名進身，非此不可。今歲入場之年，汝宜留心。」因強之誦讀金陳諸大家文。程唯唯，終非所好。四書體註等書臨場

並不翻閱。康熙戊戌科，江南首題，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次題：『大哉聖人之道。』程三場畢，自言首篇頗得意。唐太史讀之，喜曰：『頗可望魁。』程急取案頭中庸一看，愕然喪氣，喟曰：『不中用了！我只道大哉聖人之道，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下，故領題出題，俱承接此二句。今知是開首第一句，則通身犯下矣。其不中尚復何言？』唐亦爲之悼歎。已而榜發，竟中第五名。唐不解所以得售之故，往見主試，將探問之。主試某，故唐同年，一見笑曰：『今年科場中有笑話，兄知否？』唐問故，曰：『皇上有密旨，謂諸生關節，都放在破承領題出題三處。今歲將此三處盡行彌封，故有程某文字領題出題，全行犯下，竟中五魁。將來磨勘，定受參罰。奈何！』唐笑而不言，後叔才先生，果被吏部磨勘，罰停一科。

●兩汪士鉉

順治間，徽州汪日衡先生，元旦夢行天榜，會元汪士鉉先生，乃改名應之，竟終身不第。直至康熙某科，汪退谷先生中會元，榜名士鉉，相隔四十餘年。日衡先生死久矣。孫某記乃祖之言，相與嘆造化弄人，亦覺無謂。

●雷擊土地

康熙間，石埭令汪以斫素，與其友林某交好。後林死，爲石埭土地神。每夜間陰陽雖隔，而兩人來往如平生歡。土地私謂汪曰：『君家有難，我不敢不告。第告君後，恐我難逃天譴。』汪再三問曰：『尊堂太夫人，分當雷擊。』汪大驚，號泣求救。土地曰：『此是前生惡劫，我官卑職小，如何能救？』汪泣請不已。神曰：『只有一法可救，汝速盡孝養之道，凡太夫人平日一飲一饌，一帳一衣，務使十倍其數，浪費而暴殄之，庶幾祿盡則亡，可以善終。雷雖來，無益也。』汪如其言，其母果不數年而卒。又三年，天雨，雷果至，繞棺照耀，滿房硫磺氣，卒不下。破屋而出，飛擊

土地廟塑像成泥。

●張光熊

直隸張光熊，幼而聰俊，年十八，居西樓讀書。家豪富，多婢妾，而父母範之甚嚴。七月七日，惑「牛郎」織女」事，望星而坐。妄想此夕可有家婢來窺讀書者否？心乍動，見簾外一美女側身立，喚之不應。少頃，冉冉至，前視之，非家中婢也。問何姓，曰：「姓王。」問「居何處？」曰：「君之西鄰。晨夕見郎出入，愛郎姿貌，故來相就。」張喜，即與同榻。此後每夕必至。有家僮伴宿，女謂張曰：「小奴不宜在此，可麾令遠宿，聽喚再至。」張遣奴，奴不肯曰：「每夜聞郎君枕席間妮妮軟語，疑有別故。老主人命奴調護，郎君不敢遠離。」張無奈，何以其言告女？女曰：「無庸將自困。」是夕，奴未睡熟，被一物攫去，繩縛之，挂西園樹上。奴哀號求小主救命，女笑曰：「伊果知罪，遠避，即赦之。如敢洩洩，被老主人知者，將倍令受苦。」奴唯唯，即時繩解。奴已在地矣。居年餘，張漸羸瘦。其父問奴，奴稱郎處無他故，而意色慚沮。父益疑，自至張齋前伺察，聞帳中有婦女聲，踰窗直入，揭帳無人，惟枕角有金簪一枝。山杏花一朵。父念北地從無山杏花，此必妖魅所致，怒將笞張。張不得已，以實告父，為迎名僧法官設壇禁呪。女夜間來，哭謂張曰：「天機已洩，請從此辭。」張亦哀慟，臨別問曰：「尚有相會期乎？」曰：「二十年後，華州相見。」從此遂絕。張隨娶張氏，登進士第，授吳江知縣。推陞華州知州，而陳氏卒。其父在家為續娶王某之女。送至華州官署成婚，却扇之夕，新人容貌，宛如書齋伴宿之人。問其年，剛二十歲。或曰：「此狐仙感情欲而托生也。」語從前事，恰不記憶。

●趙氏再婚成怨耦

雍正間，布政司鄭禪妻趙氏，有容德，與鄭恩好甚隆。以瘵疾亡，臨訣誓曰：「願生生死死爲夫婦。」卒之日，旗下劉某家生一女，生而能言，曰：「我鄭家妻也。」劉父母大驚，以爲怪，嗣後遂不復語。八歲過親戚家，路遇鄭家奴騎馬衝其車，怒曰：「汝鄭四也，自幼賣身我家，何敢見我不下馬？」鄭奴愕然，因訪至劉家，見女父母，具道生時之異。女歸見鄭四，因問：「汝主安否？」并詢一切妯娌上下奴婢田宅事，歷歷如繪。有奴所不知，而女悉知者，奴歸白之鄭，鄭亦至劉家。女涕泣諦視，絮語良久。時鄂西林相公以爲兩世婚姻，亦太平瑞事，勸鄭續娶劉女，十四歲，卽行合卺之禮。時鄭年六旬，白髮飄蕭，兼有繼室。女嫁年餘，鬱鬱不樂，竟縊死。袁子曰：「情極而緣生，緣滿而情又絕，異哉！」

●童其瀾

紹興童其瀾，乾隆元年進士。官戶部員外，一日值宿衙門，與同官數人夜飲。忽仰天咤曰：「天使到矣！」披朝衣再拜俯伏，同官問何天使。童笑曰：「人無二天，何問之有？天有勅書一卷，如中書閣誥封，書中金甲人捧頭上而來，命我作東使門外花兒闡河神，將與諸公別矣。」言畢泣下。同官以爲得狂易之疾，不甚介意。次早大司農海望到戶部，童具言，帶長揖辭官，具白所以。海曰：「君讀書君子，辦事明敏，如有病，不妨乞假，何必以神怪惑人？」童亦不辯，駕車歸家，不飲不食。將家事料理三日，端坐而逝。東便門外居民，聞連夜呼騶聲，以爲有貴官過，就視無有。花兒闡河神到任，白晳微鬚，不逾中人。果童公貌也。

●鏡山寺僧

錢塘王孝廉鼎實，余戊午同年，少聰穎，年十六，舉於鄉。三試春官不第，有至戚官都下，留之邸中。偶感微疾，卽

屏去飲食，日啜涼水數杯。語其戚曰：『予前世鏡山寺僧某也。修持數十年，幾成大道。惟平生見少年登科者，輒心羨之。又華富之慕，未能盡絕，以此尚須兩世墮落。今其一世也。不數日，當託生華富家。即順治門外姚姓是也。君之留我不出都，想亦是定數耶？』其戚勸慰之。王曰：『去來有定，難以久留。惟父母生我之恩，不能遽割。』乃索紙作別父書，大略云：『兒不幸客死數千里外，又年壽短促，遺少妻弱息爲堂上累。然兒非父母眞子，有弟某，乃父母之眞子也。吾父曾憶某年在茶肆與鏡山寺某僧飲茶事耶？兒即僧也。時與父談甚洽，心念父忠誠謹厚，何造物者乃不與之後耶？一念之動，遂來爲兒。兒婦亦是幼年時小有善緣，鏡花水月，都是幻聚。何能久處。父幸勿以眞兒視兒，速斷愛牽，庶免兒之罪戾。』其戚問生姚家當以何日？王曰：『予此生無罪過，此滅則彼生，不須輪迴。』越三日已刻，索水盥洗畢，趺坐胡床，召其戚，歎笑如平時。問曰：『正午。』曰：『是其時也。』拱手作別而逝。其戚訪至姚家，果於是日生一子，家業驟馬行，有數萬金。

●江秀才奇語

婺源江秀才，號慎修，名永，能製奇器。取豬尿胞置黃豆，以氣吹滿而縛其口，豆浮正中，益信地如雞子黃之說。有願爲弟子者，便令先對此胞坐視七日，不厭不倦，方可教也。家中耕田悉用木牛，行城外騎一木驢，不食不鳴，人以爲妖。笑曰：『此武侯成法，不過中用機關耳，非妖也。』置一竹筒，中用玻璃爲蓋，有鑰開之，開則向筒說數千言，言畢即閉。傳千里內，人聞筒側耳。其音宛在，如面談也。過千里，則音漸漸散不全矣。忽一日自投於水，鄉人驚救之，半溺而起。大恨曰：『吾今而知數之難逃也。吾二子外遊於楚，今日未時三刻，理應同溺洞庭，吾欲以老身代之，今諸公救我，我無人救二子矣。』不半月，凶聞果至，此其弟子戴震爲余言。

●勾魂卒

蘇州余姓者，好鬪蟋蟀，每秋暮，攜盆往葑門外搜取。薄夜方歸，一日歸晚，城門已閉，余驚駭無計，徘徊路側，見二青衣遠來，履囊囊有聲，向余笑曰：「君此時將安歸乎？我家雖此不遠，盍宿我家？」余喜從之，至則雙扉大啓，室中置舊書數部，磁瓶銅鑪各一，余手持蟋蟀數十盆，腹餓甚，映燈而坐，二青衣各持酒脯來，相與對啖，隱隱聞病者呻吟及衆人喧雜聲，余問故，二人曰：「此隣家患病者，勢甚迫故也。」未幾，漏下五鼓，二人相與耳語曰：「事宜辦矣。」出靴中文書一道，謂余曰：「請君呵氣紙上。」余不解其故，笑而從之。呵畢，二青衣喜以脚踏屋上而舞，長丈餘，皆雞爪也。余大驚，正欲問之，二人不見，壁外哭聲大作，余方知所遇之人，是勾魂鬼也。天明，啓戶欲出，則門外扃鎖甚固，不得出，乃大呼，喪家人驚，開鎖入，以爲賊也。爭毆之，余具道所以，且指蟋蟀盆爲證，曰：「豈有行竊而行此累墜物者乎？」喪家人亦有相識者，始得免。所餐酒脯盤盒，俱喪家物也。竟不知從何處攜入，己身亦不解從何而進！

●趙西席

山東按察司白映棠家，延一西席，姓趙，名處友，康熙丁卯孝廉，賓主師弟，俱各相得。元宵張燈，彼此宴飲，散孝廉就寢書齋，次日薄午不起，有小僮戶外窺之，見孝廉頭上插紙花雙枝，兩手反接，口微笑而目斜瞪，赤身僵立。僮大驚，喚主人踰戶入，則已死矣。當胸一圓洞通於背，大如碗，中無心肝，不知被何物抓去。插花反縛，剝衣者，像性牢之形以戲之也。

●楊四佐領

楊四佐領者，性直而和，年四十餘，忽謂家人曰：「昨夜夢金甲人呼我姓名，第七殿閻羅王缺無人補，南嶽神

已將汝奏上帝，不日隨班引見，汝速作朝衣冠候召。予再三辭，金甲神曰：「已經保奏，無可挽回。但喜所保者，連汝共四人，或引見時，上帝不用，則陽壽尙未絕。」言畢去。夢兆如此，決非偶然。家中可速製朝衣冠以待。家人聞之，在疑信之間，猶未喚縫人爲製衣也。是夕金甲人又來，喏曰：「命汝製新衣，而緩懈何耶？昨玉旨已降，點汝作閹羅，不必引見矣。」楊驚醒，急語家人畢，昏暈而逝。俗例有接煞之說，至期家人從俗行事，有百戶胡姓者，晚來臨奠，過楊所居巷口，見高燈旗幟，中有蟒袍而盛服者，疑爲巡城察院，侍立路側。方諦視間，楊在車中大呼曰：「胡某毋恐，我陰間到任，少一判官將仗君助我。」胡驚懼，自道親老不可卽死。楊曰：「我已奏上帝，事無可商。汝親老，吾亦知之，當令我妹夫張某代汝養母。」言畢不見。胡奔至家，深悔臨奠之行，與其母相對悒悒。有叩門者，持銀一封曰：「我楊四佐領之妹夫張某也。昨夢閹羅王召去，命以五十金助汝家養膳之費。閹羅所命，不敢有違，故來奉贈，且速駕也。」胡自知將死，出外辭親友，越三日卒。

●藍頂妖人

揚州商人汪春山，家畜梨園，有蘇人朱二官者，色技俱佳，汪使居徐寧門外花園。一日隣人失火，火及園，朱逃出巷。巷西有二美人倚門立，以手招之，朱遂入。二美自稱亦姓汪，春山族妹也。語方濃，一豹裘而藍頂者來，云是二美之父，年五十許，強朱爲婿。朱雖心貪女美，而自訴家貧，無以爲聘。藍頂者云：「無妨，一切費用，我盡任之。」朱欲回蘇告父母，藍頂者云：「汝歸蘇可也，但吾女貪汝貌而爲婚，自知非偶，切勿通知吾姪春山爲囑。」朱買舟同抵門，語其父，父故木匠，亦以娶媳無力爲辭。藍頂者助錢二千文爲婚費，錢皆康熙通寶，朱絲穿，二官攜歸。路遇數捕役尾之曰：「此朱繩穿錢，乃某紳宦家壓箱錢，汝爲盜驗矣。」將擒送官，二官告以故，一市之人聚觀，以爲怪。且曰：「見藍頂者纔釋汝。」二官云：「吾岳翁以錢與我，原約今日爲婚，少頃，新人花轎至矣，君等試之。」

衆以爲然果遠聞鼓樂聲四人皆紅半臂昇花轎至衆人闕而往揭簾一青面獠牙者坐焉衆大駭并役亦奔散二官得脫於禍急歸家則藍頂者高坐堂中罵曰「吾戒汝勿洩而汝竟告衆人且聚而捕我何昧良若是」呼杖杖之二女爲哀求免成婚匝月偕還揚州又歲餘二女置酒謂二官曰「緣盡矣請卽還鄉」二官泣不肯二女亦泣如是者數日藍頂者忽來驅逼其女二官攀衣不放藍頂者怒以手撮二官向空中擲之冥然墜地及醒已在虎邱後山。

●蒙化太守

無錫曹五輯爲雲南蒙化太守其子某庚午舉人江蘇巡撫莊滋圃之門生乾隆二十一年無錫大疫華劍光之子某素好行善出古畫數幅託孝廉售之囑曰「得八百金爲本邑埋葬死人之費」曹帶往蘇州以畫呈莊公莊念曹本義舉畫亦佳竟與八百金曹歸以八十金付華曰「價只此」華無奈何勉力補湊得數棺爲瘞其暴骨者餘棺猶有待也未幾孝廉病卒太守哀悼不已焚牒於東嶽神自稱居官清正子無罪不宜得此報歸而假寐見青衣人持東嶽神帖請往至大殿外神迎於塔下曰「公見責良是但爾子近有不肖行爲屯人之膏令千百人骨暴原野公不信可歸至爾子書齋啓笥視之」言畢令人擁一囚至枷鎖銀鐐卽其子也太守抱之哭驚醒急往其子書齋啓笥尙餘七百餘金詢其僕方知鬻畫匿價之事其子媳亦未知也太守自此哀子之思爲之少衰。

●店主還債

甘泉縣役鄒姓者月色過西門大街夜已三鼓路無行人鄒見槐樹下小屋門開一女倚門立鄒僞吃烟取火

者就之。女勿避，鄒喜攜女入屋，坐凳上密談，約以次日復往。明早伺之，槐樹下並無居人，一厝棺小屋也。從窗外窺，條凳宛然，凳上灰痕，有兩人並坐形跡。心知鬼迷，意忽不樂。一日早起，謂其妻曰：『有人欠我銀七兩二錢，我將往索。』已而不反。次日，聞街前轟傳云：『某茶館有人飲茶暴卒。』館主人報官驗，無他故，飭店主買棺殮之。招屍親識認，妻聞往視，果其夫也。問主人棺價，適符七兩二錢之數。

●許氏女報奶娘仇

杭州許某業鹽，家生女，纔四十日，忽遍身紅腫而死。五日後，附魂於小婢，口稱：『我爲你家女兒，命不該死，實因奶娘不好，自家貪睡，將我放在大廳階檐下，全不照管，被左鄰開喪人家煞神走過，觸犯致死。我今要向奶娘討命。』許氏爺娘聞之悲泣，告以：『奶娘乃海寧人，自汝死後，彼已去矣。從何處往報耶？』女云：『取身契看便知住處。』如其言，乃注視良久，曰：『勿勞爺娘，我自會往報。但燒紙船一隻與我。』許家燒與之，婢蹶然起矣。嗣後奶娘存亡，許亦不復往問。

●蠱

雲南人家家蓄蠱，蠱能糞金錢以獲利。每晚即放蠱出，火光如電，東西散流，聚衆噪之，可令墮地。或蛇或蝦蟆，類亦不一。人家爭藏小兒，慮爲所食。養蠱者別爲密室，命婦人喂之一見男子便散，蓋純陰所聚也。食男子者糞金，食女子者糞銀，此雲南總兵華封爲子言之。

●酖人取香火

杭州道士廖明募錢立聖帝廟，塑像開光之日，鄉城男婦蜂集拈香。忽一無賴來，昂然坐聖帝旁，指像侮慢之。衆人苦禁，道士曰：「不必聽其所爲，當必有報。」須臾，無賴仆地，呼腹痛，盤滾不已，遂死。七竅流血，衆大駭，以爲聖帝威靈，香火大盛。道士以之致富，逾年，其黨分財不勻，出首，去年無賴之慢神，乃道士賄之，教其如此。其死，乃道士先以毒酒飲之，而無賴不知也。有司掘驗，其骨青黑色，遂誅道士，而聖帝香火亦衰。

●科場二則

江西周學士力堂，癸卯鄉試，題定「學而優則仕」一節。文思幽奧，房考張某不能句讀，怒而批抹之，置孫山外。晚間各房考歸寢，張忽囁語不止，自披其頰曰：「如此佳文，而汝不知，尙忝然作房考乎？」自罵自擊不止。家人以爲中風，急請衆房考來檢視之，得所抹周卷讀之，俱不甚解。乃曰：「試薦之何如？」大主攷爲禮部侍郎任公蘭枝，閱而驚曰：「此奇文，通場所無，可以冠學士也。」會副主考德公閱文倦，假寐几上，伺其醒告之。德公問何字號，曰：「男字第三號。」德曰：「不必閱文章，定解元可也。」任問故，曰：「我寢方酣，忽見金甲神向我賀曰：『汝第三兒子中解元矣。今得男字三號之卷，豈非其驗耶？』」言畢，閱文亦大加嘆賞，遂定此科第一。榜填後，衆問周本房某夢中囁語之故，茫然不知。周後爲福建巡撫，總督河南。

雍正丙午，江南鄉試，其時聘各近省甲科司分校事，皆少年英俊。有周壘者，科分既久，自居前輩，性尤迂滯。每晚必焚香祝天曰：「壘年衰學荒，慮不稱閱文之任，恐試卷中有佳文，及其祖宗有陰德者，求神明暗中提撕。」衆房考笑其癡，相與戲弄之。折一細竿，伺其燈下閱卷，有所棄擲，於窗紙外穿入挑其冠，如是者三。張大驚，以爲鬼神渠相詔也。卽具衣冠向空拜，則又祝曰：「某卷文實不佳，而神明提我，想必有陰德之故。如果然者，求神明再如前指示我。」衆房考愈笑之。俟其將棄此卷，復挑以竿，張不復再閱，直捧此卷上堂，而兩主司已就寢矣。乃

扣門求見，告以深夜神明提醒之故，大主考沈公近思閱其卷曰：「此文甚佳，取中有餘，君何必以神道設教耶？」衆房考噤口不敢言，及榜發，見此卷已在榜中，各嘩然笑。告張曰：「我輩弄君。」張正色曰：「此非我爲君等所弄，乃君等爲鬼神所弄耳！」衆亦折服。

●狸稱表兄

六合老梅巷多狸，夜出迷人，在窗外必呼人字，稱曰：「表兄。」人相戒不答，則彼自去。有夏姓少年，讀書庵中，月夜聞呼，疑爲人也，開窗答之。見一婦人招手，而貌頗粗惡，意欲相拒，竟被擁抱入室，扯脫下衣，大吸其勢，精盡乃去。據云：「其力甚大，不能自主，且毛孔腥臊，所經之處，皆有餘臭，經月始散。」

●陸大司馬墳

杭州陸大司馬家，方卜葬時，其子某信地形家言，以千金買清波門外地。初下窆時，啓得一棺，形製甚偉，衆咸友咸勸毋動舊棺，別穿一穴。陸不可曰：「我以重價買地，彼何人可占我耶？」掘而棄之。是夕，陸得病，自批其頰，口稱葛老太太云：「汝奪我安宅，以爾父爲尙書耶？我兒子亦前明侍郎也。」問爲誰，曰：「葛寅亮，於誼爲鄉親，於科名爲前輩，葬汝父，拋我骨，汝父安否？」陸大司馬夫人率全家泣請延僧齋醮，燒紙錢十萬。葛老太太似有允意，忽又作侍郎公語云：「傷我母墳，不可這也。」少頃，又作族祖梯霞先生口吻，從中說情，侍郎終不允，卒索其命去。當鬼祟時，陸有戚舒十九者，新館選翰林歸，在旁勸曰：「陸某以價買墳，何名曰奪？」鬼在陸口罵曰：「後生小子，新得一官，敢來僞言，恐自身難保耳！」陸亡後，月餘，舒亦亡。

●鬼受禁

上虞令邢某與妻素不睦。因口角，批其頰。妻怒自縊。三日後見形爲鬼祟，伺邢與妾臥，便吹冷風，揭帳，或滅其燈。邢怒，請道士持咒作法，攝鬼於東廂，而以符封之，加官印焉。鬼竟不至。亡何，邢調和錢塘，見任上虞者來開廂房，鬼得出。遂附一小婢身，作祟如故。後任官呼鬼語曰：「夫人與邢公有仇，與小婢無涉，何故害之？」鬼曰：「非敢害了環，我借附體，以便求公。」問何求。鬼曰：「送我到錢塘邢某處。」曰：「夫人何不自行？」曰：「我枉死之鬼，沿路有河神攔截，非公用印文關遞不可。」并求簽兩差押送，問差何人。曰：「陳貴勝。」二人者，皆已故役也。後任官如其言，焚批文解送之。邢公方在寢室晚膳，其妾忽倒於地，大呼曰：「汝太無良，汝逼我死，乃禁我於東廂受飢餓耶？我今已歸來，不與汝干休。」自此錢塘署中日夜不寧。邢不得已，再請道士作法，加符用印，封移錢塘獄中。鬼臨去呼曰：「汝太喪心，前封我於東廂，猶是房舍，今我何罪，而置我於獄乎？我有以報汝矣！」逾月，獄有重犯自縊死，邢因此被劾罷官，大懼，誓將削髮爲僧，雲遊天下。同寅官有捐貲助其衣鉢者，未及行而病卒。

●狐鬼入腹

李鶴峯侍郎之子鶴，字醫山，辛巳翰林。能詩文，兼好宋儒理學。於燈下讀書，忽兩女子絕美，來與戲狎，李不爲動。少頃，李晚膳畢，忽腹中呼曰：「我附魂茄子上，汝啖茄即啖我也。我已居汝腹中，汝腹何逃？」即燈下女子聲。李自此兩目瞠然，若迷若癡，或以手自批其頰，或大雨，首頂一石跪雨中，衣裳淋漓，不敢入內。或對人膜拜，拉之不起。面色黃瘦，日漸不支。鬼常借李君手作字，與人酬答。其同年蔣君士銓往視之，問：「汝貌甚佳，何不來誘我，而必從李君耶？」李手書二字曰：「無緣。」蔣又問：「汝絕世佳人，何爲居腹中污穢之地？」李手書二字罵曰：「下走。」時江西巡撫吳公與侍郎善，乃招李往，爲延張天師設壇於滕王閣，齋三日，誦咒三日。其法官懸牌曰：「三月十五日拏妖。」臨期，觀者如堵。天師上坐，法官旁坐，令李跪。張其口向法師，法師伸兩指入其口，撮而擲

之。一小狐如猫，從口中出。呼曰：「我爲姊探信，不料被擒，姊慎毋出。」腹中應聲曰：「唯！」方知腹中尙有一妖。天師封符於罈，投之大江。李微覺神清，而腹中嘆息之聲大作曰：「我與汝有宿世冤，因尋汝不著，故拉仙姑同來，不料反爲彼禍，使我心轉不安，我愈不饒汝矣。」言畢，腹痛不止。天師問法官李翰林可救乎？法官取鏡照其腹曰：「此是翰林前生冤鬼，非妖也。法籙不能治。」天師以告中丞，中丞亦無奈何，仍送李還家養病，遂卒。

●怪詐人父

李玉雙孝廉，有婢名春雲，頗有姿。年十五，李欲納爲妾，與其妻有成說矣。春雲白日見瓦上一男子，下擁其髻而嗅之，曰：「汝髮甚香，當大貴，宜從我，勿從主人。主人教館窮儒，雖中舉不過一教官終耳。你向主人言，命其讓我，且供我酒饌，我便贅汝家。」玉雙聞之大怒，然亦無可如何。是夜怪竟來與婢配合，婢求主人具酒饌，如其言，則日夜安寧，否則飛磚擲瓦之禍畢作。玉雙不得已，與人謀，將此屋招人承買。玉雙館於望仙橋施氏，不常在家。一日者，商人孫耕文來看屋，敲門，有蒼鬚老翁，衣灰鼠袍出迎，搖手曰：「此屋是我祖遺，並未出賣，勿聽小兒玉雙妄語，私相授受。將來要受訟累。」孫大駭，走告玉雙，責其父在子不得自尊。玉雙曰：「先君亡已十餘年，家中並無此翁。」乃知爲怪擲揄，冒認爲父。彼此大笑。自後人知屋有怪，屢賣不成，玉雙乃命婢父母領女還家，勿索身價，婢塗面剪髮，誓不肯歸。其母慮爲怪所害，以繩縛之，緹載還家。另嫁一士人，怪竟不來。

●皂筴下二鬼

丹陽南門外呂姓者，有皂筴園，取利甚大。每結實時，呂氏父子守之，防有偷者。一夕月下，其父坐石上看樹，樹下有蓬髮鬚鬚然從土中出，懼而不視，呼其子往曳之，有紅衣女子闖然起，父驚仆地，其子狂奔入室。女追之，至

大門，忽僵立不動；一足在門外，一足在門內。子大呼，家人持刀杖齊集，畏其冷氣射人，俱不敢近。女子從容起行，偃身入床下，遂不見。其子持盞湯灌醒其父，持以歸，招鄰人共掘床下，果有一朱棺，中有紅衣女尸，如夜所見。嗣後父子不敢看園守樹矣。逾三日，皂筭樹下又有仆於地者。呂氏父子亦灌醒之，問其來由，曰：「我西鄰也。見君家皂筭甚多，無人看守，故來偷竊。不意見樹下有無頭人，以手招我，故駭而仆地。」其子又集人掘之，得黑棺，埋一無頭尸，皆僵不腐，聚而焚之，其怪遂絕。

●中山王

江寧布政司署，爲徐中山王故府。中有寧安殿，供奉中山王像。一几一椅，灰高數寸，例不敢拭。——拭者有災。帳幙桌幃，俱以黃綾爲之。乾隆四十年，方伯某上任之日，卽往行香。心念中山爵雖貴，亦人臣也，帷幔黃色，似乎太僭，命以紅綾易之。是夕，火光照耀，急往視之，則一帳一帷，俱已焚盡。而几案絲毫無傷。細查，並無引火之物。於是悚然怖懼，仍以黃色綾易之。

●狀元不能拔貢

狀元黃軒，自言作秀才時，屢試高等。乙酉年，上江學使梁瑤峯愛其才，以拔貢許之。臨試之日，頭暈目眩，握筆一字不能下。梁不得已，以休寧縣生員吳鶴齡代之。及榜出後，病乃霍然。從此灰心於功名，自望得一縣左州判官，心足矣。後三年，竟連捷，以至廷試第一。而吳鶴齡遠館溧水，以傷寒病終，終於貢生。

●謹權量

方敏愨公署直隸按察使時，饒陽民婦侯蕭氏，拒姦被殺。有周秋者，跡可疑，而狡詐不肯吐實。懸案二載，公閱案牘，盡三鼓坐而假寐。夢一人持素紙，下寬上窄，缺左角，中有方孔，孔下有「謹權量」三字。寤後，細思周字下寬左缺，而「謹權量」三字，皆土字在下，移土之文於方孔之上，則成「周」字。且月令「謹權量」三字，乃秋政也，兇人爲周秋無疑矣。一訊而服，此事載公行狀中。

●拘忌

塞侍郎某，性多拘忌，每遇人談有「死喪」二字，必作噴嚏以辟散之。路逢殯柩，則急往親友家解下衣帽，撲散數次，以爲將晦氣撒在人家，與己無與矣。又薛生白常往李侍郎家看病，清晨往，待至日午始出。侍郎以面向內，以背向外，兩公子扶之而行，坐定診脈，口答病源，終不回顧。薛大駭，疑其面有惡疾，故不向客。問其家人，家人云：「主人貌甚豐滿，並無惡疾，所以然者，以某日喜神方在東，故不肯背之而出。又是日辰巳有衝，故必正午方出耳。」

●奇術

康熙間，成其範善風角。三藩之變，成爲中書。凡千里外用兵之事，日有所奏，皆奇驗。以此官至理藩院侍郎，常赴席東華門。張參領家已坐定矣，忽脫冠帶置几上，謂主人曰：「我腹痛，將如廁。」出門呼其輿夫，飛奔而歸。輿夫問故，搖手曰：「我與汝三人，皆此日劫數中人，我不敢不到，故留衣冠以厭之。」言未畢，東華門火藥局火發，延燒數十家。張參領家已爲灰燼。又有計小堂者，以妖言惑衆，充發黑龍江。至旅店中，飯桌仄小，解差三人不能同坐，小堂以手扯之頃刻，桌長三尺。差役曰：「汝以此得罪，尙不悛改，而作此狡獪乎？」小堂怒而起，拉其所乘

馬送入牆內，僅留一尾在外搖擺，差哀求乃拔其尾而出之，至配所與某將軍交善，一日忽來泣曰：「緣盡矣，不知何時再見！」揮手作別，將軍留之不可，但見小堂冉冉升空而去。將軍速到彼帳中訪之，則已死矣。

●狐仙自縊

金陵評事街張姓屋西書樓三間，相傳有縊死鬼，人不敢居，封鎖甚密。一日有少年書生，盛衣而來，求寓其家。張辭以家無空屋，書生慍曰：「汝不借我，我自來居。」日後冒犯，無悔。張聞其言，知爲狐仙，詭云：「西邊書樓三間可以奉借。」因此樓有鬼，私心欲狐仙居，爲之驅除，然口不言其故。書生喜，揖謝而去。次日聞樓中有笑語聲，連日不斷，張知狐仙已來，日具雞酒供之。未半月，樓上寂然無聲。張疑狐仙已去，將啓封鎖其門，上樓視之，有黃色狐自縊於梁上。

●高白雲

四川高白雲先生，名辰，辛未翰林。長於天文占驗之學，嘗就館於岳大將軍家。辛婁縣觀星象，知山東氛惡，已而有王倫之事。未遇時，請乩仙問終身。仙贈詩云：「少時志業蛟潛壑，老去功名鳳峙岡。」先生不解。後由詞部主事陞鳳陽府同知，未到任卒。其子扶櫬來江寧，厝於儀鳳門外，方悟乩仙第二句之應。

●梁觀察夢應

廣東梁兆榜觀察，其族某素奉佛，妻有娠，夢觀音大士謂曰：「汝生子可名兆榜。將來是三甲第八名進士。」驚醒，果生一男，夫婦甚喜。以兆榜名之，卽爲捐監，以待入場。及年長，頑蠢異常，不能識字，留監照無用，乃以與族

姪，使下場，即觀察也。果庚午辛未連捷。會試出侍郎雙公門，將殿試時，雙公欲爲送表聯於讀卷官。觀察辭曰：「門生先有夢兆，已定爲三甲第八名進士。殿試前列，似難以人謀也。」雙公笑而不信。殿試榜發，竟得二甲六十八名。雙公愈笑其誕，觀察亦疑夢之不足憑矣。是科進呈十卷，第一名爲某相國之子，上改拔杭州吳鴻爲狀元。嫌二甲八十名太多，命分二十卷置三甲。於是梁公仍爲三甲第八名進士。雙公嘆曰：「易稱聖公先天而天弗違，斯言信矣。」

●大髯人

壬辰二月間，余過江寧縣前，見道旁爬一男子，年四十餘，有鬚，身面縮小，背負一肉山，高過於頂，黃脹膨亨，不知何物。細視之，有小窠，而陰毛圍之，方知是腎囊也。囊高大兩倍於其身，而拖曳以行，竟不死，乞食於途。

●錢文敏公夢辛稼軒而生

錢文敏公維城，初名辛來，以其尊人夢辛稼軒而生公故也。改名後，乃字稼軒，以存夢識。乙丑科，前四月夢行天榜，狀元李某，已爲探花，榜眼不著姓名。後榜發，公爲狀元，而李某竟在二甲，以知縣用，亦不可解。

●鬼入人腹

焦孝廉妻金氏，門有算命瞽者過，召如試之。瞽者爲言往事甚驗，乃贈以錢米而去。是夜金氏腹中有人語曰：「我師父去矣，我借娘子腹中且住幾日。」金家疑是樟柳神，問是靈哥兒否？曰：「我非靈哥，我靈姐也。師父命我居汝腹中爲祟，嚇取財帛。」言畢，即捻其腸肺，痛不可忍。焦乃百計尋覓前瞽者，數日後，遇諸途，擁而至室，許

除患後，謝以百金。瞽者允諾，呼曰：「二姑速出！」如是者再，內應曰：「二姑不出矣。二姑前生姓張，爲某家妾，被其妻某凌虐死，某轉生爲金氏，我之所以投身師父，作樟柳神者，正爲報此仇故也。今既入其腹中，不取其命不出。」瞽者大驚曰：「既是宿孽，我不能救，遂逃去。」焦懸符拜斗，終於無益。每一醫生，腹中人曰：「此庸醫也，藥亦無益。且聽入喉！」或曰：「此良醫也，藥恐治我。」便扼其喉，藥吐而後已。又曰：「汝等軟求我，尚可，若用法律治我，我先嚙其心肺。」嗣後每聞招僧延道，金氏便如萬刀刺心，滾地哀號。且曰：「汝受我如此煎熬，而不自尋一死，何看性命太重耶？」焦故彭芸楣侍郎門生，彭聞之，欲入奏誅瞽者。焦不欲聲揚，求寢其事。金氏奄奄垂斃。此乾隆四十六年夏間事。

●牛僵尸

江寧銅井村人，畜一牝牛十餘年，生犢凡二十八口。主人頗得其利。牛老不能耕，宰牛者咸請買之。主人不忍，遣童喂養，俟其自斃，乃掩埋土中。是夜聞門外有擊撞聲，如是者連夜。初不意卽此牛。月餘，爲祟更甚，聞吼聲蹄響，於是一村之人，皆疑此牛作怪。掘驗之，牛尸不懷，兩目閃閃如生，四蹄爪皆有稻芒。似夜間破土而出者，主人大怒，取刀斷其四蹄，并剖其腹，以糞穢沃瀦之。嗣後寂然，再啓土視之，牛朽腐矣。

●袁州府署大樹

江西袁州府署後園有大樹，高十餘丈，每夜有兩紅燈懸其巔。或近視之，必有泥沙拋擲，春夏則蜈蚣蛇蠍下焉。人以故不敢狎褻。乾隆年間，有敏姓者，來爲太守。惡其爲妖，召匠數人，持刀斧伐樹。賓僚妻子無不諫者，太守不爲動，自坐胡床，督匠伐樹。樹上飛下白紙一張，上有字數行，墜太守懷中。太守視之，色變而起，趣揮匠散。至今

大樹猶存。不知紙上作何語，太守亦終不爲人言。

燧人鑽火樹

四川苗洞中，人跡不到處。古木萬株，有首尾，闊數十圍，高千丈者。邛州楊某爲採貢木，故親詣其地，相度羣樹，有極大楠木一株，枝葉結成龍鳳之形。將施斧鋸，忽風雷大作，冰雹齊下，匠人懼而停工。其夜，刺史夢一古衣冠人來，拱手語曰：「我燧人，皇帝鑽火樹也。當天地開闢後，三皇遞興，一萬餘年，天下只有水，並無火，五行不全。我憐君民生食，故捨身度世，教燧人皇帝鑽木出火，以作火烹。先從我根上起鑽，至今灼痕猶可驗也。有此大功，君其忍鋸我乎？」刺史曰：「神言甚是，但神有功，亦有過。」神問：「何也？」曰：「凡食生物者，腸胃無煙火氣，故疾病不生，且有長年之壽；自水火既濟之後，小則瘡痔，大則痰壅，皆火氣薰蒸而成。然後神農皇帝嘗百草，施醫藥以相救。可見燧人皇帝以前，民皆無病可治；自火食後，從此生民年壽短矣。且下官奉文採辦，不得大木，不能消差，奈何？」神曰：「君言亦有理，我與天地同生，讓我與天地同盡。我有曾孫樹三株，大蔽十牛，儘可合用消差，但兩株性恭順，祭之便可運斧；其一株性崛強，須我諭之，纔肯受伐。」次日如其言，設祭施鋸，果都平順。及連至川河，忽風浪大作，一木沉水中，萬夫曳之，卒不起。

鬼怕冷淡

揚州羅兩峯，自言能見鬼，每日落，則滿路皆鬼，富貴家尤多。大概比人短數尺，面目不甚可辨。但見黑氣數段，旁行斜立，呢呢絮絮，喜氣燄人旺處，則聚而居，如逐水草者然。揚子雲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言殊有理。鬼逢牆壁窗板，直穿而過，不覺有礙。與人兩不相關，亦全無所妨。一見面目，則是報冤作祟者矣。貧苦寥落之家，鬼

往來者甚少，以其氣衰地寒，鬼亦不能甘此冷淡故也。諺云：「窮得鬼不上門，信矣。」

● 鬼避人如人避煙

兩峯云：「鬼避人，如人之避烟；以其氣可厭而避之，並不知其爲人而避之也。然往往被急走之人，橫衝而過，則散爲數段。須圍湊一熱茶時，方能完全一鬼，其光景似頗喫力。」

● 賣蒜叟

南陽縣有楊二相公者，精於拳勇，能以兩肩負糧船而起。旗丁數百以篙刺之，篙所觸處，寸寸折裂，以此名重一時。率其徒行教常州，每至演武場，傳授槍棒，觀者如堵。忽一日有賣蒜叟，龍鍾偃偻，咳嗽不絕聲。旁睨而擲榆之，衆大駭，走告楊。楊大怒，招叟至前，以拳打牆磚，陷入尺許，傲之曰：「叟能如是乎？」叟曰：「君能打牆，不能打人。」楊愈怒，罵曰：「老奴能受我打乎？打死勿怨！」叟笑曰：「老人垂死之年，能以一死成君之名，死亦何怨？」乃廣約衆人，寫立誓券，令楊養息三日。老人自縛於樹，解衣露腹，楊故取勢於十步之外，奮拳擊之。老寂人然無聲，但見楊雙膝跪下，叩頭曰：「晚生知罪了！」拔其拳，已夾入老人腹中，堅不可出。哀求良久，老人鼓腹縱之，已跌出一石橋外矣。老人徐徐負蒜而歸，卒不肯告人姓氏。

● 借棺爲車

紹興張元公，在閩門開布行，聘夥計孫某者，陝人也。性誠謹而勤，所經算，無不利市三倍。以故賓主相得，三五年中，爲張致家資十萬。屢乞歸家，張堅留不許。孫怒曰：「假如我死，亦不放我歸乎？」張笑曰：「果死，必覓送君

歸三四千里，我不辭勞。」又一年，孫果病篤，張至床前問身後事，曰：「我家在陝西長安縣鐘樓之旁，有二子在，家如念我前情，可將我靈柩寄歸付之。」隨卽氣絕。張大哭，深悔從前苦留之虐。又自念十萬家資，皆出渠幫助之力，何可食言不送？乃具賻儀千金，親送棺至長安，叩其門開，長子出見，告以尊翁病故原委，爲之泣下。而其子夷然，但喚家人云：「爺柩旣歸，可安置廳旁。」旣無哀容，亦不易服。張駭絕，無言。少頃，次子出見，向張致謝數語，亦揚揚如平常。張以爲此二子殆非人類，豈以孫某如此好人而生禽獸之二子乎？正驚嘆間，聞其母在內呼曰：「行主遠來，得毋餓乎？我酒饌已備，惜無人陪，奈何！」兩子曰：「行主張先生，父執也，卑幼不敢陪侍。」其母曰：「然則非汝死，死不可。」命二子肆筵設席，而已持大斧出，劈棺罵曰：「業已到家，何必裝癡作態？」死者大笑，掀棺而出，向張拜謝曰：「君真古人也！死送歸家，不食言。」張問何作此狡獪，曰：「我不死，君肯放我歸乎？且車馬勞頓，不如臥棺中之安逸耳。」張曰：「君病旣愈，盍再同往蘇州。」曰：「君命中財止十萬，我雖再來，不能有增益。」留張宿三日而別，終不知孫爲何許人也。

孫伊仲

常州孫文介公元孫伊仲，赴江陰縣試，舟泊於野，天將夕矣，路見古衣冠者，問何去？曰：「應試。」其人咤曰：「功名富貴，可襲取乎？水源木本，可終絕乎？此之不知，應試何爲？」言畢不見。伊仲恍惚如夢，歸至舟中，欲不應試，同人勸行，不得已，仍至江陰，患瘡甚劇，莽熱時，見古衣冠者，又來曰：「爾無父，我無子，風雨霜露，哀哉傷心！」伊仲悚然，卽買舟南歸。以此言告本族，方知文介公本無子，嗣其宗人爲子，後其家子孫，皆嗣子所出，而嗣子之墓久不可考矣。趙恭毅公孫刑部郎中某，代訪得消息，墓爲沈氏所佔，乃爲助錢，議贖還之。此乾隆四十三年事。

姚端恪公遇劍仙

國初桐城姚端恪公爲司寇時，有山西某以謀殺案將定罪，某以十萬金賂公弟文燕求寬。文燕允之，而憚公方正，不敢向公言。希冀得寬，將私取之。一夕者公於燈下判案，忽梁上男子持匕首下，公問：「汝刺客耶？來何爲？」曰：「爲山西某來。」公曰：「某法不當寬，如欲寬某，則國法大壞。我無顏立於朝矣。不如死。」指其頸曰：「取。」客曰：「公不可，何爲公弟受金？」曰：「我不知。」曰：「某亦料公之不可也。」騰身而出，但聞屋瓦上如風掃葉之聲。時文燕方出京赴知州任，公急遣人告之。到德州，已喪首於車中矣。據家人云：「主人在店早飲畢，上車行數里，忽大呼好冷風。我輩急送綿衣往視，頭不見，但血淋漓而已。」端恪題刑部白雲亭云：「常覺胸中生意滿，須如世上苦人多。」

●吳髻

揚州吳髻行九，鹽賈子也。年二十，將往廣東，某藩司署中營娶。舟至滕王閣下，白晝見一女，與公差來舟中。云尋君三世，今日得見面矣。吳髻茫然不知所來，家人知爲冤鬼，日以苕帚打其見處，無益也。從此吳髻言語與吳髻迥異。由江西以及廣東，二鬼皆不去。入贅之日，女鬼忽入洞房，索其坐位，與新人爭上下。惟新人與吳髻聞其聲云：「我本漢陽孀婦，與吳狎昵，遂訂婚姻。以所蓄萬金與至蘇州買屋，開張布字號，訂明月日來漢陽迎娶。不意吳挾金去，五年竟無消息。我因自縊，到黃泉哭訴漢陽城隍，移查蘇州城隍。回批云：「此人已生湖南。」尋至湖南，訴城隍查明，又已生揚州。及至揚州，而吳又來廣東，追至江西，始得相逢。今日婚姻之事，我不能阻，但須回享榮華。」等語。新人大駭，白之藩臺，不得已，竟虛其位待之，始得安然。鬼差口索杯筯求食，乃另設席相待。閱一月，吳髻告歸，買舟回揚，鬼亦索輿甚迫，欲隨其輿以登舟。揚州士人早知此事，而不信。於吳髻抵揚之日，填街塞巷，以待其歸。見其四輿入城，前果二空輿，肩輿者亦覺其若有人坐。一時好事者，作再生緣傳奇，閱半月，吳髻妻

與女鬼約，修道場七日，焚冥鏹於瓊花觀中，勸之去。女鬼欣然諾之，其時鬼差已去。道場中設女魂牌於殿之西側，每日吳髻妻設席親祭。至第七日，大雨，遣家人往供，家人失足跌於路，即供以泥污之。鬼大嚷不止。吳髻責其家人，而髻妻又約以九日道場。圓滿之日，女鬼向髻妻稱謝，謂吳髻曰：「後十年，再來索汝命，我且暫去。」髻懼，捨身爲城隍役，至期，則白日睡去。至今揚州之人，皆知吳九鬚子爲活勾差。

● 麻林

長隨麻林，與李二交好。李以貧死，而林家資頗厚。一夕，夢李登其牀，責之曰：「我與汝平日兩弟兄，頗莫逆，今我死無子孫，汝不以一豚蹄見祭我墳，何忍心也。」林唯唯許諾。李起身出戶，而林猶覺胸腹上有物相壓者，疑李魂未散，急起視之，乃一小豬壓被上，尿矢淋漓。方知李魂附豬而來也。心大省悟，即縛小豬賣之，得二千文，爲備酒肉，親至其墳祭之。

● 鶴靜先生

厲樊榭未第時，與周穆門諸人，好請乩仙。一日有仙人降盤書曰：「我鶴靜先生也。平生好吟，故來結吟社之權。諸君小事問我，我有知必告；大事不必問我，雖知亦不敢告。」嗣後，凡杭城祈晴禱雨，止瘡斷痢等事，問之，必書日期，開藥方皆驗。其他休咎，則筆臥不動。每日祈請，但書「鶴靜先生」四字，向空焚之，仙輒下降。有所唱和，詩尤清麗。和雁字至六十首，如是一年。樊榭穆門請與相見，拒而不許。諸人再四懇求曰：「明日下午在孤山放鶴亭相候。」諸公臨期，放舟伺之。至日，晨無所見，疑其相誑，各欲起行。忽空中長嘯一聲，陰風四起，見偉丈夫鬚長數尺，紗帽紅袍，以長帛自挂於石牌樓上，一閃而逝，疑是前朝忠臣殉節者也。自此乩盤再請，亦不至矣。惜未

問其姓名。

●院門無故自開

孫叶飛先生，掌教雲南五華書院。正月十三夜，院門無故自開。樞限皆脫，以爲大奇。次日，城中轟傳家門戶，昨晚皆無故自開。不知是何妖異。伺之月餘，大小平安，了無他故。

●黃陵玄鶴

陝西黃帝陵，向有兩「玄鶴」。相傳爲上古之鳥，朔望飛鳴，居人可望不可即。乾隆初年，又有二小鶴，同飛，羽色亦黑。一日忽空中飛下大鷗，以翅相撲，小鶴幾爲所傷。老鶴知之，雙來啄鷗，格鬥良久。雲雷交至，鷗死崖石上，其大可覆數畝。土人取其翅當作屋瓦，蔭庇數百家。

●土地迎舉人

休寧吳衡，浙江商籍生員。乾隆乙酉鄉試，榜發前一日，其家老僕夜臥，忽醒，喜曰：「相公中矣！」問何以知之？曰：「老僕夜夢過土地祠，見土地神駕車將出自鎖其門，告我曰：『向例，省中有中式者，土地例當迎接。我現充此差，故將啓行。汝主人，即我所迎也。』」吳聞之心雖喜，終不信，已而榜發，果中第十六名。

●孫烈婦

歙縣紹村，張長壽妻孫氏，父某，工武藝。孫自幼從父學，年及笄，歸長壽。長壽家貧，娶婦彌月，即客浙西。有賊數

人窺婦年少，夜往撬其門，將行不良。婦左手執燭，右手持梃，與賊鬪。賊破創仆地而逃。又一年，長壽病死，婦從容執喪事。既葬，閉戶自縊，鄰人以婦強死，懼其爲祟，集僧作佛事超度之。夜將半，僧方誦經，見婦坐堂上，叱曰：「我死於正命，並非不當死而死者。何須汝輩禿奴來此多事？」僧皆驚散。後村有婦某，與人有私，將弑夫者，忽病狂呼曰：「孫烈婦在此責我，我不敢不敢。」嗣後，合村奉孫如神。

●小芙

黔北王氏婦，夢美女子認己爲男子，而與之合。曰：「我番出陳家婢小芙也，子前身爲僕，與我有約而事露。我憂鬱死，愛緣未盡，故來續歡。」婦醒，卽病顛，屏夫獨居。時自言笑，皆男子褻語，忘己之爲女身也。久之，小芙白晝現形，家人百計驅之，莫能遣散。鄰舍不戒於火，小芙呼告王氏，得免於難。王家德之，聽其安居。年餘，一夕謂緣已盡，且得轉生矣。抱婦大哭，稱：「與哥哥永訣。」婦顛病卽已，後竟無他。

●鬼寶塔

杭人有邱老者，販布營生。一日取賬回，投宿店家，店中人滿，前路荒涼，更無止所。與店主商量，主人云：「老客膽大否？某後牆外有骰子房數間，日久無人歇宿，恐藏邪祟，未敢相邀。」邱老曰：「吾計半生所行，不下數萬里，何懼鬼爲？」於是主人執燭，偕邱老穿屋內，行至後牆外，視之，空地一方，約可四五畝，貼牆矮屋數間，頗潔淨。邱老進內，見桌椅牀帳俱全，甚喜，主人辭出，邱老以天熱，坐戶外算賬。是夕淡月朦朧，恍惚間，似前面有人影閃過。邱疑賊至，注目視之，忽又一影閃過，須臾，連見十二影，往來無定，如蝴蝶穿花，不可捉摸。定睛熟視，皆美婦也。邱老曰：「人之所以畏鬼者，鬼有惡狀故也。今豔冶如斯，吾卽以美人視鬼可也。」遂端坐，看其作何景狀。未幾，二

鬼蹣其足下一鬼登其肩，九鬼接踵以登。而一鬼飄然據其頂，若戲場所謂搭寶塔者然。又未幾，各執大圈齊套頸上，頭髮俱披，各長尺餘。邱老笑曰：「美則過於美，惡則過於惡，情形反覆，極似目下人情世態。看汝輩到底作何歸結耳？」言畢，羣鬼大笑，各還原形而散。

● 棺蓋飛

錢塘李甲，素勇，夕赴友人宴，酒酣，坐客云：「離此間半里，有屋求售，價甚廉，聞藏厲鬼，故至今尙無售主。」李云：「惜我無錢，說也徒然。」客云：「君有膽，能在此中獨飲一宵，僕當買此室奉君。」衆客云：「我等作保，即以明晚爲訂。」次午，作隊進室，安放酒餚。李帶劍升堂，衆人闔戶反鎖，去借鄰家聚談候信。李環顧廳屋，其旁別開小門，轉身入，有狹徑，荒草蒙茸。後有環洞門，半開半掩，李心計云：「我不必進去，且在外俟其動靜。」乃燒燭飲酒。至三更，聞脚步聲，見一鬼高徑丈，臉白如灰，兩眼漆黑，披髮，自小門出，直奔筵前。李怒，挺劍起，其鬼轉身進街。李遂至環洞門內，頃刻，狂風陡作，空中棺蓋一方，似風車兒飛來，向李頭上盤旋。李取劍亂斫之，奈頭上愈重，身子漸縮，有泰山壓卵之危，不得已大叫。其友伴在隣家聞之，率衆入，見李將被棺蓋壓倒，乃併力搶出，背負而逃。後面棺蓋追來，李愈喊愈追，雞叫一聲，蓋忽不見。于是救醒李甲，連夜抬歸。次日共詢房主，方知後園矮室停棺時，時作祟，專飛蓋壓人死者甚衆。于是鳴于官，焚以烈火，其怪乃滅。李病月餘始愈。常告人曰：「人聲不如雞聲，豈鬼不怕人，反怕雞耶？」

● 油瓶烹鬼

錢塘周蚨羣，孝廉，性豪邁。某年暑甚，偕七八人暮夜泛湖，行至丁家山下，一友曰：「吾聞淨慈寺長橋左側多

鬼，曷往尋之，或得見其真面，可供一笑。」衆相慙，惠上岸，同行橋邊，見扳夜網者，挈魚而走。孝廉熟視，是其管墳人也。乃云：「此網借我一用，明早奉還。」管墳人允之。遂付僕從，肩馱此網而行，衆友詢故。孝廉云：「余將把南屏山下鬼，一網打盡。」各大笑。遂揀山僻小路步去。是夜，月明如晝，見前林中有一婦，紅衫白裙，舉頭看月。衆友云：「此時夜深，必無女郎在外，是鬼無疑。誰敢作先鋒者？」孝廉願往，大步前進，相去半箭許，冷風吹來，婦人回身，滿面血流，兩眼倒挂。孝廉戰慄，僵立不行。連聲呼：「網來網來！」衆人向前一網打去，不見形迹。網中僅得枯木尺許，攜歸，敲管墳者門，借利鋸，寸寸鋸開，有鮮血淋漓，乃買主人點燈油一瓶，攜上船尾，燃火烹油，將鋸斷枯木，送入瓶中，一樣飛起青煙，竟成焦炭。衆人達旦入城，告親友云：「昨夜油瓶烹鬼，大是奇事！」

●無門國

呂恆者，常州人，販洋貨爲業。乾隆四十年，爲海風所吹，舟中人盡沒。惟呂抱一木板，隨波掀騰，飄入一國。人民皆居樓，樓有三層者，五層者，祖居第三層，父居第二層，子居第一層。其最高者，則曾高祖居之。有出入之戶，無遮闌之門。國人甚富，無竊盜事。呂初到時，言語不通，以手指畫久之，亦漸領解。聞是中華人，頗知禮敬。其俗分一日爲兩日，雞鳴而起，貿易往來。至日午，則舉國安寢，日斜時，起照常行事。至戌時，又睡矣。問其年，稱十歲者，中國之五歲也；稱二十者，中國之十歲也。呂所居處，離國王尚有千里，無由得見。官員甚少，有儀從者，呼爲巴羅，亦不知是何職司。男女相悅爲婚，好醜老少，各以類從。無僂越勉強致嗟怨者。刑法尤奇，斷人足者，亦斷其足，傷人面者，亦傷其面，分寸部位絲毫不爽。姦人子女者，使人亦姦其子女。如犯人無子女，則削木作男子勢狀，極其髣髴。呂居其國十有三月，因南風之便，附船還中國。據老洋客云：「此島號無門國，從古來未有通中國者。」

●宋生

蘇州宋觀察宗元之族弟某幼孤，依叔，叔待之嚴。七歲時，赴塾師處讀書，偷往戲場看戲，被人告知其叔，懼不敢歸。逃于木瀆鄉，作乞丐。有李姓者，憐而收留之，俾在錢鋪傭工，頗勤慎，遂以婢鄭氏配之。如是者九年，宋生頗積資財，到城內燒香，遇其叔于途，勢不能瞞，遂以實告。叔知其有蓄，勸令還家，別爲擇配。生初意不肯，且告叔曰：「婢已生女矣。」叔怒曰：「我家大族，豈可以婢爲妻？」逼令離婚。李家聞之，情願認婢爲女，另備妝奩，賂嫁。叔不許，命寫離書寄鄭，而別爲娶于金氏。鄭得書大哭，抱其女自沉于河。越三年，金氏亦生一女，其叔坐轎過王府，基忽旋風括簾而起，家人視之，痰湧氣絕，頸有爪痕。是夜，金氏夢一女子披髮瀝血，訴曰：「我鄭氏婢也，汝夫不良，聽從惡叔之言，將我離異，我義不再嫁，投河死。今我先報惡叔，當卽來報汝夫也。」與汝無干，汝無怖，但汝所生之女，我不能饒，以女易女，亦是公道報法。」妻醒告宋生，生大駭，謀之友。友曰：「玄妙觀施道士能作符以驅鬼，婢其作法，牒之，酆都都可也。」乃以重幣賂施，施取女之生年月日，寫黃紙上加天師符，押解酆都。其家果平靜。三年後，生方坐書窗，白日見此婢來罵曰：「我先拏汝叔，遲拏汝者，爲惡意，非從汝起。且猶戀從前夫婦之情，故也。今汝反先下手，牒我酆都，何不良至此？今我牒限已滿，將冤訴與城隍神，神嘉我真烈，許我報仇。汝復何逃？」宋生從此癡迷，不省人事。家中器具無故自碎，門撐棍棒，空中亂飛，舉室大懼。延僧超度，終于無益。十日內，宋生死。十日外，其女死，金氏無恙。

●屍香二則

杭州孫秀姑，年十六，爲李氏養媳。李翁挈其子遠出，家只一姑，年老矣，隣匪嚴虎，窺秀姑有色，借乞火爲名，將語挑之，秀姑不從。乃遣所嬖某作餌，搔頭弄姿，爲蠱惑計。秀姑告其姑，姑罵斥之。嚴虎大怒，詈曰：「女奴不承抬舉，我不淫汝不止。」朝夕飛磚擗門，李家素貧，板壁單薄，絕少親友。嚴又無賴，鄰人無敢攔其鋒。于是婆媳相持。

而哭。一日者，秀姑晨起梳頭，嚴與其嬖登屋上，各解褲挺其陽，以示之。秀姑不勝忿，遂密縫内外衣，重重牢固，而服鹽瀘死。其姑哀號，欲告官，無爲具呈者。忽有異香從秀姑所臥處直起，達街巷，行路者皆愕眙相視。嚴虎知之，取死貓死狗諸穢物羅置李門外，以亂其氣，而其香愈盛。適有總捕廳某路過，聞其香怪之，查問隣居，得其寃。乃告知府縣，置嚴虎于法，而旌秀姑于朝。至今西湖上牌坊猶存。

荊州府范某鄉居，家甚富，而早卒。子六歲，倚其姊以居。姊年十九，知書解算，料理家務甚有法。族匪范同，欺其弟幼，屢來借貸。姊初應之，繼爲無厭之求，姊不能應。范同大怒，與其黨謀去其姊，爲吞噬計。乃俟城隍賽會時，沉其姊于河，又縛沉一錢店少年，以兩帶束其屍，報官相驗，云：「平素有姦，懼人知覺，故相約同死。」縣官信之，命棺殮掩埋而已。范氏家產盡爲族匪所佔。逾年，荊州太守周鍾宣到任，過范女墳，有異香從其墳起。問書役，中有知其寃者，爲白其事。乃掘男女兩墳，驗之，屍各如生，手足頸項皆有網縛傷痕。于是拘訊范同，就數日前已爲厲鬼祟死矣。太守具酒食香紙躬祭女墳，表一碣曰：「貞女范氏之墓。」寃白後兩屍俱腐化。

●儲梅夫府承是雲麾使者

儲梅夫府承，能養生，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乾隆庚辰正月，奉使祭告嶽瀆，宿搜敦郵亭。是夕，旅店燈花散采，倏忽變現，如如意，如芝蘭，如蓮花，噴烟高二三尺，有風霧回旋，急呼家僮觀之，共爲詫異，相戒勿動。是夕，夢見羣仙五六人招至一所，上書「赤雲崗」三字。呼儲爲雲麾使者，諸仙再坐松陰連句。有稱「海上神翁」者，首唱曰：「蓮炬今宵獻瑞芝。」次至「五松丈人」，續曰：「羣仙佳會飄吟髭。」又次至「東方青童」，曰：「春風欲換楊柳枝。」旁一女仙笑曰：「此雲麾使者過凌河句也。汝何故竊之？」相與一笑，忽燈花作爆竹聲，驚醒。

●唐配滄

武昌司馬唐配滄杭人也。素有孝行，卒于官。後五年，其長子在亭，遠館四川。長媳郭氏在杭病劇，忽作司馬公語云：「冥司念我居官清正，勅爲武昌府城隍，念爾等新作人家，我既無遺物與汝輩，新婦頗勤儉，特來救護。但須至獅子橋覓劉老娘來，託他禱解。」伊次子字開武者，往覓得，邀至家中，卽杭俗所稱活無常也。問此病汝能救否？答云：「我奉冥司勾捉，何敢私縱？今爾家太爺去，向閻羅王說情，或得生亦未可定。」因問你見太爺何在？答云：「此刻現在向竈神說話。」少頃曰：「太爺在門，想至冥府去了。」病者靜臥不言。逾時曰：「太爺來！」病者卽大聲曰：「汝已得生，無慮也。」是時視病者有親友在坐，郭氏作司馬語，各道款洽如生詞。其次子因跪請云：「父旣爲神，應預知休咎，兒輩將來究作何結局？」司馬厲聲曰：「做好人行好事，自有好日，何得預問？」又云：「我今日爲自家私事，勤勞廟中夫役，速焚紙錢，并給酒飯酬之。」語畢，病者仍復原音，病亦自愈。此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事，至今郭氏尙存。

裘文達公爲水神

裘文達公臨終，語家人曰：「我是燕子磯水神，今將復位。死後，汝等送靈柩還江西，必過此磯，有關帝廟，可往求籤，如係上上第三籤者，我仍爲水神，否則或有譴謫，不能復位矣。」言終，卒。家人聞之，疑信參半。蒼頭某信之，獨墜曰：「公爲王太夫人所生，太夫人本籍江寧，渡江時，曾求子于燕子磯水神廟，夜夢袍笏者來曰：『與汝兒并與汝一好兒。』果逾年生公。」公妻熊夫人挈柩歸，至燕子磯，如其言，卜于關帝廟，果得第三籤，遂舉家大哭，燒紙錢蔽江，立木主于廟旁。旁有尹文端公詩碣，予往蘇州，阻風于此，乃揖其主而題壁曰：「燕子磯邊泊黃公壩，下過摩挲舊碑碣，惆悵此山河，短髮皤皤雪，長江渺渺波，江神如識我，應送好風多。」次日果大順風。

莊生

葉祥榴孝廉云：「其友陳姓家，延西席莊生。八月間，日暮，諸生課畢，陳姓弟兄弈于書齋。莊旁視之，倦，起身歸家。莊家離陳姓里許，須過一橋，莊生上橋，失足落地，急起趨家，扣門不應。仍返陳氏齋，陳兄弟弈局未終，乃閒步庭院。見軒後小門內有園亭，巨蕉無數，心嘆：「主人有此雅室，不作書齋。再數步，見小亭中孕婦臨蓐，色頗美。心覺動，既而曰：「此東人內室，見此不退，非禮也。」趨出，仍至書齋中小坐，見主人棋爲乃弟暗攻，主人他顧，若不覺者。代爲通知，主人張皇似驚，仍復不採。莊復大聲呼曰：「不依我，全盤輸了。」且以手到局上指告。陳氏兄弟驚惶趨內，燈爲之熄。莊不得已，仍回家，至橋復又一跌，起赴家扣門，闔者納焉。莊以前次扣門不應之事，罪其家人。家人曰：「前未聞也。」莊次日赴館，見燈盞在地，棋局尚存，恍然若夢。少頃，主人出曰：「昨夜先生去後，鬼聲大作，甚至滅火，真怪事！」莊駭然，告以曾來教棋。東人曰：「吾弟兄並未見先生復至。」莊曰：「且有一證，我到尊府花園，見有臨蓐婦人。」陳笑曰：「我家並無花園，何有此婦？」莊曰：「在軒後。」莊卽拉陳同至軒後，有小土門內，僅菜園半畝，西角上有一豬園，育小豬六口，五生一斃，莊悚然大悟，蓋過橋一跌，其魂已出。後一跌，則魂仍附體，倘不戒于淫，則墮入畜生道矣。」

● 褐道人

清初，德侍郎某，與褐道人善，道人精相術。言公某年陞官，某年得紅頂，某年當遭雷殛。德公疑信參半。後陞官一如其言，乃大懼，懇道人避雷擊之法。道人故作難色，再四求之，始言：「只有一法，公于是日約朝中一二品官十餘位，環坐前廳大炕上，公坐當中，過午時則免。」德公如其言，至是日，天氣晴朗，將午，起黑雲，風雨畢，至雷聲轟轟，欲下復止。忽家人飛報老太太被雷攝至院中，德公大驚，與各官急趨往扶，則霹靂一聲，將炕擊碎，視其中有一大蝸，長二尺許，太夫人故無恙也。尋褐道人已不見矣。始知道人卽蝸精也，以術愚人，實以自衛，智亦巧矣。

非當更巧，則德公竟不知爲其所用也。

● 佟犄角

京師傳九者，出正陽門，過一巷，路狹人衆，挨肩而行。一人劈面來，急走如飛，勢甚猛，傳不及避，兩胸相撞，竟與己身合而爲一。頓覺身如水淋，噤寒不止。急投一緞店坐定，忽大言曰：「你攔我去路，可惡已極！」于是自批其頰，自捋其鬚。家人迎歸，徹夜吵鬧。或言有活無常，佟犄角者能治之。正將延請，而傳九已知之，罵曰：「我不怕銅犄角，鐵犄角也。」未幾，佟至，瞋目視曰：「汝何處鬼來，此害人速供來，不實供，又汝下油鍋。」傳瞪目不言，但切齒。昨昨有聲，其時男女觀者如堵，佟傾油一鍋，燒柴煎之，手持一銅叉，向傳臉上旋繞，作欲刺狀。傳果戰慄自供：「我李四也，鳳陽人，迫于飢寒，盜發人墳，被人捉著，一時倉卒，用鐵鍬拒捕，連傷兩人，坐法當斬。今日綁赴菜市，我極力掙逃脫來，不料爲此人攔住，心實忿忿，故與較論。」佟曰：「然則速去勿遲。」乃倚叉而坐，傳大哭曰：「小人在獄中，兩脚凍爛，不能行走，求賜草鞋一雙，且求祕密，不教官府得知再來捉拿。」傳家人卽燒草鞋與之，乃伏地叩頭，伸脚作穿狀，觀者皆笑。佟問何往，曰：「逃禍須遠，將奔雲南。」佟曰：「雲南萬里，豈旦夕可至？半路必爲差役所拏，不如跟我服役，可得一吃飯處也。」傳叩頭情願，佟出囊中黃紙小符焚之，傳仆地不動。良久蘇醒，問之茫然。是日刑部秋審，訪之，果有發墓之犯，已梟首矣。蓋惡鬼猶不自知其已死也。佟年五十餘，寡言愛睡，往往睡三四日不起。至其家者，重門以內，無寸芥纖埃云。其平日所服役者，皆鬼也。

● 淘氣

永州守恩公之奴，年少狡黠，取名淘氣，服事書房。見檐前流螢一點，光大如雞卵，心異之。時天暑，赤臥床上，覺

陰處蠕蠕有物動，摸視之，卽螢火也。笑曰：「么麼小蟲，亦愛此物耶？」引被覆身而睡。夜半，有人伸手被中捫其陰，且捋其稜角，按其馬眼，其時身欲轉折，竟不能動，似有人來交媾者。良久，精遺矣。次日身頗憊，然冥想其趣，欲其再至，不以告人。日暮浴身，裸以俟之。三更許，螢火先來，光愈大，照見一女甚美，冉冉而至，奴大喜，抱持之，遂與綢繆。叩其姓氏，曰：「妾姚姓，父某爲明季知府，曾居此衙。妾年十八，以所慕不遂，成瘵而死。生時酷愛梨花，斷氣時，屬老母卽葬此園梨樹下，愛卿年少，故來相就。」奴方知爲鬼，舉枕投之，大呼而出，徑叩宅門。宅中婦女疑爲火起，爭起開門，見其赤身，俱不敢前。主人自出，叱而問之，奴以實告。乃命服以硃砂，且爲着禱。次日掘梨樹下，果得一朱棺，剖而視之，女色如生，乃焚而葬之。奴自此恂恂，不復狡黠。夥伴笑曰：「人不可不遇鬼，淘氣遇鬼，不復淘氣矣。」

白蓮教

京山富人許翁，世居桑湖畔，娶新婦某，妝奩頗厚，見僮兒楊三者，羨之。年餘聞翁送其公入京，新婦有孕，相伴惟二婢，乃夜入其室，伏暗處伺之。至三更後，燈光下見有一人，深目虬鬚，負黃布囊，爬窗而入。楊念吾道中無此人，屏息窺之，其人袖出香一枝，燈上燒之，置二婢所，隨向婦寢處喃喃誦咒。婦忽躍起，向其人赤身長跪，其人開囊出一小刀，剖腹取胎，放小磁罐中，背負而出，婦尸仆于牀下。楊大驚，出戶尾之。至村口一旅店，抱持之，大呼曰：「主人速來，吾捉得一妖賊。」衆鄰齊至，視其布囊，小兒胎血猶涔涔也。衆大怒，持鐵鋤擊之，其人大笑，了無所傷。乃沃以糞，始不能動。及旦，送官刑訊，曰：「我白蓮教也。夥伴甚多。」方知漢湘一帶，胎婦身死者，皆受此害。獄成，凌遲其人，賞僮兒銀五十兩。

服桂子長生

呂琪從其兄官嶺南司馬署有古井夏夜納涼見井中有聲瑩瑩然升起數十紅丸大如彈棋疑有寶次早遣人絕下探焉得隔年桂子數十粒鮮赤可愛琪戲以井水服焉日七枚七日而盡頓覺精神強健如服參者然年九十餘。

●伊五

披甲人伊五者身矮面貌陋不悅於軍官貧不能自活獨走出城將自縊忽見有老人飄然而來問何故輕身伊以實告老人笑曰『子神氣不凡可以學道予有一書授子夠一生衣食矣』伊乃隨行數里過一大溪披蘆葦而入路甚曲折進一矮屋止息其中從老人受學七日而術成老人與屋皆不見伊自此小康其同輩羣思咀嚼之伊無難色同登酒樓五六人恣情大飲計費七千二百文衆方愁其難償忽見一黑臉漢登樓拱立曰『知伊五爺在此款客主人遣奉酒金』解腰纏出錢而去數之七千二百也衆大駭與同步市中見一人乘白馬急馳而過伊縱步追之叱曰『汝身上囊可急與我』其人惶恐下馬懷中出一皮袋形如半脹豬脬授伊竟走衆不測何物伊曰『此中所貯小兒魂也彼乘馬者乃過往遊神偷攫人魂無算倘不遇我又死一小兒矣』俄入一衙衛有向西人家門內笑聲嗷嗷伊取小囊向門隙張之出濃烟一縷射此家門中隨聞其家人云『兒魁矣』轉涕爲笑衆由是神之適某貴公有女爲邪所憑聞伊名厚禮招致女在室聞知伊來形色慘沮伊入室女匿屋隅提髮斗自衛伊周視上下出曰『此器物之妖也今夕爲公除之』漏三下伊囊中出一小劍鋒芒如雪被髮跣足仗之而入衆家人伺于院外尋聞室中叱咤聲擊撲聲與物騰挪聲詬冒喧鬧聲良久寂然但聞女叩頭哀懇不甚了了伊呼燈甚急衆率僕急秉燭入伊指地上一物相示曰『此卽爲祟者』視之一籐夾膝也聚薪焚之流血滿地。

●諸姪槐

嘉定諸廷槐家，有再醮僕婦李姓者，忽鬼扼其喉，口稱：「是汝前夫，我病時呼茶索藥，汝多不保，以至氣忿而亡。冥王以我陽壽未盡，受遭踢死，與枉死者一般，不肯收留。遊魂飄蕩，受盡饑寒。汝在此飽食煖衣，我心不服。故扼汝喉，使汝陪我忍飢。」廷槐知爲鬼所憑，上前手批其頰，鬼呼痛逃去。廷槐視其掌，黑如鍋煤。少頃，鬼又作鬧。廷槐再打，婦無懼色。手亦不黑矣。罵曰：「你家主人初次打我，出我不意，故被他打痛。我今已躲入汝背脊骨竅中，雖用掌心雷打我，亦不怕也。」於是衆家人代爲請曰：「汝妻不過婦道有虧，事汝不周，並非有心殺汝，無大仇可報。况汝所生子女，賴渠改嫁後夫，替他撫養，也算有良心。汝何不略放手鬆，俾其少進飲食？」鬼唯唯，婦覺咽喉一清，登時吃飯三碗。衆人知其可動，乃曰：「主人替你超度何如？」鬼又唯唯。遂設醮，延僧誦往生咒。鬼去而復至，曰：「和尙不付度牒，我乃不得托生也。」乃速焚之，鬼竟去而婦安矣。當作鬧時，最長主人之少子，曰：「此小相公，頭有紅光，將來必貴，我不願見之。」或問可是諸府祖宗功德修來乎？曰：「非也。是他家陰宅風水所蔭。」問何由知？曰：「我與鬼朋友數人，常在坟間喫人祭掃之餘，獨不敢上諸府坟，因隴上有熱氣一條，如火衝出故也。」

●王都司

山東王某，作濟寧都司，忽一日，夢南門外關帝廟周倉來曰：「汝肯修帝廟，可獲五千金。」王不信。次夜，又夢關平將軍來曰：「我家周倉最誠實，非誑人者，所許五千金，現在帝君香案脚下，汝須黑夜秉燭來，五千金可得。」王喜且驚，心疑香案下地有藏金，分應我得者，乃率其子持皮口袋往，以便裝載。及至廟中，天已黎明，見香案

下睡一黑毛狐，而兩目金光閃閃。王悟曰：「得毋關神命我驅除此妖耶？」卽與其子持繩索細縛之，裝放口袋中，負之歸家。口袋中作人語曰：「我狐仙也，昨日偶醉，嘔唾聖帝廟中，觸怒神明，故托夢于君，教來收拾我。我原有罪，但念我千年修煉，此罪尙小，君不如放我出袋，彼此有益。」王戲問何以見謝，曰：「以五千金爲壽。」王心計周倉關平兩將軍之言驗矣，卽釋放之。頃刻變成一白鬚翁，唐巾飄帶，言詞溫雅，藹然可親。王乃置酒設席，與談過去未來事，且問都司窮官如何能得五千金？狐曰：「濟寧富戶甚多，俱非行仁義者，我擇其尤不肖者，竟往他家拋磚打瓦，使他頭疼發熱，心驚胆戰，自後必然尋求符籙，延請道士，君往說我能驅邪，但書花押一個，向空焚之，我卽心照而去。又鬧別家如此一月，則君之五千金得矣。但君官爵止于都司，財量亦止五千金，過此以往，不必妄求。吾報君後，亦從此逝矣。」未幾濟寧城內外疫癘大作，雞犬不寧，但王都司一到，便卽安寧，遂得五千金，捨二百金修聖廟，祭奠周關兩將軍，乞病歸里，至今小康。

●杭大宗爲寄靈童子

萬近逢奉斗甚嚴，每秋七月，爲「孟蘭」之會，與施柳南刺史同設道場，施能見鬼，凡來受祭者，俱能指爲何人，且與言語。方立壇時，先書列死者姓名，向壇焚化。萬故杭大宗先生弟子，忘書先生名，施見是夕，諸公俱集，有人短白鬚，披夾紗袍，不冠而至，罵曰：「近逢我弟子，今日設會，獨不請我，何也？」施素不識杭，不覺目瞪。旁一人曰：「此杭大宗先生也。」施向前揖，問先生何來，曰：「我前生是法華會上點香者，名寄靈童子。因侍香時，見燒香女美，偶動一念，謫生人間。在人間心直口快，有善無惡，原可仍歸原位，惟以我好譏貶人，黨同伐異，又貪財爲觀音所薄，不許卽歸原位。」因自指其手與口曰：「此二物累我。」問：「先生在陰間樂乎？」曰：「我在此無甚苦樂，頗散蕩遊行自如。」問：「先生何不仍投人身？」杭以手作拍勢笑曰：「我七十七年人身，倏忽過去，回頭

想來，有何趣味？」曰：「先生何不仍求觀音收留？」曰：「我墜落亦因小過，容易超度，可告知近蓬，替我念穢迹金剛咒二萬遍，便可歸原位。」問：「陳星齋先生，何以不來？」曰：「我不及彼，彼已仍歸桂宮矣。」語畢上座大咲。笑曰：「施柳南，一日不出仕，我輩田允兄大有喫處。」田允兄者，俗言鬼字也。

●西江水怪

徐漢甫在江西，見有咒取魚鼈者，日至水濱，禹步持咒，波即沸騰，魚鼈陣至，任擇取以歸。其法不得多取，約日需若干，僅給其值而已。一日偶至大澤，方作法，忽水面涌一物，大如獼猴，金眼玉爪，露牙口外，勢欲相攫。其人急以棍蒙首走，物奔來，躍上肩，抓其額，人即仆地。流血暈絕，衆咸奔救。物見衆至，乍聲如鴉鳴，躍高丈許遁去。人不敢捕，傷者亦甦。其人云：「此水怪也，以魚鼈爲子孫，吾食其子孫，故來復仇耳。其爪銛利，遇物破腦，非蒙首而得衆力，則斃其爪下矣。」

●仲能

唐再適先生，觀察川西時，有火夫陳某，龕悍嗜飲。一夕方醉臥，覺有物據其腹，視之，乃一老翁，鬚髮皆白，貌亦奇古，朦朧間，不甚了了。陳以同伴戲，己不甚驚怖。時初秋，適覆單衾，因舉以裹之，且挾以臥。曉曳衾內，有一白老鼠，長三尺餘，已壓死矣。始詰據腹老人，卽此怪。按此卽玉策記所云仲能，善相卜者，能生得之，可以預知休咎。

●雀報恩

周之庠好放生，尤愛雀，居恆置黍穀于簷下飼之。中年喪明，飼雀如故。忽病氣絕，惟心頭溫，家人守之，四晝夜

避云：初出門，獨行曠野，日色昏暗，寂不逢人。心懼疾馳數十里，見城外寥寥無烟火，俄有老人策杖來視之，乃亡父也，跪而哀泣。父曰：『誰喚汝來？』答曰：『迷路至此。』父曰：『無傷。』導之人城，至一衙署前，又有老人綸巾道服，自內出，乃亡祖也。相見大驚，責其父曰：『爾亦糊塗，何導兒至此？』叱父退，手挽之庠行。有二隸卒貌醜惡，大呼曰：『既來此，安得便去？』與其祖相爭奪。忽雀億萬自西來，啄二隸。隸駭走，祖父翼之出，羣雀隨之，爭以翅覆之庠，約行數十里，祖以杖擊其背曰：『到家矣。』遂如夢覺，雙目復明，至今無恙。

全姑

蕩山茶肆全姑，生而潔白婀娜。年十九，其鄰陳生美少年，私與通，爲匪人所捉。陳故富家，以百金賄匪，縣役知之，私分其贓，相與摔扭到縣。縣令某自負理學名，將陳決杖四十，女哀號涕泣，伏陳生臂上願代。令以爲無恥，愈怒，將女亦決杖四十。兩隸拉女下，私相憐，以爲此女通體嬌柔，如無骨者。又受陳生金，故杖輕撲地而已。令怒未息，剪其髮，脫其弓鞋，置案上傳觀之，以爲合邑戒，且貯庫焉。將女發官賣，案結矣。陳思女不已，賄他人買之，而已仍娶之。未一月，縣役紛來索賄，道路喧嚷，令訪聞，大怒，重擒二人至案。女知不免，私以敗絮草紙置褲中，護其臂，令望見曰：『是下身纍纍者何物耶？』乃下堂扯去褲中物，親自監臨，裸而杖之。陳生抵攔，掌嘴數百後，乃再決。滿杖歸家，月餘死，女賣爲某公子妾。有劉孝廉者，俠士也，直入署責令曰：『我昨到縣，聞公呼大杖，以爲治強盜積賊，故至階下觀之，不料一美女，剝紫綾褲受杖，兩臀隆然如一團白雪，日炙之猶慮其消，而君以滿杖加之，一板下便成爛桃子色，所犯風流小過，何必如是？』令曰：『全姑美，不加杖，人道我好色。陳某富，不加杖，人道我得錢。』劉曰：『爲父母官，以他人皮肉博自己聲名，可乎？行常有報矣。』奮衣出，與令絕交。未十年，令遷守松江，坐公館，方午餐，其僕見一少年從窗外入，以手拍其背三，遂呼背痛不食。已而背腫尺許，中有界溝，如兩臀然，召醫

視之，醫曰：「不救。」而成爛桃子色矣。令開心惡之，未十日卒。

●奇男

清初有二圖巴魯，一溺地，地陷一尺，能自抓其髮起；披身在空中，高尺許，兩足離地，移時不下。一在關外，被敵劫營，黑暗中，已爲敵斷其首矣；刀過處，急以右手捺住頭，左手揮刀，猶殺數十人而後死。

●紅毛國人吐妓

紅毛國多妖，嫖客置酒召妓，剝其下衣，環聚而吐口沫于其陰，不與交媾也。吐畢，放賞，號「衆兜錢。」

●西賈認父

錢塘銓部主事吳，名一騏者，初舉孝廉，入都會試，僦居旅次。有西賈王某來云：「其父臨終，言往生浙地某處，爲吳氏子。」其終年，卽銓部生年也。又云：「昨晚，其母又復示夢云：汝父已至都中，現寓某處，汝何不往以故？到此訪問，乞一觀顏色。」銓部因事屬怪異，不肯出見。王賈痛哭遙拜而去。王賈甚富，並無所希冀而來者，以故人笑吳公之迂。吳作吏部主事，數年死，死年二十八。

●徐步蟾宮

揚州吳竹屏臬使，丁卯秋闈，在金陵扶乩，問中否。乩批「徐步蟾宮」四字。吳大喜，以爲館選之徵。及榜發，不中，是年解元，乃徐步蟾也。

●歪嘴先生

湖州潘淑，聘妻未娶，以療疾亡。臨終，請岳翁李某來，要其未嫁之女守志，翁許之。潘卒後，翁忘前言，女竟改適。將婚之夕，鬼附女身作祟，有教讀張先生者聞之，意不能平，竟上女樓，引古禮折之，以爲女雖已嫁，而未廟見，尙歸葬于女氏之黨。况未嫁之女，有何守志之謂？鬼不能答，但走至張前，張口呵之一條冷氣，如冰，臭不可耐，從此女病愈，而張嘴歪矣。李德之延請在家，合村呼歪嘴先生。

●鬼衣有補褂痕

常州蔣某，在甘肅作縣丞。乾隆四十五年，甘肅回回作亂，蔣爲所害。三年，音耗拒矣。其姪某開參店于東城，忽一日午後，蔣竟直入，布裹其頭，所穿衣有頂補褂舊痕。告其姪曰：「我于某月日爲亂兵所害，屍在無有城下，汝可遣人至其處，棺殮載歸。」指其僕曰：「此小兒亦是劫數中人，我現在陰間僱用之，每年給工食銀三兩。」其姪大驚，唯唯聽命。鬼命小僮取火喫烟，旋即不見。姪即遣人載其棺歸，啓視之，頭骨斫作數塊，身著紅青緞褂，隱隱有補褂一方痕迹。

●孫方伯

孫涵中先生，爲部郎時，居京師之櫻桃斜街。房宇甚潔，忽有臭氣一道，從窗外達于中庭，嗅而跡之，乃從後苑井中出。夜三鼓，衆人睡盡，有連呼其老僕姓名者，聽之隱隱然亦出自井中。孫公怒而填之，怪亦竟絕。

●賣冬瓜人

杭州草橋門外，有賣冬瓜人某，能在頭頂上出元神。每閉目坐床上，而出神在外酬應。一日，出神買蠶數片，託鄰人帶歸交其妻。妻接之笑曰：「汝又作狡猾耶？」即將蠶撻其頭。少頃賣瓜者神歸，以頂爲蠶所污，徬徨牀側，神不能入，大哭而去，尸亦漸僵。

●柳如是爲厲

蘇州昭文縣署，爲前明錢尙書故宅。東廂三間，因柳如是縊死此處，歷任封閉不開。乾隆庚子，直隸王公某蒞任，家口多，內屋少，開此房居妾某氏，二婢作伴；又居一妾于西廂，老嫗作伴；未三鼓，聞西房老嫗喊救命聲。王公奔往，妾已不在床上。尋至床後，其人眼傷額碎，赤身流血，敷臑而立。云：「我不吹燈，方就枕，使一陣陰風吹開帳幔，徧體作噤；有梳高髻披大紅襖者，揭帳招我，隨挽我髮，強我起，我大懼，急逃至帳外，眼目爲衣架觸傷。老嫗聞我喊聲，隨即奔至，鬼纔放我，走窗去。」合署大駭，慮東廂之妾，新娶胆小，亦不往告。次日，至午，東廂竟不開門，啓入，則一姬二婢，俱用一條長帶，相連縊死矣。于是王公仍命封鎖此房，後無他異。或謂柳氏爲尙書殉節，死于正命，不應爲厲。按金史蒲察琦傳，琦爲御史，將死，崔立之難，到家別母，母方晝寢，忽驚而醒，琦問阿母何爲，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醒。」琦跪曰：「梁上人，乃鬼也，兒欲殉節，意在懸梁，故彼鬼在上相候，母所見者，即是也。」旋即縊死，可見忠義之鬼，用引路替代，亦所不免。

●捧頭司馬

如臯高公巖，爲陝西高陵令。其友某往探之，去城十里許，日已暮，暮恐不能達，見道旁廢寺，正室封扃，西偏屋二楹，內有小門，通正室門，亦封扃。某以屋尙整潔，遂借宿焉。沽酒少飲，解衣就寢。其僕出，與守寺道人同宿東邊。

之耳房。時常既望，月明如晝。某久不成寐，忽聞正室履聲囊囊，小門嗒然頓開，見有補掛朝珠而無頭者，就窗下坐，作玩月狀。某方驚，其人轉身向內，若有見于某者，旋即走還正屋中。某急起，開門遁，而門外鎖已爲其僕倒扣去。某大呼，瘖不能聲。其僕弗應，某無措，遂奪窗出。窗外有牆繚之，又不克越，近窗高樹一株，乃援之而上，俯視窗下，則其人已捧頭而出，仍就前坐，以頭置膝。徐伸兩指，拭其眉目，還以手捧之，安置頂上，雙眸炯炯，寒光射人。是時某已魂飛，不復省人事矣。次晨，僕入不見主人，遍尋之，得於樹上。急撥其腕，交抱樹柯，堅不可解。久之始甦，猶謂鬼之來攫己也。問之，道人云：「二十年前，寧夏用兵，有楚人爲同知者，解糧誤期，爲大帥所戮。柩行至此，資斧告絕，遂寄寺中。今或思歸，見形于客乎？」某白高，高因捐俸爲費，柩資，並寓書于楚，令其子領歸。

驅蠶

蠶音候，魚名，形似蠶，文冠青黑色，十二足，長五六尺，似蟹，雌常負雄。

吳興卞山有白蠶洞，每春夏間即見，狀如匹練，起空中，游漾無定，所過之下，蠶繭一空，故養蠶時尤忌之。性獨畏鑼鼓聲。明太常卿韓紹曾，命有司挾毒矢逐之，有驅蠶文載郡志。近年來作患尤甚。乾隆癸卯四月，有范姓者，具控于城隍。是夜，夢有老人來曰：「汝所控已准，某夜當命玄衣真人逐蠶魚。但蠶魚司露有功，被害者亦有數，彼以貪故，當示之罰。爾等備硫磺烟草，在某山洞口相候可也。」范至期，集數十人，夜二鼓，月色微明，空中風作，見前山有大蝙蝠丈許，飛至洞前，瞬息諸小蝠羣集者，不下數十。每一蝙蝠至，必有燈一點，如引導狀。苑悟曰：「是得非所謂玄衣真人乎？」即引火縱繞煙草。俄而洞中聲起，如潮湧風發，有匹練飛出，蝙蝠圍環，若布陣然。彼此搏擊良久，鄉民亦羣打鑼鼓放爆竹助之。約一時許，匹練飄散如絮，有青氣一道，向東北而去。蝙蝠亦散，次早往視林莽間，綿絮千餘斤，或青或白，觸手腥穢不可近。自是蠶患竟息。

海中毛人張口生風

雍正間，有海船飄至臺灣之彰化界，船止二十餘人，貨貨頗多，因家焉。踰年，有同夥之子廣東人投詞於官，據云：「某等泛海開船，後遇颶風，迷失海道，順流而東，行數晝夜，舟得泊岸，回視水如山立，舟不可行，因遂登岸。地上破船壞板白骨，不可勝計，自分必死矣。不逾年，舟中人漸次病死，某等亦糧盡，餘葢數斛，植之，竟得生，豈賴以充腹。一日者，有毛人長數丈，自東方徐步來，指海水而笑，某等向彼號呼叩首，長人以手指海，若揮之速去者。某等始不觀，既而有悟，急駕帆試之。長人張口吹氣，蓬蓬然東風大作，晝夜不息。因望見鹿仔港口，遂收泊焉。」彰化縣官案驗得實，移咨廣省，以所有資物，按二百餘家均分之。遂定案焉。後有土人云：「此名海關，乃東海之極下處，船無回理。惟一百二十年，方有東風，屈曲可上。此二十餘人，恰好值之，亦奇矣。第不知毛而長者，又爲何神也。」

卞山地陷

乾隆乙巳，湖州大旱，西門外下塘，地陷數丈。民居屋脊，與地相平。屋中人破瓦而出，什物一無損壞。河中忽互地土墮，生出白光一道，望龍溪而去，怪風隨之。溪中漁舟數十，俱爲白光所迷。俄頃風定，舟俱聚一處，而白光亦不見矣。時有方老人者，年九十餘，自云少年見漁舟捕得白鱸一條，重五六斤，不敢匿，獻之烏程令某，令適前一夕夢見一白衣女子來告云：「某若上水神也，爲陳皇后守宮門，明日有厄，求救。」次日見鱸而悟，仍命放入河中，今土中白光，得毋卽此物歟。考西門外，與迎禧門相連，南朝陳武帝之后，爲其父母營葬於卞山，起民夫開地道而出，葬後，仍行封閉。然則地之陷，亦有由矣。

鬼逐鬼

桐城左秀才某，與其妻張氏，伉儷甚篤。張病卒，左不忍相離，終日伴棺而寢。七月十五日，其家作盂蘭之會，家人俱在外禮佛設醮，秀才獨伴妻棺看書。忽陰風一陣，有縊死鬼披髮流血，拖繩而至，直犯秀才。秀才慌急，拍棺呼曰：「妹妹救我！」其妻竟勃然掀棺而起，罵曰：「惡鬼敢無禮，犯我郎君耶？」揮臂打鬼，鬼踉蹌逃出。妻謂秀才曰：「汝癡矣！夫婦鍾情，一至於此耶？緣汝福薄，故惡鬼取于相犯。盍同我歸去，投人身，再作偕老計耶？」秀才唯唯，妻仍入棺臥矣。秀才呼家人視之，棺釘數重皆斷，妻之裙猶夾半幅於棺縫中也。不踰年，秀才亦卒。

● 柳樹精

杭州周起昆，作龍泉縣學教諭，每夜明倫堂上鼓無故自鳴。遣人伺之，見一人長丈餘，以手擊鼓。門斗俞龍素有胆，暗張弓射之。長人狂奔而去，次夜寂然。後兩月，學門外起大風，拔巨柳一株，周命鋸之爲薪。中有箭橫貫樹腹，方知擊鼓者此怪也。龍泉素無科目，是年中一陳姓者。

● 摺疊仙

潘市關有陳一元者，棄家學道。購一精舍，獨坐其間。內加鎖鑰，初辟粥飯，繼辟果蔬。乃飲石湖之水，命其子每月餉水一壺。次月往視，則壺仍置門外，而水已乾，乃再實其壺以進焉。孫敬齋秀才聞而慕之，書一紙條貼壺蓋上，問可見否，并請許見日期。心惴惴恐不許也。次日往探，壺上批紙尾云：「二月初七日，可來相見。」孫大喜，臨期與其子偕往。見一元年僅四十許，而其子則已老矣。孫問修道從何下手，曰：「汝且靜坐片時，自數其心所思想處。」孫坐良久，一元問：「汝可起幾許念頭？」曰：「起過七十二念。」一元笑曰：「心無所寄，求靜反動，理之常也。汝一個時辰，起七十二念，不可謂多。根氣可以學道。」遂教以飲水之法，曰：「人生本自虛空而來，因食

物過多，致身體堅重，腹中穢蟲叢起，易生痰滯。學道者先清其口，再清其腸，餓死諸蟲，以蕩滌之。先天第一真氣，爲水，天地開闢時，未有五行，先有水，故飲水爲修仙要訣。但城市水渾，有累靈府，必取山中至澆之水，徐徐而吞，使喉中喀喀有響，然後甘味繼出，一勺水可度一晝夜。如是一百二十年，身漸輕清，并水可辟，便服氣御風而行矣。孫問一元何師曰：『余三十年前，往太山燒香，遇一少年，貌甚靈俊，能預知陰晴，因與一路偕行，少年背負一錦匣，每至下店，必向匣絮語片時，然後安寢。心大驚疑，鑿壁窺之。見少年放匣几上，整冠再拜。一老人從匣中笑坐而起，雙眸炯炯，白鬚飄然。兩人相與密語，聽不可解。但聞有竊道者，有竊道者八字而已。夜三更，少年請曰：『先生可安寢乎？』老人領之，遂將老人摺疊如紙絹人一般，裝入匣中矣。次日，少年知余窺見，故告我來歷，許我爲弟子，而傳以道者。』孫抱一元試之，連所坐椅僅三十斤。孫以兩女未嫁，故乞假而歸，假滿再往。余見之於震澤張明府署中，具道如此，時戊申二月初十日也。

●仙人頂門無髮

癸巳秋，張明府在毗陵，遇楊道人者，童顏鶴髮，惟頂門方寸，一毛不生。怪而問之，笑曰：『汝不見街道上兩邊生草，而當中所踐踏之地不生草乎？』初不解其所謂，既而思之，知僻門地方，故是元神出入處，故不生髮也。道人夜坐僧寺門外，僧招之內宿，決意不可。次早視之，見太陽東升，道人坐牆上，吸日光。其頂門上有一小兒，圓滿清秀，亦向日光舞蹈而吞吸之。

●香虹

吳江姜某，一子一女，其子娶新婦劉氏。劉姓柔婉，不能操作。有婢香虹者，素詭譎，因與其女日夜媒孽其短，劉

恨不能伸。來時嫁資頗豐，爲其姑逼索且盡。未期年，染病牀褥，姑謂其瘳也不許其子與見。劉抑鬱死，忽一日其女登牀，自批其頰，歷數其平生之惡。且云：「姑使我不與郎見，亦是姻緣數盡。然爾婢用心，何太毒耶？」如是數日，爲設醮，亦不應。姜與其妻婉求之，乃曰：「翁待吾厚，姑亦老悖。此是香虹之過，我不饒他。」香虹在側，忽瞪目大呼，兩手架空而行，若有人提之者，墜下，則已斃矣。其女依然無恙。此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事。

閻王升殿先吞鐵丸

杭州閔玉蒼先生，一生清正。任刑部郎中時，每夜署理陰間閻王之職。至二更時，有儀從驕馬相迎。其殿有五先生所蒞第五殿也。每升殿，判官先進鐵彈一丸，狀如雀卵，重兩許，教吞之腹中，然後理事。曰：「此上帝所鑄，盧閻羅王陽官署事有所瞻徇，故命吞鐵丸以鎮其心。此數千年老例也。」先生照例吞丸，審案畢，便吐出之。三滌三視，交與判官受管。所辦事，晨起輒忘，卽記得者，亦不肯向人說。但勸人勿食牛肉，多誦大悲咒而已。到任三月，忽一日晨起，召諸親友而告曰：「吾今而知小善之不足爲也。昨晚吾表弟李某死，生魂解到，判官將其生平作官惡跡，請寄地獄。審定擬罪，再詳解東嶽。余心惻然，將獄牌安放几上，再三目李。李自訴平生不食牛肉，作官時，禁私宰，尤嚴。似可以此功德抵銷他罪。余未作聲，判官駁云：「此之謂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也。子不食牛肉，何以獨食人肉？」李云：「某並未食人肉。」判官曰：「民脂民膏，卽人肉也。汝作貪官，食千萬人之膏血，而不食一牛之肉，細想小善可抵得大罪否？」李不能答。余知李素誦大悲咒，爲陰司所最重，因手書大悲咒三字，在掌上以示之。李竟茫然不能誦一字。余爲代誦數句，滿堂判官胥吏，一齊跪聽。西方赫然似有紅雲飛至者，然而鐵丸已湧起於胸中，左衝右撞，腸痛欲裂矣。余不得已，急取獄牌加硃放李獄中，腸內鐵丸始定。方理別竅而歸。親友因問到底牛肉可食乎？先生曰：「在可食不可食之間。」人問故，曰：「此事與敬惜字紙相同，聖所未

戒，然不過推重農重文之心，充類至義之盡，故禁食之者慈也。然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此語久被老子說破。試想春蠶作絲，衣被天子，以至於庶人，其功比牛更大，其性命比牛更多，而何以烹之養之，抽其腹腸而炙食之，竟無一人爲之鳴冤立禁者何耶？蓋天地之性，人爲貴，貴人賤畜，理所當然，故食牛肉者達也。」

●萬佛崖

康熙五十年，肅州合黎山頂，忽有人呼曰：「開不開，開不開。」如是數日，無人敢答。一日，有牧童過，聞之，戲應聲曰：「開！」頃刻，轟然風雷怒號，山石大開。中現一崖，有天生菩薩像數千，鬚眉宛然。至今人呼爲萬佛崖。章淮樹觀察過其地，親見之。

●大力河

孫某作打箱爐千總，其所轄地，陰雨兩月，忽一日雨止，仰天見日光。孫喜，出舍視之。頃刻煙沙蔽天，風聲怒號，孫立不牢，撲地亂滾，似有人提其辮髮而顛擲之者。腿臉俱傷，孫心知是地動，忍而待之。食頃動止，起視人民，與自家房屋，全已傾圮。有一弟逃出未死，彼此惶急。孫老於居邊者，謂弟曰：「地動必有回潮，不止一次。我與汝須死在一處！」乃各以繩縛其身，兩相擁抱。言未畢，而怪風又起，兩人臥地，顛播如初。幸沙不眯眼，見地裂數丈，有冒出黑風者，有冒出火光如帶紫綠二色者，有湧黑水臭而腥者，有見出人頭大如車輪，目睜斜視四方者，有裂而仍合者，有永遠成坑者，兄弟二人竟得無恙。乃埋葬全家，掘成貨物，各自謀生。先三月前，有瘋僧持緣簿一冊，上寫募化人口一萬。孫惡其妖言，將擒之送縣，僧已立一楊柳小枝上，曰：「你勿送我到縣，送我塞大力河水口可也。」言畢不見，是年地動日，四川大力河水沖決，溺死萬餘人。

●白骨精

處州地多山，麗水縣在仙都峯之南，土人耕種，多有開墾到半山者。山中多怪，人皆早作早休，不敢夜出。時值秋深，有田主李某，到鄉刈稻，獨住莊房。土人恐其膽怯，不敢以實告，但戒昏夜勿出。一夕月色甚佳，主人散步前山，忽見一白物，蹩蹩而來，稜嶒有聲，狀甚怪。因急回寓，其物已追蹤而至。幸莊房有門半截，柵欄可推而進，怪不能越。主人進柵，膽壯，月色甚明，從柵縫細看，乃是一觸髅，咬撞柵門，腥臭不可當。少頃雞鳴，見其物倒地，祇白骨一堆。天明亦復不見。問之土人曰：「幸足下遇白骨精，故得無恙；若遇白髮老婦，假開店面，必請足下喫烟，凡喫其烟者，從無生理。月白風清之夜，常出作祟，惟用苕帚可以擊倒之，亦終不知何怪。」

●鼃殼亭

乾隆二十年，川東道白公，以千金買一妾，挂帆回任，寵愛異常。舟過鎮江，月夜泊舟，妾推窗取水，爲巨鼃所吞。主人悲恨，誓必得鼃而後已。傳諭各漁船，協力搜拏，有能得巨鼃者，賞百金。船戶爭以豬肚、羊肝、套五鬚鉤爲餌，上繫空酒罈，浮於水面，晝夜不寐。兩日後，果釣得大鼃，數十人拽之不能起，乃以船纜繫巨石磨盤，用四水牛拖之，躍然上岸。頭如車輪，羣以利斧斫之，滾地成坑，喳喳有聲，良久乃死。破其腹，妾腕間金鐲尚在。于是碎其身，焚以火，臭聞數里。一殼大數丈，墜過於鐵，苦無所用，乃構一亭，以鼃殼作頂，亮如明瓦窗。至今在鎮江朝陽門外大路旁。

●怕怪講理

蘇州富翁黃老人者，年過八十，獨處一樓。忽見女子倚門而望，老人壯年曾有愛女，卒于此樓，疑是女魂，置之不問。次晚又見，則多一男子矣。至第三日，一男一女跨身梁間，兩目下注。老人故作不見，俯首看書。其男子乃下，直立老人旁，老人笑問曰：『足下是鬼耶！此來甚差，我年已八十餘，死乃旦夕事，不久與君爲同類，何必先蒙過訪？若是仙耶，何不請坐一談。』怪不答，但長嘯，四面樓窗齊開，陰風襲衣。老人喚家人上樓，怪亦不見。後數月，二媳一孫皆死，僅存一小婢。老人恐此女身後無依，乃贈與西席華君爲妾，生三子。現在浙江臨海縣華公署中，此事華秋槎明府爲余言。

● 婁真人錯捉妖

松江御史張忠震，甲辰進士。書房臥炕中，每夜鼠鬪作鬧不止；主人厭其煩，燒爆竹逐之不去。打以火槍，亦若不知。張疑炕中有物，毀之毫無所見。書室後爲使女臥房，夜見方巾黑袍者來與求權，女不允，旋即昏迷，不省人事。主人知之，以張真人玉印符，放入被套覆其胸，是夕鬼不至。次日又來作鬧，剝女下衣，污穢其符。張公怒，延婁真人設壇作法三日，後擒一物如狸，封入甕中，合家皆以爲可安。是夜，其怪大笑而來曰：『我兄弟們不知進退，竟被道士哄去，可恨，諒不敢來拏我。』淫縱愈甚。主人再謀之，婁婁曰：『我法只可行一次，第二次便不靈。』張無奈，每晚將此女送入城隍廟中，怪乃去。一回家，則又至矣。越半年，主人深夜與客弈棋，天大雪，偶推窗嗽口，見窗外一物如驢臉，黑眼黃，蹲伏階下。張吐水正澆其背，急跳出窗外逐之，怪忽不見。次早，女告主人曰：『昨夜怪來，自言被主人看見，天機已露，請從今日去矣。』自此怪果絕。

● 陳姓婦啖石子

天台縣西鄉，賽會迎神，神袍微皺。有婦人陳姓者，爲扶熨之。晚歸，見金甲神自稱將軍，擁衆至，儀威甚盛。云：「汝替我整衣，有情于我，今娶汝爲妻。」帶點心與啖，皆河子石也。婦人啖時，甚覺軟美。小者從大便出，大者仍從口內吐出，則堅硬如常石子矣。父兄俟其來時，使有勇者，與格鬪良久。婦人曰：「傷其錘柄矣。」次日至野廟中，有五通神所執金錘，有傷，乃毀其廟，神亦寂然。

●天台縣缸

天台縣署中，到任官空三堂而不居，讓與一缸居之。相傳爲前朝故物，缸有神靈，能知人禍福。凡縣尹到任，必行三跪九叩禮祭之，否則作祟。官當陞遷，則缸先憑空而起，若有繫之者，當降革。則缸先下陷，漸入土中。平時缸離地寸許，從不著土，余心疑焉。壬寅春，遊天台山，地主鍾公醴泉邀飲署內，酒後言曰：「署中二古物，盍往一觀？」書室西有老桂參天，旁懸一匾，乃明天啓四年邑宰陳命衆題額，轉過三堂，則缸所居，其大如鼓，一黃沙粗缸耳，中有小穴，吏云：「此神口也，牲血涿涿，皆歷年來所享雞豕。」余以扇擊之，聲鏗然，以竹片試其底，毫不能入，並非離地者。鍾公駭然，余笑曰：「我擊之，我試之，缸當禍我不禍君也。」已而寂然，此事載天台縣志中。

●木姑娘墳

京師寶和班，演劇甚有名。一日者，有人騎馬來相訂，云：「海岱門外木府要唱戲，登時須去。」是日班中無事，遂隨行至城外，天色已晚，過數里，荒野之處，果見前面大房屋，賓客甚多，燈火熒熒，然帶綠色。內有婢傳呼云：「姑娘吩咐，只要唱生旦戲，不許大花面上堂，用大鑼大鼓，擾亂取厭。」管班者如其言，自二更唱起，至漏盡不許休息，又無酒飯犒勞。簾內婦女，堂上賓客，語嘶嘶不可辨。于是班中人人驚疑，大花面願姓者，不耐煩，竟自塗臉，扮

關公借荊州一齣，單刀直上，鑼鼓大作。頃刻，堂上燈燭滅盡，賓客全無。取火照之，是一荒塚，乃急捲箱而歸。明早詢土人曰：「某府木姑娘墳也。」

●雷誅王三

常州王三，積惡訟棍也。太守董怡會到任，首名訪拏，王三躲避。其弟名仔者，武進生員，正在娶親。新人入門，而差役拘王三不得，遂拘其弟往管押班房。王三知家屬已去，則官事稍鬆，乃夜入弟室，冒充新郎，與弟婦成親。次日差役帶其弟上堂，太守見是柔弱書生，愍其無辜，且知其正值新婚，作速遣還，寬限一月，訪拏王三。其弟入室，慰勞其妻。妻方知此是新郎，昨所共寢者非也。羞忿縊死，其岳家要來吵鬧，而報于發揚，且明知非新郎之罪，乃曰：「我家所賸贈衣飾，須盡入棺中，我纔罷休。」新郎舅姑哀痛不已，一一從命。王三聞之，又動慾念，伺其攢殯之所，往發掘之。開棺，婦色如生，乃剝其下衣，又與淫污。汚畢，取其珠翠首飾，藏囊滿懷。將奔上路，忽空中霹靂一聲，王三震死，其婦活矣。次早，管墳人送信于其弟家，迎歸完娶。太守聞之，命斫王三骨而揚其灰。

●鐵匣壁虎

雲南昆明池旁，農民掘地得鐵匣，匣上符篆不可識。旁有楷書云：「至正元年，楊真人封。」農民不知何物，椎碎其匣，中有壁虎寸許，蠕蠕然似死非死。童子以水沃之，頃刻寸許者，漸伸漸長，鱗甲怒生，騰空而去。暴雨烈風，天地昏黑，見一角黑蛟，與兩黃龍空中攫鬪，冰雹齊下。所損田禾民屋無算。

●圖公爲神

乾隆己丑，兩淮鹽院圖公思阿到任，清操卓然。每日用三百文，遇商人和平坦易，慈愛諄諄。人以為百餘年來無此好鹽政也。年七十三歿。前三日，遍召幕客戚友曰：「吾將歸去，君等助我摒擋廳務，以便交代後人。」衆咸疑之，以為譎語。公笑曰：「吾豈欺人者哉？」臨期，自草遺本畢，沐浴冠帶，趺坐而逝。三七之期，羣商往哭。其妾某夫人遣人問曰：「諸位老爺，可知道天下有思州府否？」曰：「有此州在廣西省，未知夫人何故問之？」曰：「妾昨夜夢老爺託夢云：『我將往思州府作城隍，上帝所命。』」于是衆商譁然，知圖公果為神，又不知何緣宦此遠方也！

● 隨園瑣記

余姨母王氏，得疾將死，忽轉身向裏臥，笑吃吃不止。其女問之，曰：「我聞袁家甥將補廩，故喜。」時余猶附生也。姨卒之次年，竟以歲試第三補廩。先君子亡時，侍者朱氏亦病，呼曰：「我去我去！太爺在屋瓦上喚我。」時先君雖卒，而朱氏病危，家人慮其哀傷，並未告知。俄而亦死。方信古人升屋復魂之說，非無因也。閩人朱明，死矣復蘇，張目伸手索紙錢，曰：「我有應酬之用，為燒之，自始瞑。」甲戌秋，余病危，見白面小童，戴纓帽，跪床下，持一單幅，上書「家政條條，人口寥寥」八字。余念此鬼戲我也，我亦戲之。是午飲胡椒湯，胸次稍寬，乃口續之云：「可憐小鬼，只怕胡椒。」僮一笑去矣。當熱重時，覺床中有六七人縱橫雜臥，或我不欲呻吟，而彼教之；或我欲靜臥，而彼搖之；熱減則人漸少，熱減盡，仍然一我而已。方信三魂六魄之說，亦屬有之。至于夢兆，有不可解者。——余祖旦釜公，好道術，夢至一山頂，有八人飲酒，如俗所畫八仙狀貌。余祖至，羣仙不起。余祖戲曰：「八個仙人十五隻脚。」李跛大怒，持杖將擊。羣仙呼曰：「速謝罪！」拉余祖跪謝，而杖已至腰。曰：「與汝三年。」驚醒，後腰上凸起如雞卵，羣醫罔效。潰裂三年竟卒。余戲謂：「跛奴與我家，不共戴天，每見跛像，必痛詈之。」亦復不能作祟。姊

夫王貢南，祈夢于少保墳，夢一僧狀猶惡，持棍追擊。貢南狂奔，見前面羣僧數十，圍坐草上。貢南求救，衆僧拉貢南入草中，而四圍膜手向外。追僧至，索貢南不得，喝曰：「無情種子，留他作甚！大衆閃開，領吾一棍！」貢南驚醒，至今無驗。余幼時，夢束數百萬筆爲大椽，身坐其上，浮于江，亦至今無驗。又立春日，夢關帝綠袍長鬚，立空中，以左手擒我，右手持雷，從臍擊入，如烈火鑽灼，痛醒腹猶熱也。或以爲關帝戊午生，余亦戊午得科之故，終屬強解。壬子鄉試，將赴科考，是日五更，夢遇門斗李念先，于路搖手曰：「勿去勿去！相公科考不取，遺才不取，須大收方取耳。」是時科考遺才最寬，余自問必不至此，後一如其言。因念補廩錄科事甚少，而機先動，及後登進士，入詞林，改縣令，杳無預兆，何也。

●廣西鬼師

廣西，信奉鬼師，有陳賴二姓，能捉生替死，病家多延之。至則先取杯水，覆以紙，倒懸病者牀上。翌日來視，其水週時不滴者，云可救。或取雄雞一隻，貫白刃七八寸入雞喉，提向病人身，運氣誦咒，咒畢，雞口不滴血者，亦云可救。拔刀擲地，雞飛如故。若滴下點水及雞血者，辭去勿救。其可救者，設一壇，挂神鬼像數十幅，鬼師作婦人妝，步罡持咒，鑼鼓齊作。至夜，染油紙作燈，至野外呼魂，其聲幽渺。隣人有熟睡者，魂即應聲來。鬼師遞火與之，接去後，鬼師向病家稱賀，則病者愈，而來接火之人死矣。解之之術，但夜聞鑼鼓聲，以兩脚踏土上，便無所妨。陳賴二家，以此致富，其堂宇層層陰黑，供鬼神像甚多。余孀母患病，呼賴鬼師視之，賴持劍捕鬼，房中有物如大蝙蝠，投入床下。賴用掌心雷擊之火，倒出，燒賴鬚，賴大怒，令煎一鍋桐油，書符燒之，以手攪鍋中油，聞床下鬼啾啾求饒，久之而絕。孀病果愈。一日者，陳鬼師爲某家呼魂，見藍衣女冉冉來，逼視之，即其所生女來接火。陳大驚，擲火於地，以掌擊其背，急歸視女，女方睡，驚覺云：「夢中間爺呼故來。」所衣藍布衫上，手掌油迹宛然。桂林魏太守女病危，

夫人延陳鬼師視之，陳索百金爲謝。太守素方嚴，拘而杖之，將置之獄。鬼師笑曰：「杖我毋後悔。」方杖鬼師，女忽于牀上呼曰：「陳鬼師命二鬼杖我，拉我入獄。」夫人大恐，力勸放之，許以重謝。陳曰：「業爲祟鬼所驚，吾力不能。」女竟死。

●馬家墳

伊都拉，年二十一，入直羽林，假日獵蘆溝橋之西，見羣雀飛入林際，因馳馬縱鷹攫之。雀驚散，少年將往收鷹，見深林內有人臂鷹而立，以右手刷其羽毛，諦視之，自手至足，皆枯骨也。駭而奔告諸僕從，彈以鳥槍，枯骨人不見。伊收鷹行里許，望見高樓大廈，以爲貴人莊院，各下馬，見老婦人冉冉而來，戴大髻，衣杏黃袍，錦韉素襪，婢數人向伊呼曰：「汝非某家郎乎？余爲汝中表姑，旣至此，何不過我？」伊趨前問起居，曰：「某以當差內府，不識大人居址，請往候安。」老婦先行，招諸僕從，曰：「汝輩俱來少息。」入第，堂宇深邃，老婦趺坐榻上，與語近事，甚悉。呼其女出見，曰：「汝妹也，年十八矣。」伊見其貌美，心爲之動。老婦曰：「郎君等遠獵，得毋渴乎？」食以瓜，大倍于常，并賜諸從者，皆叩頭謝出。侍者引至左房，與女子坐語良久，俄而一華服丈夫，冠珊瑚頂，孔雀翎，昂然自外入。少年起，執手問訊，坐定，丈夫曰：「頃于樹林內，得鷹絕佳，甚愛之，忽有何人放火槍，幾爲所中，鷹逸去，可惜。」伊聞之，始悟爲鬼，默不敢語。因詭請如廁，出門上馬而馳。僕從六、七人，各色若死灰，行數十里，回望之，松楸宿草而已。詢之士人曰：「此馬家墳也，昔有馬將軍者，以陣亡，暨其夫人并一女，同葬于此。」

●天廚星

曹能始先生，飲饌極精，廚人董桃媚，尤善烹調。曹宴客，非董侍，則滿座爲之不懽。曹同年某，督學蜀中，乏作饌

者。乞董偕行，曹許之，遣董董不往。曹怒逐之，董跪出言曰：「桃媚天廚星也，因公本仙官，故來奉侍。督學凡人，豈能享天廚之福乎？爾來公祿將盡，某亦行矣。」言畢，升空向西去。良久影逝，不踰年，曹竟不祿。

●夢中聯句

曹少時過太平書坊，得椒山集，歸夜閱之，倦掩卷臥，聞叩門聲，啓視，則同學遲友山也。攜手登臺，仰見明月，友山賦詩云：「冉冉乘風一望迷。」曹云：「中天烟雨夕陽低，來時衣服多成雪。」遲云：「去後皮毛盡屬泥。但見白雲侵夜冷。」曹云：「何曾黃鳥隔花啼。」遲云：「行行不是人間象。」曹云：「手挽蛟龍作杖藜。」吟罷，友山別去，學士歸語其妻，妻不答，轉呼僕，僕亦不應。復坐北窗，取椒山集，掀數頁，回顧己身，臥竹床上，大驚，始知夢也。驚醒起，視椒山集，宛然掀數頁，而次日友山訃至。

●碧眼見鬼

河南巡撫胡公寶琮，眼碧色，自幼能見鬼物。九歲猶不言，尙記前生事，能言後不復記矣。自言人間街衢堂屋，在在有鬼，惟朝廷午門內無之。菜市口行人處，鬼尤叢集，遇人氣盛，避之而行；衰弱則摩肩而過；或有擲揄者，其人必病。午前猶不甚出，午後道路紛紛，然其舉止，率皆卑瑣齷齪，無昂偉正大者。公一生不肯入廟，神佛見之，往往起立。嘗述所經歷者，尊莫尊于東嶽大帝，鹵簿繁盛，奇莫奇于金將軍，遍體金色，毛孔閃閃，生萬道金光。醜莫醜于狹面神，身長三尺，面長四尺，闊至五六寸，令人對之欲嘔。他如如來仙子，關公將侯，皆未之見也。幼時過土地祠旁，塑牛頭鬼，公踐其角，鬼隨歸家，以角抵公臥床，震撼不已。隨患瘡，牛壓其胸，太夫人祭之方去。問：「胡公官貴，而神佛見之尙起立，何牛頭賤鬼，乃敢擲揄之耶？」余答之曰：「惟是神是佛，正直聰明，故知其爲貴人正。」

人而敬之，牛則無知也，何敬之有？」

公撫河南時，朔日行香，未至廟，忽低頭持扇遮面；司道迎接打恭，岸然不答。公素謙，一旦改常，司道大疑。越一日，乘間問公曰：「某日行香，如有意拒絕我等者，得毋有所開罪乎？」公曰：「非也，前有天蓬神兩位，被河神鎖繫，求我說情。我若允許，則彼原有罪；如不允，則天蓬神纏攪不清，故佯爲不見而過之耳。」

●龍母

常熟李氏婦，孕十四月，產一肉團，盤曲九折，瑩若水晶。懼棄之河，化爲小龍，擊空而去。逾年，李婦卒，方殮，雷雨晦，龍來哀號，聲若牛吼，里人奇之，爲立廟于山，名龍母廟。乾隆壬午夏，大旱，牲玉既罄，卒無靈。桂林中丞以爲大戚，其門下士薛一瓢曰：「何不登堂拜母乎？」中丞遣官以牲牢禱龍母廟，翌日雨降。

●清涼老人

五台山僧，號清涼老人，以禪理受知鄂相國。雍正四年，老人卒，西藏產一兒，八歲不言。一日剃髮，呼曰：「我清涼老人也。速爲我通知鄂相國。」乃召小兒入，所應對，皆老人前世事，無舛，指侍者僕御，能呼其名，相識如舊。鄂公故欲試之，賜以老人念珠，小兒手握珠叩頭曰：「不敢，此僧奴前世所獻相國物也。」鄂公異之，命往五台山坐方丈。將至河間，書一紙與河間人袁某，道別緒甚款。袁故老人所善，大驚，卽騎老人所贈黑馬來迎。小兒中道望見，下車直前抱袁腰曰：「別八年矣，猶相識否？」又摩馬鬣笑曰：「汝亦無恙乎？」馬爲悲嘶不止。是時道旁觀者萬人，皆呼生佛羅拜。小兒漸長大，纖妍如美女，過琉璃廠，見畫店鬻男女交媾狀者，大喜，諦玩不已。歸過柏鄉，召妓與狎。到五台山，遍召山下淫嫗，與少年貌美陰巨者，終日淫媾，親臨觀之，猶以爲不足，更取香火錢，往蘇

州聘伶人歌舞，被人劾奏，疏章未上，老人已知，嘆曰：「無曲躬樹而生色界天，誤矣！」卽端坐趺跏而逝。年二十四。吾友李竹溪，與其前世有舊，往訪之，見老人方作女子妝，紅肚袂，裸下體，使一男子淫己，而已又淫一女，其旁魚貫連環而淫者無數。李大怒，罵曰：「活佛當如是乎？」老人夷然應聲作偈曰：「男懽女愛，無遮無礙，一點生機，成此世界，俗士無知，大驚小怪。」

●徐崖客

湖州徐崖客者，孽子也，其父惑繼母言，欲置之死，崖客逃，雲遊四方。凡名山大川，深巖絕澗，必攀援而上。以爲本當死之人，無所畏，登雁蕩山，不得上，晚無投宿處。旁有一僧目之曰：「子好遊乎？」崖客曰：「然。」僧曰：「吾少時亦有此癖，遇異人授一皮囊，夜寢其中，風雨虎豹蛇虺，俱不能害。又與纏足布一疋，長五丈，或過高山，投以布，便攀援而上，卽或傾跌，但手不釋布，緊握之，墜亦無傷。以此遊遍海內，今老矣，倦鳥知還，請以二物贈公。」徐拜別而去。嗣後登高臨深，頗得如意。入滇南，出青蛉河外千餘里，迷道，砂礫渺茫，投囊野宿。月下聞有人渡于皮囊上者，聲如潮湧，偷目之，則大毛人，方目鉤鼻，兩牙出頤外數尺，長倍數人。又聞沙上獸蹄雜沓，如萬羣麋兔，被逐狂奔者，俄而大風自西南起，腥不可耐，乃蟒蛇從空中過，驅羣獸而行，長數十尺，頭若車輪，徐惕息，噤聲而伏。天明出囊，見蛇過處，兩旁草木皆焦，已獨無恙。飢無乞食處，望前村有若烟起者，奔往，見二毛人並坐，旁置鑊，芋甚香。徐疑卽月下遺洩者，跪而再拜。毛人不知哀乞，救飢亦不知。然色態甚和，睨徐而笑。徐乃以手指口，又指其腹。毛人笑愈甚，啞啞有聲，響震林谷。若解意者，則賜以芋，徐得果腹，留半歸視諸人，乃白石也。徐遊遍四方，仍歸湖州，嘗告人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凡荒莽幽絕之所，人不到者，鬼神怪物亦不到，有鬼神怪物處，便有人矣。」

●虎銜文昌頭

陝西興安州民某，六月娶妻，天大暑路遠，新婦以紅巾裹首，不勝悶熱，暴死車中。其父母悲甚，買棺殮之，不便仍昇至家，乃厝之城外古廟後。棺不甚堅厚，會大雨，涼氣浸入棺中，女復活，呻嚀有聲，廟中僧徒二人聞而視之，啓其棺，嫣然美婦也，扶起以湯藥灌甦，抱女入寺，其徒思獨占此女，囑師買酒飲，半醉持斧斫殺之。即以女棺盛其師屍置廟後，而負女逃居別村文昌祠，蓄髮爲伙居道士，踰年有虎跳入祠中，將所塑文昌帝君頭銜去，而遺下乳虎三隻，村隣喧傳，爭來看虎。女之父母亦至，突見其女，以爲鬼也，抱哭良久，女不能隱，具陳始末，且告以占妻殺僧事。其父母控官，訊鞫得實，掘驗僧屍，置其徒于法，女交父母領歸。此事嚴侍讀冬友從陝西歸，親爲予言。

●採戰之報

京師人楊某，習採戰之術，能以鉛條入陰竅，而呼吸進退之，號曰「運劍」。一鼓氣則鉛條觸壁，鏗然有聲。或吸燒酒至半斤，妓女受其毒淫者衆矣。忽自悔非長生之道，乃廣求丹竈良師，相傳阜城門外白雲觀，元時爲邱真人所建，每年正月十九日，必有真仙下降，燒香者畢集。楊往伺焉，見一美尼偕衆燒香，衣褶能逆風而行，風吹不動，意必仙也。向前跪求，尼曰：「汝非楊某學道者乎？」曰：「然。」曰：「我道須擇人而傳，不能傳汝俗子。」楊愈驚，再拜不已。尼引至無人之所，與丹粒二丸，曰：「二月望日，候我于某所，此二丹與汝，可先吞一丸，臨期再吞一丸，便可傳道。」楊如其言，歸吞一粒，覺毛孔中作熱，不復知寒，而淫慾之念，百倍平時。愈益求偶，坊妓避之無敢與交者。至期吞丹而往，尼果先在一靜室，弛其下衣，曰：「盜道無私，有翅不飛，汝亦知古人語乎？求傳道者先與我交。」楊大喜，且自恃採取之術，聳身而上，委頓于地。尼喝曰：「傳道傳道，惡報惡報！」大笑而去。五更蘇醒，

乃身臥破屋內，聞門外有賣漿者，匍匐告以故，昇至家中，三日死矣。

●木皂隸

京師寶泉局，有土地祠，旁塑木皂隸四人。爐頭銅匠，咸往祀焉。每衆夜匠宿局中，年少者夢中輒被人鷄姦，如甕寐然。心惡之，而手足若有所縛，不能動，亦不能叫呼。旦起，摸穀道中，皆有青泥。如是月餘，羣相擲揄，終不知何怪。後祀土地見一隸，貌如夜間來淫人者，乃訴之官，取鐵釘鈇其足，嗣後怪絕。

●王清本

湖北巡撫陳公，葬其父文肅公于祖塋，卜有日矣。其弟繩祖，夢有持帖來拜者，上書「王清本」三字。入門則十三人也。坐無一語，俄而十二人辭去，獨留一人，告公曰：「此十二人皆河神也。」公驚醒，次日到墳，伐其樹之礙路者，樹文有「王清本」三字。數之，十二枝也。大駭，遂命停斧。其木今尙存于家。此事嚴侍讀爲余言，并云：「柳閱五色線說部，果載河神名王清本。」

●女化男

未陽薛姓女，名雪妹，許字黃姓子，嫁有日矣。忽病危，昏瞶中，有白鬚老人拊其身，至下體，女羞澀支拒，白鬚翁迫以物納之而去。女大啼，父母驚視之，已轉爲男身矣。病亦霍然。郡令張錫組署未陽篆，陶梅軒方伯以會審來，喚驗之，果然。面貌聲音，猶作女態，但腎囊微隙，宛然陰溝也。薛本二子，得此爲三，改雪妹名爲雪袿。

●井泉童子

蘇州繆孝廉渙，余年家子也。其兒喜官，年十二，性頑劣，與羣兒戲，澆于井中，是夜得疾，呼爲井泉童子所控。府城隍批責二十板，旦起視之，兩臂青矣。疾小痊，越三日復劇，又呼曰：「井泉童子嫌城隍神徇同鄉情，而罪大罰小，故反控于司路神。」神云：「此兒汚人食井，罪與蟲毒同科，應取其命。」是夕遂卒。問城隍何人曰：「周公範，庚戌翰林，蘇州人，爲河南某郡太守，正直慈祥，每杖人，不忍看，必以扇掩其面。」

●射天箭

蘇州陶變典之弟某，年十六，好仰空發矢，號曰「天箭」。忽一日射畢，投弓大叫曰：「我太湖水神，朝天過此，被汝射傷我臂，罪當萬死。」舉家跪求，卒不能救。病一日而死。變典謂余曰：「弟誠頑劣，然以鬼神之靈，而不能避兒童之箭，亦不可解。」

●神秤

張玉奇，武進縣戶房書吏也。解錢糧至蘇州，過橫林地方，白日仆地。越一日蘇，自言被金甲人擒去，至大院落。呼曰：「大師父，惡人來矣。」上坐青面獠牙者云：「既是惡人，著即拘禁。」金甲人跪請曰：「玉奇有朝廷公事在身，未便羈留，且放還陽，候其事畢，再行審訊未遲。」青面者許之，張遂活。解糧至蘇，掣批歸，仍過橫林。宿旅店中，夢金甲人又來，將玉奇引見大師父。即青面者。大師父判曰：「取玉奇生平功過簿來，稱其輕重，再行治罪。」左右取一秤至，金星照耀，其權以紫金石爲之，凡善事用紅標籤，惡事用黑標籤，分投秤盤中。頃刻間，紅轉黑重矣。張戰慄不已，俄而有人取紅簽文書一卷投之，則秤盤中諸黑盡爲所壓，紅簽重不可量。青面者曰：「有此大功德，可放還陽，增壽一紀。」玉奇驚醒，以此語人，人問可認得是何文書，曰：「我所承辦，豈有有不認此常州判

藩司名某者抄家案也。劉被抄時，所籍田產，佃戶陳欠甚多，縣令某欲按數比追。玉奇陽承奉其言，而夜中故意不戒于火，盡焚之，以此被杖，其事遂已。想歷秤者是此事也。玉奇至今尙存。

莊明府

莊明府折未官時，館廣西橫州刺史署中。晝臥書室，夢青衣人持帖云：「城隍神奉請。」莊隨行至一衙署，城隍神降階迎，敘寒溫畢，道爲某案事，君作中證，故屈來質對，無干礙。莊也唯唯，卽告以當年作中原委。城隍笑領之，呼僮置酒，神南向，莊西向，曰：「敝署有幕友四人，可許作陪否？」莊首肯，左右卽請四先生來，皆非素相識者。彼此相揖，不交一言。四先生依城隍而坐，離莊甚遠。階下紅燈四盞，光熒熒然。宴畢，莊知爲陰府，因問：「終身之事，可預知否？」城隍神亦無難色，命左右取四簿至上，帖紅簽，有橫死夭壽四柱名目。莊本身註在老壽簿上，有妻某子某妾云云。莊某時尙無子無妾也。莊辭別，城隍神命青衣者依原路送還，出衙見街上搭台演戲，觀者如堵。莊問何班，青衣者曰：「郭三班也。」中有白鬚老人馮某，是莊舊隣，死久矣。一見便來握手，且託云：「我葬某地，棺爲地風所吹，現在傾仄，君歸告我兒孫改葬爲安。」莊自粵歸，如其言告知馮家，啓墳視之，棺果斜朽，十餘年來莊之遭際，歷歷如夢。惟所云爲某中證事，不肯向人言。

淨香童子

桂林相國陳文恭公幼時扶乩，仙判牒云：「人原多道氣，吏本是仙才。」後文恭歷任封疆，位至宰相，似乩仙語未滿其量。公卒後數年，蘇州薛生白之子婦病，醫治不效，乃扶乩求方。乩判云：「薛中立可憐，有承氣湯而不知用，尙得爲名醫之子乎？」服之果愈。問乩仙何人，曰：「我葉天士也。」蓋天士與生白在生時，各以醫爭名，而中

立者，生白之子，故諱之。從此蘇人求方者畢集。凡所判藥，應手而痊。一夕告別，大書云：「我爲大公祖淨香童子所召，不得不往。」衆駭然問：「淨香童子，何以有公祖之稱？」曰：「陳文恭公已復淨香童子之位矣。」陳故蘇州巡撫也。

●棺尸求祭

常州御史吳龍見文端公之曾孫也。其弟某，館于李氏，廳宇甚寬。旁有古棺，纒帷塵滿。吳亦習見，不以爲怪。一夕月明時，棺中窸然有聲，則前和開矣。中伸一首，出紗帽白髻，手指其腹，自稱飢渴求祭。吳許之，白髻者向棺中取淡黃色袍服，相昇曰：「此明朝萬曆皇帝所賜也，今以爲謝。」吳不敢受，夜漸闌，棺合縫如故。吳次日告主人，爲建齋醮。據云：「此棺乃李氏高祖名傑，前明侍郎，以子孫甚多，惑于風水，故未葬耳。」

●沈椒園爲東嶽部司

嘉興盛百二，丙子孝廉，受業于沈椒園先生。沈沒數年，盛夢遊一處，見椒園乘八轎，儀從甚盛。盛趨前拱揖，沈搖手止之，隨入一衙門。盛往投帖求見，閹者傳諭：「此東嶽府也。主人在此作部曹，未便進見。盛知公爲神，乃踉蹌出。見柳陰下，有人徬徨獨立，諦視之，椒園表弟查某也。問何以在此，曰：「椒園表兄招我入幕，我故來。及到此，又不相見，未知何故？我有大女明姑，冬月將出嫁，我要過此期，纔能來，而此意無由自達，奈何？」盛曰：「若如此，我當再扣先生之門。如得見，則并達尊意如何？」查曰：「幸甚。」盛仍詣轅門，向閹者述所以來，求見之故。閹者傳入，頃之，闢者出曰：「主人公事忙，萬不能見，可代致意。查相公速來速來，不能待至冬月，卽查大姑娘亦隨後來，不待婚嫁也。」盛以此語覆查，相與歎歔而醒。是時春二月也，急往視查，彼此述夢皆合，查憮然不樂。其時

查甚健無恙，至八月間，查以瘡亡；九月間，查女亦以瘡亡。椒園余社友，同舉鴻詞科。

●陝西茶客

陝西茶客某，販茶江南，歸宿闕鄉旅店。其東廂先有居者，山東二布客也。彼此晚膳畢，閉門睡矣。客夢有怪物，披赤髮短鬚，凹面撞門入，手持鐵索，取東廂二布客鎖之。隨鎖茶客，三人共索如魚貫然。縛門外柳樹上，怪又撞入他店去。二布客鐵練甚緊，不能動。茶客練稍鬆，苦掙得脫。驚醒以爲夢也。告店主，亦不甚怖。次日五更，店主大喊東廂二客死矣。半里外飯店中，亦死一驛夫。

●山娘娘

臨平孫姓者，新婦爲魅所憑，自稱山娘娘，喜敷粉著豔衣，白日抱其夫作交媾穢語。其夫患之，請吳山施道士作法。方設壇，其妻笑曰：「施道士薄薄有名，敢來治我？我將使之作王道士斬妖矣！」王道士斬妖者，俗演戲笑道士之無法者也。卽以手按其婦腹下穢血噴之，法果不靈。道士曰：「我有避穢符在枕中，一命其徒取而張之，再坐壇作法，妻有懼色，亦坐几上揮帚作法，彼此鬪良久，其夫見三目神擒一白猴，大五尺許，投階前，猴俯伏，道士取而擲之，屢擲屢小，縮如初生小貓，乃取入瓦罈中，封以符印，旋有薰氣從罈中出，次日投江中，婦病遂愈。」

●瓜洲公子

杭州大方伯地方，有胡姓姑嫂二人同居一樓。清明日，嫂見瓦上有搭柳爲橋者，疑是鬼戲，用竿挑去之。晚間有羽衣男子，突至臥牀前，曰：「我瓜洲公子也。與汝姑嫂有緣，故折柳做鵲橋從瓦上度來，以應清明佳節。汝何

得拆去。」言畢，住房中，憑二女爲祟。其家請道士念玉皇經解禳之。道士方至，怪以溺器擲之，經卷淋漓，道士逃去。胡翁遺老嫗五人，守夜調護，則五嫗髮皆成辮，絲絲相接，非拖曳不能行。如是者月餘，其女久有婿家，遂擇日嫁之。怪曰：「某家無緣，我不能往，在此徒挾一美，亦覺蕭索，請從此辭。」因謂胡翁曰：「我在此開汝久，甚愧無以爲報，我有妹甚美，願贈汝爲妾，未知汝肯納否？」胡請見，怪許之，命中堂垂簾觀之。果望見絕色女子，胡不覺心動，急請婚期。怪曰：「我願以汝爲妹夫，而妹嫌汝老醜，心頗不肯。汝能將頤下鬚盡去之，則姻事成矣。」胡年五十餘，肥而多髯，惑其言，一旦盡剃之。怪在空中大笑去，妹竟不來。

●王白齋尙書爲潮鳴寺僧

余同年王白齋，少年美秀，初入學時，年纔十七。偶遊潮鳴寺，見影堂老僧像，不覺毛髮淅灑。還家遂病，嗣後過寺不敢入。及探花及第時，夢老僧以線香五十四枝與之曰：「我有三弟子，一夢麟，一錢維城，一汝也。汝將來司刑名時，當超度某案，再來歸依原位。」白齋祕而不言。後果爲大司寇，壽五十四而終。卒不知所超度者何案也。

●白天德

湖州東門外，有周姓者，其妻踏青入城，染邪歸。其家請道士孫敬書誦天蓬咒，用「拷鬼棒」擊之。妖附其妻，供云：「我白天德也，爲祟者我弟維德，與我無干。」孫書符喚維德至，問：「汝與周家婦何仇？」曰：「無仇，我路遇愛其美，故與結緣。方愛之，豈肯害之？」問：「汝向住何處？」曰：「附東門元帝廟側，偷享香火已數百年。」孫曰：「東門廟是元帝太子之宮，當時創立，原爲鎮壓合郡火災，故立廟離宮東首，汝何得妄云元帝廟耶？」妖云：「治火災當治其母，不當治其子，猶之伐木者當克其本，不剋其枝。汝作道士，而五行生剋之理，茫然不知，尙要

行法來驅我耶？」拍其肩大笑去。周氏妻亦竟無恙。

●觸體乞恩

杭州陳以夔，善「五鬼搬運法」，替人圓光，頗有神效。其友孫姓者，宿其家，夜半，牀下走出一白髮翁，跪而言曰：「乞致意陳先生，還我觸體，使我全屍。」孫大駭，急起，以燈照牀下，則觸體一具存焉。方知陳驅役鬼物皆向敗棺中取其天靈蓋來，施符用咒故也。孫初勸之，陳猶隱諱，取床下骨示之，陳乃無言，即送還原處，未幾陳爲羣鬼所擊，遍身青腫死。

●錫鏢一定陰間准三分用

杭州龔薇垣生員，原任甘泉令龔明水之從子也。病中夢遊陰府，街巷店鋪，與陽間無異。惟黃沙迷漫，不見日月。店鋪中有司櫃者，故所識也，趨往問路，司櫃者笑曰：「此間無路，汝至此尙欲何往？」再問不答，薇垣不得已，徬徨道中，有乘四轎呵殿而來者，近視之，己之岳翁某也。趨而問焉，翁慘然曰：「此非人間，汝何至此？」薇垣方知其身已死，因自述病中原委，并問其父母壽算。岳翁曰：「此事非我所司，汝叔父明水先生，現在王府教書，汝可往問。但王府尊嚴，侍衛甚衆，非重用門包，不能通報。」薇垣問門包何物，曰：「亦不過陽世通用之錫鏢耳。凡陽世燒錫鏢一定，陰間准作三分用，或有破損濕爛者，僅准一二分用。」薇垣聞言，急走往王府，忘其身未帶錫鏢，至一宮門，侍衛者如麻，見薇垣果伸手索賄，而薇垣無以應也。但口稱：「家叔明水在此教書，煩爲通報。」侍衛者怒罵曰：「一老腐頭巾，在府已甚可厭，怎禁得又添一小腐頭巾來？」揮杖擊之，一驚而醒，家人已環泣于旁。後數月，薇垣忽無故縊死。

●雞卵擔糞

杭州清泰門外，有觀音堂徐姓者，其妻爲五通神所據。每朔望至，其家飲啖，有事必預爲通知。妻故窮苦，佐其夫糞田，神憐之，代爲擔糞。以兩空殼雞卵爲桶，盛糞石許，細竹管挑之，較多於木桶盛者，而所灌田尤肥。

●狐丹

常州武進縣，有呂姓者，婦人爲狐所憑。化作美男子，戴唐巾，爲人言休咎，有驗有不驗。來問卜者，狐或外出，則命書一箋焚之，存其灰于罈中。狐來，口吐物紅色，如小鏡，大不過寸許。持向罈中照灰，便能朗誦所焚之語，絲毫無誤。照畢，仍吞入腹中，或云此「狐丹」也。狐有批答，輒令婦口授之。慮其遺忘，則以手搯婦手指之中節，便能記憶。雖長篇韻語，俱能成誦。過此則依然不識字也。有某秀才，爲婦中表親，欲與狐唱酬，囑轉致狐。狐曰：「有一對，秀才能屬對，卽與酬答可也。」紅白桃花映紙窗，花無二色。」婦以告，秀才不能對，慚而退。此狐至今猶存其家，錢竹初明府爲予言。

●處州溺婦奇獄

處州鄉民陳瑞，送妻還其家，路過半塘橋，婦溲于廁，久而不返。陳往尋不得，望前村厝屋中，紅裙外露，急往視之，果其妻裙也。似被人曳入棺中，露半幅于外。心疑僵尸作祟，將斧出之以救其妻。訪問棺主，有張某云：「此我家姑母棺也。姑母死時，年三十餘，其子又亡，無力營葬，久厝于此。」陳請開棺，初不許，陳哀求至再，始許之。開，劈則一白鬚男子，手持某妻之裙，而不見某妻之身。于是陳以失生妻控官，張以失死姑控官，官不能斷，至今懸爲

疑獄。

●道家有全骨法

杭州龍井初開時，商人葉姓者司其事，有倪姓者爲葉擇開工日期。後十年，葉身故，倪忽暴病，有羣鬼附其身，語音不一曰：「還我骨，還我骨！」聲啾啾然。楚越吳魯音皆雜有也。最後有自稱陳朝傅將軍者曰：「我助蕭摩訶南征北討，葬此千年，汝何得與葉某擅傷我骨？」家人環求曰：「此官府所命，主人力不能抗，將軍何不相諒耶？」將軍曰：「此雖公事不可違，然汝與葉某理宜將掘骨暴棺事告知官府，官府不從，便與汝無罪，今汝等並不告官，而擅將我等數十人骨混行拋擲，以致男裝女頭，老接少脚，至今叢殘缺散，鬼如何安？」家人請用佛法解禳，將軍曰：「佛無能爲，惟道家有全骨法，汝往求之。」于是葉家人訪有禮斗人施柳南萬近蓬等，往而拜求。遂設壇于龍井，作法七日。見西湖神燈，赫然散滿水上，或疊高爲塔，或橫排爲雁字，或圍聚如大車輪，或散作流螢萬點，須臾斗姥下降，霞珮瓔珞，嚴妝不可逼視，牽二囚來，卽葉某與倪姓也。皆跪階前，鬼數十爭來笞擊。斗姥喝曰：「此亦汝等劫數，毋庸仇怨。我命九幽使者，盡提殘骨爲汝等補還可也。」少頃，觸體數十具，皆有白氣縈繞，旋滾成團，其缺處皆圓滿矣。將軍長丈餘，披金甲，率羣鬼拜謝斗姥。葉亦解鎖，合掌膜拜而去。倪病遂愈，此事近蓬爲余言。

●批地藏王頌

兩江總督于成龍，未遇時，夢至一宮殿，上書「地藏王府」四字，殿上老僧跏趺閉目，于心念地藏王，主人間生死事，家有老僕某，愿而勤，久病不起，因長揖告訴，求爲延壽。再三言，僧默然不應。于怒，直前手批其頰，老僧開

眼笑，屈一指示之，醒而告人，皆云：「地藏王一指當是延壽一紀。」已而老僕病愈，果又生人間十二年。

●儒佛兩不收

杭州楊生兆南，業儒，兼通禪學。歿後一年，託夢於其妻曰：「人死必有所歸，我故儒士，司魂者送我於文昌所，帝君出題試我，我不能作，帝君不收。司魂者再送我佛菩薩處，佛出經問我，我不能解，佛又不收。徬徨陰間，無歇足之地，不得已將以某月日投生張某家，自念我一生好佛，汝須往告張家，勿以葷啖我，免再墮落。」張故兆南友也，臨期視之，其家果生一男，盤膝而生，哭三年不止，張氏啖以葷，哭遽止，而兒遂犯驚癩之疾。此乾隆四十三年事。

●烏門山事

紹興東關有張姓者，妻病延醫，行過烏門山，遇白鬚叟，相隨而行。時天已晚，覺此叟足不貼地，映夕陽無影，心疑爲鬼，問其蹤跡，叟亦不諱，曰：「我非人，乃鬼也，然有求于君，非害君者。我有骸骨葬烏門山之西，著鑿石者終日鑽斫，山石就傾，我墳中朽棺，業已半露，不久將墮入河中。幸君哀我爲改葬之，君前去到新橋地方，有五個瀨水鬼，坐而待君，我爲君先往驅除之。」出懷中朱家糕與張食，曰：「明日請到朱家，以朱家包糕紙爲證。」張與僧行至新橋，果有黑氣五團，踞橋坐，叟先往折樹打之，聲啾啾然，盡落於水。張到醫家，叟再拜別去。次日張往朱家買糕，出其紙，果朱店中招貼也。告以原委，店主人悄然曰：「君所見叟，全姓莫名章，故余戚也。渠改葬之事，何不託我而託君？想與君有緣，君命不應死於五水鬼，故神靈命此叟爲君驅除耶？」引張往烏門山，視其墓棺，樓水僅尺許，乃別擇地改葬焉。

●楊二一

杭州楊二，素以拳棒爲事。夏夜，坐後園假山上乘涼，見石罅中出一小頭，先露其髮，再露其面；楊大駭，持棍擊之，頭不見。次日宿樓中，聞樓下有著屐聲，往來歷落，疑爲賊。然心念偷兒無著屐之事，有頃，屐聲緣梯而上，則一白衣人，帶甬長帽，手持四方燈籠，嘻嘻然向楊而笑。楊擊以鐵尺，白衣人墜于樓下，作怒聲曰：「好打，好打！待喚夥計來，好好收拾你！」次日楊召其徒告之，諸無賴噪曰：「彼有夥計，我等亦有夥計，請護持老兄，登樓打鬼。」於是治肴痛飲，各持器械登樓，鬼竟不至。雞鳴時，諸無賴各倦臥，平明起，尋楊二不見，覓之，已死于樓下竹榻上。

●吳秉中

吳秉中，居葵巷，故子舊宅鄰也。延汪名天先生訓其子姪。月夜至館中閒談，見牆上有一老翁，長尺許，白髮銳頭，坐而效其所爲。吳喫烟，叟亦喫煙；吳拱手，叟亦拱手，以爲大奇，呼汪先生觀之。先生所見無異，其姪錫九往觀，無所見。是年秋，秉中與汪俱死，而錫九至今獨存。

●土窟異獸

閩商陳某，與諸客泛海，遇颶風，飄至一山脚下。見山崖平坦可步，相率採樵，初進路甚仄，行一二里，卽覺開曠。時天色將暮，聞海風蕭颯，林鳥啾啾，不敢深入，乃歸。次日風更甚，舟不行。舟中人悔，昨未窮其境，約再往，拉陳與僧，跡前徑行八九里，有一溪水，澄綠，旁有土山不甚高，穴中似有物喘息，衆懼，竄走。陳恃膽力，上大樹隱身，覘之。食頃，其物出穴外，大倍水牛，而形似象，頂生一角，晶瑩犀利，盤踞石上，長嘯聲裂竹木。陳驚懼，幾墜，但見虎豹

猿鹿各以其屬至，俯伏其下，不止千計。其物擇肥者踐之，用舌舐其腹，吸其血。百獸皆股慄不敢動，食三四獸，復曳尾入穴，客乃下。尋舊徑歸，與衆言所見，終未知由，與獸何名也。

●雞脚人

閩商楊某，世以洋販爲業，言其祖於康熙中偕客出洋，遇旋風吹入海汊，其水四面高，惟中港獨低。又在海水之下，楊舟盤渦而下，人船俱無恙。至港底，見山川草木，田疇蔬穀，一如人世，惟無廬舍。岸側有船依泊，內有數十人，亦中州來者。見楊等，歡如骨肉，因言此水，惟閩年月有一日獨高，與海水平，舟始可歸。然只一食頃耳，稍遲，則又不得上矣。其人先被颶風吹至時，亦曾有人居此港，後遇閩水得歸，彼遲不及，留此六年，屢遇閩而失其時，故未得去。楊同舟客有四十人，帶有穀菜諸種，咸分土耕種。其地頗沃而收倍，且不須人灌溉。終就與前舟人款接往來，幾忘身在世外也。惜無黃歷考日時，每食訖，咸登舟待水滿而已。一日楊與客閒步野外，望隔溪有人行近溪口，皆長丈餘，無衣，身有毛，脚如鷄爪，脛如牛膝。見楊啾啾作對話狀，音不可曉，歸與彼舟人言之。亦言來時曾於溪口見之，緣溪滿不得渡，倘其來此，吾輩甯有子遺耶？後六年八月，遇風水滿，與前舟人同歸。楊家有老僕，曾隨行者，今已八十餘，尙在，能道其詳。按台灣有鷄爪番，常棲宿樹上，此豈其苗裔歟？

●海和尚

潘某，老於漁業，頗饒。一日偕同輩撒網海濱，曳之，覺倍重於常。數人并力昇之出，網中並無魚，惟有六七小人，跌坐。見人合掌作頂禮狀，遍身毛如獼猴，髡其頂而無髮。語言不可曉，開網縱之，皆於海面行數十步而沒。土人云：「此號海和尚，得而腊之，可忍飢一年。」

●一足蛇

謝天癡言其友某在黔日往一村見民家多懸一物鱗甲瑩然已腊而乾之矣言此去五里有山爲採樵地山脚爲往來路徑旁有枯樹一株極大樹內藏一蛇人首驢耳耳能扇動有聲鱗如松皮只一足如龍爪吐舌甚長躍行迅疾近人輒以口噴毒氣令人迷仆然後以舌入人鼻吸血飲之村人慕巧者予以金除其患無有慮者逾年有二丐應命索重酬衆爲醜金如其數其人取唾涎厚塗其身裸而誘之蛇果至則急趨道旁田內蛇適及之陷於泥中不能動然後二丐躍起以長竿紮刀盡力斫之斷其首乃死村民家有被其害者爭分其肉。

●方蚌

有人在閩出海口樵採至一山見山澗內悉臥方蚌大者丈許小者亦長數尺礪礪重疊以千百計其人驚方欲去忽一蚌開口其殼內有藍面人如夜叉狀臥其中見人手足皆動作攫拏勢欲起而不得脫蓋其軀生殼上即借蚌殼爲背故不能脫殼而出少頃衆蚌悉張口皆有夜叉如前狀其人倉皇急竄聞背後剝剝有聲衆蚌皆旋滾隨之及舟舟中人斫以巨斧獲其一并殼俱碎夜叉亦死帶歸示人俱無知者。

●山和尚

有李姓者客中州遂大水登山避之水勢驟漲其人更上山頂時已暮見矮草屋乃山民耕地夜巡者所居內悉藉以草旁置一竹榻其人宿焉中夜聞踏水聲視之見一黑短胖和尚遊水面將至其人大呼此怪少却少頃又前其人竄急取擲大擊山民都集怪遂去終夜不復至次日水退詢山人云「山和尚也欺人狐弱使食人腦」

●贈紙灰

杭州捕快某，偕其子緝賊，每遇夜，子不歸，其父心疑，遣徒伺之，見其子在荒草中談笑。少頃，走至攢屋內，解下衣，抱一朽棺，作交媾狀。其徒大呼，其子驚起，不得已繫褲帶，隨其徒歸。然精猶淋漓不止，撫其陽，冷如冰雪，直至小腹。其母問之曰：「兒某夜乞火小屋，見美婦人挑我，與我有終身之訂，以故成婚月餘，且贈我白銀五十兩。」母罵曰：「鬼安得有銀？」少年取懷中包，擲几上，鏗然有聲，視之紙灰也。訪諸鄰人，云：「攢屋中乃一新死孀婦。」

●湯翰林

錢塘湯翰林其五，未遇時，應試貢院，僦屋而居，苦其狹小，見旁有大宅，封鎖甚固，杳無人居。訪之鄰人，云：「此杭州太守柴公屋也，有惡鬼作祟，以故無人承買。」湯素有膽，曰：「借居可乎？」鄰人笑其狂，亦無阻者。湯遂開鎖啓門，入見樓上有二桌四椅，樓西有竹箱，雖久無人居，而塵埃不積。湯心喜，即挈行李登樓，持一壺一棍，秉燭讀書。至三鼓，陰風起於窗外，燈焰縮小，有披髮女子，赤身噴血而進。湯揮以棍，女惘然曰：「貴人在此，妾誤矣。」仍從窗出。湯喜鬼已去，將解衣安寢。忽樓西廂內簾簌有聲，視之，則此女從西廂出手，執裙襖，豔色衣，并梳篋等物。若將膏沐者。湯愈無恐，且飲且讀書。有頃，女子梳妝畢，著豔衣，冉冉至前，跪訴曰：「妾負奇冤，非公不能爲我白。考妾姓朱，名筆花，杭州柴太守妾也。正妻妬而狡，知太守愛妾，不敢加害。值妾產子時，賄收生婆，於落胎後，將生桐油塗我產宮，潰爛而亡。妾兒名某，正妻取以爲子，至今雖長成，並不知爲妾之子。十年後，君爲湖北主考，子當出公門下，公須以妾冤告之。妾尸猶埋此樓之東牆井邊，有八角磚爲記。可命其來，此改葬生母。」并指竹箱曰：「此皆妾藏首飾奩具處也。妾亡時，太守哀痛之，至臨去，吩咐家人勿持我箱還家，恐觸目心傷故也。後有來竊

取者，妾以陰風喝退之。今此中尙存三百金，可以奉贈。」湯爲慘然，唯唯而已。後一如其言，樓上妖從此絕，而屢亦轉售。

●黑苗洞

湖南房縣，在萬山之中，西北八百里，皆叢山怪嶺；苗洞以千數，無人敢入。有探樵者，誤入洞內，迷路不能出。見數十人，渾身生毛，語呢離似鳥，以草結巢，棲於樹巔。見樵人喜，以藤縛其手足，挂於樹梢。樵者自分死矣。俄而一老嫗從他巢中來，白髮高顙，略似人形，言語猶作楚聲，謂樵者曰：「汝何誤入此洞耶？我亦房縣城中人，康熙某年年荒，乞食迷入此洞。諸黑苗初欲食我，後摸我下體，知爲女，遂留居巢中爲妻。」指二黑毛人曰：「此我兒也。尙聽我說話，我當救汝。」樵人跪謝，老嫗騰身上樹，親解其縛，袖中出粟棗數枚，曰：「汝可療飢。」隨向二毛人耳語良久，語呶呶莫辨。手樹枝一條，縛布巾於上，曰：「有爾等同類，欲害我鄉鄰者，以此示之，俾知我意。」二毛人送樵人行三日許，纔得原路歸。土人皆曰：「此黑苗洞也，迷入者，都被其啖，從無歸者。」

●空中扯辮

蕪湖江口，巡司衙門弓兵趙信，年三十餘，尙未娶妻。忽一日，往野廟中，留連笑語，不肯歸家。人問之，則曰：「吾贅於某氏矣。」極誇其妻之美，家之富。次日又往，嬉笑如常。人與同行，毫無所見，知爲鬼所弄。乃囑其父母苦禁之，閉門而通飲食焉。趙在房呼曰：「我來我來，勿扯我辮。」家人在窗眼中密窺之，見其頭上辮髮直豎空中，似有人提之者，於是防範愈嚴。三日後，聲響寂然，開戶視之，竟以辮髮自縊於牀闌干上。

●蓬頭鬼

涇縣于道士，能白日視鬼，常往城中趙氏家飲酒，密語主人曰：「君家西樓夾牆內，有蓬頭鬼走出，東窺西探，形如竊賊，必是冤讎，有所擒捉，但未知應在府上何人。」主人曰：「何以驗之？」道士曰：「我明日早來，看鬼藏何處，即便告君，君可喚家人一一走過，看鬼作何形狀，便見分曉。」主人以爲然，次日道士來，曰：「鬼在西廳案桌脚下，主人召集家丁往來桌前，鬼皆不理，其女六姑娘過，鬼向之大笑，道士曰：「此其是矣，然且勿通知，令愛慮其驚怖也。」主人問可禳解否，曰：「此前生孽，無可禳也。」自後聞拋磚擲瓦之聲，月餘不絕。俄而六姑娘以產亡，家果平靜。

●借絲綿入殮

蕪湖趙明府必恭，宰湖南衡陽，傷寒病劇，氣已絕矣。家人棺殮，綿絮無一不周，因其心口尙溫，故爾未殮。趙夢行黃沙中，茫茫然不見天日。過一小河，天漸開朗，有廟，題曰：「準提觀音菴。」走入，見老僧趺坐，素麵甚香，覺腹中飢，向僧乞食。僧喝曰：「汝何必在此乞食？可作速還家，家中有麵等汝。」趙跟蹤走出，遇鄉隣吳某，拱手謝曰：「蒙君見惠，使我體暖。」趙不解所云，驚而醒，果聞素麵，如菴中之香。蓋家人守屍鎮日，不飯，故素麵充飢。趙卽索食，家人曰：「老爺病月餘，湯水不沾，何能吃麵耶？」趙必欲取食，家人無如何，與一甌，竟飲啖如常。而病亦愈。心中想吳某謝暖之說，亂夢無徵，絕不向家人言。及後二年，趙眷屬還蕪，將昔年作殮之綿，裝箱帶歸。適吳某死，當盛夏，無處買綿，其家殮時，來借絲綿，乃取與之。又三年，趙罷官歸，偶與家人談及前事，方知千里之外，兩年之前，如綿應歸吳用，生魂早來謝矣。

●洞庭君留船

凡洞庭湖載貨之船，卸貨後，每年必有一整齊精潔之船，千夫拉曳不動。舟人皆知之，曰：「此洞庭君所留也。」便聽其所之，不復裝貨。舵工水手，俱往別船生活。至夜，則神燈炫赫，出入波浪中，清晨仍歸原泊之處。年年船隻輪換當差，從無專累一家者，亦從無撞折損傷者。

●纜將軍失勢

鄱陽湖客舟遇風，常有黑纜如龍，泊舟而來，舟必損傷。號「纜將軍」，年年致祭。雍正十年大旱，湖水乾處，有朽纜橫臥沙上，農人斫而燒之，涎盡血出，從此「纜將軍」不復作祟，而舵工亦不復致祭矣。

●吳二姑娘

全椒金棕亭進士，寓揚州馬氏玲瓏山館。孫某，年十七，文學頗佳，相隨讀書。祖孫隔房而寢，夜聞僮呼聲，以為屬也。起視喚之，孫即醒。悟棕亭還臥己房，未幾又屬。棕亭再往，其孫業已起坐床上，對棕亭以兩手向上曰：「請屈一指。」則一指彎。曰：「請屈五指。」則五指彎。自後成叉手，或拱手，作態萬狀。棕亭呵之，泣求還家見母。乃呼僮送歸，病者自取衣冠靴帶著之。請祖父母上坐拜別，曰：「兒即登仙去矣。」舉家惶恐，莫知所爲。日午，神氣稍定，私拉乃祖耳語曰：「無他，一小狐狸鬧我耳。」語畢，督亂如初。自稱吳二姑娘，與我前世有緣。或云：「妹子吳三姑娘也來了，姊妹二人，要同嫁我。」隨作淫穢語，令人難聞。拉棕亭向前，呵氣一口，其冷如冰。從鼻管直到丹田，毛髮皆噤。鎮江蔣春農中翰，贈天師符一張，方欲張挂，而病者遽來搶奪。幸係綾本，爪搯不傷。棕亭張符向之，又被吹冷氣一口，符飛窗外，綾竟碎裂。棕亭不得已，求禱城隍廟關帝廟。數日，忽病者呼：「接駕接駕，伏魔大帝至矣！」棕亭悚然，率家人齊跪，病者呼棕亭名罵曰：「金兆燕，汝身爲進士，而脫帽露頂，不穿公服迎我，有是理乎？」棕亭叩

頭謝罪，少頃復呼：「接駕接駕，孔聖人至矣！」棕亭又叩頭迎接，文武二聖相與共語，嚙嚙不可辨聲，皆在病者口中。作山東山西兩處人口吻。如是者自午及申，舉家長跪哀求，不敢起立。腿脚皆腫，病者厲聲曰：「妖魔已斬，爾孫爲上真諸侯，吾當去也。」棕亭叩送畢，進病者粥，病者向空招手曰：「喫粥喫粥！」狂言如故。棕亭大悟，文武二聖皆妖冒充，責病者曰：「我年逾六十，從未受人欺哄，今乃爲汝擲掬耶？」病者縮首內向，掩口而笑，作得意狀。顛狂月餘，有林道士者來言，拜斗可以禳遣。棕亭於是設壇齋醮，終日誦經，如是七日，病者神氣漸清，乃急爲完姻，入贅岳家，妖果不至。此乾隆四十七年三月間事。棕亭先生親爲余言。

●石獅求救命

廣東潮州府東門外，每行人過，聞喚救命聲。察之，四面無人，聲從地下出，疑是死人更活。持鋤掘之，下土三尺許，有石獅子被蟒圍其頸，衆大駭，卽擊殺蟒，而扛石獅於廟中。土人有所示禱，靈驗異常，或不敬信，登時降禍。自此香火大盛。太守方公聞之，以爲妖異，將毀其廟。民衆嗥嗥，幾激成變。太守不得已，詭言迎石獅入城，將別爲立廟。衆方應允，昇至演武場，鎚碎石獅，投之河中，了無他異。太守方公名應元，湖南巴陵人。余按晉元康中，吳郡懷瑤家地下聞吠聲，掘之得二犬，長老云：「此名犀犬，得者其家富昌。」事載異苑。

●旱魃

乾隆二十六年，京師大旱，有健步張貴，爲某都統遞公文至良鄉，漏下出城，行至無人處，忽黑風捲起，吹滅其燭。因避雨郵亭，有女子持燈來，年可十七八，貌殊美，招至其家，飲以茶，爲縛其馬於柱，願與同宿。健步喜出望外，綢繆達旦，雞鳴時，女披衣起，留之不可。健步體疲，乃復酣寢，夢中覺露寒其鼻，草刺其口，天色微明，方知身臥荒

壕間。大驚，牽馬，馬縛在樹上，所投文書，已誤期限五十刻。官司行查，至本都統，慮有捺攔情弊，都統命佐領嚴訊。健步具道，所以都統命訪其墳，知爲張姓女子，未嫁與人，通姦事發，羞忿自縊。往往魘祟路人，或曰：「此旱魃也，揉形披髮，一足行者爲獸魃，縊死尸僵，出迷人者爲鬼魃。獲而焚之，足以致雨。」乃奏明啓棺，果一僵女尸，貌如生，白毛，焚之，次日大雨。

● 蠍怪

修明府宰芮城，有鄉民夏間袒背坐石上，持麵一碗，食未畢，忽大呼仆地而絕。衆人視之，背正中有洞，深數寸，樹血泉湧，不知何疾也。具呈報官，疑爲賣麵人所毒，修公往驗，見所坐石旁有罇，黑血流入罇中。其下若有嘖嘖聲，乃命掘石下三尺許，石穴中有蠍如鵝，大方仰首飲血，尾彎環作金色。鄉民爭持犂鋤擊之，蠍死而尾不損，以驗死者之背，傷痕宛然，乃取蠍尾貯庫，至今猶存。

● 蛇王

楚地有「蛇王」者，狀類「帝江」，無耳目爪鼻，但有口，其形方如肉櫃，渾渾而行，所過處草木盡枯。以口作噓吞狀，則巨蟒惡蛇，盡爲舌底之水，而肉櫃愈覺膨然大矣。有常州葉某者，兄弟二人，遊巴陵道上，見羣蛇如風而趨，若有所避。已而腥風愈甚，二人怖，避樹上。少頃，見肉櫃正方，如蝟而無刺，身不甚大，從東方來。其弟挾矢射之，正中櫃面，櫃如不知，負矢而行。射者下樹，將近此物之身，欲再射之，拔其矢而身已仆矣。良久不起，乃兄下樹視之，尸化爲黑水，洞庭有老漁者曰：「我能擒蛇王。」衆大駭，問之，曰：「作百餘個麵饅頭，用長竿鐵叉叉之，送當其口，彼略噓，則去之，而易新者，如是數十次。其初饅頭黝爛如泥，已而黑，已而黃，已而微頰，伺饅頭之色白如

故，而後衆人圍而殺之，如豚犬耳。不能噬人。」衆試之，果如其言。

●顏淵爲先師判獄

杭州張紘秀才，夏月痢死，家貧無棺，從其叔乞助。叔居海寧，往返五日，而紘甦。言至天帝所聽讞，已入死案，既而曰：「諸生也。」遣一官押至學宮，請二先師出，曰：「是人已有成案，然必得二師決之。」一師曰：「罪輕而情重，當死。」一師曰：「雖然，事尙可矜，渠非首謀，姑與減等，五年後改行則已，其父官嶺南，有功德於民，姑押令見渠父。」命原押官押至嶺南名宦祠見其父。父大呼曰：「非吾子也！」拒而不見。母夫人從室旁出泣曰：「父不汝子矣！汝當速歸改過，但汝死久，恐屍壞，可歸則歸，否則仍返帝所，自有處分，萬勿借他人屍也。」遣鬼僕同至家，覘家人肯認否，及至家，見屍尙橫臥未壞，旁有一燈一飯，押者推紘仆屍上，屍遽動，妻子哭而驚視之。其僕呼曰：「甦矣，可以報主母矣。」遂去，紘已活。人爭問紘隱事，紘不言。後未五年，紘竟死。其從兄名綱者，毛西河友也。告西河曰：「大清兵下杭州，潞王北去，其宮眷留匿塘西孟氏家，吾弟爲王某所誘，謀出首取賞，既而悔之，不列名，後同王某出首者五人，皆暴死，吾弟死而復甦，然狡性不改，與朱道士爭一鶴，乃私竄道士名于海寇案中，竟致之死。負先師之訓，違慈母之教，宜其終不永年也。」問學宮先師姓名，紘曾言於人曰：「其一顏淵，其一子服景伯。」

●豆腐架箸

四川茂州富戶張姓者，老年生一兒，甚愛之。每出遊，必盛爲妝飾。年八歲，出觀賽會，竟不返。遍尋至某溪中，已被殺矣。裸身臥水，衣飾盡剝去。張鳴於官，兇手不得。刺史葉公，身宿城隍廟求夢，夜夢城隍神開門迎葉，置酒宴

之。几上豆腐一碗，架竹箸其上，旁無餘物，終席無一言。葉醒後，解之，不得其故。後捕快見人持金鎖入典館者，獲而訊之，贓證悉合，其人姓符。方知竹架腐上，成一符字。

● 蔣金娥

通州興仁鎮錢氏女，年及笄，適農民顧氏爲婦。病卒，忽甦，呼曰：「此何地，我緣何到此？我乃常熟蔣撫台小姐，小字金娥。」細述蔣府中事，啼哭不止。拒其夫曰：「爾何人，敢近我？須遣人送我回常熟。」取鏡自照，大慟曰：「此人非我，我非此人。」擲鏡不復再照。錢遣人密訪蔣府，果有小姐名金娥病卒，年月相符。遂買舟送至常熟蔣府，不信，遣家人到舟中看視，婦乍見，能呼某某名姓，一時觀者如堵。蔣府恐事涉怪誕，贈路費，促令回通。婦素不識字，病後忽識字，能吟詩，舉止嫺雅，非復向時村婦樣矣。有何義門先生之姪，號權之者，向曾聘蔣府女未娶，女卒，因事來通。婦往見何，稱爲姑父。與談舊事，一切皆能記憶。遂呼何爲義父，何勸婦仍與原夫爲婚。婦不肯，欲爲尼，不果。此事在乾隆三十二年。

● 還我血

刑部獄卒楊七者，與山東偷參囚某相善。囚事發，臨刑，以人參賂楊。又與三十金，囑其縫頭棺殮。楊竟負約，又記人血蘸饅頭，可醫療疾，遂如法取血歸。奉其戚某甫抵家，忽以兩手自扼其喉，大叫：「還我血，還我銀！」其父母妻子燒紙，日延僧護救之，卒喉斷而死。

● 周世福

山西石樓縣周世福周世祿兄弟相鬪，刀戮兄腹，腸出二寸許，日久肚上創平復如口，能翕張，腸拖于外，以錫碗覆之，束以帶，大小便皆從此處流出，如此三載餘方死。死之日，有鬼附家人身，詈其弟曰：「汝殺我，乃前生數定也。但早了數年，使我受多少污穢。」

●韓宗琦

余甥韓宗琦，幼聰敏，五歲能讀離騷諸書。十三歲舉秀才，十四歲，楊制軍觀風，拔取超等，送入敷文書院掌教。少宗伯齊召南見而異之，曰：「此子風格非常，慮不永年耳。」己卯八月初一日清晨，忽謂其母曰：「兒昨得夢，甚奇，仰見天上數百人，奔波於雲霧之中，有翻書簿者，有授紙筆者，狀亦不一；既而聞唱名聲，至三十七名，卽兒名也。驚應一聲而醒，所呼名字，一一分明，醒時猶能記憶；及曉披衣起，俱忘之矣。」自以爲天榜有名，此科當中。及至鄉試，三場畢，中秋月明如晝，將欲繳卷，聞有人呼曰：「韓宗琦好歸去也！」如是者三，其聲漸厲。若責其遲滯者，甥應曰：「諾。」及繳卷時，四顧無人，踉蹌歸。次日問諸同考友，皆曰：「無知。倘我輩卽欲同歸，必另有稱呼，豈敢竟呼兄名？」揭榜後，名落孫山，甥悵悵不樂，旋感病，遂不起。臨終苦吟：「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二句。張目謂母曰：「兒頓悟前生事矣！兒本玉帝前獻花童子，因玉帝壽誕，兒獻花時，偷眼觀下界花燈，諸仙嫌兒不敬，卽罰是日降生人間。今限滿促歸，母無苦也。」卒年十五，蓋俗傳正月初九日爲玉帝生日云。

●徐俞氏

鄧州牧徐廷璠，與妻俞氏，伉儷甚篤。俞卒，徐慟甚，凡其粉澤衣香，一一位置，若平時。取其半臂覆枕上，至一七，營奠於庭，有小婢驚呼，夫人活矣。徐趨視，見夫人著半臂，端坐床上。子女家人奔集咸見之。徐走前欲抱，其影奄

然漸滅，而半臂猶僵立，良久始仆。一夕徐設席，若與夫人對飲者，執盃泣曰：「素勞卿戒飲，今誰戒我耶？」語未畢，手中杯忽失所在，侍立婢僕遍尋不得。少頃，盃覆席間，酒已無餘。有妾語曰：「此後夫人不能託我矣。」至夕，見夫人直登臥榻，批其頰，頰上有青指痕，三日始滅。自是舉室畏敬，甚於在生時。

●琵琶墳

董太史潮，青年科第，以書畫文辭冠絕時輩，性磊落而有國風之好，常與諸名士集陶然亭，散步吟詩，獨至城墻下，忽聞琵琶聲，蹤跡之，聲出數椽敗屋，乃七八美女子，著淡紅衣，據窗理絃索，見董略無羞避，揮絃如故，董徘徊不能去。同人怪董久不至，相率尋之，見董方倚破窗癡立，呼之不應，尋啐之，董驚悟，而女子形聲俱寂。始道其故，衆入室搜索，敗瓦頽垣，絕無人跡。有蓬顆一區，俗所稱「琵琶墳」也。乃掖董歸，未幾以疾歸常州，卒於家。

●曹阿狗

歸安程三郎妻，少艾而賢，里黨稱「三娘子」。方夏日曉妝，忽舉動失常，三郎疑爲遇祟，以左手批其頰。三娘子呼曰：「勿打我，我鄰人曹阿狗也。」聞家中設食，同人來赴，既至，獨無我席，我慚且餒，知三娘子賢，特憑之求食，耳勿怖！其鄰曹姓大族也，於前夕果延僧人誦焰口經。阿狗者，乃曹氏無賴少年，未婚而卒者也。以阿狗無後，實未爲之設食。聞此言亦駭，因以酒漿楮錫，至三娘子前致祝。三娘子曰：「今夕當專爲我設食，送我於河，此後祭祀，必有阿狗名乃可。」曹氏懼，如其言送之，三娘子遂愈。

●錢仲玉

錢生仲玉，少年落魄，遊蘭谿署中。值上元夕，同人咸出觀燈，仲玉中懷鬱鬱，獨不往。步月庭除，嘆曰：「安得五百金，使我骨肉團聚乎？」語畢，聞塔下應聲曰：「有有！」仲玉疑友人揶揄之，遍視不見人，乃還齋坐。聞窗外謾謾聲，一美女褰帷入曰：「郎勿驚，妾非人，亦非爲禍者也。佳節異鄉，共此岑寂。適聞郎語，笑郎以七尺男子，何難得五百金哉？」仲玉曰：「然則頃云有有者，卽卿耶？」曰：「然！」仲玉曰：「在何處？」女笑曰：「勿急急！」卽拉仲玉手同坐。曰：「妾汪六姑也，葬此爲汚泥所侵，求君改葬高處，必當如君言以報。」問何病亡，女以手遮面曰：「羞不可言。」固問之曰：「妾幼解風情，而生長小家，所居樓臨街，偶倚窗，見一美少年方溺，出其陽，紅鮮如玉，妾心慕之，以爲天下男子皆然。已而嫁賣菜傭周某，貌既不佳，體猶瑣穢，絕不類所見少年。以此怨思成疾，口不能言，遂卒。」仲玉聞之心大動，弛下衣，拉女手使摸，而人聲忽至。女遽拂衣起曰：「緣未到。」仲玉送至牆下，女除一臂釧與之，曰：「幸勿忘。」言畢而沒。仲玉恍然如夢，視銀釧竟在手中，乃祕之。次夕人靜，獨步牆陰，遍視不復見，乃語主人，並以臂釧以證。主人異之，起土三尺許，得女屍，衣飾盡朽，肌色如生。與仲玉所見無異。右臂一釧猶存，仲玉解衣覆之，爲備棺衾，移葬高阜。其夕夢女來謝曰：「感卽郎信義，告郎金所，郎臥榻向左三尺，舊有人埋五百金，明當取之。」如其言，果得金如數。

● 蝦蟆蠱

朱生依仁，工書，廣西慶遠府陳太守希芳，延爲記室。方盛夏，太守招僚友飲，就席，各去冠。衆見朱生頂上蹲一大蝦蟆，拂之落地，忽失所在。飲至夜分，蝦蟆又登朱頂，而朱不知。同人又爲拂落，席間殺核，盡爲所毀，復不見。朱生歸寢，他頂間作癢，次日頂上髮盡脫，當頂墳起如瘤，作紅色，皮忽迸裂。一蟆自內伸頭瞪目而望，前二足踞頂，自腰以下在頭皮內，針刺不死。引出之，痛不可耐，醫不能治。有老門役曰：「此蠱也，以金簪刺之當死。」試之果

驗。乃出其蟻而朱生無他恙，惟頂骨下陷，若仰孟然。

● 敬怪

高睿功，世家子也，其居廳前有怪。每夜人行，輒見白衣人長丈餘，躡後，以手掩人目，其冷如冰。遂閉前門，別開門出入。白衣人漸乃晝見，人咸避之。睿功偶被酒坐廳上，見白衣人登塔倚柱立，手燃其鬚，仰天微睇。似未見睿功在座者。睿功潛至其後，揮拳奮擊，誤中柱上。挫指血出，白衣人已立丹墀中。睿功大呼趨擊，時方陰雨，爲苔滑撲地。白衣人見而大笑，舉手來擊，腰不能俯。似欲以足蹴，而腿又長不能舉，乃大怒，環塔而走。睿功知其無能爲，直前抱持其足而力揪之，白衣人倒地而沒。睿功呼家人，就其初起處，掘深三尺，得白瓷舊坐墩一個。墩上鮮血猶存，蓋睿功指血所染也。擊而碎之，其怪遂絕。

● 六郎神鬥

廣西南寧鄉里，祀六郎神，人或語言觸犯，則爲祟。尤善媚女子，美者多爲所憑。凡受其害者，以紙蠟一束，飯一盂，用兩三樂人，午夜祀之，送至曠野，卽去而之他。其俗無夕不送六郎也。有楊三姑者，年十七，美姿容，日將夕，方與父母共坐，忽嫣然睨笑，久之趨入房，施朱傅粉，嬌羞百態。父母往問，磚石自空擲下，房門遂閉。惟聞兩人笑語聲，知爲六郎。亟呼樂人送之，六郎不肯去。及晨，女出如常，云：「六郎美少年，頭戴將巾，身披軟甲，年可二十七、八。與我甚恩愛，不必送他去。」父母無如何。越數日，忽倉皇奔出，曰：「又一六郎來，大鬚子，貌甚獷惡，與前六郎爭我相毆。前六郎非其敵也，行當去矣。」俄聞室中鬪聲甚劇，似無物不損者。父母乃召樂人雙送之，兩人俱去，三姑亦無恙。

●返魂香

余家婢女招祖之祖母周氏，年七十餘，奉佛甚虔。一夕寢矣，見室中有老嫗立焉；初見甚短，目之漸長，手紙片堆其几上，衣藍布裙，色甚鮮。周私憶同一藍色，何彼獨鮮？問：「阿婆，藍布從何處染？」不答。周怒罵曰：「我問不答，豈是鬼乎？」嫗曰：「是也。」曰：「既是鬼，來捉我乎？」曰：「是也。」周愈怒，罵曰：「我偏不受捉。」手批其頰，不覺魂出，已到門外，而老嫗不見矣。周行黃沙之中，足不履地，四面無人。望見屋舍皆白粉垣，甚宏敞，遂入焉。案有香一枝，五色，如秤桿長。上面一火星紅，下面綵絨披覆層疊，如世界嬰孩所載劉海塔狀。有老嫗拜香下，貌甚慈。問周何來，曰：「迷路到此。」曰：「思歸乎？」曰：「欲歸不得。」嫗曰：「嗅香即可歸矣。」周嗅之，覺異香貫腦，一驚而甦。家中僵臥已三日矣。或曰：「此卽聚寶山之返魂香也。」

觀音作別

方姬奉一檀香觀音，像長四寸；余性通脫，不加禮，亦不禁也。有張媽者，奉之尤虔，每早必往佛前焚香，稽首畢，方供掃除之役。余一日晨起，呼盥面湯甚急，而張方拜佛不已。余怒取觀音像擲地，足踢之。姬聞泣曰：「昨夜夢觀音來別我云：『明日有小劫，我將他適矣。』今果被君作蹋，豈非數耶？」乃送入準提菴。余想佛法全空，焉得作如此狡獪，必有鬼物憑焉。嗣後乃不許家人奉佛。

●兔兒神

清初御史某，年少科第，巡按福建。有胡天保者，愛其貌美，每升輿座堂，必伺而睨之。巡按心以爲疑，卒不解其

故胥吏亦不敢言。居亡何，巡按巡他邑，胡竟偕往。陰伏廁所，窺其臀，巡按愈疑。召問之，初猶不言。加以三木，乃云：「實見大人美貌，心不能忘，明知天上桂，豈爲凡鳥所集？然神魂飄蕩，不覺無禮至此。」巡按大怒，斃其命於枯木之下。逾月，胡託夢於其里人曰：「我以非禮之心，干犯貴人，死固當然。畢竟是一片愛心，一時癡想，與尋常害人者不同。冥間官吏，俱笑我，揶揄我，無怒我者。今陰官封我爲兔兒神，專司人間男悅男之事。可爲我立廟，招香火。閩俗原有聘男子爲「契弟」之說，聞里人述夢中語，爭釀錢立廟，果靈應如響。凡偷期密約，有所求而不得者，咸往禱焉。」程魚門曰：「此巡按未讀晏子春秋，勸勿誅羽人事，故下手太重。若狄偉人先生，頗不然。」相傳先生爲編修時，年少貌美，有車夫某，亦少年投身入府，爲先生推車甚勤謹。與僱值錢不受，先生亦愛之，未幾病危。諸醫不效，將斷氣矣。請主人至曰：「奴旣死，不得不言。奴之所以病至死者，爲愛爺貌美故也。」先生大笑，拍肩曰：「癡奴子果有此心，何不早說耶？」厚葬之。

●玉梅

香亭家婢玉梅，年十歲餘，素勤忽懶，終日昏睡，答之亦不解，每夜喃喃如與人私語。問之不肯說。掖下衣驗其陰，已非處子，且潰爛矣。拷訊乃云：「夜有怪狀如黑羊，能作人語，陽具如毛錐，痛不可當。戒我勿告人，如告人，當拉我去置之死地。」衆駭然，同婢臥，夜竊聽焉。初作貓飲水聲，繼而呻吟，香亭率衆持棍入，燭照無人，問怪何在？婢指牀下曰：「此綠眼者是也。」果見眼光兩道，閃耀處，帳色皆綠，棍擊之，跳起衝窗去。滿房帳鉤箱鎖之類，鏘鏘有聲。次日失婢所在，遍尋不得。薄暮，灶下人見風飄紅布裙一條，在柴房西角處。往尋得婢，癡迷不醒，灌以薑汁。蘇曰：「怪昨夜來，云事爲汝主所知，不得不抱汝去。遂藏我於柴房中，約今夜仍來。」問聽得貓飲水聲何耶？曰：「怪每淫我，先舐後交，差樂也。」香亭卽日呼媒者，將玉梅轉售他家，怪竟不住。

● 盧彪

余幼時同館盧彪，一日至館中，神色沮喪。問之，曰：「我昨日往西湖掃墓歸遲，城門閉矣。宿某店家，夜月甚明，雞鳴卽起，踏進城。至清波門外，小憩石上。見遠遠一女子來，向余叩拜。余疑其非人，口誦大悲咒拒之。女如畏聞，而不敢近者。我逼而誦之，我愈近，女愈遠。我驚乃狂奔數里，將入甕城，見東方漸白，賣魚人挑擔往來。以爲此時尙復何懼，何不重至舊處一探蹤跡。行至前路，不料此女高坐石上，如有所待。望見我，便大笑，奔前相撲，冷風如箭，毛髮盡顛。我惶急，再誦大悲咒拒之。女大怒，將手向上一伸，兩條枯骨，側側有聲，面上非青非黃，七竅流血，我不覺狂叫仆地。枯骨從而壓之，我從此昏昏無知矣。後有行路者過，扶起以薑汁灌我，纔得蘇醒。還家，余急與諸友置酒爲盧壓驚。視其耳鼻兩竅及辮髮中，尙有青泥填塞，星星如小豆。」或云皆盧所自塞也。故兩手亦皆泥汚。

● 孔林古墓

雍正間，陳文勤公世倌，修孔林，離聖墓西十餘步，地陷一穴。探之，中空廣闊丈餘，有石榻，榻上朱棺已朽，白骨一具甚偉。旁置銅劍，長丈餘，晶瑩綠色。竹簡數十頁，若有蝌蚪文者，取視成灰。鼎俎尊彝之屬，亦多破缺漫漶。文勤公以爲此墓尙在孔子之先，不宜驚動。謹加磚石封砌之，爲設少牢之奠焉。

● 史閣部降乩

揚州謝啓昆太守扶乩，灰盤書正氣歌數句。太守疑爲文山先生，整冠肅拜，問神姓名。曰：「亡國庸臣史可法。」

「時太守正修蒼史公祠墓，環植梅松。因問：『爲公修祠墓，公知之乎？』曰：『知之。此守土者之責也。然亦非俗吏所能爲。』問：『自己官階？』批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謝無子，問：『將來得有子否？』批曰：『與其有子而名滅，不如無子而名存。』太守勉旃。』問：『先生近已成神乎？』曰：『成神。』問：『何神？』曰：『天曹稽察大使。』書畢，索長紙一幅，問：『何用？』曰：『吾欲自題對聯。』與之紙，題曰：『一代興亡歸氣數，千秋廟貌傍江山。』筆力蒼勁，謝公爲雙勾之，懸於廟中。」

●懸頭竿子

某令宰寶山時，有行商來告搶奪者，被搶處，係一坵港泊舟所也。令往視其地，見水路可通城中，而乘舟者，例在此處雇夫起行，心疑之，衆莫言其故。一把總來見曰：『此地原可通城，所以客來必起撥者，港口窮民，藉挑馱之力，爲餬口計故也。』令問搶奪事，曰：『不敢言，須寬把總罪，纔敢言。』令曰：『律有自首免罪之條，汝告我，卽爲自首矣，何妨？』曰：『諸搶奪者，皆把持壟斷人也，把總兒子亦在其中。前月某商到此，見水路可通，不肯起撥，因而打吵，事實有之。』乾隆三十年新例，拿獲強盜者，破格超遷，令定案時，心想遷官，竟以獲盜具詳，把總知情，照窩家例立決。一時斬首者六人，令超遷安慶知府。後六年，署松太道，巡海至寶山搶奪處，見六竿子掛獨餽尙存，問跟役曰：『前壘壘有何物耶？』役曰：『此六盜也。大人以此陞官而忘之耶？』令不覺悚然，怒曰：『死奴誰教汝引我至此？速歸速歸。』昇至衙，罵司關者曰：『此內室也，汝何敢放某把總擅入。』言畢而背搶發，一齋六頭如相嚙者，家人知爲不祥，燒紙錢，請高僧懺悔，卒以不起。

●陳紫山

余鄉會同年陳紫山，名大論，溧陽人也。入學時，年纔十九，偶病劇，夢紫衣僧自稱元圭大師，握其手曰：「汝費我到人間，盡歸乎來。」陳未答，僧笑曰：「且住且住。汝尚有瓊林一杯酒，瀛台一碗羹，喫了再來未遲。」屈其指曰：「此別又十七年了。」言畢去。陳驚醒，一汗而痊。己未中進士，入翰林，陞讀學士。三十八歲，秋痢不休，因憶前夢十七年之期，自知不起。常對家人笑曰：「大師未來，或又改期，亦未可知。」忽一日早起，焚香沐浴，索朝衣冠，著之曰：「吾師已來，吾去矣。」同年金質夫編修，素好佛者，在旁喝曰：「既牽他來，又拖他去，一去一來，是何緣故？」陳目且瞑，強起張目答曰：「來原無礙，去亦何妨？人間天上，一個壇場。」言畢，跣趺而逝。

忌火日

曹來殷太史，在京師晝寢。夢偉丈夫來拜，自稱黃崐圃先生。拉至一處，宮闕巍然，中有尊神，面正方，著本朝衣冠。請曹入見曰：「吾三人皆翰林衙門官，只行前後輩禮，不行僚屬禮。」坐定，目曹曰：「卿十一歲時，曾行一大好事，上帝知之，故特召卿到此受職，卿可卽來。」曹茫然不記幼所行何事，再三力辭。陳家寒子幼，故不願來，尊神甚不悅。旁顧崐圃先生曰：「再向彼勸掖之。」語畢，不顧而入。先生拉曹笑曰：「我深知翰林衙門，亦甚清苦。卿何戀戀不肯來耶？」曹復哀求，先生曰：「我且爲卿說情，似亦可免。但卿此後逢火日，不可出門，慎無忘也。」曹問尊神何人，曰：「張京江相公。」問：「何地？」曰：「天曹都察院。」曹驚醒，後每出門，必檢視黃歷。遇火日，雖慶弔事皆不行。數年後，不甚記憶。乾隆三十三年臘月二十三日，嚴冬，友舍人邀曹至程魚門家作詩會，俗以此日祀灶，遂以爲題。席間酒數巡，曹悵然如睡去者。目瞑身仆，羣客大驚。疑詩中有侮灶神之語，故神爲祟。乃羣向灶禮拜祈請，至三更時，曹始蘇。自言見黑袍人送我回來。次日取黃歷視之，二十三日火日也。

朱法師

同館翰林朱淳之，父樸菴先生，陝西人也。少時課徒爲業，偶至一村，村人傳呼曰：「朱法師來矣。」具酒饌，求書姓名以爲鎮壓。朱笑曰：「我乃蒙童之師，非法師也。且素無法術，不能鎮壓，汝輩何爲？」衆人曰：「此村有狐仙，爲民患者三年。昨日空中語曰：『明日朱法師來，我當避之。』今日先生來，果姓朱，故疑爲法師。朱寫姓名與之，某村果安。未幾朱別過一村，其村人之歡迎者如前。且曰：『狐仙有語，二十年後與朱法師相見于太學之崇志堂。』朱其時尙未鄉舉也。後中壬子科舉人，選國子監助教，監中祭器久被狐竊去，司祭者皇皇然索而弗獲，方議償賠。朱記前語，爲文祭之一夕，俎豆之屬，盡橫陳於崇志堂，絲毫無損。屈指算之，距到某村時已二十年。

●城門面孔

廣西府差常寧，五鼓有急務出城，抵門猶未啓鑰。以手捫之，軟膩如人肌膚，差大駭。乘殘月一線，定睛視之，則一人面塞滿城門，五官畢具，雙眼如箕，驚而返走。天明逐隊出城，亦無他異。

●竹葉鬼

豐溪吳奉戎，作官閩嶠，謝病歸里，舟過豫章。天暑熱，假空館於百花洲。屋宇寬敞，頗覺適意。屋內外常有聲如鬼嘯，家人獨行，往往見黑影不一。一夕，吳設榻乘涼於闌干側，聞牆角芭蕉叢中窸窣有聲，走出無數人，長者短者，肥者瘦者，皆不過尺許。最後一人稍大，荷大笠帽，不見其面，旋繞垣中，若數十個不倒翁。吳急呼人至，倏忽不見，化作滿地流螢。吳捉之一，螢纔入手，戛然有聲。餘螢悉滅，取火燭之一，竹葉而已。

●驢大爺

某貴官長子，性兇暴，左右稍不如意，即撲責致死。侍女下體，祇以非刑，未幾病死。見夢於平昔親信之家奴，「陰司以我殘暴，罰我爲畜。明晨當入驢腹中，汝速往某衙衙驢肉鋪中，將牝驢買歸，以救我命。稍遲則無及矣。」言甚哀，奴驚寤，心猶疑之。乃復睡去，又夢告之曰：「以我與爾有恩，俾爾救援。爾寧忘平日眷顧耶？」奴即赴某衙衙，見一牝驢，將次屠宰，買歸園中，果生一駒，見人如相識者，人呼大爺，則躍而至。有畫士鄒某，居其園側，一日聞驢鳴，其家人云：「此我家大爺聲也。」

●熊太太

康熙間，內城伍某公者，三等侍衛也。從上打圍木蘭，以逐取獵犬，致墜深澗中，自分死矣；餓三日，有人饋過澗，乃抱以上，自分以爲啖己也，愈驚。熊抱入山洞，采果喂之，或負羊豕與食。伍見而攢眉，熊爲采樹葉燒熟以食之。久之亦無怖意。每小便，熊必視其陰而笑，方知其熊故雌也。遂與成夫婦，生三子，勇力絕人。伍欲出山，熊不許。其子求還家，熊許之。長子名諾布，官藍翎侍衛，乃以卒車迎父母還家。家人號曰：「熊太太。」人求見者，熊不能言，能叉手答禮。就養其家十餘年。先伍公卒，學士春台親見之，爲余言。

●冤鬼認錯

杭城艮山門外俞家橋，楊元龍，在湖墅米行中管理賬目。湖墅距俞家橋五里，元龍朝往夕返，日以爲常。偶一日，因米行生理熱鬧，遲至更餘方歸。至得勝堤橋，遇素識李孝先偕二人急奔。元龍呼之，李答云：「不知二人何事要緊，拉我往蘇州去。」楊詢二人皆笑而不答。元龍拱手別李，李囑云：「汝過潮王廟里許，小石橋邊，有問汝姓名者，須告以他姓，不可言姓楊。若言姓楊，須并以名告之，切記切記。」元龍欲問故，孝先匆匆行矣。元龍前行

至橋，果有二人坐草中，問其姓名。元龍方答姓楊，二人卽直前扭結云：「久候多時，今日不能放你了！」元龍以手拒之，奈彼夥漸衆，爲其拉入水中，始悟爲鬼，并記師語卽大呼曰：「我楊元龍，並未與各位有仇。」中有一鬼曰：「錯矣，放還可也。」方叫喚間，適有賣湯圓者過橋，聞人叫鬧，持燈來照，見元龍在水中，急救之。元龍起視，卽鄰人張老，告以故，張老送元龍歸家。次早，元龍往視孝先，見孝先方殮，詢之其家，云：「昨晚中風死矣。」蓋遇李時，卽李死時也。但不知往蘇州何事。

●代州獵戶

代州獵戶李崇南，郊外馳射，見鴿成羣，發火槍擊之，正中其背，負鉛子而飛。李大驚，追逐至一山洞，鴿入不見，李穿洞而進，則石室甚寬，有石人數十，雕鏤極工，頭皆斫去，各以手自提之。最後一人枕頭臥，怒目視李，睛閃閃如欲動者。李大怖，方欲退，而帶鉛子之鴿，率鴿數萬，爭來咬撲。李持空槍，且擊且走，不覺墜入池內，水紅熱如血，其氣甚腥，鴿似甚渴者，爭飲於池。李方得脫，逃出洞，衣上所染紅水，鮮明無比。夜間映射燈月之下，有火光照灼，終不知此山此鴿，究屬何怪！

●金剛作鬧

嚴州司寇某，有戚徐姓者，能持金剛經，司寇卒後，徐作功德，爲誦經，日八百遍。一夕病重，夢鬼役召至閻羅殿，上座王者謂曰：「某司寇辦事太刻，奉上帝檄，發交我處，應訊事甚多，忽然金剛神闖門入，大吵大鬧，不許我審，向我要司寇去，我係地下冥司，金剛乃天上神將，我不敢與抗，只好交其帶去。金剛竟將他釋放，我愁人犯脫逃，不能奏覆上帝，只得行文到地藏王處，方知是汝在陽間多事，替他念金剛經所致。地藏王曉得公事公辦，無可

挽回故替我攔住金剛神，不許再來作鬧，仍將某公解回聽審，所以召汝者，卽此情節告知，不許再爲誦經，姑念汝也是一片好意，無大罪過，故仍放汝還陽。然妄召尊神，終有小譴，已罰減陽壽一紀矣。」徐大驚而醒，未十年竟卒。吳西林曰：「金剛乃佛家木強之神，黨同伐異，聞呼必來，有求必應，全不顧其理之是非曲直也。故佛氏座之門外，爲壯觀禦武之用，誦此經者宜慎重焉。」

● 燒頭香

凡世俗神前燒香者，以清早第一枝爲頭香。至第二枝便爲不敬。有山陰沈姓者，必欲到城隍廟燒頭香，屢起早往，則已有人先燒矣。悶悶不樂，其弟某知之，預先通知廟祝，毋許他人。俟其先到，再開門納客，廟祝如其言，沈清晨往，見燒香者未至，大喜，點香下拜，則仆地不起矣。扶昇歸家，大呼曰：「我沈某妻也，我雖有妬行，然罪無死法。我夫不良，趁我生產時，囑穩婆將二鐵針置產門中，以此隕命。一家之人竟無知者，我訴城隍神，前說我夫陽壽未終，不准審理。前月關帝過此，我往喊冤，城隍說我衝突儀仗，又縛我放香案脚下。幸天網恢恢，我夫來燒頭香，被我捉住，特來索命。」沈家人畢集，拜求請焚紙錢百萬，或請召名僧超度。沈仍作妻語曰：「汝等癡矣！我死甚慘，想往叩天關，將城隍縱惡沈某行惡之事一齊申訴，豈區區紙錢超度所能饒免者乎？」言畢，沈自牀上投地，七竅流血而死。

● 樹怪

費此度從征西蜀，到三峽澗，有樹子存枯枝，而無花葉，兵過其下輒死。——死者三人——費怒，自往視之，其樹下枝如鳥爪，見有人過，便來攫拿。費以利劍斫之，株落血流，此後行人無恙。

●廣信狐仙

徐芷亭方伯，初守廣信府，有西廂房鎖閉多年。云中有狐，徐夫人不信，親往觀之。聞鼯呼聲，啓戶無人，聲從一榻中出，夫人以棍敲之。空中有人語云：「夫人莫打我，吳剛子也。居此百餘年，頗有去意。屢欲移居，而門神攔我，夫人可爲我祭之，且代爲乞情，則我讓出朝廷公廩矣。」夫人大駭，具酒肴，向竹床陳設，兼祭門神，告以原委。又聞空中語曰：「我受夫人恩，愧無以報，謹來賀喜。府上老爺，卽日陞官。奉囑者，七月七日，切勿抱官官到紅梅園嬉戲，其日恐有惡鬼在園作祟。」言畢寂然。到期，方伯表兄某過園，見樹上有兩紅衣兒，以手招人，就視之，並無形影。但聞崩頽之聲，則假山石倒矣，幾爲所壓。九月間，徐公陞贛南道，此事徐公子秉鑑爲我言。

●白石精

天長林司馬名師者，家設乩壇，有怪物占爲壇主。自名白石真人，人間休咎頗驗。常教林君修仙，須面上開一眼，便可見上帝宮室，雲中神仙。林從此癡迷，時以小刀向鼻間刻劃，人奪其刀，便怒罵。忽一日，乩盤書云：「我土地神也，現在纏汝者，是西山白石之精，神通絕大，我受其驅使，渠不能作字，凡乩上皆強我代書。今日渠往西天參佛，故我特來通知，速拆乩盤，具呈於本縣城隍，庶免此難。但切不可告知此怪，是土地神來洩漏也。」蔣太史若生，自金陵來，知其故，立毀其盤，并以三十金買天師符一張，懸林室中，怪果不至。後十年，林君亡矣，符尙挂中堂。有線香倒下，燒其符上，硃砂字畫盡而襯紙不壞。其時蔣在京師，未得林訃，適天師來朝，告蔣曰：「貴親家林君死矣。」問：「何以知之？」曰：「某月日，我所遣符上神將已來歸位故也。」後得知林家燒符之信，方覺駭然。當扶乩時，蔣在座，則盤中不動，蔣去後，人問乩書云：「此老有文光射人，我不喜見之。」據土地曰：「石精在林。」

家作祟者，要攝取林之魂，供其役使故耳。」

●鬼圈

蔣少司馬時菴公子某，與數友在京師遊忠愍寺，時屆清明，踏青荒地，見精舍數間，中有琵琶聲。趨往，則一女背面座，手彈弦索。逼視之，女回頭變青面獍獠者，直來相撲。陰風襲人，各驚走，歸時尙下午。彼此疑爲眼花，且恃有四人之衆，各持木棍再往。則有四黑人，坐而相待，手持銅圈套人，受其套者，無不傾跌，棍無所施。正倉皇間，有放馬者數人，驅馬衝來，怪始不見，四人歸，各病十餘日。

●東醫寶鑑有法治狐

蕭山李選民，少年倜儻，燒香佛廟。見美女在焉，四顧無人，遂與通語。女自言姓吳，幼無父母，依舅而居。舅母凌虐，故在此禮佛，願得佳耦。李以言挑之，女唯唯，遂與歸家，情好甚篤。久之，李體日羸，交接時吸取其精，與尋常夫婦不同。且十里以內之事，必先知之，心知爲狐驅之無法。一日拉其友楊孝康至三十里外，以情告之。楊曰：「我記東醫寶鑑中有治狐術一條，何不試之？」遂偕往琉璃廠，覓得是書來。東洋人譯而行之，女果涕泣去。此事余在江西謝蘊山太史家，親見楊孝康爲余言之，惜未問其東醫寶鑑中是何卷頁！

●乩言

撫州太守陳太暉，未第時，在浙鄉試。向乩神問題，批云：「具體而微。」後中副車，方知所告者非題也。有求對聯者，書努力加餐飯，小心事友生十字。問次句何出？曰：「秀才讀時文，不讀杜詩，可憐可笑。」陳方與友遊鑑湖。

觀蓮。亂問：「昨日鑑湖之遊樂乎？」有詠紅蓮者，以詩求和，亂上題云：「紅衣落盡小姑忙，從此朝來葉亦香，莫惱韶光太匆迫，花開三日卽爲長。」雲門山氓有被鬼作鬧者，詣亂盤求救，亂書：「我不能救，請某村余二太爺來救。」如其言，請余二太爺至。余向其家東北角厲聲曰：「你們要往四川，也該速去了。」空中應曰：「極是！」從此怪竟寂然。余二太爺者，某村之學究也。問其所以驅鬼者，是何言語？笑而不答。問亂：「亂亦無言。」

●移觀音像

山西澤州北門外，有廟供觀音。時時有黃蜂，從其座下石縫中出，紛紛數萬，白日爲晦。土人移觀音像，掘蜂穴以火熏之，見一朱棺，有底無面，中有婦人，突然而起，將紅袖一揮，頸拖雙帶而走。衆瞠視聽其所往，其裙上滿繡蝴蝶，飄飄然竟入市中李姓家而滅。李方娶婦，衆人告以故，李以爲妄，大罵衆人荒誕。未三日，其家新婦縊死。

●山陰風災

己丑，蔣太史心餘，掌教山陰。有扶乩者徐姓，盤上大書關神下降，蔣拜問其母太夫人年壽。神批云：「爾母係再來人，來去自有一定，未便先漏天機。」復書云：「屏去家僮，有要語告君。」如其言，乃云：「君負清才，故爾相告。今年七月二十四日，山陰有大災，爾宜奉母避去。」蔣云：「弟子現在寄居，絕少親戚，無號可避。且果係劫，數中人避亦無益。」乩盤批「達哉」二字，靈風肅然，神亦去矣。臨七月之期，蔣亦忘神所言。二十四日晨起，天氣清和，了無變態。過午二頃，忽大風西來，黑雲如墨。人對面不能相見，兩龍鬪於空中，飛沙走石，石如碗大者打入窗中，以千百記。古樹十餘丈者，折如寸草。所居葺山書院，石柱盡搖，至申刻始定。牆傾處壓死兩奴，獨一七歲小兒存米桶中，呻吟不死。問之，云：「當牆倒時，見一黑人長丈餘，擒我納桶內。」其母則已死桶外矣。是年臨海居民死者

數萬人

●謝檀霞

連防者，昭州人，好潔耽吟。友人某，邀與同賈楚中，友入肆會計，防獨守舟次。泊湘源數日，愛江水淨碧，凡衣裳襟帶，都促奴子再三澣濯。而自吟不輟。夜夢身立水上，有好女子蹴波與語，自稱「謝檀霞」，元時人，年十八夭死。父母憐我癖愛此間山水，送葬於此。今塚沒水漲，遺骨久付泥沙。生時好潔耽吟，與君同癖，宜壽而夭，故得全其神氣，不復輪迴生死。介在仙鬼之間。君明日當死於風濤中，妾憐其癖之同也，敢以預告君，可速附他舟回家。」防驚醒，卽治裝下水船抵家。歸後足不出戶，旋聞湘源陷風濤死數千人，惴惴無已。年餘忽夢吏數人突至其家，責以免脫之罪。謂冥王赫怒，將重按其事。連臬遽甚，許焚冥錢若干，方允緩期。數夕後，鬼使復至，索錢加倍，防亦允許。正當焚送之期，方晝寢，忽見檀霞自外入，笑曰：「我來賀君脫難，尋君居址不得。廣爲問訊，不圖野水之劫，人數太多，容易蒙混，又喜各府判官，新舊交代，我已遣人將君姓名註銷。自今以後，杳無死期。我是數百年英魂，飄泊無耦，願共晨夕。授子服氣之法，不必交媾，如人世之夫婦也。」且曰：「鬼差索詐，不必理他，有我在此。」後遂白日降形其家，周旋如妻妾，不飲不食。久之，防亦能辟穀。每言禍福輒應，閭里以此敬而奉之。檀霞嫌人世無味，乃偕防重遊湘中，不知所終。

●引鬼報冤

浙江鹽運司快役馬繼先，積千金，爲其子煥章營買吏缺。煥章吏才，更勝乃翁，陡發家資巨萬。繼先暮年娶妾馬氏，頗相得。繼先私蓄千金，指示妾云：「汝小心服侍，終我天年。我卽將此物相贈，去留聽汝。」越五六年，繼先

病，復語其子云：「此女事我甚謹，我死後，所蓄可俱付之。」繼先死，煥章頓起不良，卽與其姑丈吳某，曾爲泉州太守者商曰：「不意我翁私蓄尙多，命與此女，殊爲可惜。」吳云：「此事易爲，乃翁死後，我來助汝逐之。」過數日，煥章誘此妾出屋伴靈，私與其妻硬取箱篋，搬入內室，將乃翁臥房封鎖，此妾在外尙不知也。繼先回煞後，此妾欲歸內室，吳突自外入，厲聲曰：「姨娘毋往，我看汝年輕，決不能守節。不若卽今日收拾回娘家，另擇良配。我叫汝小主人贈汝銀兩可也。」隨呼煥章兌銀五十兩來。煥章趨出曰：「已備。」妾欲進內，煥章止之曰：「既是姑爺吩咐，想必不錯，汝之箱篋行李，我已代汝收拿停妥，毋煩再入。」妾素愿懼吳之威，含淚登輿去。煥章深謝吳之勞。又數月，節屆中元，妾帶去之資及衣飾，已爲父母兄弟蕩盡，欲趁此節哭奠主人，仍歸馬氏守節。七月十二日，備香帛祭器，至馬家哭奠。煥章之妻罵曰：「無恥賤人，去而復返。」不容入內，命其座外廳之側軒，暫過一夜，祭畢卽去。如再逗留，我決不容。妾徹夜哭，五鼓方絕聲。次早往視，已懸軀於梁矣。煥章買棺收殮，其母家懼吳聲勢，亦無異言。煥章因屋有縊死鬼，將屋轉售章姓，別搆華堂自居。章翁自小奉佛誦經，夜見此女作懸梁哭泣狀，翁久知此事，心爲不平。且惡煥章之嫁禍，乃祝曰：「馬姨娘，我家買屋，用價不少，並非強佔，姨娘與馬煥章吳某有仇，與我家無干。明晚二更，我親送汝至煥章家何如？」鬼嫣然一笑而沒。次晚爲此女設位，持香送至煥章門，低聲曰：「姨娘傍立，待我叩門。」卽叩門問司閻：「汝主人歸否？」對曰：「尙未。」乃又私祝曰：「姨娘請自入，仇可復矣。」司閻者不解章之喃喃何語，笑其癡。章歸家，終夜不寐，天未明，卽趨馬家聽信。見司閻者已立門外，章曰：「汝起何早？」司閻者曰：「昨夜主人歸，方至門，卽疾作。刻下危甚。」章驚而返，下午復探，馬已死矣。過數日，吳太守亦亡。煥章無子，其資均爲他人所有。吳沒後，家亦不振。

靈鬼兩救兇命

武昌太守汪獻琛之弟，名延生者，暑月暴亡。後乾隆二十八年秋日，其堂兄希官亦得危疾，數夜不寐，醫者開方以補劑治之。其母方煎藥，病者忽發聲曰：「大孀娘毋再誤也。我昔誤于庸醫，今希哥又遭此難，我不忍坐視其死。」言畢，即將藥碗擲地。希母問曰：「汝何人憑我兒？」曰：「我卽延生也。死未一年，孀娘不能辨我聲音耶？」希母曰：「汝死後作何事？」曰：「陰司神念我性直，且係屈死，命我爲常州城隍司案吏。因本官秀文浙省城隍會議，總督到任，差務要事，命我齋文來此，我故得來一探希哥，不意渠已臥病，幾爲庸醫所殺。此刻我往城隍衙門將公事了結再來。」語畢，卽閉目臥，竟夜安眠。次早醒問之，茫然無知。至晚忽作延生聲曰：「懣矣，速具水漿來解渴。」希母與之又云：「可呼八兄來，我有話說。」八兄者卽其胞兄也。旣至，慰問若生時，且云：「八兄汝何貪戲若此，前在祖宗祠堂池內，自蕩小舟，幾爲石柱碰斃。其時幸我在旁，使柱旁倒，不然難逃此厄。柱下有古塚一坵，因我父瘡池不察，使他枯骨日浸水中，故欲來報怨。我再三求之，彼方允諾。八兄須爲遷葬。」又呼其妹三人至前曰：「大妹二妹，有福不妨，小妹祿甚薄，不若隨我去，交與母親照管，何苦在此常受庶母之氣？」大笑拱手作別狀。曰：「再會再會。」言畢，希復仰臥如初。越數日，病愈，不半年，其幼妹果亡。二十九年冬，希哥夢延生至，曰：「兄今愈矣，弟辦完此差，小有功效，可望受職，從此別矣，後會難期。」語竟而去，希哥悲呼而醒。

●木畫

永城尉陸敬軒，浙之蕭山人，修署截木，署舊有柳樹一株，鋸之，板中現天然畫一幅。如淡墨寫成，左危峯，右懸崖，上松一株，山樹一株，枝幹倒垂松上，纏藤累累，中有一叟，扶杖立，高冠長袖，鬚眉如活。左手納袖中，著胸前，石脚前行，露鳥隱衣下，回顧若聽泉狀。尉之寶之，攜歸其家。時乾隆辛丑十月十三日事。

●滾經臺

貴州平越府署內，有石臺，高七尺，藏佛經十六幅，全書梵字，讀之不可解。相傳太守訊獄，有事關重大，而犯人
不伏者，則取經鋪地，令犯人在經上滾過，理直者，了然無害，理屈者，登時目瞪身僵，數百年來，官恃以斷獄，而獄
囚亦無輕敢滾經臺者。張文和公第五子景宗，性素慎，抵任後，以爲妖，拆臺焚經，是年兩子死，次年公亡。

●菜花三娘子

陽湖某秀才，美丰姿，春夜獨坐書房中，聞扣門聲，啓視之，有女自稱菜花三娘子，特來相伴。隨後有四姊妹如
腰從然，生驚其美，遂留宿焉。日久身病，遣之不能去。其父具牒訴于本縣之張王廟，是夜夢張王拘犯聽審，責三
娘子蠱惑良人，各杖十五，押逐出衙。五婦行未數步，皂隸持杖追至，向三娘子索錢，曰：「非我用情輕打，則汝等
嬌嫩之臀傷矣。焉能行路？」各女皆于裙帶中出錢謝之。越三日，三娘子復來，曰：「我與汝緣法未盡，不能捨汝，汝
再告張王，王亦無奈我何。汝同學有王先生某者，其人迂腐可憎，汝不許往告，亦不許入門。」生父母惡之，重具
牒訴于張王廟，神果不靈，乃速招王先生，處館遠方，越數日方到。到時生已死矣。王先生亦邑中廩生，年未三十。

●神和病

趙雲松探花，年十六，戚人張某患神和病。有女鬼相纏，形神鵠立，奄奄欲斃，其母徧禱諸神，卒無效驗，惟趙坐
其榻，鬼不敢至。趙去，鬼笑曰：「汝能使趙探花常坐此乎？」母苦求趙公，趙不得已，往秉燭相伴。至第三夜，不勝
其倦，略閉目，病人精已遺矣。越數日而卒。

●鼠長牛

句容村民養一牝牛，忽有七鼠從牛後竅入，食其心肺，牛竟死。村民逐鼠得其一，遍體白毛，重十斤，烹食之，肥過雞豚。

代神判斬

蕭十洲參戎，致政歸養，舟泊巫峽，是夜夢有若差官狀者，持令箭騎馬，沿江問孰是蕭大老爺船，躍入船頭，喘猶未定，懷中取出公文一角，面書「金龍四大王封」六字，隨押七犯跪旁，請判「斬」字。蕭駭曰：「此地方官之事，余武職，且退歸林下之員，不敢越俎。」差官答曰：「公文上有公銜名，請照例辦。」頃刻間，燈燭輝煌，傳呼升堂開門，塔下儀仗吏卒，排立儼然。坐公堂上，非舟中也。差官先唱統犯六名，後唱斬犯一名，乃六七歲童子。蕭問曰：「渠尙未成丁，何罪遽斬？」吏搖手曰：「罪名已定，毋煩置議，請速判之。」隨送標條判訖，遂押衆犯而去。公夢覺，心惡之。次晨大霧彌江，公戒勿解纜，已刻向其母太夫人閒話間，述前夢未竟，忽有一隻上水貨船，觸石撞沉，呼救甚慘，乃急命舟子撈救，僅救起三客，業僵死矣。如法灌救，良久方活。其舵工七名，皆已淹斃。後復撈獲無頭童男一屍，認其衣服，即舵工之子也。余按此事，與無錫華師道夢中相同。華夢陰官差役，請華到衙門判「斬」字，華以未審罪名，不肯落筆。有被髮婦再四哀求云：「公若不肯下判，則此案又拖累三年矣。」華終不肯云：「我不知其所以應斬之罪，如何忍心落筆。」遂喝拒而醒，隔三年，師道字半江，工篆隸之學，在淮上程尊江家處館，與余交好。

鬼門關

朱梁江，名衣，太倉州諸生也。戊子科，赴江寧鄉試，寓中患熱症甚危。親友買舟送歸，行次丹徒，朱臥艙中，忽爾

暈絕，見二青衣人導之登岸，其路直而窄，黑暗無光。兩足甚輕，飄行約十餘里，忽有一物來緊傍身左。走十數里，又一物來緊傍身右。再走數十里，到一城，巍巍然雙門謹閉。城額橫書「鬼門關」三字。二青衣扣門不應，再扣之，旁邊突出一鬼，貌甚猙獰，與二青衣互相爭鬪。遙見紅燈一對，四轎中坐一官長，傳呼而來。近視之，似太倉州城隍神。神問：「你是何姓名？」答：「係下場太倉州學生員。」神曰：「你來尚早，此處不可久停。」命徹所導之燈送歸。見城門洞啓，轎甫入而門仍閉矣。持燈者云：「速隨我向東走。」覺非前來之路。行二三里，至大江邊，白浪滾滾，持燈者衆，渠推入江心，大呼救命而甦。時舟已抵太倉城外，蓋死去已三日矣。因心窩尚溫，故從者促舟子日夜趕行，至家病愈。此事蕭松甫所言。蕭客珠崖時，曾過詹耳四面疊嶂，峯嶺中通一道，壁上鐫「鬼門關」三字。宇旁刻唐李德裕詩，貶崖州司戶經此所題。詩云：「一去一萬里，十來九不還；家鄉在何處，生渡鬼門關。」字徑五尺，大筆力遒勁，過此則毒霧惡草，異鳥怪蛇，冷日愁雲，如入鬼域，真非人境矣。

冤魂索命

乾隆戊寅，蕭淞浦與沈毅菴同客番禺幕中，分辨刑名。時菱塘有刃傷事主盜案，獲犯七名，賊證確鑿，蕭照例擬斬解府司勘轉。臬使某疑七犯皆問大辟，得毋過刻，駁審減輕，蕭亦不願轉此重案，借此推辭。案歸毅菴辦矣。毅菴居處與蕭僅隔一板壁，夜間披閱案牘，聞毅菴齋中苦嘶嘶有聲甚微，起而矚之，見毅菴俯首案上，筆不停書。其旁立有三四鬼，手捧其頭，又無數矮鬼環跪于地。蕭急呼毅菴視之，忽血腥撲鼻，燭燈俱滅，身亦暈跌，窗外童僕急扶歸臥。次日毅菴反，同人叩其故，蕭告以所見。毅菴曰：「吾知之矣。昨宵所辦菱塘盜案也，原擬情真罪當，七人皆無可生之法，因奉駁審，不得不從中減輕二名，內謝阿挺、沈阿癡兩犯，本在外接贓，並未入內，因獲贓格鬪，刃傷事主，且有別案。君故皆擬斬，予欲改輕其罪，以迎合臬司。君所見跪地無數矮鬼，殆二犯之祖宗也。其

環侍之無頭鬼，非二犯已伏誅之夥盜，卽被殺害之怨鬼來索命也。子不敢枉法以活人，使死鬼含冤于地下，請仍照原擬頂詳可也。」其案遂定。

●掃螺螄

徐公浩，觀察山西，有老狐化作道士，時入其署與語。某縣令太倉王姓者，中飛語，觀察信之，將擬其官。老狐緩頰，謂其人祖宗功德不可量也。後觀察廉得其誣，事遂已。令來謁觀察，問祖宗作何好事，對以「五世祖耕海濱，海潮至，青螺隨潮入岸上，潮退，螺不能歸原處，被人捉賣，祖夫妻各持帚掃青螺入海，自三更至黎明爲度。如是者六十年，狐所謂功德，或指此耶？」觀察有小婢曰彩雲，狐見之曰：「不可使爲婢，此女有根基，將來是觀首，大士作媒嫁與洞庭君者。」遲數日，彩雲持其父所書扇倚柱看，觀察見文理初通，知問其父爲諸生，祖翰林，且感老狐之言，命作第三孫女，遂近皆知三姑娘。閱半載，有巨公以札寄觀察，并贈一畫軸云：「聞公三姑娘未字人，可許與申太守大年之子，奉贈大士像，甚靈，懸齋頭禱求，當有驗也。」申湖北人，悟洞庭君之說，大士像又與媒札同至，乃爲成婚，狐之前知如此。

●周太史驅妖

周用修，江西瑞昌縣樓下邨人。年五十餘，喪早妻，有子有媳，生計頗自給。一日有嫗年五十許，入其家，登樓呼其長子婦曰：「吾爾姑也，爾毋懼。」婦詫甚，于歸時並未見有姑也。用修聞之，欲相見不許，其子欲見亦不許，然飲啖寢興，無異常人，舉家亦安之。無何有諍語，飛入其耳，怒亡去。用修家遂困，所存布菽貯之櫃，扇鎖甚固，啓視一空。邑人但時見老嫗在用修門首，日市布菽，如是者三年，家困甚。請于官，召巫治之，皆不驗。宗人厚贖，以庶吉

士在假，至其家。先一夕怪去，至期又去。用修異之，乞厚贖，爲驅除。厚贖硃書黃紙，檄其土地神及灶神曰：「陰陽同一理，無陰司則已；若果有，則以一區區樓下，有二神在此，而聽此妖祟人，竟莫之問乎？限三日驅之，不能，則五日七日，若再不能，是無神也。焉用血食爲當？令焚爾廟，毀爾像矣。」檄焚後，厚贖即渡江訪友，閱月歸，仍過樓下，卽在肩輿小睡，似見漫山塞谷，皆老少男婦人，上立人者幾千萬輩，擁道來觀。二老人鬚長二尺，立輿旁，默無語，厚贖驚覺，僱肩輿入城。諸族人賀曰：「君焚檄後三日，怪去竟不復來。」言未已，用修至，搏額于地，求爲草善。後文再焚于二神祠，怪遂絕。

● 良豬

江南宿州睢溪口民被殺，投屍于井。官驗無凶手，忽一豬奔至馬前，啼甚慘，從役驅之不去。官曰：「畜有所訴乎？」豬跪前蹄，若叩首狀，官命隨之行。豬起前導，至一家，排戶入。豬奔臥榻前，以嘴嚙地，出血跡，尙新。執其人訊之，果殺人者。鄉人義之，各出費養豬於佛舍，號曰「良豬」。十餘年死，寺僧以龜埋焉。

● 雷打扒手

烏程彭某，妻病子幼，賣絲度日。一日負一捆絲，赴行求售，因估價不合，置之櫃上。時出入賣絲者甚衆，以其貨少，他顧生理。彭轉瞬，絲即失去，因牽行主鳴官。行主云：「我數萬金開行，肯騙此數千文絲乎？」官以爲有理，不究。賣絲者悶悶回家，適其子嬉戲門外，見父賣絲歸，以爲必帶果餌，迎上索取。彭正失絲懷忿，任脚踢之，兒登時死。彭悔，急自投河亦死。其妻不知也。鄰人見其子臥于地，扶之，方知氣已絕。連呼病婦，告以兒亡。婦痛子憤極，登時墜樓死。官驗後，囑鄰人爲之埋葬。越三日，雷雨大作，震死三人于賣絲者之門。少頃，一剃頭者復甦，據云：「前

扒手孫某在某行扒出一捆絲，對門謝姓見之，欲與分價，方免出首。絲在我店賣出，派分我得錢三百，彼二人各得二千。旋聞賣絲者投河，官驗後無事矣。不料今日同遭雷擊，彼等均已擊死，我則打傷一腿，一驗之果然。

●北門貨

紹興王某，與徐姓者，明季在湖南避張李之亂。所過處，尸橫遍野。一夕遇李兵，二人自度必死，避城內亂屍中。夜半，燈燭輝煌，自城頭而下，疑賊兵巡城。漸近乃城隍燈籠，愈驚懼，不敢作聲。少間，聞從者曰：『有生人氣。』又一吏呼曰：『一個北門貨，一個不在數。』神漸遠去，次早賊兵出城，二人起走。緊記夜所聞，認南路而行，傍晚，又抵一城，恰是北門。突遇賊兵，徐被殺，王遁歸家，後子孫甚衆。

●泥劉海仙行走

如臯北門內，湖南常德太守徐文度，家買一劉海仙，長六寸許，置于堂前神龕內，有年矣。一日文度昏昏欲睡，忽聞堂前有剝啄聲，命婢攜燈照視。其婢驚奔入告曰：『龕內泥劉海仙忽然下地行走。』公初不信，視婢驚怖之狀，乃出堂諦視，而泥劉海果跌跌而行，咸以爲妖，欲毀棄之。公語衆曰：『汝等且勿懼，此像既能行走，或有靈應之徵，不可毀棄，仍令供奉龕內。』迄今二十餘載，絕無他故。其子湘浦，現任兩浙副使。

●鹽雪奇冤

乾隆四十三年春，保定清苑縣民李氏女，嫁與西鄉張家莊張氏子爲室。相距百餘里，李女歸寧月餘，新郎跨驢來迎，令妻騎驢，而已步行于後。路經某村，離家僅二十里，緣此村居民，素與新郎熟識，必多調笑，且驢亦熟識。

歸路，張乃令妻先行。至六七里許，有三叉歧路，過西爲張家莊大路，過東則任邱縣界。有一少年，控車自西道轆轤而來，係任邱豪富劉某，將張妻驢衝向任邱道上，相逼而行。天漸晚，張妻心慌，問少年曰：「此地離張家莊幾何？」少年答曰：「娘子誤矣！張家莊須向西而行，此是任邱大路，相距數十里。天晚難行，當爲娘子擇莊借宿，天明卽遣人送往何如？」張妻無奈，勉強允從。至前莊，係劉之佃戶孔某家，借房安歇。其時適孔佃之女，亦新婚歸寧，孔謂女曰：「今晚業主借宿，不能違命。汝當暫回夫家，候葉主去後，再來迎汝。」女從而歸，其房爲劉張共宿之所。劉之車夫宿于房外，張之騎驢繫于簷下。次日將午，不見啓戶，孔佃窺于窗隙，見兩屍在炕頭俱在地簷下繫驢亦失。孔佃與車夫顛慄莫制，佃乃密語車夫曰：「汝家河南，離此甚遠，何不載彼衣物，速行竄歸。一經到官，則爾我身命難保矣。」車夫從之，是晚卽野瘞兩屍，御車載物而去。劉母見子久出不歸，杳無音耗，卽在任邱縣控追車夫。張郎追妻不見，疑別有故，復又趕至清苑，控告其岳父母。縣官疑有冤，飭捕密訪。其時有嗜賭無賴之郭三，鬻驢于市，恰與張供毛色相符。向郭盤詰，始知郭三向與孔佃之女有私，孔女歸寧，郭從後窗潛入，見有二人共寢，一時氣忿，殺此二人，并盜此驢。縣令復喚孔佃根詰屍首所在，親往起屍，開土三尺，赫然一死人。乃禿頭老和尚也。復又掘深，得所殺兩屍，張冤旣雪，劉死有蹤，而和尚之屍又屬疑案。正懷疑間，天忽陰雨，乃避雨古廟。寂無人蹤，詢諸鄰保，云：「此廟向有師徒二僧，後以師出雲遊，徒亦他往矣。」卽同鄰保往視僧屍，咸云：「此卽雲遊之僧也。」遂緝拿其徒，訪至河南歸德地界，已蓄髮娶妻，開張豆腐店。究其師死之由，緣僧徒所娶之婦，向與其師有姦，後徒漸長，復與此婦私通，其師每有不平，故其謀殺其師，棄廟遠竄，遂成夫婦。乃置之法。

●張大令

嘉興張大令者，辛巳進士。海寧查太守虞昌之業師，素行正直。忽一日平明而起，索冠帶甚急。道有當事貴人

要來相會。遂著蟒衣補掛，迎至大門外。升中堂作揖。遜座口喃喃對語。旁人聽者，語不可解。初若欣喜，繼而悲。又繼而辭讓。取茶兩盃，一自飲，一置空中，杯亦不脫落。作態良久，乃送出大門外，再揖始歸。家人問何客，曰：「喜興府城隍也。彼陞任去，舉我代其職。故先來見訪，且告我此地一二年內，有兩貴人橫死，遭劫者不少。我不便洩天機也。」言畢，端座不飲不食，三日遂亡。俄而巡撫王陳兩公事發。

●鏡水

湘潭有「鏡水」，照人三生。有駱秀才往照，非人形，乃一猛虎也。有老篙工往照，現作美女，雲鬢霞珮，池開蓮花，瓣瓣皆作青色。

●蔡掌官

虎邱蔡掌官，以古畫爲業，年少貌美，飲酒倪康民家。倪遣小奴持燈送歸，于無人之處，見掌官與人作揖，口呢呢細語。奴問與何人說話，曰：「好友李三哥喚我，我便同他去，你不必跟我。」語未畢，跳入河中，奴急救起之，拉歸家，告知蔡之父母，親友咸大驚，都來問蔡。蔡如醉如癡，口無所言。但見刀即摩其喉，見繩則試其頸，若以爲天下至樂之境，無如橫死者。家人鎖閉之，雖小衣衫褲，皆不縫帶，但穴一洞通飲食而已。清明日，全家土墳，蔡從窗外逸出，兩日不歸。家人知其必死，四處尋覓。至白蓮橋空野，忽見掌官倚桑樹大呼曰：「我在此，不必再尋矣。」家人喜，奔趨視之，則已縊死樹上。呼者乃其魂也。縊帶係偷染坊店地上所曬布爲之。

●沈文崧

高郵沈文松，宰山左霑化時，有相好同官某，親老無子，將奉差西藏，公慨然代往，聞者無不驚其高義。跋涉三年餘，始回內地，途中冰雪苦寒，往往月餘無人烟，有僕二人，名夏祥者，侍公最忠，每至住營帳時，輒不見，少頃必手捧粟至，炊熟奉公，不知其粟何自來也。一日晦霧，行至險坂，下臨深澗，萬丈，二僕俱墮澗中，公馬足已陷，忽見雲霧中有大士像，手持青蓮，向公指導。俄頃身已過澗，至平地，痛失二僕，逡巡不前，久之，曠黑，聞人語聲，急呼之，則夏祥至矣。問何來，稱墮澗後，有綠毛人長丈餘，自澗中負出，主僕相抱大哭。公歸後，將此事語高文良公，高爲動色，繪大士圖，書年月以紀之。後三十年，沈之孫名均安者，知江西贛縣，高之孫名士鑲者，官贛縣司馬，初不相識，既而詢及世系，彼此爽然，始知大士圖猶在高處，傳爲至寶，至此乃以歸沈。

藍姑娘

王中丞丁憂後，居杭州羊市公館，灶下婢忽仆地，良久蘇醒，瞪目作旗人語曰：「我鑲紅旗某都統家藍姑娘也。口渴腹飢，可致意大人，作速供養我。」王親臨問曰：「爾既係旗人，何故到我漢人家來？」鬼曰：「我與羣姊妹清明日出門看會，不料布政使國大老爺路過，儀從甚盛，將我姊妹一衝而散，我避不及，只得避到大人家來。」中丞曰：「汝避國大人，不避我，獨不知國大人尚是我之屬員乎？他衝汝，汝何不到他家作祟？」鬼曰：「我畏之。」中丞曰：「然則汝輩作鬼者，亦勢利，只怕現任官，不怕去任官耶？」曰：「不然。去任者果做好官，我亦怕也。」中丞大不喜，不得已且供飯燒紙錢與之。婢病旋愈，未一年，中丞及于難。

鼠胆兩頭

山東桂末谷廣文，精篆隸之學，藏碑板文字甚多。每夜被鼠咬破，心惡之。設法擒鼠，以爲鼠胆汁可以治聾，乃

生剝之果得一胆如蠶大兩處有頭蠕蠕行動。鼠死半日，胆尙活也。卒不解其故，懼而棄之溝中，他亦無異。或云「首鼠兩端，此之謂也。」然擒他鼠驗之，并胆俱無。

●西海祠神

嘉興錢汝器，太傅文端公第七子也。選陝西武功令，抵任後，不數月以疾卒。卒之前一日，旦起告家人，具湯沐朝服，北向九拜，復東向九拜。家人問故，曰：「北向所以謝主恩也，東向者，余出都時，過蒲州宿西門外禹廟，夢禹王召我爲水神，居西海祠，余故辭不獲。定于明日當去。」次早果端座而逝。時壬寅九月十七日也。先是有郭生者，盤屋人，明慧善歌，爲錢所慕。孫君淵如亦善之，旋以他事逸去。後孫在朝邑，令莊盧菴所接郭生書云：「九月過解州，夢錢七公子來，儀衛甚盛，告余云：將赴任西海神，如申旦之約，無間幽明，當訪於我蒲州南郭外。」言訖而寤，若夢中言果真。公子當不在人間。時孫正訪生消息不得，接此信，卽日脂車渡河，至蒲州相訪，果有西海祠，建於至元十二年，現在重修落成。方徘徊間，忽郭生自廊廡出，相與敘述前事，共相悲喜。因釀酒潔羞，爲文祭云：「昔者巨卿之死，厥有素車之馳，子文酒徒無損神之骨，恭聞故實，不謂逢君成。」陽湖洪孝廉亮吉亦弔以詩云：「少年有願須先償，旣入神籍何能狂。」

●胡猓酒

曹學士洛烟，爲予言康熙甲申春，與友人潘錫疇遊黃山，至文殊院，與僧雪莊對食。忽不見席中人，僅各露一頂，僧曰：「此雲過也。」次日入雲峯洞，有一老人身長九尺，美鬢髯，衲衣草履，坐石牀。曹向之索茶，老人笑曰：「此間安得茶？」曹帶炒米獻老人，老人曰：「六千餘年，未嘗此味矣。」曹叩其姓氏，曰：「余姓周，名執，官總兵。明

未隱此，百三十年。此猿洞也，爲虎所據，諸猿患之，招余殺虎，瘞其顛，因得居此。」臥置二劍，光如沃雪。台上供河洛二圖，六十四卦，地堆虎皮數十張，笑謂曹曰：「明日諸猿來壽我，頗可觀。」言未已，有數小猿至洞前，見有人驚跳去。老人曰：「自虎害除，猿感我恩，每日輪班來供使令。」因呼曰：「我將請客，可拾薪煨芋。」猿躍去，少頃捧薪至，煮芋與曹共啖。曹私憶此間得酒更佳。老人已知，引至一崖，有石覆小凹，澄碧而香。曰：「此獼猴酒也。」酌而共飲，老人醉取雙劍舞，走電飛砂，天風皆起，舞畢還洞，枕虎皮臥。語曹云：「汝飢可隨手取松子橡栗食之。」食後體覺輕健。先是曹常病寒，至是病減八九。最後引至一崖，有長髯白猿，以松枝結屋而坐，手素書一卷，誦聲琅琅，不解作何語，其下千猿拜舞。曹大喜，急走歸告雪莊，拉之同往，洞中止存石牀，不見老人。

●張秀才

杭州張秀才某，館京師某都統家。書在花園中，離正宅百步，張素小胆，喚館僮作伴，燈上卽眠，已有年餘矣。八月中秋，月色大明，館僮在外飲酒，園內未關，張立假山石上玩月，見一婦人披髮赤身，遠遠而至，諦視之，膚體甚白，而自臉至身，皆有泥污垢癩，張大驚，以爲此必僵尸破土而出者也。雙睛炯然，月光相射，尤覺可畏。急取木杙，撐房門而已。登牀竊窺之，未幾，嗒然有聲，門撐推斷，而此婦昂然進矣。坐張所坐椅上，將案頭書帖，盡撕毀之，颯颯有聲。張已駭絕，更取其戒尺大敲桌上，仰天長嘆。張神魂飛越，從此不省人事矣。昏迷中，覺有摩其下體者，罵曰：「南蠻子不堪不堪！」遂搖步而去。次日張僵臥不起，呼之不應，館僮及學生急請都統來視，灌以薑汁，始蘇。具道昨日情形，都統笑曰：「先生毋駭，此非鬼也。吾家有僕婦喪偶，積思成瘋，已鎖禁二年矣。昨偶然斷鎖，逸出作鬧，致驚先生。」張不信，都統親拉至鎖婦處窺觀，果昨所見也。病乃霍然。張頗以「不堪」二字自慚，館僮聞而笑曰：「幸而相公此物不堪，家中人有中瘋婦意者，都被其索鬧無休，有咬傷搯痛其陰，幾至斷者。」

●周將軍墓二事

山西寧武，有周將軍遇吉之墓，百餘年來，河水齧其旁，墳漸傾瀉。士人張某哀之，具牲牢致祭。默禱曰：「將軍威靈，當思所以護墓之法。」次夕，天大雷雨，百里內，聞有兵馬騰蹕之聲。次日，將軍墓旁，忽湧出一山，高十餘丈，攔截衝處。水至墓前，便繞道曲流矣。人咸異之。

乾隆四十五年，其地山水暴至，有周某者，將軍之族孫也。負母而奔，黑夜踉蹌，全不認路。其母在伊背上罵曰：「汝有妻有子，妻可以生子，兒可以傳代，汝俱棄之，獨負我龍鍾之母，不太愚乎？」其子不顧，牢負其母，狂奔而已。次早天明，始知身與母俱立將軍墓上。土高丈許，水不能淹，雖行一夜，並無三里之遙也。歸家視妻子，皆無恙。云：「水來時，似有人扶我上屋者，故得生全。」其旁鄰人已無子遺矣。

●婁羅二道人

婁真人者，松江之楓鄉人。幼孤，從中表某養大，與其婢私。中表怒逐之。婁盜其囊金五百，逃入江西龍虎山。方過橋，有道人白髮曳杖立，笑曰：「汝來乎？汝想作天師法官乎？須知法官例有使費，非千金不可；五百金何濟？」婁大駭曰：「吾實帶此數金，少奈何？」道人曰：「吾已爲汝豫備矣。」命持者擔囊示之，果五百金。婁跪謝稱仙。道人曰：「吾非仙，乃天師府法官也。姓陳，名章，緣盡當去，爲待子，故未行。有三錦囊，汝佩之，他日有急難大事，可開視之。」言畢，跌坐橋下而化。婁入府，曰：「天師，天師曰：『陳法官望汝久矣，汝來陳法官死，豈非數耶？』」故事，天師入京朝賀，法官從行。雍正十年，天師入朝，他法官同往，婁不得與。夜夢陳法官踉蹌而來，涕泣請曰：「道教將滅，非婁某不能救，須與偕入京師。」天師愈奇，婁乃與之俱。時京師久旱，諸道祈請無效，世宗召天師諭曰：「十

日不雨，汝道教可廢矣。」天師惶恐伏地。竊念陳法官夢中語，遽奏請襲其升壇。襲開錦囊如法作咒，身未上而黑雲起，須臾雨霑足。世宗悅，命留京師。十一年，誅妖人賈士芳。賈在民間爲祟，召襲使治，襲以五雷正法治之。拜北斗四十禳日，妖滅。是年地震，襲先期奏明，皆錦囊所載三事也。今襲尙存，錦囊空而術亦盡矣。（襲所服丸藥號一二三當歸一兩熟地二兩枸杞三兩。）又有羅真人者，冬夏一衲，佯狂於市，兒童隨之而行，取生米麥求其吹，吹之卽熟。晚間，店家燃燭無火，亦求羅吹，吹之卽熾。京師九門，一日九見其形，忽遁去無跡，疑死矣。京師富家多燒煖坑，坑深丈許，過三年，必掃煤灰。有年，姓者掃坑，坑中聞鼾聲，大驚，召衆觀之，羅真人也。崛然起曰：「借汝家坑熟臥三年，竟爲爾輩掃出。」衆請送入廟，曰：「吾不入廟。」請供之，曰：「吾不受供。」然則何歸？曰：「可送我至前門外，蜜蜂窩。」卽昇往蜂窩，窩洞甚狹，在土山之凹，蜂數百萬，嘈嘈飛鳴。羅解上下衣，赤身入，羣蜂圍之，穿眼入口，出入於七竅中。羅怡然不動，人饋之食，或不食，每食必齧，其所饋，或與斗米飯，雞卵三百，一啖而盡，亦無飽色。語噉噉如鳩鳥，不甚可解。某貴人饋生薑四千斤，啖之，片時俱盡，居窩數年，一日脫去，不知所往。

●蛇含草消木化金

張文敏公有族姪，寓洞庭之西嶺山莊。藏兩雞卵於樹舍，每夜爲蛇所竊，伺之，見一白蛇吞卵而去。頸中膨亨，不能遽消，乃行至一樹上，以頸摩之。須臾，雞卵化矣。張惡其貪，戲削木柙，裝入雞卵，臚中仍放原處。蛇果來吞，頸如故。再至前樹摩擦，竟不能消。蛇有竅狀，遍歷園中諸樹，睨而不顧。忽往亭西深草中，擇其葉綠色，而三者摩擦如前。木卵消矣。張次日認明此草，取以摩，停食病，略一拂拭，無不立愈。其隣患發背者，張思食物尙消，毒亦可消，乃將此草一兩煮湯食之，須臾間，背瘡果愈。而身漸縮小，久之，並骨俱化作水。病家大怒，將張捆縛鳴官。張哀求以實情自白，病家不肯休。往廚間喫飯入城，視鍋上有異光照耀，就觀，則鐵鍋已化黃金矣。乃捨之，且謝之，究

亦不知何草也。

●蔡京後身

崇禎時，某相公常自言爲蔡京後身，以仙官墮地獄。每世間誦仁王經，耳目爲之一亮。又罰作揚州寡婦，守空房四十年。故癖好尤奇，好觀美婦之臀，美男之勢，以爲男子之美在前，女子之美在後，世人易之，非好色者也。常使女衣袍褶，男飾裙釵，而摸其臀勢，以爲得味外味。又常戲取姬妾優童數十，以被蒙首，而露下體，互猜爲某郎某姬，以爲笑樂。有內閣供事石俊者，微有姿而私處甚佳，公甘爲唾弄。有求書者，非石郎磨墨不可得也。號臀曰「白玉錦團」，勢曰「紅霞仙杆」。

●天鎮縣碑

天鎮縣，隸雲中；其地有元帝廟，廟有古碑，其上礮鉛銃鐵大小丸甚多，皆陷入石內。邑人云：「前明時，闖兵來，邑人拒戰不勝，俄見此碑自廟飛出，盤旋軍隊，凡敵所放火礮，咸著於上。」我軍無失，而敵賴以退，今謂之天成碑，現存於廟。

●擡轎郎君

杭州世家子汪生，幼而聰俊，能讀漢書。年十八九，忽遠出不歸，家人尋覓不得。月餘，其父遇於蘆橋大街，則替人抬轎而行，父大驚，牽拉還家，痛加鞭箠，問其故，不答。乃閉鎖書舍中，未幾逃出，又爲人抬轎矣。如是者再三，祖父無如何，置之不問。戚友中無肯與婚。然漢書成誦者，終身不忘。遇街道清淨處，朗誦高祖本紀，琅琅然一字不

差。杭州士大夫亦樂召役之，勝自己開卷也。自言兩肩負重，則筋骨靈通，眠食俱善，否則悶悶不樂。此外亦無他好。

楊笠湖救難

楊笠湖爲河南令，上憲委往商水縣拯災。秋暑甚瘡，午刻事畢，納涼城隍廟。坐未定，一人飛奔而來，口稱：「小民張相求救。」問何事，曰：「不知。」左右疑有瘋疾，羣起逐之。其人長號不出，曰：「我昨夜得一夢，見此處城隍神與故縣主王太爺同坐，城隍向我云：『汝有急難，可求救於汝之父母官。』我卽向王太爺叩頭。王曰：『我已來此，無能著力，汝須去求鄰封官楊太爺救。過明午，則無害矣。』故今日黎明卽起，聞太爺姓楊，又在此廟，故來求救。」言畢，叩頭不肯去。楊無奈，笑曰：「我已面准，汝有難卽可來也。」問其姓名，命家人託之。數日後，散拯過其地，訊其鄰人曰：「張某是日得夢入城後，彼臥室兩間，無故坍塌，毀傷什物甚多，惟本人以入城故得免。」

馮侍御身輕

馮侍御養梧先生，自言初生時，生小如猫，稱之重不滿二斤，家人以爲必難長成。後過十歲，形漸魁梧，發進士，入詞林，轉御史。生二子，一爲布政使，一爲翰林先生。爲兒時，能蹈空而行十餘步，方知李鄴侯幼時能飛，母恐其去，以葱蒜壓之，其事竟有。

江都某令

江都某令，以公事將往蘇州，臨行，往甘泉李公處作別。面託云：「如本縣有屍傷相驗事，望代爲辦理。」李唯

唯已而聞其三鼓後，仍搬行李回署。李不解何事，探之，乃有報相屍者。商家汪姓，兩奴口角，一奴自縊。汪有富名，某以爲奇貨，命停屍於大廳，故不往驗。待其臭穢，講賈三千兩，始行往驗。驗時又語侵主人，以爲喝令重作銀四千兩，方肯結案。李公見而尤之，以爲太過。某曰：「我非得已，我欲爲小兒捐一知縣故耳。現在汪銀七千兩，已差人送入京師。我並不存家中。」未幾，其子果選甘肅某縣陞河州知州。乾隆四十七年，爲冒振事發覺，斬立決。孫二人盡行充發。家產籍沒入官，某驚悸疽發背死。

●執虎耳

雲南大理縣南鄉民李士桂，家世業農。家畜水牛二隻，至夜，一牛不歸。士桂往尋，昏黑中月色初上，見田中有獸臥焉，酣聲雷鳴。以爲己牛，罵曰：「畜生如何此刻不回家？」隨卽騎上，將攀其角，角不見，但聳毛耳兩隻，遍身狸色斑然，方知是虎。急不敢下，虎被人騎，驚醒騰身起，咆哮叫跳。士桂私念，下背必爲所啖，於是竭平生之力，緊握其耳。至於穿破耳輪，手愈牢固，抵死不放。虎性猛烈，騰山躍水，爲棘刺所傷，次日晨刻，力盡而斃。士桂亦僵仆虎背，氣息奄然。家人尋得，抱持歸家，竟獲重生。兩脚上爲虎爪所攫，肉盡骨見，醫逾年纔得平復。

●十八灘頭

湖南巡撫某，平時敬奉關帝。每元旦，先赴關廟行香求籤，問本年休咎，無不應驗。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一日，詣廟行禮畢，求得籤，有「十八灘頭說與君」之句，因有戒心。是年雖淺水平路，必捨舟坐輜。秋間爲候七一案，天使按臨，從某湖過某地，行舟則近而速，起旱則遠而遲，使者欲舟行，公不可。乃以關神籤訣誦而告之，使者勉從，而心不喜。未幾，貴州鉛廠事發，有公受賊事，公不承認，而司關之李奴，必欲扳公。說此銀實送主人，非奴所撞騙。

時李已受刑，兩足委頓，奴主爭辯不休，使者厲聲謂公曰：「十八灘頭之神籤驗矣。李字十八也，委頓於地，灘也。說此銀送與主人，是說與君也。關聖帝君，早知有此劫數，公何辨之有？」公悚然，遂認受賊而案定。

●三姑娘

錢侍御琦，巡視南城，有梁守備，年老，能超距騰空。所擒獲大盜以百計。公奇之，問以平素擒賊立功事狀。梁跪而言曰：「擒盜未足奇也。某至今心悸且嘆絕者，擒妓女三姑娘耳。請爲公言之——雍正三年某月日，九門提督某，召我入，面諭曰：『汝知金魚衙衛，有妓三姑娘，勢力絕大乎？』曰：『知。』『汝能擒以來乎？』曰：『能。』『需役若干？』曰：『三十。』提督與如數，曰：『不擒來，抬棺見我。』三姑娘者，深堂廣廈，不易篡取者也。——梁命三十人環門外伏，已緣牆而上，時已暮，秋暑小涼，高蓬蔭屋，梁伏蓬上，伺之。漏初下，見二女鬟從屋西持朱燈，引一少年入，跪東窗，低語曰：『郎君至矣。』少年中堂坐良久，上茶者三四，女鬟持朱燈擁麗人出交拜，妮語膚色，目光如明珠，射人，不可逼視。少頃，兩席橫陳，六女鬟行酒，馳服炫妝，分趨左右。三爵後，繞梁之音，與笙簫間作。女目少年曰：『郎倦乎？』引身起，牽其裾從東窗入，滿堂燈燭盡滅，惟樓西風竿上紗燈雙紅。梁竊意此是探虎穴時也。自篷下，足踢寢戶，入，女驚起，赤體躍牀下，趨前抱梁腰，低聲辟咄曰：『何衙門使來？』曰：『九門提督。』女曰：『孽矣，安有提督拘人而能免者乎？雖然，裸婦女見貴人，非禮也。請著衣去，謝明珠四雙。』梁許之，擲與一棍一裙一衫一領襖。女開箱取明珠四雙，擲某手中。女衣畢，乃從容問：『公帶若干人來？』曰：『三十。』曰：『在何處？』曰：『環門伏。』曰：『速呼之進，夜深矣，爲妾故，累若輩飢渴，妾心不安。』顧左右治具，諸婢烹羊炆兔，咄嗟立辦。三十人席地大嚼，懽聲如雷。梁私念牀中客未獲，將往揭帳，女搖手曰：『公胡然？彼某大臣公子也，國體有關，且非其罪，妾已教從地道出矣。提督訊時，必不怒公，如怒公，妾願一身當之。』天黎明，女坐紅帷車，與梁偕行。

離公署才半里提督飛馬硃書諭梁曰：「本衙門所擎三姑訪聞不確，作速釋放。毋累良民，致干重譴。」梁惕息下車，持珠還女，女笑而不受。前婢十二人，騎馬來迎，擁護馳去。明日偵之，室已空矣。」

●搜河都尉

予親家張開士，牧宿州，奉旨開河，掘地得鼃，大如車輪，頂繫金牌，鐫「正德二年皇帝勅封搜河都尉」十二字。鼃兩眼深碧色，背殼綠毛寸許，民間聚觀告之官，官念前代老物，命放之。是夜風雨颯至，河不掘而成者三十餘丈。

●科場事五條

乾隆元年正月元日，大學士張文和公，夢其父桐城公諱英者，燭坐室中，手持一卷，文和公問爺看何書？曰：「新狀元科錄。」狀元何名？公舉左手示文和公曰：「汝來此，吾告汝。」文和公至左，曰：「汝已知之矣。何必多言？」公驚醒，卒不解。後丙辰狀元乃金德瑛，移玉字至英字之左，此其驗也。公得子遲，祈夢於京師之前門關帝廟，夢帝以竹竿與之，旁無枝節，心頗不喜，有解者賀曰：「公得二子矣。」問何故？曰：「孤竹君之二子，此傳記也。破竹字爲兩個，此字法也。」已而果然。

王士俊爲少司寇，讀殿試卷，夢文昌神抱一短鬚道士與之。後臚唱時，金狀元德瑛，如道士貌，出其門。劉大槐丙午下場，請乩，乩仙批云：「壬子兩榜。」劉不解，以爲壬子非會試年，或者有恩科耶？後丙午中副榜，至壬子又中副榜。

繆煥蘇州人，年十六入泮，遇乩仙，問科名，批云：「六十登科。」繆大恚，嫌其遲。後年未三十竟登科，題乃「六十而耳順」也。

有三人所夢於于肅愍廟，兩人無夢，一人夢肅愍謂曰：「汝往觀廟外照牆則知之。」其人醒，告二人，二人妬其有夢，僞溲焉者。卽於夜間取筆向牆上書「不中」二字。天尙未明，寫不字不甚連接，次早三人同往視之，乃一個中三字，果得夢者中矣。

●百四十村

開學周公煌，四川人，自言其祖樵也。孤身居峨嵋山，年九十九未婚。每入山中打薪，賣與山下吳姓鬻豆腐翁。吳夫妻二人一女，每日買周薪爲炊，交易甚懽。吳年六旬，告周曰：「明日是吾生辰，叟早來飲酒。」周諾之，已而不至。吳之妻曰：「周叟頗喜飲，今不來賣薪，又不來稱祝，毋乃病乎？盍往視之。」吳翌日往訪，見周顏色甚和，問昨日不來，叟笑曰：「我昨入山，將伐薪作壽禮，不意過一深溪，見黃白物纒纒，得毋世所稱金銀者乎？余竭力運之，現堆牀下；若下山，則誰爲守者矣。」視之，果金銀。因代爲謀曰：「叟不可居此矣，叟孤身住空山而挾此重物，保無賊盜慮耶？」周曰：「微君言，吾亦知之。盍爲我入城尋一屋在人烟稠密處。」吳如其言，且助之遷居。未幾周又至，面赧然有慚色。手百金贈吳，揖曰：「吾有求於公，吾明年百歲矣，從未婚娶，自道將死，邇有他想，不料獲此重資，一老身守之，復何所用？意欲求公作媒，代聘一婦。」吳睨其妻相與笑，吃吃不休。嫌其不知老也。周曰：「非但此也，我聘妻，非處子不可，若再醮二婚，非老人鄭里結髮之意。倘嫌我老者，請萬金爲聘，以三千金謝媒。」吳雖知其難，而心貪重謝。強應曰：「諾。」老人再拜，去月餘，無人肯與老人婚。老人又來催促，吳支吾無計。時吳女纔十九歲，忽跪請曰：「女願婚周叟。」吳夫婦愕然，女曰：「父母之意，不過嫌周老，憐女少耳。女聞人各有命，兒如薄命，雖嫁年相若者，未必不作孀婦。兒如命好，或此叟尙有餘年，幸獲子嗣，足支門戶，亦未可定。且父母無子，只生一女，女恨不能作男兒，孝養報恩。如彼以萬金來此耳，又以三千金作謝，是生女愈於生男，而女心亦慰。」

女想此叟如許年紀，獲此橫財，恐天意未必遽從此終也。吳夫婦以女言告叟，叟跪地連叩頭呼岳父母者再。嫁生一子，讀書補廩，孫卽閣學公也。老人年一百四十歲，吳女先卒，年已五十九矣。老人殯葬制服，哭泣甚哀。又四年，老人方卒，所居村人題曰「百四十村」。

●人畜改常

搜神記有「雞不三年，犬不六載」之說。言禽獸之不可久畜也。余家人孫會中，畜一黃狗，甚馴，常喂飯，狗搖尾乞憐，出入必相迎送，孫甚愛之。一日，手持肉與食，狗嚼其手，掌心皆穿，痛絕於地，乃棒狗殺之。揚州趙九善養虎，檻虎而行，路人觀者，先與十錢，便開檻出之，故意將頭向虎口摩擦，虎涎滿面，了無所傷，以爲笑樂。如是者二年有餘。一日，在平山堂下索錢，又將頭擦虎口，虎張口一嚙而頸斷，衆人報官，官召獵戶以槍擊虎，殺之。人皆曰：「鳥獸不可與同居。」余曰：「不然，人亦有之。」——乾隆丙寅，余宰江寧，有報殺死一家三人者，余往相驗，凶手乃屍親之妻弟劉某。平日郎舅，姊弟甚和，並無嫌隙，其姊生子，年甫五歲，每舅氏來，代爲哺抱，以爲慣常。是年五月十三日，劉又來抱甥，姊便交與。劉乃擲甥水缸中，以石壓殺之。姊驚走視，便持割麥刀斫姊，斷其頭。姊夫來救，又持刀刺其腹，出腸尺許，尙未氣絕。余問有何冤仇，傷者極言平日無冤，言終氣絕。問劉，劉不言。兩目斜視，向天大笑。余以此案難詳，立時杖斃之。至今不解何故。又有寡婦某，守節二十年餘，內外無間言。忽年過五十，私通一奴，至於產難而亡。其改常之奇，皆虎狗類矣。

●夢葫蘆

尹秀才廷一，未第時，每逢下場，必夢神授一葫蘆。放榜不中，自後遇入闈，心惡，而每次必夢葫蘆。然屢夢則葫

盧愈大。雍正甲辰科，入闈之前夕，尹恐又夢，乃坐而待旦，欲避夢也。其小奴方睡，大叫夢見一個葫蘆，與相公身長等。尹懊恨不祥，亦無可奈何。已而榜發，尹竟中三十二名，其三十名姓胡，三十一名姓盧，皆甚少年。方悟初夢之小葫蘆，蓋二公尙未長成故也。

● 乩仙示題

康熙戊辰，會試舉子，求乩仙示題。乩仙書「不知」二字。舉子再拜求曰：「豈有神仙而不知之理？」乩仙乃大書曰：「不知不知又不知。」衆人大笑，以仙爲無知也。是科題乃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三節又甲午鄉試前，秀才求乩仙示題，仙書「不可語」三字。衆秀才苦求不已，乃題曰：「正在不可語上。」衆愈不解，再求仙明示之。仙書「一署」字，再叩之，則不應矣。已而題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

● 神籤預兆

秦狀元大士將散館，求關廟籤，得「靜來好把此心捫」之句，意鬱鬱不樂，以爲神嗤其有虧心事也。已而試松柏有心賦，限心字爲韻，終篇忘點心字。閱卷者仍以高等上，上閱之，問心字韻何以不明押。秦俯首謝罪，而閱卷者亦俱拜謝。上笑曰：「狀元有無心之賦，主司豈有眼之人？」

● 奇騙

騙術之巧者，愈出愈奇。金陵有老翁持數金，至北門橋錢店易錢，故意較論銀色，嘵嘵不休。一少年從外入，禮貌甚恭，呼翁爲老伯曰：「令郎貿易常州，與姪同事，有銀信一封，託姪寄老伯，將往尊府，不意姪之路遇也。」將

銀信交畢，一揖而去。老翁拆信，謂店主人曰：「我眼昏不能看家信，求君誦之。」店主人如其言，皆家常瑣屑語。宋云：「外紋銀十兩，爲爺薪水需。」翁喜動顏色，曰：「還我前銀，不必較論銀色矣。兒所寄紋銀，紙上書明十兩，卽以此兌錢何如。主人接其銀稱之，十一兩零三錢，疑其子發信時，匆匆未檢。故信紙上言十兩，老人又不能自稱，可將錯就錯，獲此餘利，遽以九千錢與之。時價紋銀十兩，例兌錢九千，翁負錢去。少頃，一客笑於旁曰：「店主人得毋受欺乎？此老翁者，積年騙棍，用假銀者也。我見其來換錢，以爲主人憂，因此老在店，故未敢明言。」店主驚剪其銀，果鉛胎，懊惱無已。再四謝客，且詢此翁居址。曰：「翁住某所，離此十里餘。君追之，猶能及之。但我翁鄰也，使翁知我破其法，將仇我，請告君以彼之門向，而君自往追之。」店主人必欲與俱，曰：「君但偕行至彼地，君告我以彼門向，君卽脫去，則老人不知是君所道，何仇之有？」客猶不肯，乃酬以三金。客若爲不得已而強行者，同至漢西門外，遠望見老人攤錢櫃上，與數人飲酒。客指曰：「是也。汝速往擒我行矣。」店主喜，直入酒肆，猝老翁毆之曰：「汝積騙也，以十兩鉛胎銀換我九千錢。」衆人皆起問故，老翁夷然曰：「我以兒銀十兩換錢，並非鉛胎。店主既云我用假銀，我之原銀可得見乎？」店主以剪破原銀示衆，翁笑曰：「此非我銀，我止十兩，故得錢九千。今此假銀似不止十兩者，非我原銀。乃店主來騙我耳。」酒肆人爲持戡稱之，果十一兩零三錢。衆大怒，責店主，店主不能對，羣起毆之。店主一念之貪，中老翁計，懊恨而歸。

騙術巧報

騙術有巧報者，常州華客，挾三百金，將買貨淮海間。舟過丹陽，見岸上客負行囊，呼搭船甚急。華憐之，命停船相待。船戶搖手，慮匪人爲累，華固命之。船戶不得已，迎客入宿於後艙船尾。將抵丹徒，客負行囊出曰：「余爲訪賊來，今已至戚所，可以行矣。」謝華上岸去。頃之，華開箱取衣箱中三百金，盡變瓦石。知爲客偷換，懊恨無已。俄

而天雨且寒，風又逆，舟行不上。華私念金已被竊，無買貨資，不如歸里捩搗，再赴淮海。乃呼篙工挖舟返，許其值如到淮之數，舟人從之，順風張帆而歸。過奔牛鎮，又有一人冒雨負行李淋漓立，招呼搭船。舵工睨之，即竊銀客也。急伏艙內，僞令水手迎之。天晚雨大，其人不料此船仍回，急不及待。持行李先付水手，身躍入艙。見華在焉，大駭，狂奔而走。發其行囊，原銀三百，宛然尚存。外有珍珠數十粒，價可千金，華從此大富。

●香亭記夢

香亭於乾隆壬辰冬，赴都謁選，遶道東昌。十二月五日，宿冠城縣東關客店，夜夢至一園亭，竹石蕭疎，迥非人境。几上橫書一卷，字作蠅頭小楷，閱之載一事云：——新野之渠，有巨魚化為麗姝，名曰「喬如」。有李氏子惑焉，至三百六十日，而李氏子以弱死。宋氏子又惑焉，歷三十六日，而宋氏子亦死。有楊氏子，知其為怪也，故納之，而特壁之。絕其水飲，喬如無所施術，三年生三子，悉化為魚。六年，楊氏子遍體生鱗甲，而喬如益治豔。一夕暴風，兩喬如抱持楊氏子，兩身合為一身，各自一首，鼓鬢同飛，投洞庭湖。日出時，楊飲水日入時，喬如飲水。楊氏子猶知與喬如交歡，不知為魚在水也。而竟得不死壽，此之謂物其物，化其化。——自此以下，字模糊不可辨。鐘鳴夢醒，枕上默誦，不遺一字。

●敦倫

李剛主講正心誠意之學，有日記一部，將所行事，必據實書之。每與其妻交媾，必楷曰：「某月某日，與老妻敦倫一次。」

●一字千金一咳萬金

商邱某宰，申詳一案，有卑職勘得「毫無疑義」四字；臬使某，怒其專擅，駁飭不已。并提經承宅門將行枷責，楊急改「似無疑義」四字，再行申詳，乃批允核轉。然往返盤費，司房打點已至千金。汝上令某見巡撫，某偶患寒疾，失聲一咳，某怒其不敬，必欲提參，央中間人私獻萬金，方免。人相傳爲一字千金，一咳萬金。

●菩薩答拜

余祖母柴太夫人，常爲余言其外祖母楊氏，老而無子。依其女洪夫人以終，年九十七而卒。居一樓，奉佛誦經，三十年足不履地。性慈善，聞樓下管奴婢聲，便徬徨不能食。或奴婢有上樓者，必分己所食與食。九十以後拜佛，佛像起立答拜。太夫人大怖。時余祖母年尚幼，必拉之作伴曰：「汝在此，佛不嚇我也。」卒前三日，索盆濯足。婢以向所用木盆進，曰：「不可，我此去將踏蓮花，須將浴面之銅盆來。」俄而旃檀之氣，自空繚繞，端坐跏趺而逝。逝後，香三晝夜始散。

●暹羅妻驢

暹羅俗最淫，男子年十四五時，其父母爲娶一牝驢，使與交接。夜睡縛驢，以其勢置驢陰中養之，則壯盛異常。如此三年，始娶正妻。迎此驢養之終身，當作側室，不娶驢者，亦無女子肯嫁之也。

●倭人以下竅服藥

倭人病，不飲藥，有老倭人能醫者，熬藥一桶，令病者覆身臥，以竹筒插入穀道中，將藥水垂熱灌入，用大氣力吹之，少頃，腹中汨汨有聲，拔出竹筒，一瀉而病愈矣。

●獅子擊蛇

弋侍御濤云：其太爺名錦，爲某邑令。適西洋貢獅子經過其邑，獅子於路有病，與解員在館驛暫駐。獅子蹲伏大樹下，少頃，昂首四顧，金光射人，伸爪擊樹，樹根中斷，鮮血迸流。內有大蛇，決折而斃。先是驛中馮多患病，往往致死，自此患除，厚待貢使。至京，獻於闕廷。象見之不跪，獅子震怒，長吼一聲，象皆俯伏。奉旨放歸本國。後數日，陝撫奏至云：「京中放獅，本日午時已過潼關。」

●賈士芳

賈士芳，河南人，少似癡愚。有兄某讀書，命士芳耕作，時時心念欲往遊天上。一日有道人問曰：「爾欲上天耶？」曰：「然。」道士曰：「爾可閉目從我。」遂凌空而起，耳畔但聞風濤聲。少頃，命開目，見宮室壯麗。謂士芳曰：「爾少待，我入卽至。」良久，出謂曰：「爾腹餒耶？」授酒一杯，買飲半而止。道人弗強，曰：「此非爾久留處。」仍令閉目，行如前風濤聲。少頃，開目，仍在原處。步至伊兄館中，兄驚曰：「爾人耶？鬼耶？」曰：「我人耳，何以爲鬼？」曰：「爾數年不歸，曩在何處？」曰：「我同人至天上，往返不過半日，何云數年？」其兄以爲癡，不之顧。與徒講周易，士芳坐於旁，聞之起搖手曰：「兄誤矣。此卦繇詞九五，楊剛與六二相應，陰陽合德，得位乘時，水火相濟，變爲正月之卦。過此以往，剛者漸升，柔者漸降，至上九數不可極。極則有悔，悔則潛藏，以待剝復之機矣。」其兄大驚曰：「汝未讀書，何得剖析易理，如此精奧？」信其果遇異人，遠近趨慕，叩以禍福，無不響應。出中丞奏聞，蒙召見，卒以不法伏誅。或云：「賈所遇道人，姓王名紫珍，尤有神通，嘗烹茶招買觀之，指曰：『初烹時，茶葉亂浮，清濁不分，此混沌象也。少頃，水在上，葉在下，便是開關象矣。十二萬年，不過如此一霎耳。』」嵇文敏公總督河道，時賈嘗在署

中人多崇奉之。有不相敬者，買必拉至無人之處，將其生平隱事，妻子所不知者，一一語之，其人愧服乃已。又常問人可畏鬼否？曰：「畏鬼便已，如云不畏，則是夜必有奇形惡狀者入房作鬧。」

●石男

「石男」二字，見太元經，其來久矣。至於半男半女之身，佛書亦屢言之。近復有所謂「石男」者，揚州嚴二官，貌甚美，而無人與狎。其穀道細如綠荳，下穢如線香，晝食粥一盂，酒數杯，蔬菜些須而已。多則腹中暴脹，大便時痛苦異常。

●鬚長一丈

黃龍眉，震澤縣人，官熱河四旗廳巡檢。鬚長一丈有奇，繞腰兩匝，餘垂至地。

●禁魘婆

粵東崖州居民，半屬黎人。有「生黎」「熟黎」之分。「生黎」居五指山中，不服王化。「熟黎」尊官來見，則膝行，長而入。黎女有禁魘婆，能禁咒人致死。其術取所咒之人，或鬚髮或吐餘檳榔，納竹筒中。夜間赤身仰臥山頂，對星月施符誦咒。至七日，其人必死。遍體無傷，而其軟如綿，但能魘「黎」人，不能害「漢」人。受其害者，擒之鳴官，必先用長竹筒穿窠，扣其頸項下，曳之而行。否則，近其身必爲所禁魘矣。據婆云：「不禁魘人，則過期己身必死。」婆中有年少者，不及笄，梗能作法，蓋祖傳也。其咒語甚祕，雖杖殺之，不肯告人。有禁魘婆，無禁魘公，其術傳女不傳男。

●割竹簽

黎民買賣田土，無文契票約；但用竹簽一片，售價若干。用刀劃數目於簽上，對劈爲二，買者賣者，各執其半以爲信。日久轉賣，則取原主之半簽，合而驗之，其稅簽如稅契。請官用印於紙，封其竹簽之尾，春秋納糧，較內地加豐焉。

●黎人進舍

黎民婚嫁不用輿馬，吉日，新郎以紅布一疋，往岳家裏新婦，負背上而歸。其俗未成親之先，婿私至翁家，與其妻苟合，謂之進舍。若能生子而後負婦者，則羣以爲榮，鄰里交賀。各以白紙封番錢幾元，至其門首拋竹筐中；其主人以大甕貯酒，陳於門前，甕內插細竹筩數條，賀客至，各伏留甕而飲。飲畢，又無迎送拜跪之禮。余在肇慶府署中，匡州刺史陳桂軒爲余言。

●海異

海中水，上鹹下淡；魚生鹹水者，入淡中卽死，生淡水中，入鹹水中卽死。鹹水煮飯，水乾而米不熟，必用淡水煮纔熟。水清者，下望可見二十餘丈，青紅黑黃，其色不一。人小便，則水光變作火光，亂星噴起。魚常高飛如鳥雀，有變虎者，變鹿者。

●喝呼草快子竹

惠州山中有草，喝之則葉捲，號「喝呼草」。羅浮山有快子竹，竹形小而質勁，截之可以爲箸，不許人作聲，若作聲呼之，便遁入土中，覓不可得。

● 蝮蛇藤

瓊雷兩州，蝮蛇大如車輪。所過處，腥毒異常，遇者輒死。性淫而畏藤，土人多以婦人褲，并藤條置腰間，聞腥氣，知蛇至，先以婦褲擲去，蛇舉頭入褲，吮嗅不已，然後以藤拋擊，蛇便縮伏，憑人捆縛。歸釘之樹上，用刀剖腹，蛇似不知。將至胆處，乃作愛護之狀，胆畏人取，逃上逃下，未易捉取。直至蛇死腹裂，胆落地，猶躍起丈餘，漸漸力盡，勢低，取掛簷間，其胆衣內汁猶終日奔騰，上下無一隙停留。俟晾乾後，纔可入藥。

● 網虎

江西鄱陽湖，漁人收網，疑其太重，解而視之，斑然虎也，惜已死矣。

● 福建解元

裘文達公，典試福建，心奇解元之文。榜發後，亟欲一見。晝坐公廡，聞門外喧嚷聲，問之，則解元與公家人爲門包口角。公心薄之，而疑其貧，禁止家人索詐，立刻傳見其人，面目語言，皆粗鄙無可取。心悶悶，因告方伯某，悔取士之失。方伯云：「公不言，某不敢說。」放榜前一日，某夢文昌關帝，與孔夫子同坐，朱衣者持福建題名錄來。關帝蹙額云：「此第一人平生作惡武斷，何以作解元？」文昌云：「渠官階甚大，因無行，已削盡矣。然渠好勇喜鬪，一聞母喝，卽止，念此尙屬孝心，姑予一解，不久當令歸土矣。」關帝尙怒，而孔子無言，此亦奇事。未幾某亡。

●顧四嫁妻重合

永城呂明府家佃人顧四，乾隆丙子歲荒，鬻其妻某氏，嫁江南虹縣孫某，生一女。次年歲豐，顧又娶後妻，生子成。成幼，遠出爲人傭工，流轉至虹縣地方，贅孫姓家。兩年，妻父歿，成無所依，遂攜其妻並妻母回永城。顧四出見兒之岳母，已之故妻也。時顧後妻先一月歿，遂爲夫婦如初。

●千里客

萬歷年幼，紹興商家宰起第，卜云：「千里客來居此宅。」當時訝之。至國初，王侍御蘭亭先生任鹽政歸，買此宅居之。王別號千里，卽江寧王檢校大德父也。

●趙子昂降乩

鄧宗洛秀才云：伯祖開禹公，少時贅海寧陳大司空家。衆人請仙，公亦問終身。乩判云：「予趙子昂也。」五字，宛然。趙書公在旁，微笑云：「兩朝人物。」乩隨判詩一首云：「莫笑吾身事兩朝，姓名久矣著丹青。書生不用多饒舌，勝爾寒氈嘆寂寥。」後公年八十，由歲貢任來安訓導，十年而終。

●神仙不解考據

乾隆丙午，嚴道甫客中州，有仙降乩，鞏縣劉氏自稱雁門田穎，詩文字畫皆可觀。並能代請古時名人，如韓柳歐蘇來降。劉氏云：「有壇設其家，已數載矣。」中州仕宦者，咸敬信之。穎本唐開寶間人，曾撰張希古墓志，石在

西安碑林。畢中丞近移置吳中靈巖山館。一日降乩節署。甫至，即以此語謝其護持之功。此事無知者，因其稱其神奇。時嚴道甫在座，因云：「記墓志中云：『左衛馬邑郡尚德府折衝都尉張君致唐府兵皆隸諸衛，左右衛領六十。』」府志云：「尚德府爲左衛所領。」固也。但唐書地理志，馬邑郡所屬無尚德府。未知墓志何據。仙停，半响云：「當日下筆時，僅據行狀開載。至唐地理志，爲歐九所修，當俟晤時問明，再奉復耳。」然自是節署相請，乩不復降。即他所相請，有道甫在乩，亦不復降。

●產公

廣西太平府，僚婦生子，經三日，便溲身於溪河。其夫乃擁衾抱子，坐於寢榻。臥起飲食，皆須其婦，扶持之。稍不護衛，生疾一如孕婦，名曰「產公」。而妻反無所苦。查中丞儉堂云。

●烏魯木齊城隍

烏魯木齊，於乾隆四十一年築城，得至德年殘碑，中有「金蒲」字，知其地唐時爲金蒲城。今唐書作「金滿城」，誤也。並建有城隍廟，興工三日，都統明公亮夢有人儒冠而來，云：「姓紀名永寧，陝西人。昨奉天山之神，奏爲此地城隍，故而來謁。」公心異之，時畢公秋帆撫陝，因以札來詢畢公，飭州縣查現在紀姓中，未有名永寧者。適嚴道甫修華州志，有紀姓以家譜來求登載，其遠祖檢之，則名永甯者，居然在焉。乃明中葉生員，生平亦無他善，惟嘉靖三十二年地震時，曾捐貲掩埋瘞傷死者四十餘人而已。因以復明公書至，適於是日廟方落成也。

●黑霜

四海本一海也，南方見之爲南海，北方見之爲北海，證之經傳皆然。嚴道甫向客秦中，晤誠毅伯伍公云：「雍正間，奉使鄂勒索間，有海在北界，欲往視，國人難之，固請，乃派西洋人二十名，持羅盤火器，以重氈裹車，從者皆乘囊駝隨往。北行六七日，見有冰山如城郭，其高入天，光氣不可逼視。下有洞穴，從人以火照羅盤，蜿蜒而入，行三日乃出。出則天色黯淡如玳瑁，間有黑烟吹來，著人如砂礫。洋人云：『此黑霜也。』每行數里，得嚴穴，則避入以硝磺發火，蓋其地不生草木，無煤炭也。逾時復行，如是又五六日，有二銅人對峙，高數十丈，一乘龜，一握蛇，前有銅柱，蟲篆不可辨。洋人云：『此唐堯皇帝所立，相傳柱上乃「寒門」二字。』因請同車。云：『前去到海，約三百里，不見星日，寒氣切肌，中之卽死。海水黑色如漆，時復開裂，則有夜叉怪獸起來攫人。至是水亦不流，火亦不熱。』公因以火著貂裘上試之，果然。因太息而回。入城檢點從者，五十人凍死者二十有一。公面黑如漆，半載始復故，隨從人有終身不再白者。」

●中印度

後藏西南四千餘里，有務魯木者，卽佛經所云：「中印度也。」世尊居之，金銀宮闕，與佛書所云無異。宮門外有池，方廣百里，白蓮如斗，香氣著衣，經月不散。云卽「可暫池」也。天時寒暖，皆如三四月。稅稻再熟，無金銀，皆以貨物交易。淨負喇嘛，五藏一往觀。聞雍正初年，鄂羅索發兵萬餘，驅猛象數百來鬪，欲奪其地。世尊持禁咒，遣毒蟒數千往禦。鄂羅索懼，請受約束。蟒蛇瞬息不見。世尊云：「此嗔心所致也。不嗔則無有矣。」因諭以此地人少，每十年當以童男女五百來獻，令其自相配耦，至今猶然。——誠毅伯伍公云。

●來文端公前身是伯樂

不文端公自言伯樂轉世。眸子炯炯，有光相馬，獨具神解。兼管「兵部」及「上駟院」。時每值挑馬百十爲羣，警眼一過，其毛病纖悉，無不一指出。販馬者驚以爲神。年七十後，常閉目靜攝，每有馬過，靜聽蹄聲，不但知其良否，卽毛色疾病，皆能知之。上所乘馬，昔先命公選視，有內侍衛數人，精選三馬，百試無差，將獻上。公時已老，眼皮下垂，以兩指撐眼視之，曰：「其一可用，其二不可用。」再試之，果蹶矣。一日坐內閣，史文靖公乘馬至閣門外下，偶言所乘棗騮馬甚佳。公曰：「佳則佳矣，但公所乘，乃黃驃馬也，何得相誑？」文靖云：「適所言誠誤，但公何以知之？」公笑而不言。又一日，梁文莊公入閣少遲，自言所乘馬傷水，艱於行步。公曰：「非傷水，乃誤吞水蛭耳。」文莊乃請獸醫針治，果下水蛭數升而愈。公常語侍讀嚴道甫云：「二十時，荷校於長安門外，三十餘日，斲索易象乾坤二卦，得相馬之道。其神解所到，未能以口授人也。」

福建試院樹神

紀太史曉風，視學閩省，試院西齋有柏一株，干霄蔽日，幕中友人於深夜常見有人來往其下，章服一如本朝制度。惟袍是大紅。紀意樹神爲祟，乃掃室立主以祀，並作對句云：「參天黛色常如此，點首朱衣或是公。」此聯懸於楹間，自是怪遂絕。

于雲石

金壇于雲石，官翰林。時迎其父就養入都，一日行至中途，天色已晚，四無人烟，尋一旅店，遂往投宿。店主人以滿辭，于以前路無店，固求留宿。店主躊躇久之，曰：「店後只有空屋數椽，小兒幼年曾讀書其處，不幸夭亡，我不忍往觀，故封閉之。客如不嫌，請暫住一夜如何？」于從之，卽開門入。見四壁塵蒙，蠹蝨滿戶，案有殘書數卷，偶得

時文稿一本，翻閱之，與其子雲石所作文無異。入後數篇，與鄉會試中式之卷亦相同。意甚訝然。忽寓外有光射入，見對面石壁上恍惚有于雲石字跡。即秉燭出觀，乃于雲石三字也。轉身進內，踴然有聲，石壁遂倒，字亦隨滅。一夜驚疑不寐，曉行抵都，與子備述其事。雲石聞言，不覺失色，須臾仆地。急喚家人救治，不甦而絕。

●萬佛崖

康熙五十年，肅州合黎山頂，忽有人呼曰：「開不開，開不開。」如是數日，無人敢答。一日有牧童過，聞之，戲應聲曰：「開。」頃刻晝然，風雷怒號，山石大開，中現一崖，有天生菩薩像數千，鬚眉宛然。至今人呼爲「萬佛崖」。章淮樹觀察過其地，親見之。（此則重出）

●大力河

孫某作打箭爐千總，其所轄地，陰雨兩月。忽一日雨止，仰天見日光，孫喜，出舍視之，頃刻烟沙蔽天，風聲怒號。孫立不牢，仆地亂滾，似有人提其辮髮而顛擲之者。腿臉俱傷，孫心知是地動，忍而待之。食頃動止，起視人民，與自家房屋，全已傾圮。有一弟逃出未死，彼此遑急。孫老於居邊者，謂弟曰：「地動必有回潮，不止一次，我與汝須死在一處。」乃各以繩縛其身，兩相擁抱。言未畢，而怪風又起，兩人臥地，顛播如初。幸沙不眯眼，見地裂數丈，有冒出黑風者，有冒出火光，帶紫綠二色者，有湧黑水臭而腥者，有現出人頭大如車輪，日談陔斜視四方者，有裂而仍合者，有永遠成坑者，愚弟二人，竟得無恙。乃埋葬全家，掘出貨物各謀生。先三月前有瘋僧持綠簿一冊，上寫募化人口一萬。孫惡其妖言，將擒之送縣，僧已立一楊柳小枝上，曰：「你勿送我到縣，送我塞大力河水口可也。」言畢不見。是年地動，四川大力河水沖決，溺死萬餘人。（標點者注：以上兩則俱重出。）

●王昊廬宗伯是蓮花長老

王昊廬宗伯未第時，自黃岡赴京應試，路過廬山，宿於蓮花宮內。次日仍欲啓行，未晚便睡。夢身坐大殿之上，前面供齋果，下有袈裟百輩，環拜誦佛。因隨手取面前棗子，偶啖數枚，遂醒。醒時，口中有餘味。正驚訝間，忽見住房外燈燭輝煌，几筵肆設，衆僧方膜拜，宛然夢中光景。啓戶問之，是日乃此菴已故淨月上人忌辰，衆方祭祀。宗伯大異，起視所供盤中之棗，其頂微缺，如少二三枚者。恍悟自己前身，乃此庵長老也。故終身奉佛甚虔。先是宗伯父用子公崇禎翰林，殉節廬山，故自號「昊廬」，取「昊天岡極」之義，諱澤宏。

●鬼買兒

洞庭貢生葛文林，在庠有文名，其嫡母周氏亡，父後續娶荊州李氏，卽文林生母也。于歸三日後，埋周氏友箱，有繡九枝蓮紅襖一件，愛而著之。食次卽昏迷，自批其頰曰：「余前妻周氏也，箱內衣裳，是我嫁時帶來，我平日愛惜，不忍上身。今汝初來，公然偷著我心不甘來，索汝命。」家人環跪，替李求情。且云：「娘子業已身故，要此華服何用？」曰：「速燒與我，我等要著。我自氣量小，從前妝奩，一絲不能與李氏，皆速燒與我，我纔肯去。」家人不得已，如其言盡焚之。鬼拍手笑曰：「吾可以去矣！」李卽霍然病愈。家人甚喜，次日李方晨妝，忽打一呵欠，鬼又附其身曰：「請相公來。」其夫奔室，乃執其手曰：「新婦年輕，不能理家事，我每早來代爲料理。」嗣後午前必附魂於李身，查問薪米，呵責奴婢，井井有條。如是者半年，家人習而安之，不復爲怪。忽一日謂其夫曰：「我要去矣，我在此停柩，汝輩在旁行步，震動靈牀，我在棺中，骨節俱痛，可速出殯，以安我魂。」其夫曰：「尙無葬地，奈何？」曰：「西隣賣爆竹人張姓者，有地某山，我昨日往看，有松有竹，頗合我意，渠口索六十金，其心想三十六金。」

可買也。」葛往觀，果有地有主，絲毫不爽，遂立契交易。鬼請出殯日期，葛曰：「他雖已有，然啓吉告親友，尙無孝子出名，殊屬缺憾。」鬼曰：「此說甚是，汝新婦現有身矣，但雌雄未卜，與我紙錢三千，我替君買一兒來。」言畢去。至期，李氏果生文林。三日後，鬼又附婦身如平時，其姑陳氏責之曰：「李氏新產生子孱弱，汝又來糾纏，何太不留情耶？」曰：「非也，此兒係我買來，嗣我血食，我不能忘情。新婦年輕貪睡，倘被渠壓死奈何？我有一言囑婆婆，俟其母乳畢後，婆婆即帶兒同睡，我纔放心。」其姑首肯之。李婦打一呵欠，鬼又去矣。擇日出喪，葛憐兒甫滿月，不勝粗麻，易麻細與著。鬼來罵曰：「此係齊衰孫喪祖之服，我嫡母也，非斬衰不可。」不得已易而送之。臨葬，鬼附婦身大哭曰：「我體魄已安，從此永不至矣。」嗣後果斷。先是周末嫁時，與鄰結拜三姊妹，誓全生死，其二妹先亡。周病時曰：「兩妹來，現在牀後喚我。」葛怒，拔劍斫之。周頓足曰：「汝不軟求，而斫傷其臂，愈難挽回矣。」言畢而亡。年甫二十三。

●鬼搶饅頭

文林言洞庭山多餓鬼，其家蒸饅頭一籠，甫熟，揭蓋，見饅首唧唧自動，逐漸皺縮，如椀大者，頃刻變小如胡桃。食之味如麵筋，精華盡去。初不解其故，有老人云：「此餓鬼所搶也。起籠時，已硃筆點之，便不能搶，如其言，點者自點，縮者仍縮，蓋一人之點，不能勝羣鬼之搶也。」

●荷花兒

餘姚章大立，康熙三年舉人，家居授徒。忽有二冤鬼，一女一男，白日現形。初扼其喉，繼推之地，以兩手高撐，枱而不開，若空中有繩繫之者。先作女聲曰：「我荷花兒也。」繼作男聲曰：「我王奎也。」皆北京口氣。家人問何

冤曰：「章大立前身姓翁，亦名大立，前朝隆慶時，爲刑部侍郎。其時我主人周世臣，官錦衣指揮，家貧無妻。只荷花兒與王奎一奴一婢相伴。有盜入室殺世臣去，我二人報官，官遣張把總入室捕盜，疑我二人因姦弑主，刑部嚴刑拷訊，我二人不勝楚毒，遂誣自伏，刑部郎中潘志伊疑之，獄久不決。及大立爲侍郎，忽發大怒，別委郎中王三錫徐一忠再訊。二人迎合，竟照前議定罪。志伊苦爭不能得，遂劾我二人於市。越二年，則獲真盜，都人方知我二人之冤。傳入宮中，天子震怒，奪大立官職，而調一忠三錫於外。請問凌遲重情，可是奪職所能蔽辜否？我故來此索命。」家人問何以不報王徐之冤，曰：「彼二人惡蹟更多，一已變豬，一囚鄴都獄中，我不必再報。惟大立前身頗有「清官」之號，又居顯職，故爾遲遲。今渠已投第三次人身矣，祿位有限，方能報復。且明季朝綱不整，氣數將絕，陰司鬼神，亦多昏瞶，我屢訴不准，不許出京。豈若當今大清之世，冥司陰官，亦洗心革面耶？」家人跪求說：「召名僧爲汝超度何如？」曰：「我果有罪，方要名僧超度。我二人絲毫無罪，何用名僧超度？况超度者，不過要我早投人身耳。我想就投人身，遇著大立，也要報仇，渠必死我二人之手。然而旁觀者不解來歷，卽我與大立既已隔世，雖報其人，兩邊都不曉來歷，無以垂戒作官之人。故我二人，每聞冥司喚令輪迴，堅持不肯。今冤報後，可以輪迴矣。」言畢，取几上小刀，自割其肉，片片墜下。作女聲問曰：「可像剛耶？」作男聲問曰：「可知痛耶？」血流滿席而死。

●歐陽澈

宋浙西有陳東歐陽澈廟，當時士民憐其忠，故私立祠而祀之也。後王倫從金國來，見而惡之，命有司拆毀。明季有富而好義者李士貴，又立廟於艮山門外。鄉民祈求頗靈。一日李夢神人布袍革履，叩門求見，曰：「我歐陽澈也。當日位卑而言高，獲罪係我自取。幸上帝憐我忠誠，命我司杭城水旱之事。杭城地方甚大，我一人難以辦

理。我有友二人，一樊安邦，一傅國璋，皆布衣有氣節，可塑二人之像於我側，助我安輯地方。」李允許既而笑問曰：「陳東先生安在何不相助爲理？」曰：「李伯紀相公現司南獄，聘陳先生作記室去矣。」士貴於次日，即增兩像於旁。

●浮尼

戊戌年，黃河水決，河官督治者，每築隄成，見水面有綠毛鵝，一羣，翺翔水面，其夜堤必崩。用烏槍擊之，隨散隨聚，逾月始平。雖老河員，不知鵝爲何物。後閱桂海稗編，載前明黃蕭養之亂，黃江有綠鵝爲祟。識者曰：「此名「浮尼」，水怪也。以黑犬祭之，以五色饅投之，則自然去矣。」如其言果驗。

●雷火救忠臣

全椒金光辰，以御史直諫，觸崇禎皇帝之怒。召對平_台，將重懲之。忽迅雷震御座，乃免之。嘉靖怒劉魁楊爵周怡直諫，杖置獄中。有神降，亂言三人冤，乃赦之。後因熊浹言，仙不足信，重捕入獄。亡何高元殿火起，帝禱於靈臺，火光中有呼三人姓名稱忠臣者，乃急傳詔釋之，且復其官。

●滑伯

河南滑邑，署中有滑伯墓，甚大，邑令到任，必先祭奠，朔望行香。滑伯之神，時時出現。圭璋喪冕而出者，官必陞遷；深衣便服而出者，官多不祥。余門生呂炳，星宰滑州，忽一日見滑伯衣甲胄立於墓上，是年陞香河同知。墓前古木甚多，木葉落時，風吹四散，從未有落墓上者，亦奇。

●盤古脚迹

西洋錫蘭山，高出雲漢，其顛有巨人脚迹，入石深二尺，八長尺，云是盤古皇帝開天落地之脚迹。其國人多裸形，有穿衣者，皮肉必爛。

●珠重七兩

明史永樂十五年，蘇祿國貢大珠，重七兩有零。

●采胆入酒

古城國取生人胆入酒，與家人飲，且以浴身。曰：『通身是膽。』每伺人於道，出其不意，殺之，取膽以去。若其人驚覺，則膽先裂，不足用矣。置衆膽於器，必以中華人膽居上。王在位三十年，則避位入深山，以兄弟子姪代，而已持齋受戒。告於天曰：『我爲君無道，願虎狼食我，或病死。』居一年無恙，則復位如初。

●胆長三寸

福王之敗，有起義兵者吳漢超，宣城生員也。兵潰逃出城，念其母在，乃入見大帥曰：『首事者我也。殺之，剖其腹，膽長三寸。』

●湖神守尸

明季，大學士賀逢聖，在武昌爲張獻忠所逼，投墩子湖死。自夏至秋，有神託於湖之居民某云：「我奉上帝命守賀相尸，殊苦，汝可撈而視之。有黑子在其左手者是也。」某覺而異之，俟於湖，赫然尸出，乃殮而葬之。尸在水中有七十日，面如生。

● 僵尸抱韋馱

宿州 李九者，販布爲生，路過霍山；天晚，店客滿矣，不得已宿佛廟中。漏下兩鼓，睡已熟，夢 韋馱神撫其背曰：「急急起！大難至矣！躲我身後，可以救你。」李驚醒，踉蹌而起。見牀後厝棺，杳然有聲，走出一尸，遍身白毛，如反穿銀鼠套者。面上皆滿，兩眼深黑，中有綠眼，光閃閃然直來撲李。李奔上佛櫃，躲韋馱神背後。僵尸伸兩臂抱韋馱神，而口咬之，啞啞有聲。李大呼，羣僧皆起，持棍點火把來。僵尸逃入棺中，棺合如故。次日見韋馱神被僵尸損壞，所持杵折爲三段，方知僵尸力猛如此。羣僧報官焚其棺，李感韋馱之恩，爲塑像裝金焉。

● 窮鬼崇人富鬼不崇人

西湖 德生庵後門外，厝棺千餘，堆積如山。余往作寓，問庵僧：此地嘗有鬼崇否？僧曰：「此間皆富鬼，終年平靜。」余曰：「城中那得有如此許多富人焉？能有如此許多富鬼？且久攢不葬，不富可知。」僧曰：「所謂富者，非指其生前而言也；凡死後有酒食祭祀，紙錢燒化者，便謂之富鬼。此千餘棺，雖久攢不葬，僧於某年四節，必募緣作道場，設孟蘭會，燒紙錢千萬，鬼皆醉飽，邪心不生。公不見世上人搶劫詐騙之事，皆起於飢寒，凡病人口中所說，目中所見，可有衣冠華美，相貌豐腴之鬼乎？凡作崇求祭者，大率皆蓬頭歷齒，襤褸窮酸之鬼耳。」余甚是其言，果住月餘，雖家僮婢子，當陰霾之夜，無聞鬼嘯者。

●雷神火劍

乾隆戊申八月，河庫道司馬公遣兩僕還家，一名祝升，年三十；一名壽子，年十六。二人雇船，行至寶應劉家堡地方。天漸陰晦，壽子忽喜曰：「前面搭臺唱戲，有金盞金甲神在場上，甚熱鬧。」旁人皆不見，笑曰：「前面河水滔滔，絕無戲臺，汝孩子氣，一心意看戲耶？」祝升同一篙工爭曰：「果然有戲，諸君何獨不見？」言未畢，有惡風吹折桅杆，滿船皆黑。震雷一聲，擊殺壽子，祝升於船頭，並殺篙工於船尾。電雨稍定，艙中人大驚。泊船報縣，請官相驗。俄而祝升蘇曰：「我與壽子正在船看戲，忽見前面萬道金光，不見河路。地上俱鋪雪白銀磚，臺上宮殿巍峨，中坐冕旒神，方面白鬚。旁立金盞金甲者數十，金甲神向冕旒者鞠躬白事，語不可辨。但見冕旒神點首，金甲者遂趨出上船，擒我與壽子篙工三人去跪殿上。抽腰下挂劍，紅光焰耀，將壽子頭上橫穿過去。又將篙工胸下橫穿過去。我看光景不好，側身要逃，被別個金甲神扯住，用金瓜錘當頭一打，我遂昏絕。以後便不知人事了。」縣官萬公來驗，即取此段口供，申詳立案。驗壽子篙工兩尸，果有細眼穿喉胸二處。買棺殮葬，因祝尚活，船中不便醫治。乃撐船至大王廟停泊，扛祝身入廟，祝齒見大王驚曰：「剛纔上坐者，即此神也。」又旁睨曰：「諸位神道都在殿上，何不救救我耶？」言畢，食粥一碗，仍氣絕矣。是年冬，余同劉霞寰游沐陽，過劉家堡。泊船大王廟，往看諸神，皆尋常金裝木偶，無他靈異。劉向神問壽子年幼，有何惡而犯天誅，神不答。余笑曰：「癡秀才，此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耳。幽明一理，何必對神饒舌耶？」

●水精孝廉

廣東紀孝廉，童時誤入蛇腹，黑無所見，但聞腥氣，捫其壁滑澀不可。近幸身邊有小刀，因挖其壁，漸見微明，就

明鑽出。困臥於地，隣人見之，攜歸其家。是日郊邨三十里外，有大蛇死焉。孝廉爲毒氣所傷，通身皮脫如水精，腸胃皆見。從幼至壯不改鄉舉後，同年見之，皆呼爲「水精孝廉。」

●水鬼移家

王某居杭城之東園，地多魚池，東西相接，中隔一梗，季夏日正午，立邊上乘涼。見東池忽有一道浮漚，闊尺許，似潮湧而來，浩漑有聲。及近埂岸，有尺半長一段黑氣，從東池飛入西池而寂。鼻中作羊羶氣，問之隣人云：「是水鬼移家也。」

●負妻之報

杭城仙林橋，徐松年，開銅店。年三十二，驟得瘵疾，越數日疾漸劇。其妻泣謂曰：「我有兩兒俱幼，君或不諱，我不能撫。我願禱於神，以壽借君。君當撫兒，待其長，娶媳可以成家，君不必再娶矣。」夫許之，婦投詞於城隍，再禱於家神。婦疾漸作，夫疾日瘳，浹歲而卒。松年竟違其言，續娶曹氏，合卺之夕，牀褥間夾一冷人，不許新郎交接。新婦驚起，蓋前妻附魂於從婢以鬧之也。口中痛責其夫，共寢五六月，祀禱不靈，松年仍以瘵歿。

●四小龜扛一大龜而行

杭城橫塘鎮，有孤靜庵，一老僧焚修其後殿，見有四小龜共扛一大龜，徑尺餘，循牆依檻，團團而走，迴環不止。老僧嘖經畢，清磬一聲，龜即斂跡。數年後，老僧圓寂，龜亦不復再見，雍正年事。

●鬼送湯圓

杭州王生繩玉，課蒙於橫塘鍾氏。鍾第三子，字有條，年已二十，自購其年稱十六，問弟子此時尚可讀書否？王答以「果能志堅，書何不可讀耶？」有條大喜，諷誦不輟。其父俗賈也，不以爲然，壓之赴吳門貿易。有條鬱鬱而往，日赴市廛，夜仍闔戶，隱身帷帳中，私自鑽研。滿房貼「歲不我與」四字，越四月，疾亟而歸。時近重九，抵家遂卒。停柩於家，次年七夕前一日，王睡夢中，聞內屋啓門聲，步至書舍，排闥入，見有條左手秉燭，右手執碗，碗內騰騰熱氣，至王牀前，放帳笑曰：「先生肚飢耶？特送點心來。」王坐起接其碗，見內浮湯圓四個，兼有銅挑，遂忘其爲鬼，竟挑食之。及三而飽，尙留其一，隨手交還。有條復爲下帳閉門而去，王忽大悟，驚曰：「有條歿已週歲，今夕胡爲而來？」方舉念間，體中寒熱頓作，自夜及明，循環三次，儻甚不能起，乃呼與歸家。家中攔門鬼以千百計，男女大小，他鄉本郡之鬼，無所不有。大約鳩形鵠面，披衣曳履之窮鬼爲最多，恰無怪狀奇形之可怖者。王有妹嫁翟家，來視兄疾，鬼在病人口中云：「汝是鄭家橋翟家娘子，亦來此耶？」王弟訪之，果翟鄰家修髮之妻，新縱死者也。王父爲延醫投藥，掖起病人命服，衆鬼擠肩揜臂，持其手使不得服。如是者再四，王心厭焉，竟違父命，終不飲藥。次晨另延一醫，問曾診視投藥否？父語以故，醫索方視之，警曰：「幸而未飲，否則今日不能出聲矣。」另立一方鬼不復來奪，從此衆鬼闔門塞屋，日掩天光，夜蔽燈火，或坐或立，或言或笑，聚集十餘日，家中持經放餓口，毫無效驗。一女鬼呼曰：「故家該延老僧宏道來，我輩便去。」如其言，往請宏道，甫其門，衆鬼轟然散矣。病亦漸安。袁子曰：「同是念經放餓口，而有驗有不驗，此之謂有治人無治法也。不知鬼食之不宜人食，而以奉其先生，此之謂愚忠愚孝也。」

●忠恕二字一筆寫

黃擇照，歛縣人，原任福山同知，罷官後，主講韶州書院。嘗書「忠恕」二大字，勒石講堂，款落「新安後學某

敬書。語一日夢黑衣者二人，執燈至曰：「奉命召汝。」黃即隨往，至一處，歷階而升。聞呼曰：「止！」黃即立定。黑衣人分左右立，中隔一層白雲，聞有人曰：「汝爲大清官員，何以生今反古書？」忠恕二字，款落新安宜速改正。」黃驚醒，急將前所刻新安二字，改寫歙縣。越數日，又夢前黑衣人，引至原處，仍聞雲中人語曰：「汝改書勒石固善，但亦知「忠恕」二字之義，是一氣讀否？汝可於古帖中求之。」黃醒，檢閱十七帖，見「忠恕」二字行書，乃是中心如一四字。恍然大悟，復將壁間石刻毀去，仿帖中行書，另寫勒石。今現存韶州書院。

●土雨

乾隆十四年，李元秀才，自京就館瀋陽。越明年夏四月回京師，渡遼水。是日往北臺子站，路過遠，昏黑不得抵宿。時乘四套車，投一深林中，聞樹葉上簌簌作雨聲，沾洒衣上，視之皆土也。未幾，四馬攢蹄，退後不敢前。驟脚大呼曰：「有鬼蹲踞當道，車拉不動。」乃取開路鐵鋤，抓土撒之，口中作咒語，車始得行。不數步，見一火茶杯大，傍車而行，其光上下遠近不定，照里許而滅。土人云：「凡鬼物出，皆先有土雨。」

●降廟

粵西有「降廟」之說，每邨中有總管廟，所塑之像，美醜少壯不同。有學「降廟法」者，法將成，則至廟卜卦降神，初至插一劍於廟門之中，神降則拔劍而回，神不降則用脚踏倒之，能隨足而起則生，如不起，則爲神誅矣。其法將一椀盛水，寫一井字圍繞之，地上亦寫一井字圍繞之，八仙桌中間，亦寫一井字圍繞之，召童子四人，手上各寫一「走」字圍繞之，將桌面反對椀口之上，四童以指抬桌，其人口念咒語云：「天也轉，地也轉，左叫左轉，右叫右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若還不轉，銅叉又轉，鐵叉又轉，若不再轉，土地城隍代轉。」念畢，桌子便轉。

然後請藥方者無不驗。

●隴西城隍神是美少年

康熙間，隴西城隍，塑黑面而髯者，貌頗威嚴。忽於乾隆間，改塑像爲美少年，或問庵僧。僧曰：「聞之長老云，雍正七年，有謝某者，年甫二十，從其師在廟讀書，夜間先生出外，謝步月吟詩。見一人來禱，乃陰於神後伺之。聞其祝云：『今夜若偷物有獲，也具三牲來獻。』方知是賊也。心疑神乃聰明正直之人，豈可以性牢動乎？次日，賊竟來還願，生大不平，作文責之。神夜託夢於其師，將降生禍。師醒後問生，生抵賴。師怒，搜其篋，竟有責神之稿，怒而焚之。是夜，神踉蹌而至曰：『我來告你弟子不敬神明，將降以禍原，不過嚇嚇他。你竟將他文稿燒化，被行路神上奏，東嶽登時將我革職。』一面將此城隍之位奏明上帝，即將汝弟子補缺。』歛歔而退。未三日，少年卒，廟中人聞呼騶聲云：『是新城隍到任，嗣後塑像者，易黑髯之貌爲美少年。』」

●城隍赤身求衣

張觀察挺，修湖州城隍廟，以檀香雕三丈法身，繡袞爲袍衣之。供奉三日矣，忽夜夢一巨人，頭帶平天冠，而身無衣服，赤兩股，直立帳前。公驚醒，心動急欲赴廟查看，而廟中道士已來報神衣被竊矣。乃爲另製，且命拏賊云。

●水怪吹氣

杭州程志章，由潮州過黃崗渡海，漢半渡，天大風，有黑氣沖起，中有一人，渾身漆黑，惟兩眼脬及嘴唇，其白如粉。坐船頭上，以氣吹舟中人。舟中共十三人，頃刻貌盡變黑，與之相似。其不變者，三人而已。少頃黑氣散，怪亦不

見，開船，風浪大作，舟覆水中，死者十人，皆變色者也。其不變色之三人獨免。

● 罈響

杭州北門外，三清院林道士，能擒妖。在興化收妖罈中，放三清神座下。逾年，錢生袖海，與友孔傳經，行上南京鄉試。醉後向罈云：『我友中則罈響。』果響一聲。客散，生夜看書，見白衣人坐檻上，與之拱手，生用界尺打之，撫掌大笑而退。是年孔君果中。

● 貞女訴冤

陸補梅作潯州太守，有和姦自盡一案，縣詳到府。文卷在案上，將批如詳核轉矣。其夜幕友房中起大風，宛然一女子，立而不言。五更始去，幕友告太守，適太守奉調上省，謂其子曰：『汝膽大，今晚可至幕友房伺之。』晚間，公子遵父命，宿幕友書房。果如前風起，幕友又見此女，即告公子，而公子無見也。因大聲問曰：『汝何爲者？』女曰：『吾即几上案中人也。因拒姦致死，父母受賄，證成和姦，污我名節，曩訴之縣，縣亦受賄，不爲申理，所以來此訴冤。』公子唯唯，即以其言寫家信，馳告太守。太守從省歸，適經是縣，因札致幕友，將原案發回本縣。未幾，縣令來迎，太守不宿公館，先往城隍廟行香，謂令曰：『吾訪聞前姦案，事有冤，信乎？』縣據其父母口供，抗詞請質，太守無奈何。即宿城隍廟中，傳犯人及隣證人等於大殿後陪宿。陰伏人於殿後察之，至三更餘，隣證等各自言語，有罵其父母之無良，憐其女之貞烈者。聽者取筆書之，至天明，先盤詰隣證，取夜間所書示之，俱服，遂以強姦致死定案，旌其女入節孝詞。

● 楊成龍成神

處州太守楊成龍，性正直，作官五十年，頗有政聲。壬寅春，余遊天台，招余飲酒。歷敘辦山東數大案，有古循吏風。余許作傳以表章之，不料別後告老，就養於伊子深州署中，無疾而卒。先是太守宰歷城時，買沙板一副，置張秋僧舍。身亡後，其子游文，必欲遣人取歸，事後入殮，以慰乃父之心。忽其幼孫某，頭暈仆地，旋起坐，厲聲曰：「濬文汝太糊塗，當此六月天，我尸在牀，待從張秋取棺來，則吾尸壞矣。深州木材儘可用，何必遠取？現在處州人來迎我，作彼處城隍，我俟汝喪事小定，卽往到任。我無他語，大凡人在世上，肯做好官，必有好報。汝緊記之。明年三月十四日，二孫所生之子，將來可以紹我之志。取名紹志可也。若葬我，當在唐務山中，做癸丁山向。」言畢，沉沉睡去。俄而嬉戲如初，濬文悚然，一遵父命。次年果生紹志，月日無爽。

●周倉赤脚

相傳東臺白駒場關廟，周倉赤脚。因當日關公在襄陽放水淹龐德年，周倉親下江挖隄故也。戊申冬，余過東臺，與劉霞裳入廟觀之，果然赤脚。又見神座後有一木匣，長三尺許，相傳不許人開。有某太守祭而開之，風雷立至。

●張飛治河

大學士嵇文敏公，總督南河，將築堤東岸。夢有肥牟而短髮者，直入一揖，隨卽上坐曰：「某隄須築某所，裁保無虞。若在此不能成功。」嵇領之，已而思其人狀貌，乃一武夫，言復椎魯，何以公然與宰相抗禮，意頗不懌，叱咤而醒。次日上工，次過張桓侯廟，小住啜茶，上塑神像，宛然夢中人，乃命停工。

●神佑不必貴人

章觀察家奴陳霞彩，居上元義直巷中，與其外婦相宿。夜聞風雨聲，似震雷擊物，初不介意。天明揭帳，則臥榻後山籬夜崩，榻之前後左右，皆塲堆數尺，惟留一榻不打壞。青衣青樓，亦得神佑如此。

●成神不必賢人

李海仲秀才，秋試京師，在蘇州雇鴨嘴船行至淮上，見艙前來王某求附舟，舊時鄰也。因與同行。泊晚，王笑問：「君胆大否？」秀才愕然漫應曰：「大。」王曰：「懼君生畏，故以膽問。君既膽大，我不得不以實告。我非人，乃鬼也。我別君六年矣。前年歲荒，爲飢寒所迫，掘墳盜財，被捕拏獲罪，已斬決。今作鬼依舊飢寒，故往京中索通仗君乞帶。」李問：「往索何人之債？」曰：「汪某。渠作刑部司官，許擬斬文書到部時，爲駁減等，故餽以五百金。不料渠全無照應，終不能保全性命，故往崇之。」汪某者，李戚也。李大駭，曉之曰：「汝罪宜誅，部議不枉。汪舍親不願騙汝財物，我帶汝往，說明原委，令渠還汝金，以解此仇可也。但汝已死，要銀何用？」王曰：「我雖無用，尚有妻子在家，居與君鄰，我索得後，可代我付之。」李唯唯。又數日，將到京師，王請先行曰：「我且到令親處作案，令渠求救無方，君再往說之，方肯聽君。否則，渠係貪財之人，君雖有言，渠不聽也。」言畢不見。李入都，覓寓，遲三日往汪家。汪果得風狂之病，舉家求神問卜，毫無效驗。李方至門，病人口語曰：「汝家救星到矣！」家人爭迎問李，李告以原委。汪妻初意要燒紙錢數萬爲償，病人大笑曰：「以真錢還假錢，天下無此便宜之事。速兌五百金交李，老爺我便饒你。」其家如其言。汪病果愈。又數日，來李處催與同歸。李不肯曰：「我未下場。」鬼曰：「君不中，不必下場也。」李不聽。畢三場後，鬼又催歸。李曰：「我要等榜。」鬼曰：「君不中，不必等榜也。」榜發無名，鬼來笑曰：「君此時可以歸乎？」李慚沮，卽日起身，鬼與同船，一切飲食，嗅而不吞。熱物被嗅，登時冷矣。行至宿遷，鬼曰：「某村唱戲，盍往觀乎？」李同至戲台下，看數齣，鬼忽不見，但聞飛沙走石之聲。李回船待之，天將黑，鬼盛服而來。

曰：「我不歸矣。我在此做關帝矣。」李大駭曰：「汝何敢做關帝？」曰：「世上觀音關帝皆鬼冒充。前日村中之戲，還關帝願也。所還願之關神，比我更無賴。我大怒與鬪，而逐之。君獨不聞飛沙走石之聲乎？」言畢，拜謝而去。李替帶五百金付其妻子。

●中一目人

康熙甲戌科，丹徒裴公之仙，偕數友人入都會試，都中有善召乩者。延之問中否。仙至，判一貴子。衆不解。再叩之，則曰：「皆判明矣。榜發後，惟裴公中會元，餘皆落第。裴公眇一目，始悟向所判貴字乃「中一目人」也。」

●女鬼告狀

鎮江包某，年少美丰姿，娶室王氏，包世業賈，常與同事者往來閭巷。乾隆庚子秋日，偕數友爲狎邪之遊，日暮乃返。王氏方同一老嫗入廚下治晚餐，聞叩門聲，命老嫗往啓，見一少婦盛妝而入，直赴內室。問之不答，嫗懷爲姻戚，往告王氏。王急趨至室，則包在焉。因大笑，老嫗目昏，錯認主人爲婦人也。包忽作女態，檢衽而前，與王氏寒暄。且言：「包郎在某娼家飲酒時，我在門後端守，俟其出，方得同回。」王見其聲音舉動，不類包郎，恐其瘋狂，急召僮僕及鄰里姻戚，共來看視。包皆一一與見，禮儀周到，稱謂無誤，宛然一大家女也。或男子稍與相狎，鬼即怒曰：「我真女也，誰近我，我即取其命！」衆問：「你與包有何仇？」鬼曰：「妾與包實因恩愛成仇，曾控告於城隍神，前後共十九狀，俱未見准。今又告於東嶽帝君，始蒙批准。不日與包同往矣。」詢其姓名，鬼曰：「我好人家兒女，姓名不可聞也。」一告包者何詞？鬼即連誦十九詞，其詞甚疾，不能悉曉。大概控包負心，令彼無歸之意。或又問汝既托包車而言，包今何在？鬼微笑曰：「渠被我縛在城隍廟側小屋中矣。」王氏泣拜，求放其夫，鬼不答。

至夜分，衆姻戚私語曰：「彼鬼曾言告城隍狀不准，今縛包於城隍廟側，何不往告於神，求其伸理。」於是共覓香燭楮錢，若將往者。鬼語言曰：「今諸人既同來相求，且放彼歸，自有東嶽審斷。」言畢倒地，少頃包蘇極稱困頓。衆環問所見，包曰：「初出某娼門，卽見此婦相隨，初尙或左或右，至教場婦遽前扯拽往城隍廟左側小屋內。黑暗中以繩縛我手足，置之於地。旁似有相守之人。適聞婦來言：『今且放汝歸。』推我出戶一跌而醒，身已在。此事明日東嶽當傳審矣。」再詢其細，包惟酣睡而已。次日午後起曰：「差人至矣，速具酒食。」自出廳向空座拱揖，語多不解。酒既設，復歸臥牀上，更許死矣，惟心頭微熱。王氏與諸人泣守之，見包面色時青時紅時黃，變幻不測。三更後，胸前及喉頰間，見紅斑爪痕數處。次夜二鼓，辮髮忽散亂，至曉始蘇。索茶飯，盡十數器，吞咽迅速，觀者駭然。少定，呼取酒食款差役。王氏如前設之，又命取紙錢六千，須去其破缺者，以四千焚於廳前，二千焚於門側巷內。復自起至大門，作拜送狀。反室熟睡兩日，乃能起，悉言所見。自女鬼解縛放回後，次日下午有二差役來傳，其一不識，其一陳姓，亦賈人子。兒時要包爲同牕友，陳家貧，娶婦時，包曾助以錢數千文。今已歿三載，謂包曰：「此事已發，連報司審辦，爾我同牕好友，在生又承高誼，自當用情照應，不必上刑具。」同行至中途，又見二役鎖前女鬼，鬼大恚，以首觸包，手抓傷包面頰，此包身所以有紅斑爪痕之現也。女鬼詈二差賣法，差不得已，爲包亦上鎖同行。路愈遠愈黑，陰風慘烈，辮髮俱散。至一處，仿佛見衙署，差令坐地守候。旋見二紅燈由內出，二差去，包鎖帶入，跪於燈止處。見有公案文卷，一官上坐，紅袍烏紗，以手捋鬚問曰：「汝包某耶？」包應曰：「諾。」官卽提女鬼至，訊答語頗多。女與包並跪階下，相去尺許，絕不聞其一字。見官震怒，令批女鬼頰十五，卽上枷鎖，二差牽之痛哭而去。包初跪案前，覺沮洳泥滯，陰風吹髮，面上絲絲如刀割，寒慄難當。迨批女鬼頰時，陳役從旁悄悄言曰：「老兄官司已贏矣。吾爲兄辯起髮來。」包再舉首，燈與官俱不復見。二役乃送之回，言明差錢四千元，其二千則陳役所私得也。人間包曾識此女否？包力言不識。揣其情，女鬼因慕包之色而亡，又欲招包以偕陰耦，逞私

妄控故爲隲司所責讞

●丁大哥

康熙間，揚州鄉人俞二，耕種爲生。入城取麥價，鋪戶留飲，回時已遲；途徑昏黑，行至虹橋，有小人數十扯拽之。俞素知此地多鬼，然膽氣甚壯，又值酒酣，奮拳毆擊，散而復聚者數次，聞鬼語曰：「此人兇勇，非我輩所能制，必請丁大哥來方能制他。」遂闕然去。俞心揣丁大哥不知是何惡鬼，但已至此，惟有前進，方過橋，見一鬼長丈許，黑影中彷彿見其面色青紫，猙獰可畏。俞念動手遲，則失勢難脫，不若乘其未至，迎擊之，解腰間布裹錢二千元，迎面打去，其鬼隨手倒地，觸街石上，鏗然有聲。俞以足踏之，漸縮漸小，其質甚重，牢握歸家，燈下照視，乃古棺上一大鐵釘也。其長二尺，粗如巨指，入火鎔之血涔涔出。俞召諸友笑曰：「丁大哥之力量，不如俞二哥也。」

●汪二姑娘

紹興吳某，行三，在趙州刺史署中主刑名，後又延一管書稟者，亦吳姓，行三，蘇州人。署有老吳師爺，小吳師爺之稱。其館舍對房而居，甚相親洽。刺史有妾七八人，侍婢甚夥，亦皆妖豔，常出入於館舍左右。二吳每評論某某當吾意，某某當君意，以爲戲謔。一日公事畢，時已三鼓，各回房就寢。小吳方坐牀上吸煙，燃燭於帳外，命僕反掩門而去。少頃舉署皆寂，忽有人推門，小吳問爲誰，不答。見一女子，年有二十，容色甚美，急趨而進，至牀前，瞪目視小吳，驚問：「爾何人，何爲至此？」女曰：「我汪二姑娘也，來尋紹興吳三，誤矣。」吳意其爲東家侍婢，與老吳有約，因笑指曰：「紹興吳三在對房，我蘇州吳三也。」女警然竟去。明日向老吳戲謔曰：「昨夜大快活。」老吳不解，屢言之。老吳究問所以，小吳笑曰：「吾所目擊，尙抵賴乎？」老吳益疑，再三問，小吳告以衣服形狀，並汪二姑娘

來尋紹興吳三之語。老吳爽然失色曰：「彼何至此耶？」少定，告小吳曰：「此吾至親也，亡去十數年矣，不識何故尋我。」小吳驚異，見其顏色沮喪，不復再問。至晚，老吳默默無語，而畏懼之容愈甚。拉小吳至房同居，小吳力辭，老吳不得已，命二僕夾牀而臥。小吳徹夜潛聽，毫無聲息。至曉，其二僕起視老吳，則已死矣。

●謝銅頭

鎮江西門，舊在唐顏山，國初遷於北城外陽彭山。有佛寺，殿宇廊廡修潔，印麗春台古蹟也。地近孔道，摺紳當道，迎送飲餞，皆在此處。自城門遷後，路既隔遠，此寺遂廢。惟存大銅佛三尊，相傳五代時所鑄，約數萬斤，露處山內。有謝某者，素販銅爲業，潛勾通書役，銷鎔而朋分之。議定工費，皆謝出。謝取其半，諸人分其半，銷燬之日，四體皆化，惟佛頭不壞。衆皆疑懼，謝曰：「此易事耳。」登罏溺之，佛頭竟燬。謝年四十餘，尙無子。是時方歡笑間，傭工者至前，賀家中已生子矣。謝大喜曰：「以爲此佛劫數，當爲我毀，遂名其子爲謝銅頭。」家由此少裕，日以私鑄制錢爲事。數年後，其黨以私錢見獲，詞連謝某。謝自以熱灰揉瞎雙目，到案時，言目瞽已久，讎扳顯然，竟得漏網。及銅頭長成，仍事私鑄，復爲人所控。乾隆某年，父子對縛，斬於陽彭山下。

●烏頭太子

胡某，世以丹徒江上洲田爲業。乾隆十八年冬初，至洲收租，所以收稻曬於場上，有烏鴉羣集食稻。吳取土塊逐之，隨手中一烏，啞然墜地，復奮起飛去。吳歸莊房晚餐後，忽聞風雨聲，啓戶仰視，天色深黑，大雨如注。急入室，衣色全白，皆鴉糞矣。吳因憶人言鴉糞著身者不吉，我今被污，殆將死乎！自此遂病，雀爪風，手足抽掣，不便起臥，又不能持物，飲食需人扶喂，不堪其苦。然心甚明晰，因自念彼食我稻，我逐之有何過？乃敢祟我，必控之於神，屢

勸此念實未能寫狀也。一日晝寢，夢以黃紙自寫一狀，將投於城隍廟。忽空中有黑雲二片飛下，至地化青衣人，向吳曰：「君前所擊者非鴉也，乃烏頭太子也。君因得罪於彼，故患此恙。若再往告彼，罪益重矣。不如具酒食請罪於太子，可保全也。」吳不聽，復怒曰：「彼食我稻，又妄崇我，我必告之。」須臾，空中又下黑雲二片，化作少年，玄色冠巾，一人持黑繖隨其後，向吳拱手曰：「君欲控烏頭太子耶？控詞何似？」吳持與觀之，少年曰：「君前擊中太子，故有此疾，今知其誤也。某爲君緩頰於太子，可保君如舊，何須控告耶？」因取控詞懷之飛去。吳遽前往奪，忽然驚醒，自此所患漸愈，兩月後，平復如常。

●吳生兩入陰間

吳某，丹徒舊家子也。祖與父俱在「鬻」序。祖爲人端直，鄉閭推重。歿十數年，某始娶妻，琴瑟甚篤。乾隆丙子，其婦暴卒，吳追思不已。有朱長班者，合城皆知其走陰差，因吳治喪，彼朝夕來供役。吳因私問陰司事。朱言：「陰司與人世無異，無罪者安閒自適，有罪者始入各獄。」吳遂懇其攜往陰司一與妻見。朱云：「陰陽道隔，生人尤不宜濫入，老相公待我甚好，我豈肯作此狡獪？」吳矚之不已。朱云：「此事我不爲，相公果堅意欲往，可往城裏太平橋側，尋丹陽常媽，許以重資，或可同往。」吳欣然，次日尋得常媽，初亦不允。許錢數千，始允之。且曰：「相公某日可擇一靜屋獨宿，我即來相約。但衣履一切，不可使人稍爲移動，稍移動即不能還陽矣。」諄囑再四而歸。吳自妻歿後，即獨宿於一廂屋內。至某日，吳私囑其嬸母曰：「姪今病甚，須早臥，望嬸母爲我鎖房，切不可令人擅入，勸我衣履。此姪生死關頭也。」嬸母甚駭，問其故，不告。乃陰爲檢點之。吳既入房，燃一燈於床前，心有此事，展轉不寐。私念曰：「彼原未囑我熟睡，但彼從何來招我耶？抑妄言耶？」二鼓後，見有黑烟一線，自窗隙間入，嬾嬾然如蛇之吐舌也。吳心甚懼，少頃，其烟變成一黑團，大如斗，直撲吳面。遂昏暈，有人在耳邊悄言曰：「吳相公

同去。」聲即常嫗也。以手扶起，同由門隙而出。所過窗戶皆無礙，見其嫗母房門，有火光數叢，蓋與諸弟同宿於內。甫出大門，則另一天地，黃沙漫漫，不辨南北。途中所見街市衙署，與人世彷彿。行至一處，見一大池，水紅色，婦女在內哀號，常指曰：「此即佛家所謂『血污池』也。娘子想在其內！」吳左右顧，見其妻在東角，吳痛哭相呼。妻即近至岸邊，垂淚與語，並以手拉吳入池，吳欲奔赴，常嫗大驚，力挽吳告之曰：「池水涓滴著人，即不能返入此池者，皆由生平毒虐婢妾之故。凡毆婢妾見血不止者，即入此池。以婢妾身上流血之多寡，爲入池之淺深。」吳曰：「我娘子並未毆婢妾，何由至此？」嫗曰：「此前生事也。」吳又問：「娘子並未生產，何入此池？」嫗言：「我前已言明，此池非爲生產故也。生產是人間常事，有何罪過？」言畢，牽吳從原路歸。吳昏睡，過午始起，面色黃白，若久病者，數日方復。月餘，吳思妻轉甚，走至常嫗家，告以欲再往看之意。常甚難之，許以數倍之資，始爲首肯。如前囑，嫗鎖門，常嫗復來相約，出門行里許，常嫗忽撒吳奔去，吳不解其故。錯愕間，見前有一老翁，肩輿而至，觀面乃其祖也。吳惶遽欲避，祖喝曰：「汝何爲至此？」吳無奈，告以故。其祖大怒曰：「各人生死有命，汝乃不達若此。」手批其頰罵曰：「汝若再來，我必告之陰官，立斬常嫗。」遣輿夫送至河畔，輿夫從後推吳入河。大叫而醒，左頰青腫，痛不可忍，託病臥房中，十數日始愈。時吳有姻戚某翁病篤，吳謂其嫗母曰：「某翁某日方死。」嫗驚問之，吳告以兩次所見，並言於一衙署前，見所挂牌上姓名月日，故知之也。自後吳神氣委靡，兩目藍色，下午後即常見鬼，至今猶存。吳嫗母法嘉蓀中表，法故悉其顛末而爲予言。

●狐道學

法君祖母孫氏，外家有孫某者，巨富也。國初海寇之亂，移家金壇。一日，有胡姓攜其子孫奴僕數十人，行李甚富，過其門。云是山西人，遇兵不能行，願假尊屋暫住。孫接其言貌，知非常人，分一宅居之。假日過與閒話，見其室

中有琴劍書籍。所讀者，皆黃庭道德等經；所談者，皆心性語錄。中語遇其子孫，奴僕甚嚴，言笑不苟。孫家人皆以「狐道學」稱之。孫氏小婢有姿，一日遇翁之幼孫於巷，遽抱之。婢不從，白於胡翁。翁慰之曰：「汝勿怒，吾將杖之。」明日日將午，胡翁之門不啓，累叩不應，遣人踰牆開門閱之。宅內一無所有，惟書室中有白金三十兩，置几上，書「租賃」二字，再尋之，階下有一指死小狐。法子曰：「此狐乃眞理學也。世有口談理學而身作巧宦者，其愧狐遠矣。」

● 太白山神

秦中太白山，神最靈，山頂有三池。曰大太白，中太白，三太白。木葉草泥，偶落池中，則羣鳥啣去。土人號曰「淨池鳥」。有木匠某，墜池中，見黃衣人引至一殿，殿上有王者，科頭朱履，鬚髮蒼然。顧匠者笑曰：「知爾巧藝，相煩作一亭，故召汝來。」匠遂居水府三年，功成，王賞三千金。許其歸，匠者嫌金重，難帶，辭之而出。見府中多小犬，毛均金絲色。向王乞取，王不許。匠者偷抱一犬于懷，辭出，路上開懷視之，一小金龍，騰空飛去。爪傷匠者之手，終身廢棄。歸家後，忽一日，雷雨下冰雹，皆化爲黃金，稱之三千兩。

● 太平閒史

王員外中齋子告後，卜居江寧，建一齋，額曰「太平閒史」。後十年，員外卒，屋之東偏，售於太平守王克端，屋之西偏，售于太平守李敏第。

● 楚雄奇樹

楚雄府礪嘉州者，卜夷地方，有冬青樹，根蟠大十里，遠望如開數十座木行。其中桌椅牀榻廚櫃俱全，可坐十餘戶。惜葉甚稀，不能遮風雨耳。其根拔地而出，枝枝有脚。

●泗州怪碑

泗州虹縣有井，是禹王鎖巫支祈處。鐵索猶存，旁有石碑，頭不可動。一挪移其頭，則碑孔內，便流黃水如金汁。南雁蕩有兩石相壓，大可屋二間。下爲靜石，上爲動石。欲推動之，須一人臥靜石上，撐以雙脚，石轟然作聲，移開尺許。如立而手推之，雖千萬人不能動石一步，其理卒不可解。

●雁蕩動靜石

●瓦屑廟石人無頭

太湖旁有瓦屑廟，廟不甚大，座中石人二十餘，頭俱斫落在地。亦有以手握之者，相傳張士誠被圍，夜有石將軍率部伍拒敵甚勇，城破後，廟中石人頭俱墜地矣。

●十三貓同日殉節

江寧王御史父某，有老妾年七十餘，畜十三貓，愛如兒子。各有乳名，呼之卽至。乾隆己酉，老奶奶亡，十三貓繞棺哀鳴，餵以魚殮，流淚不食，餓三日，竟同死。

●鬼吹頭彎

林千總者，江西武舉，解餉入都，路過山東，宿古廟中。僧言此樓有怪，宜小心。林恃勇，夜張燈燭，坐以待之。半夜後，囊囊有聲，一紅衣女踏梯上。先向佛前膜拜，行禮畢，望林而笑。林不爲意，女被髮瞑目，向前撲林。林取几擲之，女側身避几，而以手來牽。林握其手，冷硬如鐵；女被握不能動，乃以口吹林，臭氣難耐。林不得已，回頭避之。格鬪良久，至雞鳴時，女身倒地，乃僵尸也。明日報官焚之，此怪遂絕。然林自此頭頸彎如茄瓢，不復能正矣。

● 蝦蟆教書蟻排陣

余幼住葵巷，見乞兒索錢者，身佩一布袋，兩竹筒，袋貯蝦蟆九箇，筒貯紅白蟻兩種，約千許。到店市櫃上，演其法畢，索錢三文卽去。一名「蝦蟆教書」，其法設一小木椅，大者自袋躍出，坐其上，小者亦躍出環伺之，寂然無聲。乞人喝曰：「教書！」大者應聲曰：「閣閣！」羣皆應曰：「閣閣！」自此連曰：「閣閣！」幾聒人耳。乞人曰：「止！」當卽絕聲。一名「螞蟻排陣」，其法張紅白二旗，各長寸許。乞人傾其筒，紅白蟻亂走櫃上，乞人扇以紅旗曰：「歸隊！」紅蟻排行作一。乞人扇以紅旗曰：「歸隊！」白蟻亦排作一行。乞人又以兩旗互扇，喝曰：「穿陣走！」紅白蟻遂穿雜而行。左旋右轉，行不亂步。行數匝，以筒接之，仍蠕蠕然各入筒矣。蝦蟆螻蟻至微至蠢之蟲，不知作何教法！

● 木犬能吠

葉公文麟，言在京師，到某比部家，甫叩門，有獅毛惡犬，咆哮而出。狀若噬人者，葉大怖，主人隨出喝之。犬臥不動，主人視客吃，吃笑不止。問何故，曰：「此木犬也。外覆以獅毛，中設關鍵，遂能吠走。」葉不信，主人更出一雞，黃羽絳冠，申頸報曉，披毛視之，亦木所爲。

●銅人演西廂

乾隆二十九年，西洋貢銅伶十八人，能演西廂一部。人長尺許，身軀耳目手足，悉銅鑄成。其心腹腎腸，皆用關鍵湊接，如自鳴鐘法。每齣插匙開鎖，有一定準程。誤開，則坐臥行止亂矣。張生鶯鶯紅娘惠明法聰諸人，能自行開箱著衣服，身段交接，揖讓進退，儼然如生，惟不能歌耳。一齣演畢，自脫衣臥倒箱中。臨值場時，自行起立，仍在戲毯。西洋人巧妙一至於此！

●雙花廟

雍正間，桂林蔡秀才，年少美風姿。春日戲場觀戲，覺旁有摩其臀者，大怒，將罵而毆之。回面，則其人亦少年，貌更美于己，意乃釋然。轉以手摸其陰，其人喜出意外，重整衣冠，向前揖道：姓名亦桂林富家子，讀書而未入泮者也。兩人遂攜手行，赴杏花村館，燕飲盟誓。此後出必同車，坐必同席，彼此薰香剃面，小袖窄襟，不知烏之雌雄也。城中惡棍王禿兒，伺於無人之處，將強姦焉。二人不可遂殺之。橫死城角之陰，兩家父母報官相驗，捕役見禿兒衣上有血，擒而訊之，吐情伏法。兩少年者，平時恂恂，文理通順，邑人憐之，爲立廟，每祀必供杏花一枝，號雙花廟。偶有所禱，無不立應。因之香火頗盛。數年後，邑令劉大鬚子過其地，問雙花廟原委，得其詳，怒曰：「此淫祠也。兩惡少年，何祀之爲？」命里保毀之。是夜劉夢見兩人，一掉其鬚，一唾其面，罵曰：「汝何由知我爲惡少年乎？汝父母官，非吾奴婢，能知我二人枕被間事乎？當日三國時，周瑜孫策俱以美少年交好，同寢宿，彼蓋世英雄，汝亦以爲惡少年乎？汝作令以來，求某事受枉法，賊若干，某年枉殺周貢生，汝獨非惡人，而謂我惡乎？吾本欲立索汝命，因王法將加，死期已近，姑且饒汝。」袖中出一棍，長三尺許，繫劉辮髮上，曰：「汝他日自知。」劉驚醒，與家人言，將

復建廟祀之而赧於發言。未幾以賊事被參，竟伏絞罪，方知一棍之微也。

● 假女

貴陽縣美男子洪某，假爲鍼線娘，教女子刺繡，行其技於楚黔兩省。長沙李秀才，聘請刺繡，欲私之，乃以實告。李笑曰：「汝果男耶？則更佳矣。吾嘗恨北魏時，魏主入宮朝太后，見二美尼，召而囑之，皆置之法。蠢哉魏主！何不封以龍陽，而畜以侍從，如此不獨己得幸臣，且不傷母后之心。」洪欣然就之，李甚寵愛。數年後，又至江夏，有杜某欲私之。洪欲以媚李者媚杜，而其人非解事者，遂控到官。解回貴陽，臬使親驗之，其聲嬌細，頸無結喉，髮垂委地，肌膚玉映，腰圍僅一尺三寸，而私處稜肥肉厚，大如鮮菌。自言幼無父母，隣有孀母撫養之，長與有私，遂不剃髮，且與纏足，詭言女也。隣母死，乃爲繡師教人，十七歲出門，今二十七年，十年中所遇女子無算，問其姓氏，曰：「抵我罪足矣，何必傷人閨闈？」訊以三木，始供吐。某某撫軍欲擬長流，臬使爭以爲妖人，非斬不可，乃置極刑。死前一日，謂獄吏曰：「我享人間未有之樂，死亦何憾？然某某使亦將不免，我罪正和姦，畜髮誘人，亦不過刁姦耳。于律無死法，且諸女子與通姦，皆暗昧不明之事，僅可覆蓋，何必逼我招供，宣諸章奏，各擬重杖，使數千郡縣富貴人家女子，玉雪肌膚，困於朱木乎？」次日赴市受戮，指其跪處曰：「後三年，訊我者在此矣。」已而臬使果以事誅，衆咸異焉。——余謂此事與明史所載嘉靖年間妖人桑翀相同。桑不報仇，而洪乃報仇何耶？

● 預知科名

族弟袁楠，作秀才時，癸酉鄉試，因有家難，場前奔走倦矣。入闈，進洪字三號，天已晚，卽鋪板熟睡。二鼓後，聞有人問：「何號是袁相公？」不覺驚起，其人乃同考秀才，素不相識者，問：「君姓袁，考名楠乎？」曰：「然。」其人拱

手作賀曰：「君已中矣。」問：「何以知之？」曰：「我臨安人姓謝，與君同號。頃睡夢間，聞外賊取題目紙聲甚急，及取之，只一紙，首題是「邦有道，危言危行」二句。其時同號中有六七十人，嘈嘈爭問，題目何止一紙？外答曰：「此號中只洪字第三號袁某，應得一紙耳。」君既坐此號，名姓皆符，故來相報。」袁謝而頷之。黎明，題紙出，果如其言，乃大喜，自命必中。縱筆疾書，文如宿構，榜發竟登第。

● 胡鵬南

胡公鵬南，巡視城中。一日聞姊病，往視之，姊已昏迷。聞胡至，譏然而起曰：「弟來視我甚喜，然弟宜速歸。」胡不肯，姊起用手推之，家人子弟不解其故。胡既去，姊語家人曰：「我方死去，押差將送我至城隍府，路遇旌旗皂役曰：「舊城隍陞去，新城隍到任，汝且將女犯押回。」問新城隍何人，曰：「吏科給事中胡鵬南也。」我驚醒，不意鵬南即坐我牀上，故我勸令還家，汝等可速往視之。」如其言，胡已沐浴朝服，無疾而逝矣。胡乃春圃座師。

● 龍護高家堰

乾隆二十七年，學使李公，因陪科考淮安。清晨風雨怒號，生徒驚顧，不能唱名。正躊躇間，地大震，轅外旗竿，被龍攫入雲中，不知所往。河水暴漲，與高家堰相齊。河督高公及各廳官，面如土色。皆云：「西風一大，則淮揚休矣。」方恐怖間，忽轉東風，天低若蓋，將壓人頭，見黑龍在雲中，拖尾取水，數捲後，頃刻之間，洪澤湖水低三丈。人心大安。龍之鱗甲金光四射，惟頭角則不可見，此石埭縣教官沈公雨潭所目擊。

● 雷公被污

沈公又云：是年淮安雷轟轟然，將擊孤貧院中一老婦。婦方解褲，洩心急甚，卽以馬桶潑之，隨見金甲者繞屋而下。少頃，有雷神蹲老婦之旁，尖嘴黑身，長八尺許，腰下有黑皮如裙，遮掩下體。瞪目無言，兩翅閃閃，搖動不止。居民報知山陽縣官，官遣道士來畫符建醮，以清水沃其頭，至十餘石，次日復雨，纔能飛去。

●李文貞公夢兆

李相公光地，未貴時，祈夢于九龍灘廟。神贈詩一聯云：「富貴無心想，功名兩不成。」李意頗惡之，後中戊戌科進士，爲宰相，方知戊戌兩字，皆似成字而非成字。想字去心恰成相字。

●鬼求路引

德齡安孝廉，知太倉州事，內幕某，浙人也。偶染時症，一夕大呼曰：「歸歟歸歟，胡不歸？」察其音，陝人也。問何不歸，曰：「無路引。」問何以死于此，曰：「我寧夏人，姓莫，名容，非前太倉刺史趙西遠親也。萬里齋糧而來，爲投趙故，趙刺史反拒不納，且一文不贈，故窮餒怨死於此。」問：「何以不纏趙幕友與汝寧有冤乎？」曰：「趙已他遭，鬼無路引不能出境，纏他人無益，故來纏幕友，庶幾驚動主人，哀憐幕友，必與我路引。」德公聞而許之，召吏房作文書，咨明一路河神關吏，放慕容幽魂歸故鄉。幕友病不醫而愈。

●石揆諦暉

石揆諦暉二僧，皆南能教也。石揆參禪，諦暉持戒，兩人各不相下。諦暉住杭州靈隱寺，香火極盛，石揆謀奪之。會天竺祈雨，石揆持咒，召黑龍行雨，人共見之，以爲神。諦暉聞知，卽避去，隱雲棲最僻處。石揆爲靈隱長老，垂三

十年，身本萬歷孝廉，口若懸河，靈隱蘭若之會，震動一時。有沈氏兒，喪父母，爲人傭工。隨施主入寺，石揆見之，大驚，願乞此兒爲弟子。施主許之。兒方七歲，卽爲延師教讀。兒欲肉食，卽與之肉。兒欲衣繡，卽衣之繡。不削髮也。兒亦聰穎，通舉子業。年將冠矣，督學某考杭州，令兒應考。取名近思，遂取中府學第三名。月餘，石揆傳集合寺諸僧曰：「近思，余小沙彌也。何得瞞我入學爲生員耶？」命跪佛前，剃其髮，披其袈裟，改名逃佛。同學諸生聞之大怒，連名數百人，上控巡撫學院。道姦僧敢剃生員髮，援儒入墨，不法已甚。有項霜泉者，仁和學勳也，率家僮數十，篡取近思，爲假辯以飾之。卽以己妹配之。置酒作樂，聚三學弟子員，賦催妝詩作賀。諸大府雖與石揆交，而衆怒難犯，不得已，准諸生所控，許近思蓄髮爲儒。諸生猶不服，各洵洵然欲焚靈隱寺。殿石揆曰：「大府不得已，取石揆兩侍者，各笞十五，羣忿始息。」後一月，石揆命侍者撞鐘鼓，召集合寺僧，各持香一炷，禮佛畢，泣曰：「此子負諦暉之報也。靈隱本諦暉所住地，而予以一念爭勝之心奪之，此念延綿不已，念己身滅度後，非有大福分人不能撐持此地。沈氏兒風骨嚴整，在人間爲一品官，在佛家爲羅漢身，故余見而傾心，欲以此坐與之。又一念爭勝，欲使佛法勝於孔子，故先使入學，以繼我孝廉出身之衣鉢。此皆貪嗔未滅之客氣也。今侍兒受杖爲辱已甚，尙何面目坐方丈乎？夫儒家之改過，卽佛家之懺悔也。自今以往，吾將赴釋梵天王處，懺悔百年，纔能得道。諸弟子速持我禪杖一枝，白玉鉢盂一個，紫衣袈裟一襲，往迎諦暉爲我補過。」羣僧合掌跪泣曰：「諦暉逃出已三十年，音耗寂然，從何地迎接？」曰：「現在雲棲第幾山第幾寺戶外有松一株，井一口，汝第記此，去訪可也。」言畢，跌坐而逝。鼻垂玉柱二尺許，羣僧如其言，果得諦暉。沈後中進士官左都御史，立朝有聲。諡「清恪」。雖貴，每言石揆養育之恩，未嘗不泣下也。

諦暉有老友揮某，常州武進人，逃難外出披甲，有兒七歲，賣杭州駐防都統家。諦暉欲救出之。會常州二月十九日觀音生日，滿漢士女咸往天竺進香。過靈隱，必拜方丈大和尚。諦暉道行高貴，官男女膜手來拜者以萬數。

從無答禮。都統夫人某從蒼頭婢僕數十人來拜諦暉。諦暉探瘦小而纖者，憚氏兒也，矍然起，跪兒前，膜拜不止。曰：「罪過罪過！」夫人大驚問故。曰：「此地藏王菩薩也。託生人間，訪人善惡。夫人奴畜之，無禮已甚。聞又鞭撻之，從此罪孽深重，禍不旋踵矣。」夫人皇急求救。曰：「無可救。」夫人愈恐，告都統。都統親來長跪不起，必求開一緣佛門之路。諦暉曰：「非特公有罪，僧亦有罪。地藏王來寺，而僧不知迎，罪亦大矣。請以香花清水供養地藏王入寺，緩緩爲公夫婦懺悔，並爲自己懺悔。」都統大喜，布施百萬，以兒與諦暉。諦暉教之讀書學畫，取名壽平。後卽縱之還家。曰：「吾不學石揆癡也。」後壽平書名日噪，詩文清妙，人或問憚沈二人優劣，諦暉曰：「沈近思學儒，不能脫周程朱張窠臼；憚壽平學畫，能出文沈唐八仇範圍，以吾觀之，憚爲優也。」言未已，以戒尺自擊其頸，曰：「又與石揆爭勝矣，不可不可！」諦暉壽一百零四歲。

●天上四花園

嘉興祝孝廉維誥，爲中書舍人，好扶乩言休咎，往往有應者。將死前一月，乩仙自稱：「我天上看園叟也。特來奉迎。」祝問天上安得有園叟，曰：「天上花園甚多，不能言其數。但我所管領者，四園三主人耳。」問主人爲誰，曰：「冒辟疆、張廣泗，其一則足下也。」祝問「冒與張絕不倫，何以能共在一處？」曰：「君等三人，皆隸仙籍，冒降生爲公子，享福太多，現今未許復位，園尙荒蕪。張福力最大，以作經略時，殺降太多，上帝怒之，將置冥獄。幸而生前已羅國法，故猶許住園。君在世無過無功，今陽數將終，可來復位。」言畢，乩盤不動，是年祝病亡。

●碌碡作怪

常州武生某，素有力，往金陵鄉試。路過龍潭，見一婦坐門首，因口渴，向其索茶。婦以生不分男女，大罵，閉門進

去。生思不與茶則已，何至詈罵？氣甚不平。見其田中臥碌礪一條，即用力擎起，架於樹上而去。明日，婦開門見之，詢鄰人，皆曰：「此物非數人不能動，莫非樹神所爲乎？」因朝夕敬禮，有求必應。或侮慢之，即有不利。如是者月餘，生試畢歸家，仍過其地，見所置碌礪尚在樹間，其下香火羅列，禱禱者紛紛。心知爲己所誤，笑而不言。是晚宿店中，思此事終是惑衆，必轉去說明方好。忽朦朧睡去，見有人告曰：「我某處鬼也，游魂到此，假託樹神以圖血食。君新科貴人，故不敢隱瞞；若肯見容，不說破，感恩非淺。」言畢不見。生遂不轉去，徑回常州，是科榜發，果中舉人。

●風流具

長安蔣生，戶部員外某第三子也，風流自喜。偶步海岱門，見車上婦美，初窺之，婦不介意，乃隨其車而尾之，婦有愠色。蔣尾不已，婦轉噴爲笑，以手招蔣。蔣喜出望外，愈往追車。婦亦回頭顧盼。若有情者，蔣神魂迷蕩，不知兩足之蹣跚也。行七八里至一大宅，車中婦人入，蔣癡立門外，不敢近，又不忍退，徘徊間，有小婢出手招蔣，且指示宅旁小門，蔣依婢住，乃溷園所也。婢低語少待，蔣忍臭穢，屏息良久，日漸落，小婢出引入，歷廚竈數重，到廳院，甚唐皇，上垂朱簾，兩僮倚簾立，蔣竊喜，以爲入洞天仙子府矣。重整冠，拂拭眉目，徑上廳。廳南大炕上，坐一丈夫，麻黑大鬚，箕踞而腿毛如蝟刺，倚隱囊，怒喝曰：「爾何人，來此何爲？」蔣驚駭，身戰不覺屈膝。未及對，聞嬾珮聲，車中婦出於室，鬚者抱坐膝上，指謂生曰：「此吾愛姬，名珠圍，果然美也。汝愛之，原有眼力。第物各有主，汝竟想喫天龍肉，耶何癡妄乃爾！」言畢，故意將婦人交唇摩乳，以夸示之。生窘急叩頭求去。鬚者曰：「有與而求，不可敗興而去。」問何姓，父何官，生以實告。鬚者笑曰：「爾愈妄矣！爾翁吾同郡友也，爲人得姪，而欲污其伯父之妾，可乎？」願左右取大杖，「吾將爲吾友訓子。」一僮持棗木棍，長丈餘，一僮直前按其項仆地，鞭刺下，雙髻是矣。生

哀號甚慘。婦人走下榻跪而請曰：「奴乞爺開恩。奴見渠譬，比奴譬更柔白，以杖擊之，渠不能當，以龍陽待之，渠尚能受。」鬚者叱曰：「渠我同寅兒也，不可無禮。」婦又請曰：「凡人上廟買物，必挾買物之具，渠挾何具以來，請驗之。」鬚者喝驗，兩僮手摩其陰，報曰：「細小如蠶，皮未脫稜。」鬚者搔其面曰：「羞羞！挾此惡具，而欲唐突人婦，尤可惡。」擲小刀與兩僮曰：「渠愛風流，爲修整其風流之具。」僮持小刀握生陰，將削其皮。生愈惶急，涕如雨下。婦兩頰發赤，又下榻請曰：「爺太耍謔，使奴大慚。奴因要想喫餽餽，有五斗麥未磨，手驢又病，不如著代驢磨麵贖罪。」鬚者問生願否，生連聲應諾。婦人擁鬚者高臥，兩僮負麥及磨石至，命生於窗外磨麵。兩僮以鞭驅之，東方大白，炕上呼曰：「昨蔣郎苦矣！」賜餽餽一個，開狗洞放歸。生出大病一月。

● 騙人參

京師張廣號人參鋪甚大。一日有騎馬少年，負銀一囊到店，先取百兩與作樣。而徐取參數包閱之，曰：「我主人性瑣碎，買參不如其意，必加呵責，我又不善擇參，可否存此樣銀於店，命老成夥計多帶上等參，同往主人處，憑其自擇何如？」店家以爲然，卽收銀，遣店中叟，負參數斤偕往。臨行囑曰：「謹持參，勿落他人手也。」進東華門，至一大府第，少年同登樓。樓上主人美鬚眉，披貂裘，戴藍寶石頂，病奄然，倚枕踞牀，目負參者曰：「所攜參，果遼東頂上者耶？」店叟唯唯。旁兩僮捧參上，逐包開驗，所批駁，皆洞中行情。閱未畢，忽門外車馬聲甚喧，一客入，主人惶，遂命侍者下樓。辭以病不能會客。低語負參者曰：「此向我借債客也，斷不可使上樓。彼上樓見我力能買參，則難以無錢相覆矣。」客在樓下呼曰：「汝主病詐也，必是抱優童娶小奶奶，故不許我登樓。我偏欲上樓一看。」兩侍者固拒之，爭吵不已。主人愈惶急，又低語負參者曰：「速藏參，毋爲惡客所見，牀下竹箱，可以安放。」以銅鎖鑰匙付之曰：「汝坐箱上，護守參，我自下樓見彼，或能止其上樓，亦未可定。」踉蹌下樓。與客始而寒暄。

繼而戲罵；客必欲上樓，主人又固拒之。客大怒曰：「汝不過防我借銀耳！慮我見汝樓上有銀故也。如此薄待我，我即去，永不再來。」主人陽爲謝罪，送客出。僮僕亦隨之出，許久寂然。負參者端坐箱上以待，良久不至，始有疑意。開鎖取參，參不見。藏參之箱，一活底箱也，箱底卽樓板，方戲罵時從樓下脫板取參，守參者不知也。

偷畫

有白日入人家偷畫者，方捲出門，主人自外歸，賊窘，持畫而跪曰：「此小人家外祖像也，窮極無奈，願以易米數斗。」主人大笑，嗤其愚妄，揮叱之去，竟不取視。登堂，則所懸趙子昂畫失矣。

偷靴

或著新靴行市上，一人向之長揖，握手寒暄。著靴者茫然曰：「素不相識。」其人怒笑曰：「汝著新靴，便忘故人？」掀其帽擲瓦上去。著靴者疑此人酗酒故醉，方徬徨間，又一人來笑曰：「前客何惡戲耶？尊頭暴烈日中，何不上瓦取帽？」著靴者曰：「無梯奈何？」其人曰：「我慣作好事，以肩當梯，與汝踏上瓦何如？」著靴者感謝，乃蹲地上聳其肩，著靴者將上，則又怒曰：「汝太性急矣，汝帽宜惜，我衫亦宜惜。汝靴雖新，靴底泥污不少，忍污我肩，上衫乎？」著靴者愧謝，脫靴交彼，以襪踏肩而上。其人持靴徑奔，取帽者高居瓦上，勢不能下。市人以爲兩人交好，故相戲也，無過問者。失靴人哀告街鄰，尋覓得梯而下，持靴者不知何處去矣。

偷牆

京中富人欲買磚造牆，某甲來曰：「某王府門外牆，現欲拆舊磚換新磚，公何不買其舊者？」富人疑之，曰：

王爺未必賣磚。某甲曰：「微公言，某亦疑之。然某在王爺門下久，不妄言；公既不信，請遣人同至王府，候王出某跪請看王爺點頭，再拆未遲。」富人以為然，遣家奴持弓尺偕往，故事買舊磚者，以弓尺量若干長，可拆二分算也。適王下朝，某甲攔王馬頭跪，作滿洲語喃喃然。王果點頭，以手指門前牆曰：「憑渠量。」甲即持弓尺率同往奴量牆，縱橫算得十七丈七尺，該價百金。歸告富人，富人喜，即予半價。擇吉日遣家奴率人往拆牆，王府司閹者大怒，擒問之，奴曰：「王爺所命也。」司閹者啓王，王大笑道：「某日跪馬頭白事者，自稱某貝子家奴，主人要築府外照牆，愛我牆式樣，故來求尺量，以便如式砌築。我以為此細事有何不可，故手指牆命丈，事原有之，非云賣也。」富人謝罪求釋，所費不貲，而某甲已逃。

●鬼妬二則

常德張太守之女，許周氏子，年十七，以療疾亡。周別聘王氏女，年亦十七，甫締姻，尙無婚期，王女忽中惡，以手批其頰曰：「我張四小姐也，汝何人敢奪我郎君？」周氏聞之，告太守。太守夫人治家素嚴，聞之大怒，懸亡女畫像罵曰：「汝與周郎連姻，尙未成親，汝死周郎再娶，亦禮之常，何以往害王家女無恥若是！」罵畢，折桃枝擊之。未數下，門外周郎奔來求饒，問何故，曰：「王女口稱張四小姐，呼痛去矣，並未替他母親說情，故增特來。」王氏女竟愈。

杭州馬坡巷謝叟，賣魚爲業，生二女，俱有姿。有武生李某，見而悅焉。李貌亦美，先有表妹王氏慕之，託人說婚。李卻王氏就婚於謝。王氏以療亡謝嫁，未逾月，忽披髮佯狂，口稱：「我王氏也，汝一個賣魚婆，何得奪我秀才？」取几上剪刀，自刺其心，曰：「取汝蜜羅柑。」謝某夫婦往，秀才家燒紙錢，作齋醮，跪求，卒不能救。同蜜羅柑何物，曰：「你女兒之心肝也。」未幾女竟死，秀才又來求聘其妹，謝某有戒心，不許。妹悅其貌，曰：「我不畏鬼，如其來，

我將揮刀殺之。爲姊報仇！謝不得已，仍嫁與之。婚後，鬼竟寂然，爲秀才生一子而寡居。

●人面豆

山東于七之亂，人死者多；平定後，田中黃豆生形如人面；老少男婦，好醜不一。而耳目口鼻俱全，自頸以下，皆有血影。土人呼爲「人面豆」。

●粉槿

杭州范某，娶再婚婦，年五十餘，齒半落矣。奩具內，囊橐有聲，啓視則匣裝內胡桃，不知其所用，以爲偶遺落耳。次早，老婦臨鏡敷粉，兩頰內陷，以齒落故粉不能勻。呼某曰：「取我粉槿來。」某以胡桃進，婦取含兩頰中，撲粉遂勻。杭人從此戲呼胡桃爲「粉槿」。

●口琴

崖州人口含細竹，裝絃其上，以手拉之。上下如彈胡琴狀，其聲幽咽，號曰「口琴」。

●蕪湖朱生

蕪湖監生朱某，家富而壽，待奴僕尤苛。捐州收入都，路出荏平，以一二文之微，痛笞其奴；奴懷恨，夜伺其睡，持所用錫壺擊其頂門，腦裂而死。店主告官，置奴於法。後十年，蕪湖趙孝廉會試，誤投此店，燈下見赤身披血而立者，曰：「我朱某也，欲有所求。」趙曰：「汝奴凌遲，汝冤已雪，汝復何求？」曰：「窮極求救。」曰：「汝身雖亡，汝

家大富，汝雖爲鬼，不合苦窮。」曰：「我死後方知生前所有銀錢，一絲不能帶到陰間。奈陰間需用，更甚於陽間。我客死於此，兩手空空，爲羣鬼所不齒。公念故人之誼，燒些紙錢與我，以便與羣鬼爭雄。」問何不歸？曰：「凡人某處生，某處死，天曹都有定簿，非有大福力超度者，不能來往自如。橫死者，陰司設闕于神嚴東之故，不能還故鄉。」問：「紙錢紙也。陰司何所用之？」曰：「公此間誤矣！陽間真錢，亦用銅也。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亦無所用。不過習俗所尚，人鬼自趨之耳。」言畢不見。超哀之，爲焚紙緞五千而行。

●白日鬼

有儉兒戚姓，技最工，攫取漸多，恐跡之者衆，因僦義冢旁敗屋居焉。有數鬼見夢曰：「若宜祀我，會且致富。」戚於夢中諾之，覺以爲妄。亡何，鬼復見夢曰：「三日內祀我，出三日，則若於夜間所儉，予能白日取之。」戚倔強，覺而不祭。三日後果大病，命其妻檢視諸物，徵鬼言驗否。時日亭午，諸物忽自移動，若隱隱有運之者。欲起奪之，手足如縛，物盡而縛解，戚病亦痊。乃大悟笑曰：「我燒悶香迷人，今乃爲鬼所迷，世俗所稱白日鬼，其斯之謂歟。」自此改行爲善。

●饒州府幕友

慈溪袁如浩，遊幕江西，與寧都州程牧交好。乾隆三十一年，程公委署饒州府篆，邀如浩偕往。時郡署新遭回祿，前太守某被焚身死，程公到任，修葺尙未告成。夜間如浩持燈往廁中，遇一人年三十許，衣月白衫，舉頭望月，若有所思。惟下體所著鞋襪，模糊莫辨。見如浩至，拱手問訊，審其音，杭人也。自言周姓，字澹菴，如浩因署內並無是人，詰所自來，乃歎歔告曰：「我非人，乃鬼也。我係前任司錢穀幕友，上年饒郡被災，太守某侵蝕振糧，郡民轟

某率領三十餘人赴部告準。蒙發本省大憲審，卽弔核振冊；不料太守已早捏造印簿，升斗出入，皆有可憑。大憲爲其所欺，遂將數人問成誣告。卽行正法。此輩怨魂，上訴都城隍，牒閻羅審訊。我係幕友，故被株連。又值公事甚忙，正在查辦饒郡災民冊子，候至月餘，始得審明。太守某冒賑是實，又冤殺數人，卽遣鬼隸擒縛，放入火中，以故在署燒死。我非同謀，罪雖獲免，而皮囊已腐，不能還魂，只得羈留在此。因停厝處，被瓦木匠溲溺，終日穢雜，坐臥不安。先生肯爲我移至郊外，感恩不淺。」言訖不見。如浩次日，尋至署後，果見黑漆棺一具，停在牆邊，諸工作人在傍喧嚷，遂告知主人，昇至城外，擇地掩埋，作文祭之。

●雷誅不孝

湖南鳳凰廳張二，賦性凶惡。父死，依母而居。母年七十餘，視若老婢，少不如意，輒加呵叱。鄰里忿極，欲鳴之官，母溺愛隱忍，反爲調護。乾隆庚寅六月七日，值其生辰，留羣不逞，飲酒食麵。家故貧，未娶，廚中僅母一人司炊，某酒酣索麵，母云：「柴濕火不旺，姑少待。」某怒，赴內呵責。母急捧一碗，戰兢而至。因惶遽忘下葱薑，某益怒，接碗劈面打母。母倒地，仰天大哭。忽天光晝晦，雲氣如墨，雷聲隱隱而起。某自知干天之怒，卽扶母起，跪地謝罪。母亦代爲跪求。某伏母後，抱持母足不放。雷電繞屋不去。母起立焚香，忽火光如流星飛入中堂，將某攝去，擊死於街。鄰里聚觀，同聲稱快。朱孝廉名錦者，適主敬修書院講席，聞而趨視，見其面目焦黑，左太陽一孔如針，大作硫黃氣，其身踣縮如僵蠶。提起則長，放手卽縮，蓋骨節已震碎矣。釜底有字，似篆非篆，不能識。

●桂花相公

江西豐城縣署後，有桂花相公祠。相公之里居姓氏，弗可攷。相傳爲明時人，作幕豐城，令有盜案，株連數人，相

公廉其冤，欲釋之，令不從。遂大怒，觸桂樹而死。後人肖其像，爲之立祠，稱爲桂花相公。相公甚靈異，宰斯土者，必先行香。凡有命案發覺，前一日相公必脫帽几上，自露其頂，始而異之，積久如是，亦弗之怪。

●落濼

海水至澎湖漸低，近琉球則謂之「落濼」。落者，水落下而不回也。有閩人過臺灣，被風吹落「濼」中，以爲萬無生理。忽聞大震一聲，人人跌倒，船遂不動。徐視之，方知抵一荒島，岸上砂石盡是黃金。有怪鳥，見人不飛，人飢則捕食之。夜聞鬼聲，啾啾不一。居半年，漸通鬼語。鬼言：「我輩皆中國人，當年落濼，流屍到此。不知去中國幾萬里矣。久棲於此，頗知海性。大抵閱三十年，落濼平生，一人未死者，可以望歸。今正當濼水將平時，君等修補船隻，可望生還。」如其言，羣鬼哭而送之。競取岸上金沙爲贈，囑曰：「幸致聲鄉里，好作佛事，替我等超度。」衆感鬼之情，還家後，各出資建大醮，以祝謝焉。

●鐵公雞

濟南富翁某，性慳吝，綽號「鐵公雞」。言一毛不拔也。忽呼媒納妾，價欲至廉，貌欲至美。媒笑而允之，未幾攜一女來，不索價。但取衣食充足而已。翁大喜，過望。女人又甚美，頗嬖之。一日，女置酒勸翁曰：「君年已老，需此多錢，無用，何不散之貧人，使感德耶？」翁大怒，拒之。嗣後且防之，慮其花費。如是者半年，啓其所藏已空矣。翁知女所竊，拔刀問之，女笑曰：「君以我爲人乎？我狐也。君家從前有後樓七間，是我一家所居。君之祖父，每月以雞酒相餉，已數十年。自君掌家，以多費，故罷之。轉租取息，俾我一家無住宿處。懷恨在心，故來相報耳。」言訖不見。

●夜星子

京師小兒夜啼，謂之「夜星子」，有巫能以桑弧桃矢捉之。某侍郎家，其曾祖留一妾，年九十餘，舉家呼爲老姨。日坐炕上，不言不笑，健飯無病。愛畜一貓，相守不離。侍郎有幼子，尙襁褓，夜啼不止。乃命捉「夜星子」。巫來治之，巫手小弓箭，箭籥縛素絲數丈，以第四指環之，坐至半夜，月色上窗隱隱，見窗紙有影，倏進倏卻，彷彿一婦人，長七八尺，手執長矛，騎馬而行。巫推手低語曰：「夜星子來矣！」彎弓射之，唧唧有聲，棄矛狂奔，巫破窗引線，率衆逐之。比至後房，其絲竟入門隙，衆呼老姨不應。乃燒燭入覓，一婢呼曰：「老姨中箭矣！」環視之，果見小箭釘老姨肩上，呻吟流血。所畜貓猶在胯下，所持矛，乃小竹簽也。舉家撲殺其貓，而絕老姨之飲食，未幾死，兒不復啼。

● 瘍醫

大興霍質，霍筠，霍筦，皆瘍醫子。筠獨秀逸出羣，不屑屑本業，而喜讀書。父以其梗家教，怒而責之。賴有鄰翁姚，學究者，時來勸勉，因得致力於「學子」業。不數年，父死，篋筦各行其術，頗能自贍。獨筠謀生計拙，日就窮困。時值試期，筠步行之通州。一老僕相隨，因起身晚，行二十餘里，日已西下，苦無宿店。忽見林際燈光，自遠而近，一嫗奔走氣喘，老僕遮問曰：「此處有人家借宿否？」嫗應曰：「正有急事去請外科，不得代借宿家。」筠忽呼曰：「我曉外科，何不見請？」嫗問：「先生如此少年，可曾娶妻否？」曰：「未也。」嫗大喜，就請同行。筠行疑其所問非所答，俄至一莊，門庭壯麗，嫗請少待，容先入白老夫人。少頃，嫗率婢婦數十趨出，曰：「老夫人奉請。」筠與老僕隨嫗行，過十餘間屋，始到上房，夫人已相待于中堂。年約三十餘，珠環玉佩，光豔奪目，與筠行賓主禮，問姓字、年齒及未婚原委。筠以實對，夫人之顏色甚怡。屏去侍婢，謂筠曰：「老身姓符，本籍河南，寄居於此。孀居無子，只生一女，名宜春，年已十七，待字於家。忽患瘡疾，在私處，不便令人醫。身嘗與小女商量，必訪得醫生，貌美年少者，乃爲

醫病病愈，卽以小女相配，如先生者，正是合式。但未知手段何如？一筠初念不過欲求一宿，及聞此語，喜不自勝。夫人命喚蕊兒傳語，親攜筠手而行。歷曲室數重，始至閨闈。啓簾入見，麗人擁錦衾而臥。夫人謂女曰：「郎君乃良醫也，兒意可否？」女睨筠低語曰：「娘以爲可便可耳。」夫人曰：「先生請看病，娘且暫去。」女羞澀不勝。蕊兒屢促之，乃斜臥向內，舉袖障面。筠坐牀側，款款啓衾，則雙臂玉映，穀道繭細而遐深，惟私處蔽以紅羅，瘡大如錢。筠視畢，覆衾下牀，夫人迎於門外，延至書齋，陳設精雅。筠麾諸婢出，碎扇上所繫紫金錠，調以硯水，搗入見夫。人曰：「此藥忘陰人手，須親敷乃可。」夫人曰：「但得病愈，任郎所爲。」筠復啓衾，摩挲其臂，溫存敷藥。女但微笑，不作一語。越數日瘡愈，夫人舉酒囑筠曰：「郎君之于小女，天使來也。」乃部署新室，涓吉合卺，新婚彌月，筠欲歸家，夫人曰：「此間荒野，不足棲遑。京師阜城門外，有故宅一所，郎往居之。」筠遂同行，輜重甚富。既至，則省畫棟雕梁也。居數年，生子女二人，一夕宜春，忽泣向筠曰：「夙緣已盡，明日將別矣。」筠四十年後，當復相見。」天明攜手出門，彼此大慟。前已駐一犢車，望之甚小，夫人與宜春蕊兒，率女婢十餘人乘之，車亦不覺隘。瞬息不見，宜春哭聲猶恍然在耳也。筠後舉孝廉，出爲某縣令尹，究不知四十年後再見之說果何如耳。

●產麒麟

蕪湖張姓者，賣腐爲業。其妻孕十四月，生一麒麟，手圓足方，背青腹黃，通身翠毛如繡。左右臂有鱗甲，金光閃閃，墜地能走，餵飯能食。好事者以爲祥瑞，方欲報官，而是晚死矣。——距生時只七日。——

●生夜叉

紹興鄭時若秀才，妻衛氏，生一夜叉。通藍色，口豁向上，環眼縮鼻，尖嘴紅髮，雞距駱蹄，落胎時卽咬傷收生婆。

手指。秀才大懼，持刀殺之，夜叉作格鬪狀，良久乃斃。血色皆青，其母亦驚死。

●石膏因果

嘉定張某，有名醫之號。偶下藥用石膏，誤殺一人，過後自知，深以爲悔。然亦不便語人，雖家中妻子，無人知者。一年後，張亦患病，延徐某來診，定一方而去。臨煮藥時，張自提筆加石膏一兩。子弟諫不聽，清晨後服，取方視之。驚曰：「此石膏一兩，誰人加耶？」其子曰：「爺親筆所加，爺忘之乎？」張嘆曰：「吾知之矣，汝速備後事可也。」作偈語曰：「石膏石膏，兩命一刀，庸醫殺人，因果難逃。」過午而卒。

●劉伯溫後輩

紹興上虞縣署後園有古墓，相傳新令到任，拜城隍神後，必往祭之，由來舊矣。乾隆間有冉姓者，宰其地，禮房吏以舊例請冉問：「從前縣令到任時，可有不祭者乎？」曰：「惟張某性倔強，竟不行此禮。今現任湖北布政司。」冉曰：「我有志效張公。」竟不祭。一日至廳審事，見有古衣冠客乘輿至，徑上堂，冉竟不知爲鬼，叱傳事吏何以不報語未畢，其人下輿，拉冉入書室，語曉曉不可辨。但聞冉若與人爭辨者，亡何氣絕。作鬼語曰：「我姓蘇，名松，元末進士，爲上虞縣令，死亂葬此。劉伯溫猶是我後輩也。汝大膽不祭！」或引張方伯故事折之，鬼云：「張某祿位盛時，我不能報，今其運盡，我將挖其眼矣。」冉家人環跪求恩，願多備牲牢祭奠。良久甦醒，冉懼，遂朝服祭之，尋果無恙。未幾，張方伯竟以事罷，遂至喪明。此時錢少詹辛楣先生爲余言。

●小那爺

參領明公與小那爺交好。明奉差他出，三年還都，行至南小街市，見那立市中，仲夏衣棉衣戴暖帽。明心異之，下馬執手，各道寒暄畢。那曰：『自與公別後，每爲人欺。蒙公所贈騾，爲某騎去不還，新居樹木，被畜牧傷擾，家人不理。幸公歸替我圖之。』語畢，明公上馬，那亦登車去。明公歸，語其事，家人云：『那死一年矣。』明公大駭，至那家問之，殮時衣服，與途中所見同。問所贈騾，其子云：『在某家。』據云：『死人所贈故不敢索。』公呼某嚇之道破其詐，乃追騾還其子。視其墓，果被牧畜踐損，爲修葺封樹而還。其夕夢那來謝云：『愧無以報，明午屠市中有。一病騾，公買之，必獲大利。』明公如其言，果得騾。痊後，日行五百里。

●水鬼罈

武林門外西湖壩人家，有老僕，日暮取水，遠見水面一酒罈，隨流而泛。因思採取，亦可貯物。俄而罈已至前，用取之，不意腕內罈口，口漸縮小，拖拽入水，急呼人救獲免。

●鬼市

汪太守僕人李五，由潞河赴京，畏暑，至晚步行，計天曉可進城。夜半見途中街市甚盛，肆中食物正熱，麵飯蒸食，其氣上騰，腹且餒，入肆中啖之，酬值而出。及曉，遙望見京城，猛憶潞河至京四十里，其間不過花園打尖草舍，一、二家，何以昨夕有街市如此盛耶？頓覺胸次不快，俯而嘔之，蠕蠕然在地跳躍。諦而視之，乃蝦蟆也。蚯蚓蟠結其多，心甚惡之，然亦無他患，數歲乃卒。

●金娥墩

金娥墩，在無錫縣城東南六十里，故南唐李昇妃墓也。娥能工詩翰，進忠言，昇甚愛之。越數年，昇發兵晉陵，擊娥同行。遇吳越王兵，不得進。娥適死，因葬於此。乾隆初年，居民耕地得碑，上篆四字云：「唐王寶印。」至今墓間尚多。更可異者，每當風雨之夕，常有女鬼見形，且泣且歌，曰：「日侵削兮三尺土，山川已改兮衆侮余！」

●翻洗酒罈

廣信府徐姓，少年無賴，鬪酒毆死隣人，畏罪逃去，官司無處查拏。家人以爲死矣，五年後，其叔某偶見江上浮屍，卽其姪也，取而葬之。又五年，徐忽歸家，家人皆以爲鬼。徐曰：「我以殺人故逃，不料入廬山中，遇仙人授我鍊形分身之法，業已得道。恐家中念我，特浮一屍以相安慰。今我尚有未了心事，故還家一走。」徐故未娶，其嫂半信半疑，且留住焉。一夕，搜於酒罈，嫂大怒罵之。徐曰：「洗之何妨？」嫂曰：「穢在罈裏，如何可洗？」徐伸手入罈，拉其底出之，如布袋然，仰天大笑，躡雲而去。至今翻底罈尚存。徐家所毆死鄰家，早起在案上得千金，或云：「徐來作報，所云了心事者，卽此之謂。」

●雷誅吉粉

潮州女子徐氏，生吃胎素；三歲後，卽好念佛；長至十四歲，忽被雷誅。鄉人譁然，謂雷無靈。及殯時，見有篆文在背，識者以爲「唐吉粉」三字。

●狐仙親嘴

隱仙菴有狐祟人，菴中老僕王某，惡而罵之。夜臥於床，見燈下一女子，冉冉來抱之親嘴。王不甚拒，乃變爲短

黑鬚子，鬚尖如鉞，王不勝痛，大喊，孤笑而去。次日，老僕滿嘴生細眼，若蠟刺者然。

●喇嘛

西藏謠勒孤喇嘛王死，其徒卜其降生於維西某所。乾隆八年，衆喇嘛乃持其舊器訪之，至某所，有麼些頭人子，名達機，已七歲矣。忽指雞雛問母曰：「雞將終依母乎？」其母曰：「雞終將離母也。」達機曰：「兒其雛乎？」有頃，謂其父母曰：「西藏有人至此，迎小活佛，曷款留之？」父母以爲妄，不聽。達機力言之，其父出視，果有喇嘛數一輩，不待延請，竟造其室。達機見之，跣趺於地，爲咒語良久。衆喇嘛舉所用之數事，手書心經一冊，各以相似者付之。令達機審辨，得舊器服珠持鉢展經大笑。衆喇嘛免冠羅拜，達機釋鉢執經起，遍摩衆喇嘛頂，於是一喇嘛取僧衣帽進。達機自服之，羣喇嘛以所攜錦茵數十層置中庭，擁達機坐，其父不知所爲。衆奉以白金五百，繪圖各數十端，爲其父壽曰：「此吾寺主活佛也，將迎歸西藏。」其父以止此獨子，不許。達機曰：「毋憂，明年某月日，父母將生一子，承宗祧，我乃佛轉世，不能留也。」其父母不得已許之，亦合掌拜送。衆喇嘛擁達機於達摩洞佛寺，遠近麼些，千百成羣，頂香飯拜，佈施無算，留三日去之。西藏明年其父母果如期生一子。

●夢中事只靈一半

涇縣胡諱承璘，方爲諸生時，夜夢至一公府，若王侯之居，值其叔父在焉。其叔父驚曰：「此地府也，汝何以至此？」承璘詢其叔父有何職任，叔父曰：「爲吏爾。」承璘請查其祿命，叔父閱其籍曰：「一窮諸生耳。」承璘再三哀懇，求爲之地，其叔父不得已，乃以他人祿命與之，相易曰：「此大弊也，若破罪在不赦，可若何？」因以其所易籍示之。庚子科舉人，雍正元年恩科進士，任長垣縣知縣，某年月日終，且謂之曰：「爾鄉試，須記用卦名。」因以手

推之，一跌而寐。承璘庚子科，首題歲寒一節，因用屯蒙剝復等十卦成文，果得高魁。癸卯恩科成進士，又數年，授長垣縣知縣。一一不爽，無何屆死期矣。因豫辦交盤，且置酒與親友作別，沐浴易衣，靜坐而待。至黃昏後，忽嘔血數升，以爲必死矣。徐徐平復，竟不死。復活十餘年，至乾隆六年，壽終於雲南糧道任。夢寐之事，忽靈忽不靈如此。

●長樂奇冤

福建長樂縣民婦李氏，年二十五，生一子，越六月而夫亡矣。志撫孤，家只一婢一蒼頭，此外雖親族，罕相見者。里黨咸欽之。子年十五，就學外傳。一日氏早紡績，忽見白衣男子立牀前，駭而叱之。男子趨牀後沒，氏懼，呼婢入房相伴。及午，子自外歸，同母午餐，舉頭又見白衣男子在牀前，駭而呼。男子復趨牀下沒。母語子曰：「聞白衣者財神也，此屋自祖居至今百餘年，得毋先人所遺金乎？」與婢共起牀下地板，有青石，大如方桌，上置紅緞銀包一箇，內白銀五錠，母喜，欲啓其石，而力有未逮。乃計曰：「凡掘藏，宜先祀財神。兒曷入市買牲醴祭而後起之。」兒卽持銀袱趨市買猪首，既成交，乃憶未經攜錢，因出銀袱與者曰：「請以五錠爲質，更以布袋囊猪首歸。」道經縣署前，有捕役尾之，問小哥袋內盛何物，曰：「猪頭。」役盤詰再三，兒怒，擲袋於地，曰：「非猪頭，豈人頭？」傾囊出，果一人頭，鮮血滿地。兒大恐，啼泣，役捉到官。兒以買自某屠告，拘屠者至，所言合，並以銀袱呈上。經胥吏展轉捧上，皆紅緞袱，及至案前開視，則緞袱乃一血染白布，中包人手指五枚。令大駭，重訊兒，兒以實對。令親至其家，啓石坑，內一無頭男子，衣履盡白，右五指缺焉。以頭與指合之相符，遍究從來，莫得其影響。囚繫屠與兒子獄，案懸莫結。此乾隆二十八年事。

●燒包

粵人於七月半，多以紙錢封而焚之，名曰「燒包」，各以祀其先祖。張戚者，素無賴而有胆。其僕三兒，臥病月餘。至七月十六日，忽自牀蹶起，趨而出，戚追之出城，至大河側，三兒癡立，點首嘆語，若與人爭狀，戚掌其頰。三兒云：「爲差人拘來，替人挑包送錢。」戚問差何在，以手指曰：「前立淺渚間者是也。」戚果見一人，高帽青衣，若今之軍牢皂隸狀，手執鞭指揮，戚大呼擒之，一擊而沒。問包何在，三兒云：「在家堂板閣上。我因過重，不肯擔，乃拘我來。」戚回啓家堂板，果有紙灰十包。

●金銀洞

高峯崖，在廣西思恩府城南百里，兩峯壁立，崖上大書十三字云：「金七里，銀七里，金銀祇在七七里。」字畫遒勁，不知何年鐫鑿。崖下有土地祠，望氣者咸稱其地有金銀氣。百十年間，土人多方搜求，一無所得。星士某，至土地祠內，徘徊數日，攫神像去。土人追及詢之，像乃范金所爲，然亦不知七七里爲何義。崖中旁峯數十丈，上有銀洞，洞中白銀纍纍，大者重數十金。土人架木而登，拾之，卽百計不能出。或向外擲之，著地卽失，或牽犬入，將銀縛犬身，向外牽之，犬卽狂吠，比出而身亦無銀也。

●猫怪

靜江張氏，住城之南偏，屋角有溝，久弗疏淪，淫雨不止，水溢於堂。張以竹竿通之，入丈許，竿不可出。數人曳之不動，疑爲泥所滯。天晴復舉之，竿脫然出，黑氣如蛇，隨竿而上。頃刻天地晦冥，有綠眼人，乘黑戲其婢。每交合，其陰如刺痛不可忍。張廣求符術，道士某登壇治之，黑氣自壇而上，如有物舐之者，所舐處，舌如刀割，皮肉盡爛。道士狂奔去，道士素受法於天師，不得已買舟渡江。張使人隨之，將求救於天師。至江心，見天上黑雲四起，道士喜

拜賀曰：「此妖已爲雷誅矣。」張歸家視之，屋角震死一貓，大如驢。

◎夢馬言

乾隆十八年，山東高蔚辰，宰河南延津縣。晝寢書室，夢一馬衝其庭，立而人言，高射之，正中其心，馬吼而奔。高驚醒，適外報某村婦盧羅氏，夜被殺，以杖椽其陰，並殺二孩。高往驗尸，如所報傷，而兇犯無以根究。因憶所夢，乃順莊點名，冀有馬姓者，點畢無有。問外莊有姓馬者乎？曰：「無。」高將莊冊翻閱，審思良久，見有姓許名忠者，忽心計曰：「馬屬午，馬立而言，則言午也。正中其心，當是許忠矣。」呼許曰：「殺此婦者汝也。」許驚愕叩首曰：「實是也。以姦不從，故殺之。兩指彼婦咬傷，故怒而椽其陰，並殺其子。但未識公何以知之！」高笑不答，視其手血，猶涔涔也。置於法，合郡以爲神。

◎蔣靜存

麟昌蔣君，字靜存，余同館翰林也。詩好李昌谷，有「驚沙不定亂螢飛，羊燈無燄三更碧」之句。生時，其祖夢異僧擔三經擲其門，俄而長孫生，故小字僧壽，及長名壽昌，以避朝諱，故特改名。又自夢僧畫麒麟一幅，與之，遂名麟昌。十七歲舉孝廉，十九歲入詞林，二十五歲卒。性傲兀不羈，過目成誦。常曰：「文章之事，吾畏袁子才，而愛裘叔度。他名宿如沈歸愚，易與耳。」卒後三日，其遺孤三歲，披帳號叫曰：「阿爺僧衣僧冠坐帳中。」家人爭來，遂不見。嗚呼！靜存始終以僧爲鴻爪之露，其爲戒律輪迴似矣。然吾與之談，輒痛齋佛法，而深惡和尚何耶？

◎天妃神

乾隆丁巳，翰林周鎰奉命冊立琉球國王。行至海中，颶風起，飄至黑套中。水色正黑，日月晦冥，相傳入黑洋。從無生還者。舟子主人正共悲泣，忽見水面紅燈萬點，舟人狂喜，俯伏於艙呼曰：『生矣！娘娘至矣！』果有高髻而金環者，甚美麗，指揮空中，隨卽風住，似有人曳舟而行。聲隆隆然，俄頃遂出黑洋，周旋後，奏請建天妃神廟。天子嘉其效順之靈，遂允所請。事見乾隆二十二年邸報。

●宿遷官署鬼

淮陰道姚公庭棟，家劄宿遷，封翁壽期，演劇於堂。堂旁牆極高，見牆頭有人頭數千，眼睜睜然，俱來觀劇。初疑是皂隸輩吐之不去，近之無有，明旦視之，牆外皆湖，無立人處。其幕友潘馮九，遣奴往廚取酒，久而不至，迹之已仆於地，口眼皆青泥。盤中酒菜之類，變作蚯蚓樹葉。潘素不信鬼神，乃挺身至奴所行處驗，其有無。署中二客，詐爲鬼狀，私往嚇之。潘籠一小燈，行未半道，兩客見黑氣一條，繞燈而入，燈色綠如螢火。潘勿覺，二客竦然，噤不發聲。潘將如廁，有大黑手遮其面，踉蹌急歸。二客迎之，共相駭異，手持燈漸重，火亦漸滅。家奴各持火來照，燈籠內有死野鴨一隻，鴨大籠小，竟不知從何處竄入也。

●廣東官署鬼

康熙壬戌，武探花沈崇美，爲廣東守備。署後花園有井，擔水者率以爲常。偶一夜，有女子呼水，擔夫如其言與之。乃淬其頭入桶中，擔夫疑署中婢與戲，冒羣婢，羣婢曰：『無之。』擔夫引婢至取水處，有海棠一枝，白雞成羣，入樹下不見。羣婢笑曰：『非鬼也，藏神也。掘之必得金銀。』遂令擔夫具畚鍤開土，未五六尺，得一棺，懼而止。忽一婢發狂大呼曰：『請主人，請主人。』沈公偕其妻往視，婢呼曰：『我嘉靖十七年，巡按某公之第四妾也。遭主

婢毒虐，縊死埋此。公家羣婢犯我，我應索其命。第土淺地濕，棺中多水，主人肯改葬我，則掘者不爲無功。將免其罰。大堂西偏，我生前埋金鐲一隻，寶珠數顆，可掘取爲改葬費，亦不累主人金也。」言畢，婢子如常無病矣。主人爲啓其棺，水涔涔欲流，發堂之西偏，封鐲宛然。爲改葬高處，鐲重三兩六錢，形如蒜苗。

爲兒索債

葛禮部諱祖亮者，爲子言其鄰程某，擁重資，無子，晚年生兒，性聰慧，眉目瑩秀，程愛如掌上珍。十二歲卽多病，所費醫藥不資。稍長，不事生業，好鬪雞走狗，產爲之空。程忿甚，一旦懸祖宗神像，將笞之。子忽作山東語曰：「俺吳某也，前生爲爾負債萬金，今來索取將盡，汝以我爲子耶？」大誤大誤！我昨揭賬，尙欠八十餘金，今亦不能相讓。」奮衣前，取其母髻上珠，踏碎之，然後死。程卒大窮而嗣絕。

鬼魂覓棺告主人

姜靜敷寓京師，愍忠寺，寺旁爲書室，室中有空棺，俗所稱「壽器」是也。寺鄰某，爲其父老故置焉。姜月夜讀書，聽戶轟然大開，棺蓋低昂不已。姜大駭，持燭視之，如有人指痕出沒於棺上者。響良久乃已。次早鄰人叩門云：「某氏翁來取棺，方悟初死之魂，夜間先來就棺也。」蘇州唐道原，年七十卒，其子爲買棺於海紅坊壽器店。主人方「昨夜有白鬚人坐某一棺上，燭之不見。」問其狀貌，酷似道原。店主人素不相識也。乃卽買其所坐者歸金陵。戴敬咸進士，與梅式菴飲於吳，宋明孝廉家。忽狂癡，握梅手呼曰：「要朱紅，要加漆。」梅愕然不解。已而氣絕，方知所托者，藏身物也。程原衡家管事李姓者，夜醉墮樓死，舉家未知。原衡睡醒，覺左耳陰冷異常，疑而回顧，燈光青燐，有黑人吹氣入耳，似有所訴。驚起，呼家丁四照，見樓下屍，方知李魂來告主人求棺殮也。

怪

杭州孫秀才，夏夜讀書齋中，覺頂額間蠕蠕有物。拂之，見白髮萬莖，出屋梁匾上。有人面，大如七石缸，眉目宛然，視下而笑。秀才素有膽，以手捋其鬚，隨捋隨縮。但存大面，端居匾上。秀才加杙於几視之，了無一物。復就讀書，鬚又拖下如初。如是數夕。大面忽下几案間，布長鬚遮秀才眼，書不可讀。擊以硯，響若木魚。去數夕，秀才方寢。大面來枕旁，以鬚搔其體，秀才不能睡。持枕擲之，大面繞地而滾，鬚颯颯有聲。復上匾而沒，合家大怒，急爲去匾。投之火，怪遂絕。秀才亦登第。

徐支手

咸陽徐某，家巨富，初生一子，頗聰慧。六歲病瘡死，旋生三子，貌皆相似。病亦如之。徐年已邁矣，至第三子死時，撫屍慟甚。用刀剖兒腹，出其痞，復斷其左臂，罵曰：「毋再來誘我。」其痞形如三角菱，有口，能呼吸，懸之樹間，風日吹乾，每觸油腥，口猶能動。未期年，復又得子，貌如前，痞雖不作，而左手竟廢。至今尙存，人呼爲徐支手。

魚怪

會稽曹峯山，入市得大魚，歸剖食之。餘半置紗廚內，至晚，廚中忽有光，舉室皆亮。迫視，則所餘之魚鱗中，通明火光射目，曹大駭，盛以盤，送於河。其光散入水中，隨波搖蕩，婉轉間，成魚而去。曹歸家，屋中火發，東滅西起，衣物床帳，燒燬都盡。而不及棟宇，凡三晝夜始息。食魚之人，竟亦無恙。

盜鬼供狀

先君子在湖廣臬司遲公維臺署中；同事大興人朱揚湖司錢穀，忽一日狂呼趨視之，面如死灰，伏地昏迷；飲以薑汁，良久曰：「吾坐此校文案，日方正午，見地下磚響，有物蠕蠕然頂磚起，疑爲鼠，以脚踐之，磚亦平復。稍坐定，磚響如初。掀視之，有黑毛一團，類人頭髮，自土中起。陰風襲人，漸起漸大，先露兩眼，瞪睛怒視；再露口頤腰腹，其黑如漆。頸下血淋漓，躍而上。舉手抱我足曰：「汝在此乎？汝在此乎？吾前世山東盜也。法當死，汝作郟城知縣，受我贓七千兩，許爲開脫。定案時，仍擬大辟，死不瞑目，今汝雖再世，而吾仇必報。」言畢，卽牽我入地，我大呼，彼見衆客至，捨我走。」衆視磚迹，宛然猶開。嗣後其鬼無日不至。有人共坐則不至，尤畏臬司遲公。聞遲公將至，便抱頭遠竄。遲公書几上曰：「問惡鬼，汝作盜應死，敢與法吏仇乎？汝欲報仇，應仇於前生，敢仇於今世乎？速具供狀來。」鬼夜墨書其側，字迹歪斜曰：「某不敢仇法吏，敢仇賊吏；某以盜故殺人多，受冥司炮烙數十年，面目已成焦灼。每受刑必呼曰：「某當死，有許我不死者在也。」郟城縣某老受贓七千兩，獨不應加罪乎？呼六十餘年初不准理，今以苦海漸滿，許我弛桎梏報冤，所具供狀是實。」遲公無如何，不能朝夕伴朱，命多人守護之。居月餘，遲公生日演戲，諸客飲酒強朱出觀。朱曰：「吾待死之人，有何心情看戲？諸公愛我，可多命家人伴我。」如其言，席散往視，朱已縊於牀。遲公及諸友俱責家人，何以不管。答云：「燈下吹來黑氣一團，奴輩便各睡去。」或云：「諸奴貪看戲，亦未必伴朱也。」

●時文鬼

淮安程鳳衣，好道術，四方術士咸集其門。有蕭道士，號韶陽，年九十餘，能神遊地府。雍正三年，鳳衣宴客於晚甘園，蕭在席間醉睡去，少頃醒，喏曰：「呂晚村死久矣，乃有禍大奇。」人驚問曰：「吾適遊地府間，見夜叉牽一老書生過，鐵鎖琅璫，標曰：「時文鬼，呂留良聖學不明，謗佛太過。」異哉。」時坐間諸客皆誦時文習四書講

義素服呂者，聞之不信，且有不平之色，未幾會靜事發，呂果剖棺戮尸。今蕭猶存，嚴冬友秀才，與同寓轉運廬雅雨署中，親見其醉後伸一手指，令有力者以利刃割之，了無所傷。

●鬼弄人二則

杭州沈濟之，訓蒙爲業。一夕夢金冠而髻者曰：「汝後園有埋金一甕，可往掘之。」沈曰：「未知何處？」曰：「有草繩作結，上穿康熙通寶錢一文，此其驗也。」明早往園視之，果有草繩縛錢焉。沈大喜，持鋤掘丈餘，卒無有。竟一怒而得狂易之疾。

乾隆甲子，馮香山秀才，夢神告曰：「今歲江南鄉試題，樂則韶舞。」馮次日卽作此題文熟誦之，入闈，果是此題。以爲必售，榜發無名，就館廣東，夜間獨步，聞二鬼啣晤聲，聆之，其闈中所作文也。一鬼誦之，一鬼拊掌曰：「佳哉解元之文！」馮驚疑，疑以爲是科解元，必割截卷面，偷其文字，辭館入都，以狀具控禮部，禮部爲奏聞，行查江南解元薛觀光，文雖不佳，並非馮稿也。獲誣告之罪，謫配黑龍江。

●漢江冤獄

曹震亭知漢江縣，晚衙夜坐，見無頭人手提一頭，啾啾有聲，語不甚了。曹大駭，遂病，病三日死矣。家人欲殮，胸前尚溫，過夜而蘇。曰：「被隸人引至陰府，見峨冠南面者，衣國朝服色，轅外人轉呼漢江縣知縣曹學詩進，曹行陽間屬吏部，向上三揖，神賜坐，問有人訴公，公知否？」曰：「不知。」神取几上牒詞，示曹，曹閱之本縣案卷也，起立曰：「此案本屬有冤，爲前令所定，已經達部，我申詳三次，請再加審訊，爲院所駁，駁牌現存。」神曰：「然則公固無罪也。」傳呼冤鬼某進，陰風颯然，不見面目手足，但見血塊一團，叫跳呼號，滾風而至。神告以曹爲申救之故。

且曰：「汝冤終當超雪，須另覓仇人。」鬼伏地不肯去。神拱手向曹作送狀，手揮隸人云：「速送速送！」曹猛然夢醒，不覺汗之沾衣也。自此辭官歸家，長齋奉佛終其身。

●牛乞命

天台縣令鍾公醴泉，爲余言其尊人守貴州大定府設局辨鉛，日正午，忽有牛突入鉛廠，數十人鞭之不肯去。醴泉往觀，牛伏地作叩頭狀。因問牽牛者曰：「此耕牛乎？宰牛乎？」曰：「宰牛。」問：「價若干？」曰：「七千鍾。」曰：「以牛與我，以價與汝何如？」牽牛者謝領錢去，牛蹶然起矣。

●猪乞命

奉天錦州府之南，有天橋廠，海泊交易處。屠人縛一猪，將殺以入市。其猪乘間嚙斷繩索，奔至海客前，屈雙足伏地，屠人執繩追至，海客詢其市價，如數付與。以此猪捨於海會寺之龍神廟，人呼「猪道人」，則應曰：「何得無禮？」則屈前雙足，向人作叩首狀。牙長數寸，腳爪環裹如螺，其大倍於常猪。

●張世犖

張世犖字遇春，杭州府諸生。每入試場，髮髯有人持其卷者，迨曉則墨污被黜，積憤殊甚。乾隆甲子科入闈，加意防範，試卷膽真，至晚另貯他所坐號中，留心伺察。視一女子舒手探卷，急執之厲聲問曰：「予與汝何讎，七試而汚我卷？」曰：「今歲君應中解元，我亦難違帝命，但君當爲我剖雪前言，擇地瘞我，以釋冤譴。我卽君對門錢店女也，當日隣人戲謂君與我有私，君實無之，乃不爲辨明，且風情自命，假無爲有，以資嘲謔。旣嫁而夫信浮言，

不與我同處；我無以自明，氣忿投繯。君污我名，我污君卷，遲君七科，宜也。」言畢不見。張毛骨俱慄，甫出場，即訪其家，告以故，而捐資助葬之。且爲延僧超薦，是科揭曉，果中第一名。

●洗心池

洗心池在茅山乾元觀西，石壁上有「洗心池」三字。筆法遒勁，隱而不見。欲見則以池水沃之，雖大旱不涸。相傳錢妙真獨居燕洞宮修煉，或謗之，乃於此剝腹洗心以相示，故名。

●活死人墓

道人江文谷，於洗心池旁，培小阜，壘石啓牖，趺坐於中。囑其徒云：「每日向牖呼我，應則已；不應則入收遺蜕。」呼之三年皆應，忽一日應曰：「可厭，吾去矣。」嗣後不應，啓石視之，尸果僵。故稱「活死人墓」。

●屋傾有數

總憲金公德瑛，視學江西，考吉安府童生。五鼓點名畢，燈下見紅衣婦人，從考棚趨出，冉冉騰空而去。問之僕隸，皆有所見。公心惡之，卽以中庸「必有妖孽」四字命題。日正午，諸生方握筆，忽考棚傾倒，壓死三十六人。金公據實奏聞，上憐之，俱欽賜生員。

余親家史少司馬抑堂，任福建臬使，時與糧道王介祉等四人同坐花廳議事。聞梁上屋角，沙沙有聲，客欲起避，史公不可已而聲漸大，有鼠呼曰：「出出！」者再。史亦心動，急與四客齊出，則花廳倒矣。几案皆碎。是日省中府縣俱來請安。史公笑謂曰：「設使四大員一時併命，則司道之印，諸公委署，不皆有分乎？」

● 沔布十三疋

杭州胡某，程九峯中丞之表姪也。中丞巡撫湖北，胡往求館，薦與荊州刺史某署中司書記事。半年後，胡妻在家病瘡，忽爲鬼所附，聲如男子。聽之，乃其夫也。口稱到湖北後，蒙中丞公薦往荊州，賓主相得，不料未二月，患病身死，有衣箱行李，新買沔陽布十三疋，現在署中，須著人往取。我客死飢寒，可供木主祭我，并廣招名僧超度我。家人聞之環泣，卽成服立主，以死無日月，未便報訃。亡何妻病痊，家故貧，欲差人往楚迎喪，以無盤費，屢屢遷延，亡個胡竟歸里，舉家駭然，以爲鬼也。坐定談說，方悟前所憑者，乃邪鬼借名索食求超度故耳。頃之衣箱到門，開之，果有布十三疋，的係胡過沔陽時所買。

● 牛卑山守歲

廣西柳州有牛卑山，形如女陰，粵人呼陰爲卑，因號「牛卑山」。每除夕，必男婦十人，守之待旦。或懈於防範，被人戲以竹木桿抵之，則是年邑中婦無不淫奔。有邑令某惡之，命里保將土塊填塞，是年其邑婦女小便梗塞，不能前後洩，致有傷命者。廣東沙面上，妓船如雲，河泊大使專司船政，有總督某嚴禁之，隨卽海水溢漫，城不沒者三板。地方紳賈，俱以爲然，乃收回禁約以試之，果令收而水退，至今妓船愈多。

● 鬼拜風

錢塘孫學田，開鹽店溫州城中，與友錢曉蒼往來甚狎。錢有樓三間，封鎖頗密，相傳有鬼。人不敢居，孫素有膽，與同人賭勝，鋪張樓上，燒巨燭二枝，竟往居焉。夜二鼓，聞推窗聲，有豔裝女子冉冉來，見燭光，意若畏之，檢衽再

拜每一俯首，則陰風從其袖生，一燭滅矣。孫擲以劍，鬼走下樓去。孫知將復來，所恃惟燭，乃以所滅燭，重加點明，以身擁燭而坐。鬼果再至，又作拜狀，見孫上坐，欲却欲前。孫以劍擲，鬼變惡狀，上前格鬪，彼此相持不已，忽聞樓外雞鳴，遂化黑氣一團，滾樓而下。温州人爲之語曰：「人拜曲躬，鬼拜生風，遇見孫老，比前還兇。」

● 僵屍夜肥書瘦

俞蒼石先生云：「凡僵屍夜出攫人者，貌多豐美，與生人無異；晝開其棺，則枯瘦如人腊矣。」焚之有啾啾作聲者。

● 黑雲劫

王師征緬甸，有昆明縣皂隸葉某，死三日復蘇。言被鬼卒勾赴冥司，有大殿朱門如王者居，門外坐官吏甚多，皆手一簿，判記甚忙。判畢，則黑氣一團，覆於簿上，有椎腰蹙額，自稱勞苦者。葉陽壽未盡，以不在應死之數，故仍放還，路間私問鬼卒，彼官吏所執何簿，曰：「人部三獸部五。」問何爲有簿，曰：「從古人間征戰之事，皆天上劫數先定，無可挽回。一切應死者，皆先寫入黑雲劫簿中。雖一騾一馬，皆無錯誤。終竟獸多人少，故其簿有人三獸五之說。」問：「應此劫者，省城中可有某官乎？」曰：「第一名卽你家總督也。」其時督滇南者，劉公藻，丙辰鴻詞翰林，後自刎。

● 金秀才

蘇州金秀才晉生，才貌清雅，蘇春厓進士愛之，招爲婿，婚有日矣，金夜夢紅小鬟，引至一處房舍，精雅，最後有

圓洞門。指曰：『此月宮也。小姐奉候久矣！』俄而一麗人盛妝出，曰：『秀才與我有夙緣，忍捨我別婚他氏乎？』金曰：『不敢。』遂攜手就寢，備極綢繆。嗣後每夜必夢，嗜好倍常。而容顏日悴，舉家大懼，即爲完姻。蘇女亦有容色，秀才愛之如夢中人。嗣後夜間，酉戌前與蘇氏交，酉戌後與夢中人交。久之，竟不知何者爲真，何者爲夢也。其父百般禳解，終於無效，肢體清羸，斷削，逾年成瘵疾而卒。與夢中女唱和甚多，不能全錄。但記其贈金郎一絕云：『佳偶豈易尋，奪郎如奪彩，幸虧下手強，爭先得爲快。』

● 董觀察

董觀察名榕，官贛南道時，所屬上猶縣某村，素被山瀑衝沒田廬，公爲相度，開河引水入江，居民安堵。又改佛寺爲濂溪書院，規模一新。亡何丁太夫人憂，哀毀過度，欲以身殉。扶輿返里，至滕王閣下，維舟受唁。太史親來撫慰，觀者無不謂董公眞孝子，眞好官。次早方欲解纜，忽家僕等驚覓觀察不得，急報守土官。沿河打撈，俱無蹤迹。經一晝夜，尸竟逆流至豐城縣沙岸上，驗視之，猶白衣麻帶，面目如生，乃具殮送至舟中。月餘，公舊漢某，偶至上猶，土人告以感公開河之恩，立廟祀公。僕欣然走至廟中，拜覘神像，則儼然公之面目。詢立像時，卽公墮水夕也。

● 狐仙開帳

和州張某，作客揚州，寓興教寺。寺中僧舍，素有狐仙，無人敢居。張性落拓，竟往居焉。未三日，果有一翁，自稱吳剛子求見，揖而與言，風采頗異，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因問：『可是仙乎？』曰：『不敢。』張故貧士，意欲交結，以圖富貴。遂設酒食與之飲，宴吳亦答謝。未半月，張力竭矣。而吳之酒饌甚豐。張遂起貪念，終日黷其設席。吳作主人，亦無吝色。如是者月餘，吳忽不至。時遇霉雨，張開箱晒衣，則全箱空矣。中書一賬，並質錢帖數紙，某日雞魚若干某。

日蔬菜若干，皆典張之衣服而用之。筆筆開除，不空設一席，不妄消一文。

●皮蠟燭

上虞人姓錢者，爲人傭工，夜歸，見女路哭，問其故，曰：「夫亡無歸，家居夏蓋山，一時迷路，求爲指示。」錢與諧戲相隨。至一室中，成夫婦之好，如是者數月。主人見其貌日憔悴，再三問錢，錢言其故。主人曰：「此鬼也，再與交時，須取渠一物以爲驗。」錢如其言，伴與歡笑，而暗剪女髮一束。女大驚，走去，錢細視所居之地，全無房屋。其與此女淫處，精流蟹洞中，皆血也。髮如燭而軟，黑若牛皮，刀斫火焚不壞。自此不敢出門，匿主人家。未幾，鬼入主人家，附其婢身作鬧，曰：「還我錢郎，不還我者，即將錢郎交與汝家，我暫去，明年來捉。且去俟今秋汝壽盡時，當來降禍。」至期竟不驗。錢姓至今猶存此事。台州張秀堦爲余言。

●乍浦海怪

乾隆壬辰，八月二十三日，黎明大風雨，平湖乍浦之海濱，有物突起，自東南往西北，所過拔木以萬計。居民屋上瓦多破碎，中間有類足跡，大如圓桌子者，竟不知是何物。有某家廳房，移過尺許，仍不倒壞。

●天開眼

平湖張數波，一日偶在庭中，天無片雲，忽聞剗然有聲，天開一縫，中闊兩頭小，其狀若眼睛，光閃爍，圓若車軸，照耀滿庭，良久方閉。識者以爲此卽「天開眼」云。

●泥像自行

平湖張氏，世居兼葭園。其始遷祖名迪，字靜菴，明洪武間人。沒時，其家泥塑靜菴夫婦二像，高七八寸，供家廟中。所居屋歸屬長房，歷四百餘年，長房子孫貧，屋圯僅存數間，而其像猶在。張氏故有宗祠，距靜菴故居三里許。一日黎明，有鄉人操舟者，見兩老人來雇渡船，遂載以行。問何往，云：「將之張家祠堂。」既登岸，疾行如飛，舟人望之，見形軀漸小，無何抵祠，前守祠僧聞扣門聲，起視之，寂無所見。惟見兩泥像在門樞下一時，驚以爲異。其裔孫張丹九，方重修祠宇，因加綵繪，別設一櫺供之祠中。

焚尸二則

平湖南門外某鄉，掘出三穴，二穴已空，中一穴棺木依然，中書「趙處士之墓」。尸年四十許，貌如生，穿雲履，蟹青綢袍，綢如一錢厚不壞。掘者馬某，覆出其尸而焚之，火不能旺，乃投諸水。是夜鬼大哭，一村皆驚。好事者爲扛起殘屍，血縷縷如注，乃仍納棺中，加土葬之。是夕遂安。馬姓至今無恙，爲典吏皂役。

平湖小西溪之西，蔣姓田家也。冬至前一日，日方西，燒父尸，方開棺，尸走出，追之，蔣擊以鋤，尸倒地乃焚之。晚歸，聞其父罵曰：「汝燒我甚苦，何不孝至此！」其人頭腫如匏，及午而死。張熙河所目擊也。

美人魚人面豬

崇明打起美人魚，貌一女子也，身與海船同大。舵工問云：「失路耶？」點其頭，乃放之。洋洋而去。雲栖放生處，有入面豬，平湖張九丹先生見之，豬羞與人見，以頭低下，拉之纔見。

花魄

婺源士人謝某，讀書張公山。早起，聞樹林鳥聲啁啾，有似鸚哥。因近視之，乃一美女，長五寸許，赤身無毛，通體潔白如玉，眉目間有愁苦之狀。遂攜以歸，女無懼色，乃畜籠中，以飯喂之。向人絮語，了不可辨。畜數日，爲太陽所照，竟成枯腊而成。洪孝廉字麟，聞之曰：「此名花魄，凡樹經三次人縊死者，其冤苦之氣，結成此物。沃以水，猶可活也。」試之果然。里人聚觀者，如雲而至。謝恐招搖，乃仍送之樹上，須臾間，一大怪鳥銜之飛去。

筆記小說
子不語正編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八角



二三年十一月一版

標點者 袁枚
校閱者 爾勤
發行 新文文化書社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新式標點各種小說

飛仙天豹圖	彭公案	濟公案	施公案	三門街	再生緣	薛剛反唐	大紅袍	小紅袍	列國演義	三國演義	水滸	蕩冠心	紅樓夢	紅樓圓夢	英烈傳	乾隆遊江南	說唐全傳	雙美奇緣	平山冷燕	四遊記	五虎平西	五虎平南
洋裝一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二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六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二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定價七角	定價三元六角	定價三元二角	定價四元四角	定價一元五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九角	定價九角	定價五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八角	定價八角	定價九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八角	定價六角	定價六角	定價六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二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2685B

特價廉價

